

包麥西

譯 茵葉·荻俞 著 泰斯爾托·A



世界文藝叢譯

包 麵

著 泰 斯 爾 托 · A
譯 合 茵 葉 荻 俞

言 行 社 出 版

世界文學叢譯

麵包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再版

著者 A·托爾斯泰

譯者 蕭荻葉茵

出版者 言行社

發行者 言行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寫在卷頭

幾個月來壓在我們的心兒上的麵包，今天終於完成了！我們的心兒好像羅賽蒂詩人所說的：

我的心兒好像一隻歌鳥，

她的窠兒築在水箭梢頭！

那樣的輕快，那樣的舒暢！

當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天空裏正飄着一大朵的，一大朵的雪花！我們就開始認識這故事中的那個普梯洛夫工廠的鐵匠伊凡·哥拉了。他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便站在列寧同志的門口的崗位上。天是那樣的寒冷，天空裏也正在飄舞着霧霧的白雪，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可是他有着堅定的信仰，他在心裏想：『爲了革命，爲了無產階級，世界上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同時，他還看見那位世界革命偉大的領袖列寧，在他的食器櫃裏只有兩個污穢的空碟子，甚至找不到一點麵包皮。這種革命的艱苦的精神和他們的鋼鐵一樣的信仰，深深

地打動了我們的心靈。使我們在心波上同樣喚起一陣陣的熱浪。窗外雖然飛舞着寥寥的白雪，嗚嗚地叫着寒風，我們也感不到什麼寒冷了。

天氣漸漸地溫暖起來了。在俄羅斯的大草原上已露着一片綠意，這時候我們又認識了亞格麗蘋娜，她是一個蘇維埃新女性的典型：健壯、活潑、勇敢，富有戰鬥的精神。她是一個農村的勞動者，在地主的壓迫和侮辱之下，她挺起胸膛，把那個無惡不作的地主殺死了，於是，她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陣地上，許多戰鬥的同志，看見她那樣的勇敢，那樣的天真可愛；大家都喜歡她，贊美她！好像她是峭崗上的一朵玫瑰！

在戰鬥的陣地上，亞格麗蘋娜正在和敵人肉搏的時候，伊凡·哥拉夢想不到遇見了他久別的愛人，他們好像在夢中一樣地有着說不盡的愉快！由於愛的力量，更增加了他們的戰鬥的精神！伊凡·哥拉的奮勇的精神，使他從一個行伍的兵士，昇為司令官了。

偉大的真實的人物：列寧、斯達林、伏羅希洛夫，第一次在美文藝中作為小說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現了。

在這故事中，顯示着列寧和斯達林怎樣的努力以及整個黨的團結，他們怎樣地去反抗

干涉者，白軍及其他反革命的努力。那時候，干涉者和白軍集中了他們的兵力，要強佔察里興，可以去脅迫蘇維埃的首都莫斯科。

保衛察里興的重大意義，就是截斷敵人到莫斯科去的道路，並且爲着飢餓的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準備糧食。斯達林就是保衛察里興的領袖。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和夏天是內戰最激烈的時代。

斯達林和伏羅希洛夫組織了第十路軍，伏羅希洛夫就是第十路軍的總司令，他領導着英勇的軍隊去迎擊敵人。在那些極危險的日子中，斯達林和伏羅希洛夫整日整夜地在戰壕中指揮着無產階級的部隊去戰鬥。敵人的軍隊在早晨的時候，好像還是佔有優勢的，但是在同一天的晚上，他們就被紅軍擊退了。

「察里興軍區的蘇維埃軍隊已經勝利了。敵人完全被擊退，他們奔逃到頓河那邊去了。察里興的情勢非常安全。現在仍繼續向前追擊！」

人民委員斯達林。」

這個電報就是這個故事的結局。這是一個多麼有力而興奮的故事。

麵包是最近蘇聯文學最有價值的收穫。「讀者能夠想到A·托爾斯泰的偉大的成功，是由於像高爾基那樣的瞭解結構，那就是說，不僅要把事實曝露，——行動的過程——而且「還要表現出和人民的聯繫，矛盾，同情，反感，以及相互的關係——每個人物和典型歷史的關係及其發展。」在麵包裏，具體的結構就是這樣處理着，作者以察里興前綫上戰勝白軍時的斯達林及伏羅希洛夫的描寫來表現出麵包的最高峯。」（盧波爾文化的宣傳者）

麵包最大的特點，是主題的豐富和多樣性。在盧波爾的文章中說：「A·托爾斯泰善於處理主題和它的意識形態的發展。最驚人的，是在他的作品，主題的豐富和多樣：由當前的事件一直到過去的歷史，國內戰爭的偉大時代。小說有麵包……」

是的，親愛的讀者，在這兒我們不過說一點麵包的最簡略的素描罷了。要知道麵包到底是怎樣的偉大，請讀者們自己去慢慢地領略罷。

在這偉大的五月！

在這戰鬥的五月！

我們不能像農夫那樣地去勤苦地耕種，把珍貴的軍糧去獻給祖國；我們也不能像戰士

那樣地爲着祖國的自由獨立而在祖國的大地上灑着燦爛的血花，可是我們是從事文藝的工作者，我們也有我們的重大任務！我們應該負起「精神工程師」的責任！我們也能夠移植一些國外的優秀的精神食糧，把這些興奮的、樂觀的、前進的滋養料——麵包獻給祖國的青年大衆。

麵包的翻譯大部分是由於俞荻的粗製趕造；可是怎樣地把這麵包弄得美味可口，使親愛的讀者易於消化，這完全是葉茵的功勞。我們由於麵包的翻譯，常覺得自己力量的薄弱和各種知識的缺乏；可是，我們並不氣餒，我們要更加緊我們的學習的精神。

麵包在匆忙中出版了，譯得不妥當的地方，那是難免的。我們希望在再版的時候，有一個細細校正的機會！

譯者

第一章

大風雪已經狂吹兩星期了，在煙肉裏咆哮着，猛烈地掠過了屋頂，杜塞着城市的街道，四週展開了幾百哩的雪的原野。電線毀損了，火車誤達了它們的目的地，電車停留在停車場。

大風雪消沉了。

月兒從正月的迷霧中上昇了，照遍了全彼得格勒。雖然時候還早，城市好像暈睡着。在廣闊而坦直的街道的十字路口，處處昇騰着白色煙雲的慶祝的煙火。帶着覆耳帽的武裝兵士，靜靜地圍坐在火焰四週，機關鎗的子彈帶，纏繞在他們的身上，紅色的光芒，投射在雪堆裏，燦着彈痕斑駁的商品陳列窗，和咯吱咯吱作聲的金字招牌。

但是，城市沒有睡覺。在這些正月的夜裏，彼得格勒是活躍着一種緊張的，動盪的，憤怒的，狂亂的氣息。

有一個穿着舊的灰色反領大衣，而長着髭鬚的紳士，沿了諾夫斯基街，沿着蜿蜒的小徑，踏過輕鬆的白雪，穿入邊道，大踏步地向前走。他向左右望了一望，於是他在前門按鈴了。屋子

裏立刻送出了渴望的詢問聲：「誰？」「你是誰？」門兒現出了一條縫，讓他進去，立刻又砰然關了，格格作聲地槓上了鐵門。

這位紳士走進一間有小火爐的暖室，裏面堆着雜亂的傢具和其他的東西。女主人是一個臉色蒼白，帶着憂鬱病的女人，她站起來迎迓着他，感歎地說：「畢竟，現在告訴我們一切吧……」有幾個穿着黑短衣的，有幾個穿着長統毛氈靴的人，迴繞着這位新的來客。他拭去了夾鼻眼鏡上的濕氣，回答道：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霍夫曼將軍已經在鞭撻我們的「親愛的同志」，他們像頑皮的孩子似的。他沒有恐怖得滾落在桌子下面，仍舊泰然自若地坐得很高，說：「我非常歡喜靜聽全權委員的烏托邦的幻想曲，可是現在我必須提醒他，我們德國人在俄羅斯的領土上，並不是你們在我們的……我們命令你們和平的條件，並不是你們對我們……」哼——哼——哼！」

一個穿着短衣和毛氈靴的，紅臉兒灰色鬍子的老頭子插嘴道：

「是的，可是那是最後通牒的語氣……」

「確確實實地，我的親愛的先生……德國人對我們的「同志」「高聲嘶喊」……我是十足愛國的，我的親愛的先生；我是一個俄羅斯人，真該死！但是，我坦白地說，我準備向霍夫曼將軍喝采……」

「好機會！」從小小的無花果樹的後面，送來了一陣非常清晰的諷刺的聲音。還有一個人，在書架背後接着說：

「好了，在一星期內，德國人將佔領彼得格勒……隨他們去吧……」
女主人帶着含淚的笑，歇斯底里地說：

「無論如何，我們只有唯命是聽；無論如何沒有石油，或白糖，甚至也沒有一片木料可以燃燒……」

「我正從回聲編輯部來，還有其他的消息。卡列丁將軍正向莫斯科前進」——發出了一陣「噯」的呼聲。「工人們正在投効和連絡他的軍隊，沒有提起農民，他們成羣結隊從四週幾百哩的地方而來。卡列丁的軍隊已經增長到十萬雄兵了。」

突然，十多個人同時嘆息着：他們是非常相信開明的農民軍隊，前進去援救解散了的立

憲議會，去援救高貴而寬宏大量的，善於雄辯的俄羅斯人的自由的奇跡，但是他們又相信着德國人將要來的，像善良的霜神似的，來了一陣刺戮而又去了。

另外有一個人，沿着雪地裏的足跡，走過旁屋，敲着後門。他走進一間塗着灰泥天花板的房間。一盞小小的電燈的光亮，透過了蒙着灰塵的枝形燈罩的薄紗，一只鐵火爐，放在鑲花地板上，火爐的管子，彎曲地經過了通風的窗子。在火爐的兩旁，放着兩只野床。約有二十歲的參謀長坐在野床上，二十二歲的陸軍中校，正躺在藍縷的毛織短襪和陳舊的外套上。他們正在讀着散亂在地板上的羅康波——全十七卷珍奇的冒險記。

新的來客，含着意味深長的語氣說：『聖·喬治和莫斯科。』參謀長和陸軍中校在翻開的書本的後面斜瞧他，但是沒有表示驚奇，也沒有回答。

『紳士們，』新的來客說：『我要老實地說，看見這種榮耀的俄羅斯軍官階級的道德淪亡的情景，非常痛心。你們完全不瞭解，布爾塞維克對於不幸的俄羅斯到底幹些什麼？他們公開地破壞軍隊，公開出賣俄羅斯，他們公開宣言，要使俄羅斯民族絕跡於地球上。紳士們，在這

艱難脅迫的時候，每一個俄羅斯人，都應該站起來高擎着刀劍。」

參謀長的臉龐陰沉地，懶洋洋地說：

「我們好像惡魔似的戰鬥了三年。我們和我們的同伴，已經到了死的結局，完全停止了行動。」

這位來客的鼻孔擴張了，舉起了一個手指，他豫兆地說：

「反抗自由的猛獸已經釋放了，我們可愛的俄羅斯農民，將踏着你們的血跡，紳士們……」他開始描述這種默示的恐怖，那兩個軍官的眼睛裏，閃爍着不愉快的光芒，站起來勇敢地整一整衣裝。

「好！陸軍中校說，『你歡喜我們向那兒去呢？』」

「到頓河去，到俄羅斯的勇士卡列丁那兒去。」

「好！我們知道他派遣了一個師團到喀爾巴阡去死戰了，但是誰來確確實實地派遣我們呢？」

「保衛祖國自由同盟。我們要完全這種理想是很好的；但是，你們也需要錢……」他拿

出一個時髦的錢袋，把幾千盧布擲在污穢的野床上。

「米西卡！」陸軍中校一面說，一面牽起他的褲子：「我們決定去，我們寧願犧牲我們不值錢的生命，去嘗味火熱的鎗劍的滋味……」

在這些彼得格勒的雪夜中，沒有時間可以睡覺的。反革命的晚報上，散播着極驚人的德國人的最後通牒和兇荒。在烏克蘭的紅軍，和烏克蘭中央議會的流寇部隊的血戰，卡列丁的前進，莫斯科的大勝利，還有很有趣的敘述着強盜和謀殺恐怖案件的故事等等的謠言。不可捉摸的盜匪科托夫，或是「沒有頸的男人」，在沙杜娃街的賭窟外面，每夜用屠刀刺戮行人的腎臟。在著名「油炸舌頭」的美味店的地下室裏，發現七個剝皮的屍體。滿城都談論着在電車中所發生的事變，在一個穿外套的兵士的身上，發現了一只女人的帶着寶玉指環的手。

在彼得格勒比較富裕的市民，都陷入悲愁中了。他們在梯子上準備着警戒的信號，哨兵整夜在屋子的出入口守衛。天呀！天呀！他們渡過漫漫的冬夜，是不是像一個夢呢？在革命國家的中樞——首都，可厭地裝起了立柱和祝捷的拱門，照耀着日暮的陰影。這偉大的首都，是在那些頭髮蓬亂的，手裏握着來福鎗而週繞在祝捷的火花周圍的平民的手裏。這好像未知的

征服者，已經紮營在這首都裏了。在夜裏，到處有人從窗子裏伸出頭來，向他們吶喊着：「救命啊，我被搶了！」這些工廠的工人，身上都迴繞着機關鎗的子彈帶，從偏僻的村莊裏跑出來的小兵，都是衣衫襤褸的典型人物。其中有一個不得不對這一切哀號地回答：「加緊革命！」

有許多人怨恨地期待着德國人的到來。殘忍隱伏在他們灰綠色的大外套中，和他們的鋼盔中。要是他們在街頭公開地鞭笞什麼人，正好像俄羅斯的市民，鞭笞他們的豬獾一樣平淡。握着來福鎗的和藹的兵士，站在十字路口說：「靠右！」在兩肩上掛着金黃色的辮線的軍官，坐在車子裏飛也似的經過非常潔靜的諾夫斯基街，那金黃色的光芒，照耀着麵包店，香腸和脾酒店。彼得格勒的市民，快樂得好像剛從俄國的浴室裏出來似的，在右面的人行道上散步。德國人決想不到這一種粗野的人，會這樣宣言：

『不工作者，不得食。』

德國人急迫地到來了，那些以前在政府機關，在銀行和企業機關，或者在新的軍糧部服務的官員，想不到他們的連命，會落在布爾塞維克的手裏。讓他們管理國家機關，讓他們自己

工作。他們和那些在集會時拍着自己的胸膛而高喊着的水手是不同的。『新世界是我們的目標。你將看見，我們用自己的手，來創造一個新世界。』『那麼創造一個新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吧，親愛的同志！』許多初高級的官員，像耗子脫離沉船似的，每天因病或毫無理由的不上辦公處去了。一天一天的怠工的蔓延，好像傳染病一樣，更深重地反映出政治的鬥爭。

窗子前掛着厚密的窗幔，在入口處，坐着一個拿了一支連發手鎗的黃嘴唇的大學生，火爐裏的煤炭，發出噼啪的響聲，官員們圍坐在火爐的四週，互相交換諷刺的評論：

『真的，紳士們，雖然尼古拉二世出現，也不會這樣愚鈍的……哼——哼——哼！他們都應該絞殺和鎗決的。哦！他們是運氣好，他們這些人……他們需要自由，他們伸出手來渴想捲心菜……現在他們已經獲得捲心菜了……在他們的斯莫爾萊學院，每夜舉行着痛宴會，先生……是的，這一種狂歡痛飲，要使你的毛髮倒豎……』

兩陣強烈的祝捷的煙火的雲煙，像波濤似的環繞着牡牛宮的大柱。踏着他們的毛氈靴子，帶了毛織手套的兩手，波動地拍着手掌。一個武裝的哨兵，在出入

口守衛着。火光朦朧地搖動，濃密的煙霧，瀰漫在門廊裏。

在偉大的會場裏，舉行第三次全蘇維埃大會。長檯子散佈在圓形劇場的四週，又擁擠，又騷嚷，到處是前綫戰士的大外套，工人的羊皮短衣，覆耳的帽子和棉背心。在高高的玻璃屋頂底下，蕩漾着朦朧昏闇的蒸氣。宏大的吼聲，消沉在期待的催眠曲中了。那些滿臉長着鬚子的人，把沒有修飾的兩頰伏在拳頭上，深陷的眼睛裏閃爍着渴望的光芒。從演講台上送出的演說辭，使那些形容枯槁而臉龐粗陋的人，昇起了一陣戰慄的痙攣。他們有時歡迎地鼓掌，或陰沉地喃喃怨語，有時唏噓唏噓地吹着不滿的口哨，大會主席用盡了氣力，搖鈴壓制那些喧嚷。會議結束了，一個穿得很整齊而兩頰瘦削的人，從旁邊的長檯子上走向演講台，他站在高桌子的主席團的前面，脫下帽子，解開羊皮短衣的領頭，帶着不明晰的啞聲說：

「沒有武力和法令規定的蘇維埃的人民委員，將要完全剝奪我們說起俄羅斯的名字的權利。在表面上，立憲議會已經消滅了，但是立憲議會仍舊存在的，你將依舊可以聽到它的呼聲……」

這是社會革命黨委員的話，站在他背後的主席伏羅特爾斯基不住地搖鈴，一切的亂聲

盤旋過長樑，「滾出去！打倒他！滾出去！」

演講的人斜欹了兩手，含着牽強的微笑，對喊叫的聽衆凝視着。當會場漸漸鎮靜的時候，他牽動着厚厚的嘴唇，再嘶聲地吶喊：

「十月革命以後，同志，當你有了權力的時候，你決不希望打開前門讓德國人進來……但是，一切人民委員的政策默認犯罪……」

在一陣怒吼聲中，一個穿着外套的兵士，衝到半圓形的演講台前，把演講的人按住了，不准他說下去。

「假使你要和平，」那個兩頰癢癢的人亂嚷着：「那麼，你應該……」

人民委員，把你的名字去締結叛逆的局部的和平……」

會場怒吼了，搖頭，揮袖子。十幾個穿大外套的人衝過通行路。那個演講的人，匆忙戴起他的帽子，屈着背回到他的座位上。

直到會場裏鎮靜了，主席才停止了鈴聲。於是請馬爾托夫演說。馬爾托夫是一個孟塞維克中央委員，他穿着一件落掉了鈕扣的外套，在突出了喉核的羸瘦的頸子裏，圍着一條圍巾，

他的患肺癆的臉上，長着稀疏的小鬍子，視線透過了擱在鼻樑上的污穢的夾鼻眼鏡，向聽衆凝視着。他用鎮靜而滑稽的態度，明晰地表白他非常滿意，最近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和平代表主席的宣言，大意是說他們對德國帝國主義不願讓一步……

會場裏播佈着緊張和靜寂，大家都向演講台上注視着。馬爾托夫用兩個指頭把夾鼻眼鏡抬一抬，他收縮着癆瘵的兩頰說：

「同志，我說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已經把俄國革命放在不可挽救和絕望的境地中……明白地說出你們自己的結論……」

有一些人在高聲地咀咒，那些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揚出了一陣鼓掌聲。坐在中央和左面一排的布爾塞維克，頓着腳呼喊道：「賣國賊！」騷擾和爭鬧更厲害了，一個矮小而滿腮生着鬍子戴了一頂芬蘭帽子的人，帶着哭泣的聲音重複地說：「你告訴我們怎樣辦呢？怎樣辦呢？請你告訴我們。」

在娜瓦門外的大街的左面，有幾座小小的工人的住宅，散佈在泥濘的荒野裏。在一座破舊的小屋子裏，住着一個普梯洛夫工廠的鐵匠伊凡·哥拉，他是一個身材高大，年約二十二

歲的大鼻子的青年人，他正在專心地擦來福鎗，桌子上放着鎗機的零件，一盞小小的火油燈，送出了暗淡的光亮。

十一歲的阿列奧希卡和六歲的米希卡都專心致志地看着他擦鎗。伊凡·哥拉是住在卡拉茜娃寡婦的屋子的一個角落裏。這位寡婦就是這兩個孩子的母親，那天早晨她很早就出去了，沒有給孩子留出一點吃的東西。伊凡用木片慢慢地燒熱了茶壺，給兩孩子喝開水，使他們停止哭泣。

「好了，鎗也擦乾淨了。」他粗暴地說：「留心，我正在配好鎗機呀！現在準備好了，準備射擊工人階級的敵人……」

他一邊笑，一邊瞧着阿列奧希卡和米希卡，在大孩子的瘦削的兩頰上，也浮起了一陣微笑。伊凡把來福鎗的皮帶背在肩上，束緊外套的鈕扣，把人造羔皮的軍帽，拉到他的眉毛邊。

「喂，小朋友！我現在要去了……當我離開這裏之後，你們不要胡鬧。」

一片淒愴的白雪，掩蓋着城外的曠野。在月兒的周圍，顯現出灰白色的輪子，穿着毛氈靴子的伊凡·哥拉，踏着白雪走向大路，走向雪橇的棧路，向右拐灣，到普梯洛夫工場去拿他的

派司在工廠的門口，有一個身上沾着霜的老人家，瞧着他說：「來開會的嗎？在鐵匠店裏。」

走過了荒涼的白雪的庭園。

巨大的軍艦的汽鍋，埋在雪層的底下。在遙遠的起重機上，懸掛着格子似的船貨。鐵店的煙窗，呈現着暗黃色。

伊凡用力推開邊門走進鐵匠店，十幾副緊張的臉孔轉向着他說：「靜，你！」狹長的屋子裏，充滿了熔鐵爐的煤煙的氣味。約有一百五十個工人，靜聽着那個頭髮很漂亮而個子矮小的人的演說，他的兩頰是紅的，微笑着，熱情地揮動着臂膀。他穿着一件束皮帶的黑衣服，鬆散的衣領，圍繞着他細瘦的頸頸；他的美麗的圓眼睛，偷偷地在聽衆的臉龐上轉動。

「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保持純潔的世界的革命。我們不能以十月革命當作「它本身的事情」當作本身能生長和發展的事情……要是我們的革命沿着這種路線去發展，那末我們將要開始踏上不可避免的頹廢的路上去了；我們將不能保持我們的純潔；我們將顛倒地陷入了小布爾喬亞的池沼，陷入狹隘的俄國農民的趣味中和農民的臂膀裏了。」

他敏捷地板着臉，代表一個年長的俄國農民，甚至緊握着沒有存在的鬍子。工人們沒有

笑，他們中沒有一個願意容納這種嘲笑。這位演說的人就是「左派共產黨員」的領袖，他是攻擊列寧的和平政策的。

「我們革命的第一步走入爛泥中，就是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恥辱的和平。我們將承認我們自己的投降，我們將爲了一餐羹湯出賣革命，我們不能接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和平，不論他們怎樣恐嚇我們。」

他的眼睛斜視着，好像要把鐵匠店和所有的聽衆都吞沒。

「我們宣告：假使德國帝國主義願意的話，讓他們來絞殺我們吧。讓他們來踐踏我們的俄羅斯吧。那是完全對的，爲什麼不願意呢？因爲這一種結局——我們的結局——將燃起世界的火災……我們回答德國的要求，並不是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和平，而以立刻的革命戰爭作回答。用乾草叉去抵抗德國的大砲嗎？是的，用乾草叉……」

伊凡·哥拉立刻感到一陣寒慄。雖然不到一小時，他應該去站崗的，但是他仍舊要靜聽着演說。他走過去推開門扉，在冷空氣中呼吸的時候，咳嗽了。他走進辦公室，領取到斯莫爾萊學院去的派司和他的食糧——一塊香甜的裸麥麵包，他小心翼翼的把麵包塞進外衣的口

袋裏，大踏步沿着大路，走向那黑暗的娜瓦門的大圓柱。

野狗的模糊的影子，在靜寂的遠處，突然地出現了，默默地向大路走來。各種不同種類的野狗，都蹲踞在路旁，凝視着那個拿着來福鎗獨步的人。當他走過去的時候，牠們垂着頭，跟在他的後面。

「想得多妙啊！我們用乾草叉，德國人用大炮，那是「完全對的。」他凝視着濃密的白霧，喃喃地自言自語：「照他的意思，我們得立刻預備戰爭，以乾草叉爲武器。因爲他們要粉碎我們，和撲滅我們……他所喊叫的很妙……伊凡，準備戰爭了嗎？打我吧，你們將惹起世界大戰……」

他漸漸地發熱了。愈走愈快，他的毛氈靴，在白雪上嚙嚙嚙他踐踏着。「在一九一五年，他的兄弟——已經被殺了——曾經告訴他們的師團長怎樣去打擊敵人，到了隊伍一定得通過一個深溝的時候，師團長命令四個騎兵中隊，以身體填充溝渠，讓其他的軍隊通過這座活的橋。」伊凡心裏這樣想着。

他忽然停止了脚步，低頭沉思着。野狗漸漸地追近他了，他聳一聳肩膀，安排好了來福鎗

的皮帶，又大踏步地向前進。

「那是錯誤的！」

他在寒冷的空氣中，尖銳地喊叫着，野狗在他的背後昂着頭。

「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要親眼看看社會主義，我們不得不屢次嚴酷地監督我們自己去幹，我們也願意這樣幹。但是，我們要活着看看社會主義。你說：握着乾草叉，他爲什麼不再想一想，難道農民只有污泥，只有一個敵人嗎？」

他又停住在耶卡梯林霍夫街的街心，高聳的大廈，矗立在二邊，水蒸汽凝凍在窗子上，從窗幔的裂縫裏，透出了一線黃色的微光。伊凡·哥拉自己是一個農民，他有七個哥哥。除了大哥還有七畝地的田莊耕作之外，其餘的都離開家庭去給人家耕田了。其中三個已經在戰爭中陣亡。還有三個，據說現在也「不知下落」了。

「不，把所有的農民都集合在一起是完全胡鬧的……兄弟……你不知道地方的情形有許多地方，純粹的小資產階級，比較市鎮裏還要多，但是，在每一個地方，你至少可以找到十個無產階級，然而，這是真實，他們是無知的……」

在早晨的三點鐘，伊凡·哥拉站在斯莫爾萊學院門外的崗位上。白雪霧霧地飄進了漫長的走廊，掛在天花板上的一盞電燈，只發出烟烟的微光。走廊裏沒有其他的人，伊凡緊握着來福鎗，站在列寧同志的門口的崗位上。他心裏感到很安慰，因為他們對於偉大的工作已經着手進行了：提高國家的地位，接收一切權力，一切的土地，一切的工廠，一切的財富，分配給勞動大眾。在擾攘的白天，和許多工人混在一起的時候，那是容易相信的。但是，在這苦澀而寒冷的走廊的夜裏，懷疑開始爬進來了。道路是漫長的，他們的力量和生活是不是充實了呢？

伊凡的信仰是不變的，但是，當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而戰慄的時候，他的信仰不禁搖動了。他的肚子饑餓了，衣袋裏的麵包的香味，爬進了他的鼻了，他躊躇着，不敢在站崗的時候，拿出麵包來吃。

他聽得遠遠地有人從三層樓走下樓梯的聲音，一個穿着黑皮外套的人，走進走廊裏來了，他戴着一頂羔皮帽，冰凍的兩手插在褲袋裏，匆匆忙忙大踏步地走着，當他走近來的時候，伊凡張開了嘴，露出安慰的微笑。伊凡一看見這個人，所有一切的懷疑都消逝了。當這個人用

鑰匙開門的時候，伊凡說：

「伊里基，看你的樣子很冷，你是來取暖的嗎？」

列寧望着伊凡，他本來是感到寒冷的，但是現在有些溫暖了，臉腮上慢慢地昇起了熱意。

「你想些什麼？」他握住了門上的把手，「你可以找一個技師來給我修一修電話嗎？」

「現在你立刻就要找到一個技師？伊里基，讓我來看看，能不能修理。」

「好的，好的，你去試一試！」

伊凡·哥拉帶着來福鎗，跟隨着列寧走進一間溫暖而高貴的白粉壁的房間裏，來福鎗的鎗底，在地板上拖過，發出噼啪噼啪的聲音。在房間裏的天花板上，懸掛着一盞裝有滑輪的電燈。從前，有一個年青的貴婦人，曾經在斯莫爾萊學院居住過的。這房間以前就是那位貴婦人的臥房。現在，房間的式樣並沒有什麼改變，屋角裏放着一具挺簡陋的白木的小食器櫥，在另一角，有一間嵌着最劣等的鏡子的更衣室；陳舊的小會客室裏，放着一只破舊的安樂椅；在會客室的中間，橫着一排低低的屏風；兩張鐵床放在屏風的外面，那就是伊里基和他的妻子康絲丹寧諾維娃睡覺的。在一張小小的臨時辦公桌上，有一架電話機。那張桌子的油漆已經

脫落了。伊里基的辦公室是在三樓，他只有爲了要睡覺或是取暖，才走進這間屋子裏來。但是他近來常常留在三樓，伏在寫字檯上睡覺。

伊凡把他的來福鎗斜靠在桌子上，開始動手修理電話機了。伊里基在會客室的臨時辦公桌的後面，選擇着文件。他沒有抬起頭來，靜靜地說：

「喂，怎樣？」

「我們只要盡力的修理，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

隔了一會兒，伊里基重複的說：「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他笑着站起來打開食器櫃的門，在裏面的架子上，有兩只污穢的碟子和兩只有柄的杯子，可是並沒有一些兒麵包。他們常常整天沒有東西吃。有時候他們忙得沒有時間，或者有了時間又沒有食物。

列寧關好了櫥門，聳一聳肩膀，回到會客室的中間，繼續看他的文件了。伊凡搖一搖頭，「唉！那是成不成的，」他心裏想：「我們的領袖，也許肚子餓了吧？」他小心翼翼的從衣袋裏摸出一大塊裸麥麵包，把它分成兩塊，一塊放回衣袋裏去，他留心的走近桌子，把另外的一塊麵包放在桌子的邊沿上，然後再去修理他的電話機。

「謝謝你！」伊里基心魂不定地說了一聲。他仍舊專心地看着文件，一面把麵包撕開。會客室的門開了，本來這是一間更衣室，裏面還裝着洗臉盆。一個頭髮蓬鬆的人，從門口走進來，他鎮靜地坐在列寧的旁邊。他的兩手，緊緊地擱在膝蓋上，顯然地，他穿着那樣薄薄的外套是怪寒冷的。他微微地抬起了向下的眼瞼，烏黑的眼珠，閃爍着光芒，真像一個眼光遠大的人一樣。他的頰鬚好像一個陰影般的橫過他的嘴唇。

「托洛茨基的觀點是這樣，我們不應當繼續戰爭，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和平——不戰不和。」伊里基沉重而迅速地說：「既不和又不戰！一個光榮的國際的政治示威運動！同時，德國人可以執住我們的喉嚨，因為我們沒有準備防衛……一種示威運動，本身並不是壞的，可是你要知道，爲着示威運動，你自己却犧牲了。」他把鉛筆輕輕擊着文件。「你犧牲革命，在現代世界的運動中，再也沒有一樣東西比我們的革命更重要了。」

他皺着眉頭，兩頰發紅，他抑制住忿怒：「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中，再也沒有比革命更偉大，更重要的了……」他繼續地說。

斯達林凝視着他的眼睛，他們好像認識彼此的思想。列寧不皺眉頭了，他回頭來看他的

文件。

「第二個觀點：不和平，但是革命的戰爭！——哼！那就是我們的「左派者！」」他偷偷地瞧一瞧斯達林：「「左派者」是揮着厚紙刀，好像孤注一擲的瘋狂的布爾喬亞一樣……革命的戰爭！第一次失敗以後，不到一個月，就在一星期以內，一支農民軍隊，爲了受不住戰爭的痛苦而要推翻社會主義工人的政府，不贊成我們和德國人訂立和平條約，他們歡喜由一個政府——以契爾諾夫爲領袖的烏克蘭中央議會。」

斯達林沉重而決心地點點頭，他的烟爍着光芒的眼睛，仍舊凝視着列寧的臉龐。

「和德國人戰爭！那正是帝國主義者所歡喜看的。美國人已經獻給我們每一個兵士一百盧布……真的，關於我的話是真的……這兒有一份從克爾倫柯參謀部拍來的電報……」他皺着眉頭，從衣袋裏拿出一張電報紙……「完全的骨和肉，一百個好盧布。比果戈里的乞乞科夫付每個靈魂的數目還要多。」在斯達林的頰髭下的陰影處，掠過了一陣微笑。「我們政府的基礎，不但是建築在無產階級的身上，並且也要建築在農民的身上……在現在的環境中，他們對於任何贊成繼續戰爭的人，必然要驚退的……唉，該死，我們從沒有想到

保衛我們自己。」一對閃爍着光芒的瑪瑙似的眼睛裏，充溢着智慧、機巧和清朗，他望着他的同伴。「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

他選出一張文件，開始讀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和平談判，可以顯示出，在德國政府中，戰爭派已經完全獲得勝利，而且這一派，對於一切宗旨和目的，已經對俄羅斯發出最後的通牒……這最後通牒的內容如下：是繼續戰爭呢，還是合併的和平？換句話說，在和平的境況之下，要我們退出已經被我們佔據的領土，同時德國人自己將保持他們所佔領的土地，並且強求我們付出賠款——在表面上是算贍養俘虜的生活費——這一筆賠款的數目，大約將近三十萬萬盧布，分爲幾年付清。蘇聯政府是要立刻決定這個問題的；馬上接受這種合併論者的和平，或是繼續革命戰爭。實際上，不妥協的決議是可能的……」

斯達林再果斷地點點頭，伊里基拿起另一份文件。

「要是我們決定了局部的和平，暫時在這兩個敵對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中間，利用他們共同的仇恨和戰爭，我們將盡量的可以獲得自由。這樣的情形，他們要一致來反對我們是很

困難的——利用到某一時期，當我們有了自由的兩手，可以發展和統一這種社會主義的革命……」他放下文件，睜起眼睛，用着機巧的姿態。「捐出三十萬萬盧布救了革命，並不算得是太高的價值……」

斯達林低聲地說：

「假定德國無產階級立刻響應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革命運動——這不過是一種假定吧了——正像任何其他的幻想一樣……但是德國參謀部要立刻進軍前綫，以回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示威運動——那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

「絕對的真實……還有……假使我們訂立和約，我們馬上就交換俘虜，那麼已經看見過我們實際革命的羣衆，回到德國去……」

伊凡·哥拉小心地咳嗽，他說：

「伊里基，電話修理好了。」

「好極了！」列寧匆匆地走近電話機，他立刻就打電話給史威特洛夫。當伊凡走出去的時候，他聽到列寧愉快的聲音：

「是的，是的……」「左派者」在會場裏把椅子搗碎了。但是我已經知道，他們中的一個領袖，幾乎在普梯洛夫工場的「革命戰爭」中殺死了……那就是整個的觀點：工人們完全知道……準於明天一點鐘舉行中央執行會議。是的，是的……和平的問題……」

在靜寂的走廊的石板上，送出一陣咯咯的脚步聲。有一個穿短外套，戴軟皮帽的人，向伊凡走來。

「我已經到過樓上，同志。他們告訴我伊里基到樓下來了。」他匆匆地說，在康健而凍紅的臉龐上，長着一個短鼻子，他抬起了頭，向伊凡炯炯着黑眼睛：「我要立刻見他，有幾句話要和他說……」

伊凡向他要了委員證和派司，說道：

「我不知道。伊里基規定現在是在寫字檯上打瞌睡的，康絲丹寧諾維娃還沒有回來。」在昏暗的燈光中，他幾乎看不清委員證上的名字：「電力站買不到什麼煤，天啊，暗得我不能看見一樣東西了……」

「我的名字是伏羅希洛夫……」

「噯！伊凡粗野地微笑了：『我聽見過你的名字，我本來跟你是同鄉……我立刻去告訴列寧……』」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寡婦卡拉茜娃點起火爐，用鐵罐子煮一些馬鈴薯。她坐在赤裸的桌子旁邊，感到一陣肚子餓，她暗暗地哭泣了。一個漫長而可怖的星期日，橫在她的面前。

伊凡·哥拉在遠遠的分隔室的牀邊，匆忙地把外套背在肩膀上，跑出走廊。他忽然又跑回來了，凍得喘息和戰慄。他注意到瑪麗亞交叉着兩臂，坐在桌子旁邊哭泣，他就站住了，拉過一隻東倒西歪的椅子，坐在桌子的一邊，開始捲繞他破舊的擲腿布。

「我想冰塊一定凍得很厚了，」他含糊地說：「桶裏的冰，凍得這樣堅硬，我敲不碎這些冰塊，堆棧裏的馬鈴薯，也凝凍得很厲害……好了，我親愛的瑪麗亞……」

寡婦凝視着他，在她憔悴的眼睛裏，充滿了淚珠。她把從前所經歷的痛苦，都說出來了。

「好了，我親愛的瑪麗亞……革命就是一個人的工作。你的話是對的，可是，你太懦弱了。聽我說吧：你最好要離開彼得格勒。」

伊凡忠告這位寡婦，放棄了她悲慘的小屋子，跑到他的故鄉頓河去，已不止一次了。她在

那兒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工作，可以得到足夠的食物，在冬天也不會這樣的寒冷。可是這位寡婦有些害怕，要是祇有她單獨的一個人，她就用不着躊躇了。可是她想帶着孩子們跑到這樣遙遠的地方去，是很可怕的。伊凡重又勸誘她到頓河去。

「伊凡，」這位寡婦帶着十分失望的音調向他說：「你是年青力壯，即使是最遠的地方，在你看起來也是近的。但是對於我，遠的地方，還是一樣的遠。我所有的力氣都消失了。」

她恨恨地搖搖頭。這樣，好像把過去十五年的景象都遺忘了。她的丈夫，本來是一個普梯洛夫的工人，在戰前，他已經在牢獄裏關過兩次。在一九一五年，他曾經毀壞過工廠裏的機器，工廠裏爲了不信任他，於是把他送到前綫去。他沒有來福鎗，祇有用他的手杖代替了武器。當他被逐的時候，他並沒有放棄他的手杖。在某一次的戰爭中，他就這樣地死去了。

「你是錯誤的，」伊凡說：「你以爲你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嗎！這是錯誤的。你養活兩個孩子，並且，我們還有許多階級意識的患難朋友。」

「伊凡，你說什麼？我的確非常關心的要養活他們……我覺得，要是現在他們死了，我倒可以不用再關心了……但是像他們這樣年青的孩子，叫他們怎樣過活呢？也許像一個孤兒

似的，不得不向人乞求一些殘羹冷飯了……」

她轉過身去揩抹着鼻子和眼睛。伊凡回答說：

「正是這一點，頓河是一個兒童的樂園。頓河——正是你所理想的地方！你在那兒可以獲得麵包，鹽，牛奶，那地方有……」他把肘部擱在桌子上，伸出彎鉤似的手指向着她說：「我和我的兄弟們都是生長在契爾地方的，我的父親也生長在那兒。可是別人都當我們「外鄉人」看待的。他們叫我們爲「外江老，」換句話說，就是外鄉人。哥薩克人擁有廣大的土地，他們可以當選大將。但是現在我們的「外江老」和哥薩克人同樣地要求土地和權利的平等。哥薩克人不但喜歡我們，並且還殘忍地痛恨我們。哥薩克人是武裝的；當他們跑出來時，常常帶着一匹馬，他們都是蠻勇的傢伙。可是我們的人民呢，祇有從戰綫上帶回來的陳舊的來福鎗。頓河好像炸藥般的容易爆炸起來。」

瑪麗亞張大着眼睛微笑了。

「你告訴我那是一個樂園，要我……」

「頓河的面積是廣大的，你可以到堅強的布爾塞維克政府的領土那邊去，他們將給你

工作，你能夠和我們一樣的自由交際。你知道彼得格勒的糧食是從那兒來的從頓河……明白了嗎？你可以把孩子們養育得像肥胖的小豬一樣……」

瑪麗亞向他望了一眼，她瘦弱而帶着和藹的臉龐，轉向着嚴寒的，透過了朦朧的微光的窗子。

「我住在這兒已經有十五年了……」

「你不用憂愁，離開這狹小的老家吧！這屋子早就應該燒毀了，只要你稍爲等一等，我們將建築起宮殿來……」

「伊凡，你是對的，我沒有獲得許多力氣……好了，只要你命令我，我就去……」

「好的，我命令你，」伊凡笑了：「但是你們女人真是奇怪的動物。」

「你說因爲你是年青……你看，當我這樣坐着的時候，我是很好的；但是，當我站起來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我的頭腦就要暈了。」

「好啦，我歡喜你去，我們將送你出去……」

他說完了話，穿上外套和皮帶。

「今天，我要從布爾喬亞那兒去收集一些剩餘的糧食。他們多麼伶俐地把糧食隱藏起來！這些惡魔，前一次我跑出去，一點東西也找不到，正當我們要離開一所屋子的時候，忽然發現在走廊的一端，有一間鮮豔的裱着花紙壁的分隔室。我們立刻衝進這間小屋子裏，在裏面找到了一千八百磅的白糖。」

他開了門，向走廊跑去，瑪麗亞在後面靜靜地叫他。

「我以爲你已經把麵包吃完了！」

「喂，你看，像這樣子……你要知道，我不得不把我的麵包，分給那些飢餓的人……」

他揮一揮手，說完話就出去了。

2

洪水從黑土的產米區，一直漫延到北方，浸淹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吞沒了生命攸關的食料，所以糧食更感到缺乏和困難了。管理糧食的當選代表，從事徵收和分配穀物的工作。可是他們弄得很糟，好像有些故意放棄徵收的工作。敵對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一定要到委員會去，命令他們用鐵籠去打擊布爾塞維克，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感到饑餓，真是最厲害

的兇器。

大約只有三十萬布爾塞維克的黨員，他們最後的目的是遠大的。爲了要準備將來堅毅的鬥爭，現在他們可以允許和平。他們爲將來描畫出一幅幾乎充滿了想像和料想不到的自由的圖畫，對於那些在任何制度下的一百五十兆的終身奴隸和絕望的勞動者，是一種有力的吸引，而使他們感到極度的興奮。

但是在將來，饑饉和寒冷，以及在黑海到波羅的海的前線，正在期待着和平或是戰爭的德國二十九個師團，要同時脅迫着蘇維埃了。

德國人迅速地和蘇聯訂立和平是有利的。德國的司令，並不顧到在領土中一切預期的事實，而希望他們的突擊，能衝破了英法的前綫。魯登杜爾夫正在準備最後的後備軍，可是他只要和蘇聯締結局部的和平，他們就變得有利了。

在進行和平談判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德國代表，他們抑制着自己，不要太過分的向蘇維埃勒索。和俄國締結和平及糧食，對於他們西方前綫的戰事是必須的。奧地利亞，匈牙利的饑饉，已經逼近了首都，糧食部長下令去搶奪在多瑙河運載玉蜀黍到德國去的德

國駁船。奧地利亞總長捷爾寧伯爵，爲了從烏克蘭得到了糧食和脂肪，他瘋狂地急欲進行和平談判。

列寧很明白和平和休憩跟空氣和麵包是同樣的需要，他企望着爲了這一切而戰鬥，只要有幾個月和平，那麼這個新生的孩子——蘇維埃政權，就能慢慢地強壯起來了。

中央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的布爾塞維克黨員，在舉行聯合會議的時候，只有十五票贊成列寧的提議。勝利屬於「左派共產黨員」了，他們擾攘地要求着立刻和德國人戰爭。

三天以後，中央委員會開會了。在這會議中，列寧宣佈出他的和平的論題。這次「左派共產黨員」只有少數人出席。但是托洛茨基派以叛逆的態度——「不戰不和」——反對列寧，所以他仍舊不能獲得多數的贊成。

於是他安排好一種戰略上的步驟：他爲着要鞏固他的地位而讓步了，同時，他仍舊爲和平而繼續爭鬥。等到德國人不能再忍耐而提出哀的美敦書的時候，他才提議展延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和平談判。根據以前的事實，可以保證德國人會盡量的展緩提出哀的美敦書，直到最後的時候，他們會無條件地簽定了和平條約。

列寧的提議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贊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把這次的決議，交給了托洛茨基，就在這天的晚上，他和代表一起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去了。

不論中央委員會怎樣的決定，在工人會議中，「左派共產黨員」極力反對列寧的「民族的制限」，他們以為建設起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他們更希望恢復俄國農民和布爾喬亞的社會……並且熱烈地要求立刻展開革命的戰爭。現在，祕密地實現這種戰爭是不可能的，一定會造成混亂的局面。但是他們一定要使蘇聯高出雲霄，因為這種極大的爆裂，可以鼓舞起全世界的革命。關於這，他們不過想把全世界當作個人野心的戰場和出路，他們爭鬥的方法是挑撥和反動。

穿着寬舒而飄垂着的烏克蘭的青色大衣，戴着軟皮帽的兩個青年人，在二月初到達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走進正在舉行和平談判的會議廳。他們以烏克蘭中央議會的全權代表的資格，把他們的訓令交付給德國人，並且提議立刻締結和平條約。爲了那時烏克蘭獨立政府的所有的領土，就只有一個什陀彌爾城，所以德國人不去擾亂他們了。但是他們常常

有伸展領土的可能。德國人沒有通知蘇維埃的代表，就和烏克蘭中央議會簽訂和平條約，並且立刻允許他們恢復烏克蘭的制度。就在那天，德國皇帝威廉發出一個命令，要加緊壓迫蘇維埃的代表，同時還提出了一個哀的美敦書。

在二月十號朦朧的早晨，落雪從兵營平房的屋簷上滴落下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克斯堡壘的裸樹枝頭上，麻雀兒正在脈脈含情地歌唱着。這時候，蘇維埃的代表，橫過了掩蓋着白雪的庭院，向會議廳走去，他們在研究着德國的輕快的建議。托洛茨基立刻跑到電報局裏，直接拍電報給列寧，報告他關於威脅的情形，並且問他：『到底怎樣辦？』

電報機上的受信紙在轉動着，那邊送來了回電：

『你知道我們的態度。列寧，斯達林。』

代表們擁擠在蓋滿了白雪的庭院裏，他們興奮地抽着煙，一陣潮濕的微風，吹散了煙霧。當托洛茨基在電報局的門廊邊出現的時候，他們都注視着他外衣領圈上亂扣的鈕扣，他沿着沙礫的小徑走過來。代表們圍繞在他的四週，探問着伊里基是怎樣回答的。

在托洛茨基烏黑而沒有表情的臉龐上，橫着兩條闊眉毛；他在回答之前，躊躇了一會兒，於是，像切痕一樣直的嘴唇張開了：

『中央委員採用我的態度，來……』

從德國、奧地利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來的四十個代表，環坐在罩着綠呢檯面的桌子的周圍。

坐在右面的服·克爾曼大臣，就是德國最高司令官的代表，霍夫曼將軍（他正在準備二十九個師團）是一個紅臉頰的大個子，他的臉兒修得光光的，他藐視地抿着嘴。在克爾曼的左面，是奧地利亞大臣捷爾寧公爵，他瘦削的臉龐，憔悴得像失眠似的，神經地蹙攣着。肥胖而烏黑的保加利亞的司法部長巴波夫，像不能瞭解言語而喘息着。

在這時候，俄羅斯的命運，顯然地要決定了。蘇維埃代表的領袖，有着兩條兇狠的眉毛，鬚式的頰髭和長黑而有趣的鬚鬚，他穿着文雅的餐服，站在桌子旁邊，兩肩高聳着，裝扮得好像米弗斯陀沸爾斯的優伶。

托洛茨基從夾鼻眼鏡裏透視着服·克爾曼，在他的外衣袋裏，就是關於威廉提出的哀

的美敦書的電報，他說：

「我們可以撤退戰場上的軍隊，但是我們不能簽訂任何和平條約……」

不戰不和！那正是德國人所需要的。這種突然的詭譎的公式，解放了他們的束縛。霍夫曼將軍的臉色蒼白了，他的背部靠着椅子，捷爾寧公爵伸出了瘦弱的兩手，服·克爾曼藐視地笑了。不戰不和！換句話說就是戰爭。

托洛茨基違背了列寧和斯達林的命令，誤犯了不忠實的恐怖的行動，使立刻的戰爭，代替了和平和休憩，可是蘇聯沒有準備抵抗。在二月十一號，蘇維埃的代表回到彼得格勒。二月十六號，霍夫曼將軍通知人民委員會：在二月十八號的中午，德國和蘇聯要重行開戰了。

3

在夜裏，濡濕的雪片飄上了巨大的窗子，電報機在半開着的門外輕叩着。列寧的視線離開了文件，抬起頭來問道：「好了嗎？」一種輕微的回答聲，從門邊送進來：「是的。」他不安地走向電報機。他的眼睛，被辛辣的煙草的煙霧燻得水汪汪了，電報收發員把受信紙交給列寧，那狹長而沒有盡頭的受信紙上，是印着從司令部拍來的電報的報告。在德國戰壕中的動

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了，到處昇騰着野營的炊煙。無數的軍隊，在田野裏排列成隊伍，沿着交通線向前移動了。飛機昇到了天空裏，德國的炮兵已經迫近了標點射程，探海燈照耀着蘇維埃的陣地。

伊里基重復地讀着電報，他帶着諷刺的意味，皺皺着眉頭。這是沒有希望了，明天是二月十八號，德國人要開始進攻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全部戰綫了。

二月十七號的晚上，中央委員會又在列寧的辦公室裏集合了。列寧用冷靜而合理的方法辯論着，他以為等待德國軍隊的行動是不對的，應該比德國的軍隊先有一些活動，並且，必須立刻拍電報到柏林去提起關於和平談判的事件。

托洛茨基從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回來了，他激烈地說，當然德國人是不會進攻的，我們要等待着他們有了確鑿的侵略行動的表示時再說，現在無論如何不用表示出那種歇斯底里的樣子。「左派共產黨員」都贊成了他的提議而拒絕了列寧的意見。

列寧回到他的寫字檯的旁邊來了。在那些沒有休息的晚上，每夜飄來了悲哀的音樂，在電話的鳴聲，長時間的談話，閱讀文件，信札，報告的時間中，他深思着一個信條，他希望把同志

們的革命的熱情集中起來，担負起想像中的真誠壯嚴的任務。這是實在的情形，這件非常艱難的任務是可以實現的：建設起一個社會主義的祖國。

爲了革命的勝利和成功，他信賴人民的創造的努力，他樂觀地領導他們脫離一切的不幸，痛苦和苛責。他指示出，從革命中已經產生出一種堅強而剛毅的俄羅斯的創造的典型。他熱情而有見識地講述着俄國偉大民族的歷史，要是我們能夠瞭解和願望着這樣去做，那末俄國的將來是偉大而無限的。『瞭解，願望，就會——』他以爲社會主義正像檯燈的光芒，照耀在他急促寫過的稿紙上那樣的接近和真實。

夜深了，他就睡覺在桌子上，把頭頸擱在手上，他的臂節放在稿紙堆裏。剛正過了七點鐘，有人送來了一壺烏黑的胡蘿蔔茶。他啜飲着熱茶，那氣味好像垢污的殘屑。『喂，』他帶着沉重而愉快的聲音問道：『前線有什麼消息送來嗎？』

『很壞，』隔壁房間裏的電報機上，已經收到了消息，那邊就這樣的回答着。

到了九點鐘，中央委員會又在列寧的辦公室裏舉行會議了。

十個人坐在桌子的旁邊，他們沒有脫帽，也沒有脫去外套。列寧用凍得僵硬的手指，收集

着紛亂的電報文件，天夜了，列寧開始收到從參謀部送來的報告。

「德國人顯示着一切攻擊的徵象……」他的聲調是沉重而發怒的。在夜光裏，只有他前額的禿頂和手裏的電報文件可以看得清楚。「還有三小時……三小時，在三小時中，我們仍舊可以挽救一切事情……不要遲延一分鐘……我們可以避免災難……我們仍舊能夠提議和平……」

他這樣簡潔地說着，好像在鍛鍊他深刻的思想。他說完了話，把電報受信紙一丟，那漫長的受信紙，就纏繞在墨水瓶上。斯達林交叉着兩臂，站在桌子旁邊的列寧的背後，他立刻接着說：

「同志們，問題是這樣：或者我們的革命會失敗和西歐革命的抑制，或是我們可以獲得休憩和鞏固我們的陣地……那並不是不去支持西歐的革命……或者休憩，或是革命的毀滅……除了……沒有別的方法了……」

「左派共產黨員」的領袖——一個幾乎把普梯洛夫工廠破壞的人，坐在窗檻上，他穿着一件沒有扣鈕扣的絨外套，戴了一頂有耳朵罩的絨帽子，他諷刺而猛烈地喊叫着：

「可是德國人不會來侵略的——那是像晴天一樣的明朗。德國人的準備，不過是爲了一種示威運動。要是我們把前線的軍隊都撤退了，他們到底去進攻什麼呢？」

斯達林放下了煙斗，慢慢地轉向那個喊叫的人說：

「戰爭的機械是爲了戰爭目的而製造的，並不是爲了示威。德國人已經準備襲擊，他們將要來進攻了，因爲我們沒有提議和他們締結和平條約。要是你的敵手沒有向你提出和平，那末任何人都會感覺到他是要戰爭的。在這三小時內，德國人將要開始戰爭了。那意思就是說，經過五分鐘的砲轟之後，我們的兵士，已經不能再留在前綫的崗位上了……」

在德國人進攻的兩小時以前，中央委員會贊成了列寧的提議，但是後來，又被一票所否決了。

正十二點鐘的時候，榴彈炮的濃密的煙霧，籠罩了從勒佛爾到多腦河口的德奧前綫，地面也被轟聲震動了；參差地矗立在地面上的大圓柱，因炮彈的炸裂而倒了下來；機關鎗從他們的營裏發出咯咯咯的聲音；翼板上畫着黑十字形的單翼機，已經飛到前綫來了；臘腸

形的偵察氣球，高高地昇到天空裏，在陽光中燦爛着。戴着鋼盔的德國兵士，離開了戰壕，去襲俄國堅固的鋼骨水泥的堡壘。

同時，在前綫的沙皇軍隊的殘部，已經不能再抵抗了，他們開始「用他們的腿去贊成和平」，退向鐵路綫和車站。

列寧的預測是正確的：蘇聯主張解除武裝了，已經準備好的敵人，恰好可以很容易的來襲擊。兵士都攀到火車裏去，爬到貨車的頂上，抱住了防衝器和踏板，以死恐嚇着火車的駕駛員。他們破壞着貨車，把糖包，罐頭食物，羔皮帽子，黃褐色的衣服，都堆在污穢的溶雪上。這一百萬人的軍隊，他們不要打仗，射擊，殺人，他們潰退的情形，正像浪潮衝擊着岩石，直到所有的狂熱都消失了，泛起了一陣泡沫和漩渦，迅速地退到它原來的海洋裏去了。

德國人正在等待着發生這種現象。他們爲了廣大的進攻，已經定下了一切的計劃和準備。他們敏捷地掃除鐵路連絡點的障礙，沿着鐵路綫，從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到勃萊恩斯克，從羅維諾經過基輔到波多里亞，敖得薩，易卡特爾諾斯萊夫。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變節的代價，有想像不到的巨大。德國人強奪了

蘇聯六十八萬九千平方公里的領土，三千八百萬的住民，價值二十萬萬金盧布的軍用品——大炮，來福鎗，砲彈和炸藥，衣服和糧食。

就在開戰那天的晚上，中央委員會在二十四小時內舉行了三次會議。

伊里基坐在桌子旁邊，慢慢地用手指甲搔着前額，他開始說：

「現在不是送公文給德國人的時候了……我們已經走進了一條這樣黑暗的狹路，革命的崩潰是難免的……」他忽然跳躍起來，兩手插在衣袋裏，從同志的身邊擠過去，走到房間的中央，他就在籠子式的兩平方碼的空隙處，大踏步地踱着。他臉上的肌肉緊張着，嘴唇也顯得枯乾了。

「要是這種半是半非的，既和平，又不戰爭的政策再延長下去，那麼革命的瓦解是難免的。這是一種挺胆怯，絕望，不健全的政策。德國人正在向我們進迫，可是我們不能抵抗他們。遲延着等待簽訂和平條約，這意思就是把俄國革命放棄不顧了。現在，農民們都不願加入革命的戰爭，要是有人有誰想迫他們參加這種戰爭，他們就將拋棄誰……現在，即使德國人進一步

向我們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即使他們要求我們不干涉烏克蘭、芬蘭和愛沙尼亞，我們也得和他們簽訂和平條約……爲了挽救革命，我們必須讓步了……」

在充滿着煙霧的屋子裏，他的話引起了一種熱望：他們叫喊着，感歎着，現出了暴怒的表情。斯達林和斯威特洛夫更加靠近在列寧跟前。房間裏立刻靜寂無聲了。確確實實的，馬上把這提案表決好了，列寧激烈地攻擊着反對的人：中央委員會已經通過了這提案，我們決定拍無線電給德國政府簽訂和平條約。

當夜，電報發出去了，德國人仍舊繼續沿了鐵路線進追。陳腐的沙皇軍隊，在他們前面很迅速地潰退了。德國兵士推開了貨車的窗子，愉快地凝視着白粉牆的小茅屋，在山邊的菓樹林中，散佈着低矮的穀倉，山鳥騷然地飛過了牠們的舊巢。在這兒，貯藏着穀物，脂肪，甘薯和白糖。據一般的傳說，這兒的河流，以牛奶流過黑麵包的河岸。德國人可以不用憂慮了。

就在幾天之內，紅軍部隊開始襲擊德國的駐軍縱隊。但是蘇維埃部隊，也可以說是烏克蘭軍隊，總共只有一萬五千人。他們在敵人十倍人數的壓迫下，不得已的退却了。

兩個德國的部隊，同時開始向娜瓦和皮斯科夫進攻。前線的戰事展開了，農民們並不拿

起他們的乾草叉，也沒有騎上他們的馬兒。

在二月二十一號的早晨，列寧宣佈社會主義的祖國已經處在危急中了；他要求着工農大衆供獻出他們的生命去保衛祖國。就在這天，德國政府送來了一個回電。確實地答覆「不戰不和」的不定公式，現在，德國人要求立刻撤退在烏克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芬蘭的軍隊，完全放棄這些領土，並且再要把巴庫和巴統讓給土耳其。這個哀的美敦書，以四十八小時爲限期。

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決定，俄國去做德國的殖民地呢，還是走向創造的光明大道——獨立。

在斯莫爾萊學院，好像一隻熊掌伸進了蜂房似的，整日整夜地發出了嘈雜的人聲。「左派共產黨」，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都很迅速地從工廠到工廠，從工場到工場地舉着會議。

猛烈的西風，吹起了紛紛的白雪，雪片黏住在布爾喬亞區域內的掛着窗幔的窗子上，在

那兒，每一個人都焦急地期待着事變。在這短短的一星期內，要看到布爾塞維克的結局了！但是德國人要到彼得格勒來。當一個德國的來福鎗兵，站在諾維斯基街頭的時候，這真是一種恥辱的景象，你說到底怎樣好。布爾喬亞的愛國心，受到深刻的創傷了。布爾塞維克，克倫斯基和頑固的尼古拉二世雖然想担任起一切重担，可是他們也沒有什麼力量來完成它。

在這些日子裏，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伊里基：他的臉龐是憔悴了，好像在燃燒着內心的火焰，他的前額起了皺紋，兩頰長出了斑點。他帶着發怒而嫌惡的語調說話，從他緊閉着的牙關裏，發出嚙嚙的聲音：

「我再也不能忍受一秒鐘了！已經聽夠了這種花言巧語！這種戲弄已玩夠了！不能再遲延一秒鐘！要是這種花言巧語的革命政策再繼續下去，我要向政府提出辭職，我要向中央委員會辭職。或是立刻和平，或者判決蘇維埃政權的死刑。」

那時候，因為受到彼得格勒所有的工廠的幫助，工人們熱烈而堅強地用強硬的理論，打擊着托洛茨基派和左派分子，他們在演講台上吶喊着：「我們爲了列寧，爲了和平！」他們又

繼續地痛擊那些反對派。

二月二十四號的晚上，在全俄執行委員會中，他們繼續地爭鬥。「左派共產黨員」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員，瘋狂地衝進牡牛宮的昏暗的會場，擠上了演講台。他們「打擊黨的中樞」以反對列寧的理論，他們說明農民茫然暴動的預測，有一個「左派」分子，跳在櫃子上呼喝着，要他們辭去一切黨派和蘇維埃的職位。

在列寧的臉龐上，泛起了一陣土色，他穿了一件摺皺而扣緊的羊皮外衣，他沒有懷着一絲憎恨，從大柱子的後面，向前走了一步，在憤怒的圓形的會場裏，他高舉着一只手：

「你可以叫喊，抗議，在狂怒中緊握拳頭……我們除了簽訂和平條約，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嚴酷的現實，不可缺的生命，並不是可以憑着想像所能創造，也不是從書本裏去拔萃出來的。但是一切恐怖的存在是真實的，它正在脅迫着我們……」

在很早的清晨，大家一致同意了簽訂苛刻的和平條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就這樣致電柏林。在答覆中，二月二十四號，德國人已經佔據了皮斯科夫。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德國的騎兵，還希望踏上彼得格勒的城關。

月夜的朦朧的光輝，透過了小小的窗子。桌子上放着一隻白色的空盤子，在這間屋子裏，這是所能看見的唯一的東西了。掛在壁上的時鐘，啾啾啾地響着，它的聲音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火爐裏的火焰快要熄滅了，阿列奧希卡和米希卡就睡在爐子旁邊的小牀上，他們蓋着襪襖的絨被。阿列奧希卡把勇敢的伊凡·哥拉的事情，輕輕地告訴他的弟弟。米希卡一面聽着，一面重複地說：啾啾啾……阿列奧希卡爲了弟弟並不仔細地聽他講，所以他感到煩惱了，他時時用拳頭去打他弟弟的露出的頭顱。米希卡痛得牙齒裏發出窸窣的聲音。

『小齋三，你聽着，要是我爬起來了，我要一拳打得你的脚跟朝天！』阿列奧希卡繼續地說：『伊凡·哥拉走進了一個庭園，他知道在這所屋子裏有一個地窖，一個布爾喬亞在這地窖裏隱藏着許多食糧……我不知道他在那兒有沒有得到什麼。』

『可是他有沒有尋着什麼呢？啾啾啾……』

『不許開口，我告訴你。好啦，他有沒有尋着什麼呢？麥粉，馬鈴薯，白糖……伊凡去搜尋這庭園，他看見有一個鐵門，就把肩膀向門上用力一推，走進地窖裏去了。在那兒，他看見布爾喬

亞坐在金色的椅子上。他在那兒有沒有找到什麼呢！四十隻火腿……」

「火腿是什麼？」

「那是像白糖一般可以吃的東西。當布爾喬亞看見伊凡的時候，他叫喊得多麼厲害！是伊凡一點也不怕，他動手把幾隻袋子拖出去。布爾喬亞拿起一個手榴彈，但是伊凡給他一個……」

阿列奧希卡突然停止了說話，他把嘴唇移近了弟弟的耳朵。米希卡問道：

「那是什麼？」

那聲音好像一陣突然的風。但是，不，風聲不會像那樣咆哮的。一陣斷續的號泣聲，帶着絕望和悲傷的情調，透過了靜寂的夜色，從遙遠的地方傳來，幾乎在爐子的旁邊也可以聽得見了。這種恐怖的聲音，震顫着凝凍了的玻璃窗。一隻狗在鄰近狂吠了。在小屋子的外面，有一陣踏在雪地上的嚙嚙嚙的聲音。門兒打開了，在這朦朧的夜色裏，從遙遠飄來的怒吼聲，充溢在這屋子中。他們的母親，穿着一件沒有扣緊的羊皮外套，也沒有戴頭巾，她一聲不響地孤零地坐在窗子旁邊，把頭部擱在兩手上，好像死去的樣子。她的孩子在絨被裏窺視她。

有人把門推開了。伊凡·哥拉痛苦地咆哮着，一直走到分隔室後面的屋角裏。他從牆上拿下來福鎗，格啦格啦地弄着子彈。

『誰在那兒玩弄着來福鎗？』

阿列奧希卡和米希卡像甲虫似的靜靜地臥着，害怕得氣也不敢喘一聲。

『瑪麗亞……你爲什麼這樣地坐着呢？德國人已經佔領了皮斯科夫……來……在莫爾萊學院裏，有一個全體集會。』

他的聲音是粗嘎的。瑪麗亞睡眼朦朧地站起來，戴上了頭巾，扣緊了外套。她把頭轉向小牀，用一隻眼睛望着絨被，阿列奧希卡看見他母親的臉色是灰白的。伊凡用腳把門推開了走出去。瑪麗亞在屋子中央，拾起孩子們擲在那兒的筭筭，把它放在門背後，於是跟着伊凡走了。

『我害怕，阿列奧希卡，我害怕……』米希卡低聲地啜泣。

『住嘴，靜哭泣得真舒適……』

阿列奧希卡因爲聽見了伊凡·哥拉的話，他自己的喉頭也梗塞住了。『德國人已經佔領了皮斯科夫……』他想像着皮斯科夫離開彼得格勒是非常近的，正像大草原的那邊，有

一座石牆似的黑山，生着絡腮鬍子的巨人，正在黑山上攀登過來了……爲了禍難的來臨，工廠裏的汽笛，好像整夜在淒慘地悲泣！

6

在德國人向皮斯科夫進攻的兩小時中，彼得格勒奉了列寧的命令，開始發出警報。製造廠和工廠都在怒吼和慟哭了。斯莫爾萊學院成了集合羣衆的中心，點把武器和彈藥分發給集合在那兒的工人大衆。

在夜裏，從各處的首府和城外來的武裝的小集團，都匆匆忙忙地走進斯莫爾萊學院的廣大的庭院，這兒正在燃燒着燎火。火焰的光芒，照耀着工人們陰沉的臉龐，他們匆匆忙忙地在襤褸的衣衫上，縛着皮帶，掛上了彈藥盒子，機關鎗的子彈帶，他們好像都穿上了軍人的制服；火光照耀着前綫兵士的外套和破舊的皮帽，也照耀着波羅的海的水手平頂帽上的金字。水手們分散地站立着，在革命的鮮風之下，這種非常的集合，好像是水手們的一次總動員。

在這人羣中，有許多披着披肩，戴着頭巾，穿了羊皮短衣的婦女，同時還有幾個人帶着來福鎗。在這些穿着樸素的衣服的羣衆裏，處處閃爍着大學生的制服的銅鈕扣，騎在瘦弱的小

馬上的騎兵從火光照耀着的柱廊裏奔馳出來。男人們拖曳着機關鎗，刺刀，來福鎗，有一陣發啞的聲音，在叫喊着工廠的名字。一小羣人集合在一起，排成了幾個行列。他們的武器，噹噹地響着。

『立正！』高聲地叫喊：『排齊！有武器的向前走一步。』

送出了粗噪的鼻息聲，長着厚厚的龍毛的小馬奔馳過去了。在大圓柱下的門兒砰然地關閉。兵士們穿過了騷擾的人羣，跑向外面來了。有人拿起了一隻雕花的椅子，拋入火堆裏，一陣火花立刻高高地飛騰起來。灰色的雲霧籠罩着枯樹的梢頭，遮掩了斯莫爾萊學院的三角屋頂。

彼得格勒的工人部隊，散佈在黑暗的休伏羅夫斯基街頭，不絕的汽笛的警報，把他們從鄙陋的床上，以及地窖和茅屋裏召喚出來了。

在斯莫爾萊學院的走廊裏，工人們沿着堅固的牆壁走過去，有的人跑到樓上，幹着軍事指揮的工作，他們匆匆忙忙地在紙片上寫着，還有其他的人，走下了樓梯，在冰凍的黑夜裏，向車站進行。

在三層樓上的列寧辦公室邊，擠過了人羣，僕役，送信人，人民委員，黨委祕書，官員，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委員。騷擾的「左派共產黨員」仍舊逗留在這兒，他們緊靠在走廊裏的牆壁上。伊凡·哥拉聽見一個戴着鋼絲眼鏡的普梯洛夫的年老職工，向「左派共產黨員」的領袖說：

「現在你可以看見人民的戰爭開始了，傻子！這並不是一種空話……」

伊里基在辦公室裏興奮而敏捷地工作，他被刺激得心神不定，他果斷地指揮着這羣騷動的羣衆，發送幾千份的公文，並且把幾百人民派遣出去。他從電話機旁走到門口，下令召喚一個人進來，訊問着他，用簡短的問題說明時局，並且用最明白的口號和指揮，去鼓舞人們在恐怖和混亂中的渙散的意志。

斯達林把桌子整理清楚，正在工作着。從前綫傳來的消息，都是恐怖而羞恥的。舊式的軍隊，已經決定違抗命令。一個極有希望的海軍部隊，沒有和敵人接觸，就很快地放棄了娜瓦，撤退到離開彼得格勒三十哩的格托基那。列寧在休息的時候，把臂節擱在文件堆上，並且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斯達林的眼睛：

「我們怎樣辦呢？德國的騎兵，明天也許要達到彼得格勒的城闕了。」

列寧時常希望斯達林回答他，所以他用這樣沉着、寧靜而泰然自若的語氣說話的：

「我想，我們是有辦法的。來福鎗和機關鎗已經分配好了……」他看着一份報告。「德國指揮官已經接到工人們的詳細的報告了……他們獲得了祕密，已經足夠了。照他們現在的並不充實的兵力，在這時候，我懷疑他們不能夠決心攻彼得格勒。」

一張大型的地圖，展開在隔壁房間裏的桌子上。參謀部正在工作，列寧召集那些從莫建列夫來的，已經接收莫建列夫前總司令部的軍事專家。列寧告訴他們說：「我們沒有兵士，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必須代替這種武力。」將軍們提出巡邏隊的問題，每一支巡邏隊需有三十到四十人，把他們送到諾瓦和皮斯科夫那邊去；同時必須準備五十到一百人的戰鬥部隊，派遣出去保護較小的巡邏隊。列寧和斯達林都贊成了這個計劃。在這同一間屋子裏，有一張桌子和一只櫥子，參謀部立刻着手編成巡邏隊，戰鬥部隊，派遣他們到前綫去。

結果，他們趁着夜車向皮斯科夫和諾瓦進發。有許多工人，他們還是第一次拿到來福鎗。這些最早的紅軍部隊，雖然在數量上是極少的，可是在軍事上却是重要的。他們都緊咬着嘴

唇，每一根神經和每一條筋肉都在緊張着。火車在黑夜裏飛馳過蓋滿着白雪的平原。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將要達到他們和強敵鬥爭的素願，並且給這種敵人，加上一個世界帝國主義的名字。這種超人意識的任務，比德國的大炮和機關鎗更危險。

德國人希望進佔彼得格勒，但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効果。他們的官吏，準備着流血和屠殺，並且要引起彼得格勒內部的暴動。他們祕密地命令着德國的幾千個俘虜，從北面，東面，西伯利亞向城市進迫。當彼得格勒的市民，看見那些德國人的小集團，在城市中無目的地漫遊着的時候，他們互相低聲地耳語。但是，在一個黑暗的夜裏，在列寧和斯達林的指揮下，彼得格勒完全避免了德國工兵的襲擊，暴動也沒有實現。

當德國的間諜，開始報告工人們的驚慌的情形時，所有的工人已經動員了；當德國的前哨兵，來到新組成的無產階級部隊的火線下，德國去佔領北方的城市，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7

年老而紅臉龐的魯登杜爾夫將軍，額上已深印着皺紋，他的鼻子是堅實，穩固而彎曲的；在他清澄的眼睛裏，閃爍着冷酷的光芒；只有那柔軟的鬚髯，好像世襲似的，披在他灰色軍人

大禮服的硬領上。

他時時拿起一枝金黃色的鉛筆，當他在簿子上畫圖形或寫字的時候，他乾瘦而長着闊指甲的手指，稍微有些顫動——這是他唯一的疲勞的徵象。他用右手拿起一支擱在介殼盒上燃着的雪茄煙。黑大理石的書壓和光滑的紙板夾，很整齊地陳列在潔淨的桌子上。

在光亮的窗子外面，照遍了三月的陽光，鴿子愉快地站在屋簷上。在屋子外面，可以眺望柏林高聳而暗紅色的屋頂。

霍夫曼將軍呆板地坐在魯登杜爾夫對面的皮椅子裏。他的肥胖的臉兒，也是刮得乾乾淨淨的，汗珠在他的臉龐上燦爛着，還是留着鬚髯的臉龐，比這樣刮得光光的來得好看些。陽光照在他的金肩章的辮帶上。

他說：

「我害怕，要是我們在東方不能結束軍事行動，那麼我們也許不能產生我們所希望的結果。我的觀察是這樣，我們不應該注意烏克蘭和頓河流域的佔領，只能當作是保證德國原料來源的補充吧了。我們把自己的部隊，派到一個政治混亂的可疑的國家裏去。我們在俄國

的官員，送來了一個極壞的報告，證實了我們最悲觀的假定。智識分子和富人的謀殺，劫掠，掠奪，互相殘殺的戰爭，完全的騷擾，甚至一切生存的無力……這一切，促使我們不能和俄國發生任何健全的商業關係。我再重複說一聲，要是我們僅僅注意這些極端的危險和交着臂的革命布爾塞維克的混亂……」

「是的，」魯登杜爾夫粗聲地說：「那是完全很悲慘的。」

「是的，」霍夫曼將軍粗聲地回答說：「很悲慘的。我要告訴你，我們在俄國事變中，最活動而干涉的可能的變化……」

「無論如何，」魯登杜爾夫將軍溫文而啞聲地說。

「要解放不堪痛苦的悲慘的俄國，我以為不必耗費很大的力氣。要是我們的左翼沿着彼得堡·斯莫萊斯克線進擊，可以組織起一個高尚的俄國政府。據謠傳說，沙皇太子亞歷山仍舊活在人間，先委任一個攝政者……我心裏時常想起巴維爾·歷山大維基大公爵，他還沒有被殺，他是住在察爾斯科業·謝羅。在兩星期中，歐洲·俄羅斯要恢復原狀了，我們爲着補充原料，要得到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從烏克蘭撤回半師團的兵士是很容易的……」

魯登杜爾夫將軍燃起一支雪茄煙，又仔細地把它放在一只介殼的盒子上，那動作至少要化費了一分鐘。他正在思考着他的回答。

『我完全同意你那種興奮的理想，』他堅決地說：『我們不能，也不願有一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做我們的鄰邦……我們必須自由干涉俄羅斯的國內的事情……因為我們在西方，沒有得到過勝利。』（他的稍微顫動的手指，又伸出來拿雪茄煙了）『從各方面去企圖估量像俄羅斯那樣廣大的領土，那是太輕率了……並且，我們還有較大的目的……不論戰爭的結局怎樣，英國將繼續阻礙我們向西方發展的道路。德國的歷史的任務是要向東方移動，到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和印度，在最後，我們一定要永遠而堅牢地利用這條最短而最安全的道路，從基輔，耶卡托林斯拉夫，西娃斯托普爾和海洋到巴庫及特拉比從德克里姆半島，必須永遠地屬於德國，爲了我們在東方的香賓，索謨和瓦茲，將獲得委任的統治權，我們不論付出多少代價都可以再有，我們必須有充實的煤藏，才可以向東方發展，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頓河產煤流域，找到一個堅固而安定的立足地。我以爲，我們佔據烏克蘭，是爲了補充我們的穀物和原料的初步目的；但是佔據烏克蘭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永遠而

完全地接收烏克蘭、頓河流域和克里米亞。莫斯科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和平條約，他們的代表已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去了，我們一定和他們簽訂和平條約……」

蹄上和嘴上懸掛着冰柱的黑馬，站立在娜瓦門前。女人、老人和孩子們的行列，從門口伸展到凍冰的人行道上。他們沉寂而憂鬱地等待着，有幾個人斜靠在牆壁上，還有幾個人，爲着求得細微的溫暖，把臉龐埋在襤褸的衣領裏，當這樣長久的站着的時候，可以稍稍地避免三月的寒風的侵襲。他們的背心上和袖口上，都寫着號碼的數字。

瑪麗亞·卡拉茜娃是二三一號。二百三十個人已經在她的前面過去了，一步步地走過冰，走過污穢的土壤，走到了地方糧食管理處的門口。

在那些人心惶亂的晚上，瑪麗亞不得不參加一個救護隊了。司令部發給她一磅麵包和乾魚，給她每一個孩子四分之一磅的麵包。但是她仍舊覺得生病和頭暈，她不得不請求退伍了。巡邏隊的領袖伊凡·哥拉，騎着馬向娜瓦門奔馳過去，當伊凡跑開的時候，她的境遇更壞了；她在這行列中已經站立了五小時，她靠着牆壁，閉起了眼睛，好像死去般的暈眩了。她的旁

邊，是一個長着煙草色鬍子的壞脾氣的老頭兒，他用一只彎曲的指頭，好像一個小鑽子似的刺着她的肚子，並且埋怨地說：『喂，你爲什麼這樣打瞌睡呢？』行列微動了，向前移動了一步，仍舊停住在那兒。

兩小時後，瑪麗亞終於望見了糧食管理處門口的拿着來福鎗的兵士，讓老百姓一個個地走進去。這個兵士的兩頰，滿生着帶青色的短鬍子，兩頰深凹得好像被咬過似的；他的彎曲的鼻子，凍得發紫了，他顯然是一個猶太人。

『同志，』他說了又說：『不要推擁，表示更有組織……』

這個壞脾氣的老頭兒，又去刺着瑪麗亞的肋骨，她退到門口。一片疊木，代替了門口的玻璃的嵌板，在疊木上貼着一張通告：

『凡今日持有入場券者，將分發燕麥半磅……明日停止發糧。』

門口貼着通告，那個兩頰深凹的彎鼻子的兵士，漠然地搖擺着走了……瑪麗亞跌倒在人行道上，她的頭部，撞擊在凍結的土壤上。

第三章

爲了德國人和芬蘭人企圖突然侵凌和推翻布爾塞維克政府，蘇維埃會議決定把首都遷移到莫斯科去。

三輛列車排在彼得格勒尼古拉夫斯克車站的月台：一輛是給列寧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趁的，其他的兩輛是給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最重要的政府機關的人員趁的。

一羣很混雜的羣衆，躑躅在車站外面的廣場上，踐踏着沾上了春天的爛泥的小石子。天氣一點也不爽快，並且又是吹着那麼多的風。立陶宛的來福鎗兵，在車站門口嚴密地檢查着所有的車票。但是沒有車票的人民，也設法走到了月台上，他們是爬過了圍牆，才走到鐵路軌道那邊來的，在路軌上雜亂地排列着半毀壞的搬運車和客車，向側線移動着的火車頭，絕望地發出嗚嗚的聲音。

車站的防衛，並不怎樣嚴密。有幾個穿着文雅衣服的青年人，在羣衆中穿出穿進。立陶宛的哨兵，把一個戴厚玻璃眼鏡的人攔阻住了。那個人不自然地微笑着，拿出一張彼得格勒蘇

維埃黨員證給哨兵看。他立刻得到了釋放，於是他加入在羣集邊的一個小集團裏去了。

大約是夜半的時候，一個嘮叨的近視眼的侍衛官到人民委員會來，他是列寧的保鏢，向着「皇家」月台前進。和他同行的是帶着一束厚厚的原稿的列寧，穿了兵士的緊身外套，戴着覆耳軟皮帽的黑鬚髯的斯達林，還有一個是虛弱而臉色蒼白的斯威特洛夫。

強壯而紅色臉龐的立陶宛的來福鎗兵，排列在客車前而的月台上。爲了救濟革命的本身，已經犧牲了他們的祖國。要他們瞭解是很困難的，他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祖國。爲了要回到祖國的懷抱裏去，他們不得不跑過一個相當長的路程，經過烏克蘭，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平原，遍歷過革命的勝利和他們所不認識的人民。要去想像這種行程是很困難的，並且這是很難決斷的，但是他們已經決定了。他們堅決而泰然自若地緊握着來福鎗，當列寧經過的時候，他們保護着他。列寧的生命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希望。

『你們爲什麼說工人們不理解呢？他們比我們更明白更清楚地知道我們離開彼得格勒的原因。』伊里基向一個拿着一條花棋盤格的旅行絨毯的同志說：『爲什麼斯莫爾萊學院應該是蘇維埃力量的象徵呢？現在我們要遷移到克里姆宮去了，克里姆宮將變成蘇維埃』

力量的象徵。胡亂地談論着一個象徵，這是多麼無意識的感傷呵！要是必要的話，我們將遷移到耶卡托林堡去。」

爲了要緩和和他激烈的議論所留下的印象，列寧微笑了，他匆忙地爬上客車，護衛兵向後面的人揮着手說：

「同志們，趕快！趕快！」

客車的緩衝器碰在一起，發出咕咯咕咯的聲音。立陶宛人跳上踏階，列車出發了。

這兩輛列車，同時載送着全俄中央執行委員和停留在其他月台上的在政府機關服務的人員。夜是黑暗的，雪珠打在車頂上，好像送出一陣擊鼓的聲音。在車子的右邊，有一團漆黑的大工廠，朦朧地出現了，像火樣白熱的光芒，能夠模糊地辨別得出來：顯然地，那是從戰神的熔鐵爐裏引取出來的熔化的鋼鐵。

伊里基用手指甲輕擊着車窗說：

「要是你們需要一種象徵，那末這兒就是你們的象徵……不論怎樣地饑餓，不論事實上德國已經到達了皮斯科夫，然而工人們正在製鍊着鋼鐵。」

列車已經離開了彼得格勒，列寧趁的列車，是排列在二輛列車的中間。還沒有到一小時，司機人發覺有兩部列車在前面了。用兩個引擎拖曳着的一輛貨車，已經僭入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所趁的第一部列車和列寧所趁的列車中間。

當列車在黑夜裏奔馳的時候，管理機器的伙伙，沿着煤水車走到客車的頂上，把這種情形報告給侍衛官。列寧和其他的人，都沒有知道這種危險的密告。立陶宛的衛護兵在客車的一端，把車台的門推開，裝置着機關鎗。那是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列車停止進行了。迷濛的雲霧，在矮小的柴薪上移過，蛾眉的月兒開始出現了。大約在半哩路的前面，顯然地看得見有一部射出深紅色光亮的神祕的列車。那部車子的速度慢慢地減少了。從列寧的列車裏的喇叭中，傳出一個消息：他們立刻就要到達柳斑了，並且在他們前面的列車，顯然地要停留在主要的幹線上。

事情這樣地發生了。雖然信號表示得「非常明顯，」站長瘋狂地揮着棒，可是這神祕的列車，開到頭等食堂車的對面來了。貨車的門咕咯咕咯地推開。列寧的列車的引擎，碰到了一節的緩衝器，列車不得不停住了。

侍衛官的圍巾隨風飄動着，他第一個從列車裏跳到月台上。在他沒有扣緊的綿羊皮的衣袋裏，塞滿着原稿和文件。他的兩頰生滿了頰髭，在他肥胖的鼻子上，擱着一付眼鏡，他拿了一枝鉛筆。

『我命令你們離開月台！』他一面用鉛筆指着那些從貨車上跳下來的，穿着海軍短服和軍裝的咆哮着的人羣，一面高聲地吶喊着。有許多人是帶着武器的，他們中有一個戴厚玻璃眼鏡的現着滑稽微笑的青年，還有許多穿着平民衣服的人。

他們看見這個侍衛官，就喊叫起來了：『一個反革命的壞蛋，把他扔在車輪底下！』命令發出來了，一百多人決斷地大踏步走向列寧的車子邊來。但是立陶宛人從階上跳下來，把機關鎗拖過土瀝青的月台，抵禦着這咆哮的人羣。

侍衛官的喊叫聲，比機關鎗的囊囊的拖曳聲更響：

『回到你們的車子裏去！』

這羣人一看見機關鎗，就停止了咆哮。披着顏色圍巾的女人，從貨車裏伸出頭來，啼叫着，並且揮動着她們的手臂。擁擠的人羣散開了，他們回轉身去奔跑，女人幫助他們走進貨車。他

們把車門關好，在幾分鐘內，月台上沒有人了，在那神祕的列車裏，重又載滿了人羣。

列寧的衛兵敏捷地工作着。在機關鎗的保護下，他們用鐵絲把車門緊緊地縛住，列車移到支線上去了，用空的貨車杜塞在路軌的交叉處。

到莫斯科去的道路，已經沒有一點障礙了。

2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和平條約簽訂好了，列寧立刻開始着手用全力去集中防衛的力量。大約是由三個總司令率領下的部隊，代替了那些潰散的沙皇軍隊，在前線和德國人接觸。第一個司令官是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所委任的，第二個司令官爲「卡魯加聯邦共和國」所委任，第三個是在前線選任的，正像古羅馬的愷撒將軍，爲軍團所選任的一樣。這些部隊是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最近召集起來的前線兵士，地方農民游擊隊和難民所組織起來的；這些部隊的編制，像「里姆納夫的特別隊伍」一樣的奇特，其中足足有百分之三十是流寇，也有些像「死天使」的聯隊那樣，由他們的司令官余爾卡·茲布爾柯，把各種的冒險人物集中起來的。這些部隊的列車，到達了一個車站，看見引擎上飄揚着一面黑色軍旗

的時候，參謀部就逃走了，站長在月台下蠕行着，或者他在想法躲藏起來。

三個總司令被免職了，把這些部隊統一個軍事指揮之下，沿着北方和西方的二條路線，出發去保衛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流動的部隊已經組織成了中隊和大隊，從地方蘇維埃的戰區來的志願兵開始登記了。這些志願兵在服役期中，沒有結婚的男子，每個月可以領取五十盧布，已經結婚的男子，每個月可以領取一百五十盧布。用同樣的方法，在以前的軍官中選出指揮參謀。在目前，登記發生了極大的困難，沒有一個志願兵是爲了自己的志願而簽名的，他們只是爲了沒有地方去，沒有東西吃，並不是爲了戰爭。軍官們都害怕到前線去，在那兒的軍官，常常由軍隊把他們從私刑中救出來的。

糧食的情形是不可挽救了。地方蘇維埃和糧食管理處，不能做任何限制物價的事情。穀物緊握在投機商人的手中，或是被富農屯積起來了，飢餓在部隊裏蔓延着。師團參謀部在絕望中派遣徵發糧食隊到鄉村去，用食鹽和白糖去交換麵粉和馬鈴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軍事指揮官」爲了要防衛他們自己起見，載滿了一車子的雜貨，去和農民交換麵粉和脂肪。

消瘦的馬兒在田岸上吃草。部隊裏缺乏鞭子，步鎗和輓具。但是在軍需倉庫裏却藏着極豐富的軍用品。不過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些倉庫在甚麼地方，即使他們找着了的時候，也只是引起不絕的交涉吧了。

不管糧食協會是沒有力量或故意的怠工，人們以為下級官員的調換是瘋狂和不合理的行爲；不管他們在戰壕中怎樣地度過四年反戰的情緒，然而四鄉地方的住民，却依舊爲他們自己的任務而忙碌着；貧農爲了反抗富農而鬥爭，紅軍的組織，也逐漸地有了眉目。

3

「將軍，我看有人在監視着你。」

「那真是一對傻子。他們以為我是監視我，其實我在監視他們！這是怪有趣的。」

列車從哈爾科夫駛向莫斯科，在最後一輛客車的車台後面，有兩個軍人正在談論着一個穿硬制服，戴紅緞帶兵士軟皮帽的人是諾索維契少將，在他消瘦而狹長的臉龐上的鬚髭，修理得很是文雅，他被一種忍氣吞聲的感情控制着，現出了一副藐視的態度。

還有一個人是砲隊上校契皮西夫，他的身體又胖又矮，臉龐是紅色的，穿了一件漂亮的

冬季大衣，戴着一頂圓形的軟皮帽，他是一個不願革命的傢伙。

諾索維契狂熱地抽着香煙，他蔑視地敘述着：

「三月十四日，我接到了特拉哥米羅夫將軍的命令，就趕到莫斯科去，找到了沙文科夫。他是「保衛祖國和自由同盟」的主席，經過他的介紹，我就和志願軍接洽妥當了。到了十五日，我又乘馬離開哈爾科夫，十八日跑到靠近倍爾哥羅得的地方，我就被紅軍捉住了……隊長穆克哈披爾茲傷心地壓制住他的願望，要用手鎗立刻把我打死，我要求他致電莫斯科最高軍事委員會，由托洛茨基來決定我的生命。那個傻子馬上說：「把前陸軍少將諾索維契送到莫斯科去酌量地處理。」一個完全的故事，我告訴你……」

「將軍，你是不是以為這種卑賤的事情，延長得太久了嗎？」

諾索維契把香煙頭擲在破窗外的飛逝着的軌道上。三月的雪光是那樣的暗淡，深色的雲片，在慢慢地移動着。在這畸形的天空下，黑暗爬上了各處小村莊裏的簡陋的小屋頂上。

「看哪，我們的故國，神聖的俄國，正值得你的崇拜！」諾索維契說：「這種愉快的俄國人，現在正享受着他們的自由，好像康及茲·漢一樣地獲得了勝利。怠工——各種社會民主

黨的微小的分裂活動——只不過是一種胆怯的蠶食問題，你不能把這種情形消滅的。一個軍隊所需要的是什麼，要有良好的補充和良好的選擇，並且要很容易地勝任調運工作，迅速地向敵人襲擊。在軍團裏有充足的原料，他們有二百萬……」

「我們的文雅的軍官們，寧願在街道上刷皮靴！」契皮西夫說。

「上校，你不能責備他們。沒有軍旗圍集在四周，沒有辣手的……在三個月之內，特拉哥米羅夫將軍從哈爾科夫派出一千名軍官給卡列丁將軍。爲什麼要這樣幹呢？因爲沒有一個人願意留在卡列丁的四周。我想，他把自滅政策還當作一種祝福呢！你應該知道怎樣使頓河變動。到底卡列丁是一個舊派的將軍，哥薩克人決不會信任他……在我沒有離開之前，我已經和克拉斯諾夫將軍討論過……」

「是的，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一個年青的小夥子……」

「我知道，他正是一個冒險的人。可是他是年青，他有廣大的計劃。」

「克拉斯諾夫將軍把他的希望放在德國人的身上。」契皮西夫說着，他惱怒地皺一皺在潔白的牙齒外面的小嘴唇。「他祕密地去訪問過在基輔的艾邱爾將軍……你有沒有知

道呢？」

諾索維契沒有回答，他暫時凝視着正在飛馳的軌道。他感到疲倦了，好像爲了過去幾個月精神錯亂，使他埋在制服裏的肩膀變得垂頹了。被暴民的勢力所逮捕，軍隊最後的滅亡和個人生涯的喪失，的確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那個「有些孩子氣」的克拉斯諾夫，是一個有名的雄辯家，風流才子，小說家，又是一個滿懷着詭計的政客，他比別人更快地瞭解時代的精神。克拉斯諾夫對於協約國的忸怩不安的信實改變了。（在簽訂布列斯特條約之後，那種信實不得不用流血來證明了。）照他現在的情形看起來，無疑地，他靠着德國步兵的幫助，變成了一個頓河的主將。

『是的，』諾索維契陰沉地說：『要是他組織起一個哥薩克的軍隊，那末一定不會壞的。一個軍隊就像一個軍隊的樣子……』

『只有組織起一個健全的志願軍，』契皮西夫機敏地回答說：『人們都很佩服亞歷西夫將軍和科爾尼羅夫將軍的。哥薩克人是唯一的補助部隊，並且他們還有豐富的原料。你有沒有聽到過關於志願軍的什麼報告嗎？』

「我聽得最後的消息說，他們在里沙卡獲得了一個光榮的勝利……但是在這一個月中，八千步兵和騎兵隊，在古巴草原上消散了……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去和志願軍連絡起來。」

「將軍，你一定要到最高軍事委員會去。」

「要通過托洛茨基，那是並不困難的。請原諒我，上校，我還沒有完全瞭解你的地位。」

契皮西夫又露出了細小而整齊的牙齒。

「我的地位嗎？諾索維契少將，在任何情形中，我以為和你的問題是不相干的。我和你同樣地爲了托洛茨基的電召而到莫斯科去的。顯然地，他要我擔任砲兵隊監督的職位。」

4

諾索維契一到了車站，立刻就去找尋托洛茨基的司令部。要在莫斯科找尋任何的公共場所，那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好像莫斯科的人民都會故意地扯謊，欺騙着他，把他引到那些不正確的地方去。

莫斯科好像籠罩在絕望的混亂中，完全失去了秩序，政府也沒有發表什麼整頓的計劃。

雖然十月革命以來，已經有五個月過去了，可是莫斯科的公民還沒有明瞭蘇維埃政權的組織的意義。他們稱那些布爾塞維克爲「委員」，他們堅定地相信着，從彼得格勒移來的汽車，布告，和那些在托弗爾斯卡亞並着肩，急促地進行着的赤衛隊，不久就會消逝的。本來，莫斯科是帶着亞細亞的精神，在它狹小的街衢中，有着商人，溫柔的女學生，巨大的紡織廠，自由思想的官員，世界著名的演員和酒館，還有熟練的馬車夫；那兒時常會發生奇怪的事情，到處散佈着閒談的空氣。可是現在，跑來了這些殘暴的委員們，那麼以後莫斯科是不是依舊要做賣買，欺騙，喧嘩，把無知的農民，造成了工廠裏的工人，敲着古代的巨鐘，去騷擾欺詐的教堂。

在晚上，諾索維契領到了一張派司後，他就向亞歷山大羅夫斯克車站走去，托洛茨基的火車就屹立在那兒。到了夜半的時候，托洛茨基答應和他見面，並且和他長談了一次。

5

諾索維契在一條黑暗而污穢的小街上，用火柴一根根地在匣子邊上擦着，當火柴用完了的時候，他才找到了在一碼路外的一座小屋子，那就是叛逆的司令部，這條小街是靠近托弗爾斯卡亞的。他用約定的暗號敲着門，並且問道：「喬基在家嗎？」門兒微開了，一個戴着厚

玻璃眼鏡的青年在門縫裏出現，他用手遮掩着正在閃動的蠟燭火。「我不知道，也許他是出去了。」他也用約定的暗號回答。諾索維契從褲袋裏斜斜地抽出半張名片。戴眼鏡的青年在衣袋裏拿出另外半張名片，他帶着慫慫的微笑說：

「將軍，請進來，他們正在等着你。」

那個青年把諾索維契帶進一間不通氣的屋子，那兒有一只檯燈，送出了暈暗的光芒。穿着黃色鞋罩的前社會黨員波里斯·維克陀羅維契·沙文科夫，在會客室裏慫慫地迎迓着這位將軍，他的臉龐是乾燥而醜陋，身材很高，額角上遮着一縷頭髮，他的頭頂快要禿了。在他不健全的腦子裏和頹廢的心腸中，他要想做一個虛無黨員和作家，爲了這幻想的威權而把他自己出賣了。沙文科夫做着叛黨的工作，充任白志願軍的代表，雖然他完全明白，要是志願軍獲得了真正成功的時候，他們先要把他絞死的。在這幾年中，經過幾次失敗之後，他已經知道怎樣地去鄙視人類。列寧以爲他是一只狡猾的狐狸，決不去相信他所說的話，他見了工人示威運動就要感到頭痛。八千名勇猛的志願軍在科爾尼洛夫的領導之下忍受着任何的剝削，在他看起來，「獅身驢頭」並不是壞的開始。他希望重新獲得權威，金錢和其他一切的東

西，再享受一次自負的幸福，他需要這些，比任何東西都來得厲害。

「那麼，你已經設法見過托洛茨基嗎？」他講完了一切初次會面的客套後，就直截地問着。他僱用了這個「站着報告消息」的人物，幾乎很像在戰前，社會革命黨軍事組織，鑑別青年虛無黨員時的情形一樣。諾索維契非常細心地凝視着他的紅眼睛，和遮在眉毛上的拿破崙式的頭髮。

「我可以坐下來嗎？我很疲倦了……我可以抽煙麼？」他在會客室裏舒適地伸一伸腰，就燃起一支上等的雪茄煙。「波里斯·維克陀羅維契，時局十分明朗化了。顯然地，上帝正在幫助我們。我剛才和托洛茨基討論過了，他給我的印象很好。當我們在談話的時候，他幾次謙遜地稱我爲「先生」，有的工作我不能担任，所以我回來請你跟他合作，那是很容易的……喂，最後……」

諾索維契的話暫時停止了。沙文科夫的兩足交疊着坐在那兒，一對活玲的眼睛，釘住在將軍的臉龐上。

「……他提議要我做北高加索軍事區域裏的察里興司令部的參謀長。我感謝他，並且

接受了……」

「托洛茨基好像預先就知道了我的理想。」沙文科夫說，在他灰色的嘴唇邊掠過了一陣微笑。「那是好極了。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將軍……在這幾天中，你將要聽見志願軍佔領了葉卡托林諾特。於是科爾尼洛夫可以得到第一等的根據地和巨大的軍械貯藏所。」

諾索維索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但是他在這個瘦弱的虛無黨員的凝視下感到不安了，他以默想慰藉着自己。

「明天，我將在莫斯科志願軍參謀部提出你的問題。」沙文科夫繼續說：「我們希望你把你派到丹尼金去。但是，現在我們有一個挺有趣的計劃，想請你做一個紅軍參謀長。」他們倆同時微笑了。「你的任務是要在察里興組織起一個革命的中心。不要忘記：如果德國人佔據了整個烏克蘭和頓河流域，那末察里興就變成了布爾塞維克跑到伏爾加產穀區域去的唯一的通路。要是我們把察里興強奪過來，那末對於莫斯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諾索維契贊成地點一點頭。他開始佩服這個自誇的人了；沙文科夫有着隨機應變的組織的天才，顯然地在各種分化化工作中，他有很豐富的經驗。

「請原諒我，波里斯·維克陀羅維契，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在皮列夫的時候，不是刺死過舍爾基·亞歷山大維契公爵的嗎？但是，現在列寧……真的，你是不是沒有決心要刺他呢？那末到底爲了什麼原諒我……？」

沙文科夫的臉龐陰沉了。他在會客室裏慢慢地站起來，從桌子上拿了一支香煙，在指甲上輕輕地敲了一下，點燃了，就抽着煙，然後慢慢地吹熄了火柴上的光焰。

「沒有一個人會常常問起這種事情的……可是我現在要告訴你：在一星期前，人民委員會已經在柳斑車站解散了。好像他們在逃避我們的暗殺……」

他眯着眼睛，把香煙慢慢地湊近嘴唇，然後噴出了一股細細的煙流。

「你要知道，將軍，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樣東西能夠遏止報復的武器。」

他的說話和舉動，好像一個裝腔作勢的學者。諾索維契暗暗地贊美着他的行動。

「你願意喝一些酒嗎？」沙文科夫問着：「我有很豐富的上等的阿蒙梯拉都酒呢！」

第四章

當瑪麗亞·卡拉茜娃離開車站的時候，她遙望那顫動着潮溼而瀾漫着春霧的大草原，凝視着翱翔的紙鳶。陽光照射着沒有邊際的草原，在遠處有一片淺藍色的霞霧。她坐在草地上，讓米希卡的頭頸靠在她的兩膝上。他很瘦弱，他的頭頸癱弛地垂掛着。列車已經開走了，現在在車站上留下了一片靜寂，只有草地上的微風的嘯聲，和雲雀的歌聲在潮濕的空氣中顫動。

瑪麗亞已經跟着彼得格勒的糧食徵發隊出發了。工廠中的部隊都在討論着，共產黨員喊叫着說：「那是一種無理的個人主義，那是一種分裂的計策。」年老的工人對共產黨員回叫道：「你們不能夠裝滿着肚子高談。當你們建設起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都將要餓死了。」他們自己蒐集着金錢，棉花原料，石鹽，以及各種零星廢物：鐵釘，螺旋，和門鈕，派出六個忠實的青年帶了這種東西到頓河去換取麵粉。

他們想勸誘伊凡·哥拉和他們一同去。但是伊凡拒絕了他們的勸誘。「我怎樣能夠見

伊里基呢？」他說：「在舉行會議的時候，他高喊着，我們都在高談闊論，可是我們的肚子是飢餓的，我們已經在列車上擺了幾個食物攤子。我們怕全世界的人來注目我們。」伊凡堅決地叫瑪麗亞帶着孩子，旅行到南方去。他親自送她上了列車，並且送給孩子們十個燒熟了的馬鈴薯，是給他們在旅行時吃的。「瑪麗亞，當你到了契爾的時候，你可以到我的兄弟斯梯潘那兒去。」他告訴她：「他會收留你的。你暫時在他那兒休息兩星期，他會給你找到工作做的。」

阿列奧希卡到了車站，用洋鐵罐裝滿了水。在旅行的時期中，他已經學會了用粗蠻的語調說話。

「來，母親，讓我們走到鄉村裏去。」

「等一會兒，好孩子，最好我們先在這裏休息一會兒。」

「米希卡，」阿列奧希卡一面說，一面用赤裸着的腳，踏上了綠色的草地。「來捉蚱蜢，好不好？」

米希卡的兩眼熱情地閃爍着，他的頭依舊伏在母親的膝上，微微地皺着臉兒微笑了。

「你以後還有很多的時間，」瑪麗亞堅持着說，「這兒的人很多，最好你跑到貨車那邊去，也許有人把我們帶到鄉村裏去。」

一個闊肩膀的，頭上裹着褪色的頭巾的姑娘，站在貨車上，趕着一匹肥壯的栗色的馬兒，沿着沙路跑過去。風兒吹動了她的補綴的裙子。阿列奧希卡追趕着她，喊道：「好姑娘，好姑娘，請等一會兒！」這位姑娘拉住馬韁，回轉了配有黑眉毛的淺黑色的臉兒，堅決而粗暴的眼睛望着阿列奧希卡。

「我們在列車上已經六天了，整天整夜的站着，我們沒有一瞬間的睡覺，也沒有吃過一些兒東西，母親的兩腿已經浮腫了，好姑娘……」

「你到那兒去呢？」這位姑娘粗聲地問道。

「到伊凡的兄弟梯潘·哥拉那兒去。」

一提起伊凡·哥拉，這位姑娘立刻覺得非常的驚奇，她的臉上突然現出一陣親切的微笑。她對阿列奧希卡點一點頭，叫他爬上貨車，把馬兒趕回車站去。她在瑪麗亞的旁邊跳下來，捲起她的垂着裸足上的裙子。

「你的東西在那兒？」她問道。

瑪麗亞勉強立了起來，喃喃地說些感謝的話。這位姑娘拿了她的行李票。她帶了行李——一隻重重的小衣箱和兩個包裹——在車站上跑着。她把瑪麗亞像孩子似的扶了起來，給她在貨車裏的一個包裹上，把米希卡放在她的兩臂裏，沒有說別的什麼話，把肥胖的馬兒趕到鄉村去。瑪麗亞問她：「我的小姐，你的名字叫什麼呢？」她用含怒的聲氣回答說：

「唉……是亞格麗萊娜。」

經過大草原，攀過高凸地，橫過那曲折的，生長着參差灌木的小契爾河的橋樑，他們向契爾村馳驅着。他們駛過了高崇的白楊和泥牆，走進一家有着堅固的門扉的黃色茅舍。在廣闊的街道上，雞鷄正在肥料堆中匆忙地搜尋着食物，在地方行政署的上面，飄動着一面褪色的羽毛布的紅旗；一個兵士在門廊上打瞌睡了，他的臉龐縮在皮帽子裏，一枝來福鎗擱在兩腿中間。一隻母豬在徘徊着，她的齷齪的兩耳垂掛在鼻子上，同時幾隻污穢的小豬，在母豬的後面疾跳疾跑着。太陽映照著大地，多泡的玻璃窗在燦爛發光。一隻褐雨燕從白色的鐘樓邊迅速地飛過去了。

「現在，是真正的平靜與和平的……」瑪麗亞說。

亞格麗蘋娜聽了她的說話，並沒有回轉頭來，她聳一聳肩膀。貨車已經走近裝着堅固的百葉窗的白粉牆，馬兒就在一家有着三個窗子的屋子前面停住了。她從貨車上跳了下來，打開赭色的門扉。

「你走向那一座小屋子去，走到那兒去，」她說：「那就是斯梯潘·哥拉的家。我來送包裹給你。」

她把馬兒帶進園庭，裏邊有一陣粗暴的聲音在喊叫她：

「茄拍卡……誰在這貨車裏？」

「斯梯潘的親戚。」

「我不是和你說過的嗎？不要給馬兒載得這樣重？」

一個有着黑鬚鬚和厚嘴唇的中年哥薩克人，他的襯衫是擠塞在舊式的褲子裏，褲子的接縫鑲着紅色的鑲條，他把門兒關上了。他的頭髮垂掛在前額下，不愉快地凝視着瑪麗亞和她的兩個孩子，研究着她破舊的紅毛皮的城市式短上衣。瘦弱的阿列奧希卡的頭頸痛苦地

扭曲着，米希卡用一種編織的肩巾圍住了身體。

「彼得格勒人啞！」他發軔着，他的巨大而露出了白牙齒的嘴巴在欠伸了。

2

瑪麗亞和她的孩子們到達尼次尼·契爾的那一天，在契爾村西約有二百公里的盧干斯克鎮上的哈爾托曼機關車製造廠裏舉行會議了。郊外和城市的工人區域裏，都建築起有着三個窗子的黏土牆的小屋子，可是這種屋子沒有廣闊的園庭可以堆積禾穀，然而那兒的母豬和小豬也可以沿着街道漫遊着，櫻花好像和平地盛開了，山鳥啞啞地飛過他們的窠巢。有許多人坐在高高的窗檻上，也有人坐在機器上，從移動的起重機邊伸出他們的頭頸。盧干斯克的赤衛隊的司令，派克霍曼科，他是一個長着海象鬚鬚的高個子，一頂羊皮帽子斜戴在腦後，他坐在椅子裏。

從演講台上，送出了匆忙的急敲聲，在一條粗板上用黑油寫着：「我們不要把頓河流域讓與帝國主義者。」那兒站着一個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他激動得漲紅了面頰。他把外衣拋開了，一件軍服緊緊地貼着他的有力的胸膛，軍服的領頭被汗珠浸潤得烏黑了。

他高聲地激烈地說着話，張大了愉快的眼睛，目光掃射過聽衆的憂鬱而決心的臉龐。在一陣大笑中，他們的嘴唇都張開了，好像雷聲似的，在那被煤煙薰黑的屋頂下，升起了一陣轟聲，他的眼睛滑稽地眯着。他重又屈起臂膀，用手掌邊在空中劃着，好像把這世界分成了二月，一面是蘇維埃的世界，另一面是殘忍的世界，現在，那個殘忍的世界正在用百萬的步兵向我們進迫着。

『我們必須要理解，我們的命運就在我們自己的手裏。脅迫的時間到了，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向德國資產階級求援。他們要看無產階級在革命時的流血，他們要強奪我們的工廠，我們的鑛山。』

大家靜聽着他的說話，當他說到某一句話的時候，你幾乎能聽到幾千人的咬牙切齒的聲音。他們信任他，他們深切地知道他：克里曼托·伏羅希洛夫是一個違法的老社會主義者，他是盧于斯克的本地人。在世界大戰的時期中，他在察里奧繼續進行違法的活動，在那兒他建立起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集團。他被警察追迫着，不得不逃到彼得格勒去，他就在那兒工作。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他回到盧于斯克；出版一種報紙，他担任撰選論文的工作，後來

就被選爲蘇維埃的主席，於是他到彼得格勒去担任立憲議會的議員。十月革命之後，又委派他担任彼得格勒的公共治安的委員。當德國進攻的時期中，他回到頓河流域，那時已經被選爲頓尼次·克里伏洛格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委員。現在，他正在故鄉的哈爾托曼五金工廠的工人集會上演說。

「在這兒頓河流域，我們必須決心持久抵抗德國狗，他們要使你做奴隸，同志們！德國人已經包圍哈爾科夫。革命的赤衛隊人數很少，而且都分散了。誰願意在頸軛之下低頭呢？」他把視線掃過堅毅的臉龐。

「在這兒，沒有一個人……」

有人用沈重而堅決的呼聲，賡續他的說話：

「在這兒，沒有一個人……你是對的。」

所有的視線都注視着那個站在旋盤後面的說話的人，他就是鑄造工人波肯，當鑄造廠不使用起重機的時候，他能夠舉起半噸重的鑄造物。

「這就是有勇氣，波肯。」伏羅希洛夫喊道：「好了，同志們，學着他的榜樣，我們要從言語

轉爲行動。我們將派出二十萬的無產階級的步兵，去歡迎德國人到頓河流域來。以盧干斯克作根據地，我們必須立刻組織起六百到七百的戰鬥員的部隊。我們將迎擊着侵略者。在我們每個工廠，每個鑛坑裏，把部隊派出之後，那些留在後面的人，必須要準備着鐵甲車和鐵甲列車。我們已經獲得了武器，要是德國人在那兒不能包圍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在鬥爭中擊碎他們。被革命的目的鼓舞起階級憎恨的幾百個無產階級者，很可以和帝國主義的整個聯隊的傭兵抵抗……』

『把我的名字寫下來：泰拉斯·波肯』深沉的，鋼鐵似的聲音又從旋盤的後面發出來了。

咳嗽的聲音和波肯一樣的沉重，主席把他的名字記錄了下來，他的鬍鬚抖動了。大家都舉起笨重的手，響應着他的叫喊：

『把我的名字寫下來：馬托維·沙洛克……』

『記下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

『契勃萊茲……』

派克霍曼科的鬍鬚抖動着說：

「什麼再說……？」

「唉，米可拉·契勃萊茲……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嗎？」

「寫下來，凡西里·克列伏諾斯和他的兒子凡西里。」

在一個長時間的討論之後，他們都從容地報出自己的名字。當主席把名字寫在紙上的時候，他們都擠到演講台那邊去，炯爍着的眼睛向台上注視着，隔了一會兒，他們嘆了一聲氣，就走開去了。

「呃，原來是如此……」

他們回到自己站立的地方，其他的人搖着頭說：

「夥伴們，我們要去打仗了！」

有幾個人露着勇敢的臉色，粗魯地開着玩笑。其他的人茫然地凝視着前面，好像昏迷的樣子。他們大家都覺得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可是他們已經舉手贊成參加工作的，那麼不能再有反對了。工人們熱情地集合在工廠中。

德國第一軍團的部隊，從基輔西南向羅莫丹和波爾托娃前進了，從西北向巴克哈馬契和科諾托拍推進，去包圍哈爾科夫和整個頓河流域的北部。

烏克蘭紅軍的總司令部，和那些散佈在哈爾科夫附近的許多部隊失去了連絡。那些部隊祇得根據他們自己革命的概念而行動了，他們有時退却，有時集中在他們自己以為必須要保衛的地點。

所有長距離的電話交通線都毀壞了，部隊要探聽他們的消息，他們可以打電話到本地的車站去，要是從聽話器裏傾出一種急流似的聽不懂的說話，那麼他們可以決定那地方已在德國人的手裏了。

德國人向着羅莫丹推進，當他們通過那兒的時候，退却的紅軍開始集中在巴克哈馬契和科諾托拍，他們保衛着那有製糖廠和軍火廠的豐富的區域，基輔的工人部隊退却到巴克哈馬契。政治委員伏羅希洛夫和格里興少尉所指揮的「盧干斯克第一社會主義部隊」從哈爾科夫向同一方向移動。這個部隊的核心是哈爾托曼的工人；其餘都是在盧干斯克的工

人，以及鐵路工人，當他們前進的時候，他們已經把五十個流寇的部隊解散了。

所有這些集團，戰車，和部隊，除了盧干斯克之外，在巴克哈馬契的西南形成了一個半圓形的陣地。德國人對於俄國的地位和力量，只有一個模糊的觀念，做夢也想不到會來攻擊他們。他們的指揮列車的火車頭出了軌，滾落到陡崖下面去了。一陣像雹樣的子彈掃射過這輛列車。德國人從車子裏傾倒出來了，他們迅速地增加生力軍，利用一切現代的戰鬥法來攻擊紅軍。

紅軍快要敵不住德國人了。李姆涅夫的部隊，剛巧佔據了一個酒倉庫，從德國的火線前面退回到大草原的峽谷裏，開始舉行了一個會議。人們都爬在一輛貨車上，伸出了裸頸，喊道：

「從這樣的事實觀察起來，我們在前線，因為指揮的拙劣而陷入了極混亂的狀態中，我們，游擊隊的戰士，在李姆涅夫同志的部下，用這種戰略去攻擊敵人，所得的結果是很慘痛的……」

「贊成革命，」在火車四週的人羣，怒氣沖沖地咆哮了：「我們不能用這種戰略打仗：

「我們將要回老家去了！」

基輔·阿爾希納爾的工人和卡普斯托的赤游擊隊是挺不屈不撓的。以流寇爲主將的披托留拉部隊，已經被卡普斯托部隊粉碎了。德國人派出了這種流寇部隊和紅軍交戰，正像水牛碰到了椿欄般的被阻住了。這些失去了生命的流寇，穿着藍色的烏克蘭的外套和深色的褲子，被遺棄在平原上沒有埋葬，他們的屍體在腐爛了。

當德國人發現在紅軍的右翼，有一支非常有紀律的軍隊的時候，他們變得瘋狂了。那個有紀律的軍隊就是捷克斯拉夫的後衛隊，他們本來是俘虜，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之後，他們開始退却到大俄羅斯的東方。

德國人暴怒地攻擊着不屈不撓的捷克斯拉夫的後衛隊，可是他們依舊鎮靜地抵抗着。有一夜，出乎意料之外的，這個聯隊安然地從前線退却了，他們爬上了車子，回到自己的軍團裏去。他們衝過了德國騎兵的包圍線，向紅軍的後方撤退，事實上他們不得不退却，祇得放棄巴克哈馬契和科諾托拍兩個地方了。

盧干斯克部隊一點也沒有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意外，他們從東方慢慢地移近前線了。三月十八日，載着盧干斯克部隊的列車，在行駛中經過了危險的信號，到達離開科諾托拍一站的伏羅西巴車站。在伏羅西巴的軌道上，擁滿了人羣，月台上的貨車載着鎗械和貨物，有些人爬上了貨車，坐在開着的門口，他們垂下了兩腿。這風景綫是難以描摹的：燎火，吵鬧的人羣，拍拍作聲的鍋子，蹲伏在貨車下的人們的臀部，馬嘶，隨風飄動着的褲腳管和襯衣。

伏羅希洛夫和格里奧走進站長室，要直接和總司令通電話，報告部隊已經到來了。在一堆混雜的人羣裏，有幾個是穿着棉絮的長外衣，那外衣一直垂到腳根，有的人穿着短皮襖，或是寬大的外套，他們互相推擠着。戰鬥的力量是由武器而決定的，尤其是手溜彈，繞掛在他們的身上。車站的門已經撞壞了，兵士睡臥在地板上。

在站長室裏，人們都皺起了眉頭站立着，在濃密的煙草的煙霧中，大家互相靠緊在一起。他們發怒得有些震悚了，他們要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或是立刻鎗決這可惡的站長。但是站長已經不見了，所以他們正在等待着。他們不敢互相瞧一瞧，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有過任何讓步的表示。

「我們要去找尋站長。」伏羅希洛夫鎮靜地說。他知道車站辦事員的習慣，一直走進行李房去。在那兒，他們找到站長倒睡在行李檯上，他的頭頸裹在皮外套裏。伏羅希洛夫搖曳着他，他的灰色而肥胖的臉龐，從皮外套裏伸了出來。

「喂，誰啊？」他一面說，一面神經衰弱地瞧着他們的兩手，看見他們的手裏都執着武器。

「你在這兒幹什麼？」伏羅希洛夫問道。

「那麼你要怎樣呢？」

「要怎樣嗎，我應該告訴你，我們的部隊已經到了。」

「好的，你說吧。」

「我們要到你的辦公室裏去。」

「不成，那沒有什麼用的。我已經有七天沒有好好地睡覺了。」

他又把頭頸縮進外套裏去了。可是伏羅希洛夫把他的兩腿從行李檯上拖下來，並且告訴他說，由五百步兵編成的盧干斯克部隊已經來了。

站長霎一霎眼睛。這種話對於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好啦，那麼你們已經到了，」他喃喃地埋怨道：「你們已經到了，現在下車吧。」

「我們的兵車一定要運載至科諾托拍去，到前線去。」

「那是辦不到的，所有的軌道都已封鎖了。」

「我們主張立刻和總司令見面。」

「那是辦不到的……我的天呀……」

「怎麼一回事呀？總司令在那兒？在科諾托拍嗎？」

「天知道他在那兒。戰線是混亂了，一切事情都糟糕了……」

「好……那麼我們知道怎樣行動。」

「你沒有權利自由行動。」站長帶着微弱的脅迫的口氣說，他斜睨着從伏羅希洛夫的手鎗袋裏突出來的手鎗的底部。

他們在這兒簡直不能做什麼。伏羅希洛夫和格里興回到他們的列車裏。格里興在憤怒的時候，好像一隻白鵝似的嚙叫着。他是一個醫生的兒子，以前做過少尉，他並不是一個壞青年，但是要他担任司令官的職務，那顯然是不十分適合的。他用細長而紡錘形的兩腿站起來

觀望着說：

「伏羅希洛夫同志，現在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是在一個絕望的陷阱中……這是一種非常恐怖的混亂，戰鬥是不可能了。要是我們的弟兄留在這兒的話，他們將要沮喪的。」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下頷縮在布衣的領頭裏。一個司令官要獲得兵士的敬仰，必須要
有果斷的說話的天才；在必要的時候，應該有堅決的毅力，並且在他的兩眼裏，要閃爍着愉快的光輝；應當要勇敢，而且在他一切行動中要顯示出領袖的性格。格里興是不抽煙的，他也不喝酒，關於樸實這一點，那的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伏羅希洛夫早已感覺到盧于斯克部隊在這樣一個司令官的指揮下，是不會有什麼好的戰鬥的。

「前哨兵在極大的困難中，防止着任何人離開車子，」伏羅希洛夫對格里興說：「到我的車子裏來，我們來討論這種情勢。」

伏羅希洛夫召集偵察隊長邱加依來參加會議，他本來是一個黑海艦隊的水手。會議是這樣決定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偵察德國人的陣地。在他們不能確定和總司令見面的時候，他們要機警地佔據陣地，依着他們自己的優先權而行動。

邱加依現出了一副水手的樣子，要一杯麥酒，他粗魯地從客車上爬下來，當他跑開的時候，他叫喊着義勇軍。格里興在等待着巡邏隊來報告的時間中，他去察看兵士們有沒有糧食，並且去制止那些受士氣沮喪的流言所引起的行動。伏羅希洛夫擔負起一個挺困難的任務，他要去找到一個火車龍頭和幾節沒有頂的貨車，他叫鐵路工人和義勇軍都集中在一條沒有障礙的軌道上。

起先，沒有一個人聽他的話。

『你是誰？』部隊的主將恐嚇地問題：『快些離開軌道。離得越遠越好！』

鐵路工人把背部朝向他，『我們不知道什麼事；那兒沒有什麼引擎，也沒有什麼無頂貨車。』他們回答着。

他穿了一件草綠色的羊皮外套，堅決而愉快地沿着鐵道跑過去，他攀上了貨車，攀上了引擎，他都知道那些司令官的綽號和性情。他說服了一個司令官，並且嚇令着第二個司令官，脅迫着第三個，他對第四個司令官熱烈地談到德國人佔據的情形，於是那個司令官開始把袖子捲起來了。

所有雜亂地擁擠着的列車和人民漸漸地在移動了。列車向前推動着，他們側避在旁邊。一個齷齪的喘息着的火車龍頭，和兩節沒有頂的貨車移上了主線。步鎗和機關鎗豎立在貨車上，那兒還裝載了彈藥箱。七十五個義勇軍掛着手溜彈，爬進貨車裏去。伏羅希洛夫，邱加依和部隊宣傳員都爬進了機關手坐室。列車向科諾托拍出發了。

在西面，列車通過了烟燦的軌道，伸展到綠色的和平的大草原中。巨大的雲片在地平線上昇起，看起來好像積雪的高山，可是高得不能攀登。電線桿上裝着幾條電線，鳥兒棲息在電桿的橫木上，列車迅速地移近又迅速地過去了。

引擎增加了速度，在馬車上放着一座鐵道木棚和一只大琵琶桶，一隻白色的山羊拚命地拉緊了馬車的繫繩向前衝過去。鐵路看守人喊叫得什麼似的，恐怖地揮動着一面捲疊的旗子。

污穢的火車駕駛員喊道：

「在這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來，上蒸氣，你睡覺了麼？」邱加依沒精打采地露着牙齒回答。駕駛員斜倚在機關手坐

室的欄杆旁邊，他的廣闊的頸頸和有力的胸膛，迎着前面飄來的微風。他時常覺得很熱。他感覺到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太慢了。他的臉部是廣大而盤繞着鬍鬚，兩顆眼珠子，像鳥兒似的潤圓，那風兒吹擊着他的堅決的臉龐。

伏羅希洛夫提高了嗓子問着，他的聲音比輪子的軋轆聲更高：

「在我們還沒有達到科諾托拍之前，是不是要先派出軍事偵察呢？」

邱加依沒有回過頭來，他燃着嘴唇說：

「我們不用那樣做……我們要加速力到達前線了。當我們到那兒的時候，我們將會很明白地看見一切了。」他斜倚在機關手坐室裏，開始向貨車裏的弟兄們揮着手，叫他們準備起來。離開科諾托拍十二俄里的鐵道木棚，已經突然地過去了。在他們的前面，引擎的黑煙碰到了地面上的白霧。伏羅希洛夫拍一拍駕駛員的肩膀說：

「現在可以慢一些了。」

制動機著了地，一陣水蒸汽的雲霧從引擎裏升起。當這雲霧消散的時候，他們可以看見在兩俄里之前，有德國鐵甲列車的引擎和砲架。

駕駛員立刻把列車倒退，但是，已經太遲了。在鐵甲列車那邊的砲架處，突然噴出腐臭的煙霧。子彈在淡青色的雲霞裏嗚咽着。轟聲震動了地面上的柱子，煙霧和火花立刻在引擎的前面直衝到軌道的右邊。大草原上響起了二陣砲彈的爆炸聲，碎片驟驟地飛過去了。伏羅希洛夫被引擎衝倒，跌下堤岸，他混身沾着爛泥，跳了起來，耳朵也震聾了。又是一個砲彈刪地飛過——立刻昇起了一片眩目的烟光。火車龍頭中的汽罐爆裂了，鋼鐵的碎片，高高地飛到了瀰漫着水蒸汽的天空裏。

同時，在沒有頂的貨車的後面，飛來了密密的鎗彈。那些來不及跳下貨車的兵士，還有泥塊和碎片，一起飛上了天空；在大草原上，散佈着包在污黑而襤褸的衣服裏的屍體。

當巡邏隊的隊員犧牲了一大半的時候，那個火車龍頭倒覆在鐵道旁了，兩節沒有頂的貨車在燃燒着，子彈正在火光中爆炸。

邱加依已經受傷了，他在堤岸脚下滾動，想用兩足匍匐。部隊宣傳員驚惶失措地刷着外套上的塵埃。有幾個人臥下來向德國人射擊，其他的人都精神錯亂地凝視那焚燒着的列車的殘屑。在第一陣砲彈的轟擊後，幾分鐘又過去了。

事情應該趕快決定。從鐵甲列車那邊突然又爆發出紅色的火焰。伏羅希洛夫迅速地跑到兵士的前面說：

「從火線上退却，拿起來福鎗……」

在轟炸的煙霧和灰塵中，他潛行過軌道，跑到對面的堤岸邊，用手鎗指着那些喊叫而咒詛着的發瘋的人們，他命令他們扶起受傷的人，立刻向後退却。

「弟兄們，要沉着！他狂叫道：『一點不要害怕。』他和殘餘的巡邏兵一同退却，還帶着七個穿大外套受傷的人。德國人在後面用砲彈轟擊他們；但是，很明顯的，他們不願意爲了轟擊這麼幾個人，而浪費了他們的砲彈。鐵甲列車留在地平線上，四週籠罩着白霧，煙囪裏噴出一陣陣的雲煙。

巡邏兵走進鐵道的掩護所，伏羅希洛夫命令他們撤去軌條。兵士們把受傷的人放在草地上。他們凝視着鐵軌，大家都搖着頭。邱加依想說些什麼，但是他只是蠕動着青色的嘴唇。沒有一個人有螺旋鉗去旋鬆兩頭的鐵釘子。『那是不能的，』伏羅希洛夫說道：『我們必須回到列車那邊去，我們有許多螺旋鉗。』

伏羅希洛夫坐在地上，他的視線迅速地在他們的臉上掠過。有一個人皺着眉頭走開去了，另一個人喃喃地發着怨聲，他們不願意向他看。

「誰願意參加敢死隊？」

「好的，我願意。」波肯說。

他並沒有憎惡的情緒，他的頭髮有些焦黑了，穿着一件填毛的草綠色印花布的背心。

「我要脫去了套鞋，克里曼托·耶弗里莫維契……」

他坐在軌道上，開始解開縛在裸足上的橡皮套鞋帶子。

「弟兄們，給我看守着套鞋……」

他向伏羅希洛夫一霎眼睛，就出發了。他裸着足在堤岸的殘梗上跑過，好像踏在火熱的煤炭上一樣的難受。他忽然發現了一片草地——這裏是盪漾着寧靜的空氣——他擺動着污穢的腳跟，在草地上奔跑。

在伏羅西巴車站的部隊，已經陷進恐慌中了。誰也沒有想到一輛德國的鐵甲列車，會停

留在這區域裏的火線上的。兵士們爬上了水塔，凝視那振動的朦朧的遠方，他們沒有看見什麼危險的徵象，但是，好像仍舊有什麼東西在向他們脅迫着。

在所有的鄉村裏，突然秩序紊亂地舉行着集會，好像大草原上的狂風，把塵埃吹在路上迴轉起來了。他們搖動着手鎗，提高了嗓子，司令官在貨車的月台上喊叫。火車煙囱管裏升起一陣煙雲，人們站在一輛貨車的頂上，動搖着，貨車發出格格的聲音。有幾個部隊趁着列車退却了，其他的部隊都是步行退却的。到了晚上，只有盧干斯克的部隊還沒有離開寂靜的車站。司令官格里興勇敢地傳達着委員的命令：盧干斯克的兵士不准下車，不可以走到離貨車十步以外的地方去。

格里興不知道伏羅希洛夫到底是活着還是死了。德國的鐵甲列車的煤煙，不住地在地平線上繚繞着，對於那些下了車的兵士，應該立刻決定叫他們守住陣地，或是向後退却。但是，格里興對於這種問題，好像覺得很難解決的。

他的左手握着手鎗，右手拿了一個手榴彈，他沿着軌道大踏步地走着，好像一隻守夜的狗。他決心要等到早晨，不自然地膨大着的夕陽落山了。格里興坐在一節貨車的踏級上，橙黃

和草綠色的夕陽的霞彩，橫過了天空，預告着明天是一個沒有風的日子。『我完全沒有關心到自己的危險，可是我要負起五百人的安全的責任，那不是玩兒的。在這裏，我不能夠決心……』

在淡紫色的昏暗的蒼穹上，開始閃爍着星星。格里興聽見有一陣啞啞啞的馬蹄聲，他狂熱地喊叫道：

『誰在那兒？』

那個人跳下馬，用馬勒牽引着小馬，走近來了。

『一個朋友，一個朋友……』

格里興高興得揮動着兩臂，因為他發現那是伏羅希洛夫。委員的手，攔在沒有馬鞍的小馬的頸項上，他說道：

『派遣二十個人到貨車裏去抬回那些傷兵，並且給那些受傷的人吃一點東西。我們已經把幾處的軌道撤掉了，我們還沒有把橋樑炸毀。派出火車裏的一羣人去炸斷在十四五俄里地方的橋樑。』

「德國人是不是要到科諾托拍來呢？」

「我們猜想德國人是早上到的。」

「委員同志，那麼我們怎麼辦呢？一方面……」

「你應該有決心，不要胡思亂想什麼在一方面或是他方面。」

在他的語氣中帶着嘲笑的意味。但是格里興看見委員仍舊活着，他是多麼的高興，他只無聲地笑着，把小小的下頷縮在上衣的領頭裏。

「喂？」伏羅希洛夫帶着脅迫的聲氣問道：「你願意戰呢，還是退却？」

「是的，這就是我正在想的……我們在科諾托拍的軍隊已經紊亂了，我們沒有接觸……但是，我們不知道德國人在那兒？那就是好像讓我們繼續前進。要是我們退却了，那麼我們將不能實行我們的任務。因此，把我們自己放在一個未知數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和敵人接觸……」

「嘿！」伏羅希洛夫搖一搖頭，沮喪的小馬也同樣地搖着他的頭。「他那種辯證法，是從那兒學習來的？立刻叫兵士下車來，我們要舉行一個集會……」

「伏羅希洛夫，那也就是我的決定。」

「那是完全對的！」

「等一會兒，我想你的肚子餓了吧？」

「我不願說「飢餓」好了，來，來，叫他們出來！」

格里興站在客車的踏級上，手裏提着一盞車務管理員的污黑的煤氣燈。伏羅希洛夫立在最低的踏級上，對着那些聚集在四週的兵士說：

「在這樣嚴重的時候，只有流寇和叛徒才會怨聲地說我們不能抵抗德國人。誰在喊叫我們不能抵抗德國人呢？司令官，請你把煤氣燈提高一些，我要認識那位叛徒的臉孔……」

在昏黃的燈光中，看不清臉孔，只看見皺起了的眉頭。燃燒着的眼睛，還有絡腮鬍子和深凹着的兩頰。伏羅希洛夫的堅決的聲音，惹起那些擁擠着的人羣，密密地環繞在他的四週。

「憑着勞動者自己的革命意志，我們可以確立起一種铁的紀律……司令官命令我們去佔據陣地，即使要死，我們也不怕，祇是不讓我們的敵人侵入頓河流域。這問題是不必公開

討論的，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應該怎樣強調紀律呢？在我們的隊伍裏，沒有一點空隙給那些捏造恐怖的人和煽動者的侵入。我命令那個喊叫着我們不能抵抗德國人的傢伙走到燈光這兒來。」

伏羅希洛夫伸了兩手，煤氣燈在他的頭上擺動，燈影溜過了他堅強的臉龐，他的全身緊張了。人堆靜寂了一會兒。烟着星星的無際的蒼穹展開在他們的頭上，貨車上，尖塔形的白楊的黑輪廊上。好像有一陣般般的風聲，吹過人羣似的，在後面的地方響起了一陣喊呼：『不是我！』另外一個聲音喊道：『他是撒謊的，捉住他！』人羣中突然昇起了喃喃的吼聲。像一陣爆發的聲音在喊叫着：『叫他跑到這兒來，叫他跑到這兒來！』

人們讓開了一條路，一個穿着城市外套的青年人，跳下踏級衝過人羣。他感到很疲憊，想到路邊去休息。

伏羅希洛夫從格里興的手裏搶過燈，彎着腰，用燈光照着那個人的露着血痕的臉龐。『現在，我明白了，』他說：『今天早晨，我在車站上已經注意過這個青年人了。』

人們擠上去打擊他，他迅速地用煤氣燈保護着自己。他站起來，搖搖頭，又倒下去了，後來

勉強地站了起來，兩手插進衣袋裏摸出證件，在燈光的旁邊讀着。他們向後退了，他們喊叫着說，這個青年人是從基輔鐵道軍需廠和李姆涅夫部隊來的委員。他的鼻子裏發出了聲音，流着淚說：

『弟兄們，打擊我是不對的……不，那是不對的。』

叫人們看起來，好像他們太粗率了，有一二個人已經向委員丟了不愉快的眼色。波肯用肘節把他們推開，向那個人走去。他窺視着他的臉孔，用一隻粗大的手拍着他的肩膀：

『弟兄們，我完全知道他！那不是他的名字……』波肯突然狂熱起來，用尖銳的聲音喊叫道：

『去年冬天，在立憲會議會上喊叫着的，可不是你嗎？你這個癩蝦蟆！』

當黎明到來的時候，盧干斯克的部隊還守住那離開車站約五俄里外的軌道兩邊的據點。伏羅希洛夫留在伏羅西巴，把退却部隊的一部分組織起來。

早晨的天氣是晴朗而潔淨。雲雀正在新綠的田野上熱情地歌唱着。兵士們把來福鎗放

在圓丘上，他們的背部朝着太陽，有幾個人脫下了襯衫，可以在肩胛骨上搔着癢。起伏的大草原是荒蕪的，格里興好像一條棒的站在鐵路的木棚上，他拿起了望遠鏡凝視着地平線。看見有一塊高地，在軌道的右邊，但是並不十分清晰，好像邱加依和一個巡邏兵在高地上爬行。

「士氣沮喪的情形！」格里興哼着鼻聲說，他把望遠鏡放下。「他們是泡沫……那些雲雀……」

在這樣一個可贊美的早晨，真使人難以想像到殺人和被殺的那種淒慘的情景。在這些田野上，人們應該趕着銀灰色的垂涎的牛兒，耕耘着深褐色的泥土。在這兒的泥牆小屋的門前，一個人應該向那乳峯高聳而帶着微笑的姑娘要一杯冷牛奶，一面聽着雲雀的歌唱，一面喝着牛奶，瞧着那春天一樣嫵媚的小姑娘的淺黑色的兩頰。

「聽着，軍需官！」格里興在屋頂上憤怒地喊叫着：「快給兵士們準備飯餐。今天你準備些什麼？」

「小米粥。」那個人一面回答，一面拿木柴碎片輕輕地觸在一隻瘦削的小狗的肚皮上。在斜坡的那邊，司令官沒有考察過是甚麼方向，大約是在西北方，有一架機關鎗開始咯

咯地響了。格里奧驚慌得蹲伏下來，望遠鏡在他的手裏抖動着。在右面另一架機關鎗也在斜坡的那邊響了。

一陣砲轟震響着整個大草原。

格里奧從屋頂上溜下來，緊抱着背包，跑到前綫的戰壕裏。

在德國的機關鎗沒有突然掃射之前，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向米可拉·契勃萊茲發誓。在匆忙中開掘的戰壕是沒有空地地方了，馬托維·沙洛克，克列伏諾斯，父親和米可拉祇得睡在戰壕的外面，他們咀嚼着苦草的莖，兩手抱着頸頸打瞌睡了，他們的鼻子埋在苦艾中。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胸前的襯衣是破爛了，他兩腿盤坐着，像韃靼最流行的姿勢。他的圓圓的哥薩克的臉龐，和那小嘴唇，充滿着發怒和挪揄的神氣。

「外江老，你是不是以為我和你是平等的？」普羅克哈梯洛夫帶着慎重的口氣說，他的強壯的，傾斜的肩膀，在他的襯衣下抖動了。「我們在工廠裏是平等的，但是在頓河，我們是不平等的……」

「你是一個傻子。」當米可拉·契勃萊茲咀嚼着一片葉子的時候，他回答着：「可不是因為你是一個哥薩克，所以你的血比較別人的要熱些是不是？」

「你也來試試看德國的軍刀曾經試過一次了。可是當誰來喝你的血的時候，你不是覺得更羞恥嗎？伊奧納·尼哥丁喝你的血，外江老……」

悠長地——他不能再說得更慢了——米可拉回答道：

「你不要傲慢！你們哥薩克人差不多都是流寇和自吹自擂的人，你將永遠是自吹自擂的人和流寇……」

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沒有立刻回答。他微微地張開了小嘴巴，咬着那堅白的牙齒，帶着挪揄的微笑望着米可拉，他的被太陽曬得焦黑的腳趾頭，插進了溫暖的泥土裏。

「愛惜你的話吧！你的侮辱並不能使我感到苦惱，米可拉。」

年紀較大的馬托維·沙洛克看見他們快要打架起來的樣子，他故意地咳了一聲嗽，含着非常動聽的語氣，勸導着他們：

「弟兄們，你們已爭論得夠了。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呢？你們兩個都是工友，你們兩個都是

爲着蘇維埃政權而灑着你們的熱血。我們來抽一支煙吧……」

他們爭論的主題變換了，漸漸地提及了一位姑娘，那就是米可拉·契勃萊茲的妹妹格麗莉娜。他們兩個人都是從尼次尼·契爾村出來的，但是伊凡是一個哥薩克，米可拉是一個「外鄉人」。他們兩個都是因飢寒交迫而離開了村莊，跑進工廠去做工的。伊凡已經向米可拉發過誓，因爲亞格麗莉娜替一個哥薩克的富翁伊奧納·尼哥丁做工作，那個富翁是一個出名的壞蛋。

「唉，伊凡說：『要是叫我的妹妹昂紐托卡受這種恥辱，我寧願用兩手把她壓死的……』
『噯，你這外江老……你只是……』」

米可拉受到了這樣的侮辱，他不得不回辯着說，「外鄉」姑娘和哥薩克姑娘都是同樣構造的，並且，要是普羅克哈梯洛夫的妹妹昂紐托卡沒有東西吃的話，她爲了一片麵包，也會跑進同樣的門口。他們不停地辯論着，辯論的主題又更變了，他們繼續互相指摘和答辯。伊凡是受了哥薩克血統的影響，米可拉有着農民頑固的特質。

「你們真的要爭論得打起來了，」馬托維·沙洛克仍舊說得非常的動聽，他從衣袋裏

拖出煙草袋，「但是，弟兄們，我們的任務是要決定蘇維埃政權的主要的爭論。」

講到這兒的時候，機關鎗開始格格地響了。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握住他的來福鎗，露着牙齒，向四週望了一遍，可是沒有看見什麼敵人。兵士們倒臥在戰壕裏，在前綫的煙霧中，昇騰起各種子彈的陳腐的煙霧。

司令官格里奧迅速地跑着，他一面還在喊叫。從伏羅西巴那邊，有一尊大砲在轟着部隊的左翼了，砲彈哀泣似地飛過他們的頭上。格里奧停止了奔跑，他的臂節緊靠着脅骨，用望遠鏡瞭望着遠處的地平綫。機關鎗在兩側威迫地不住地掃射着，好像在移近來了……子彈在戰壕的前面掀騰起塵埃的雲煙，格里奧沒有想到他們的攻擊會發展得這樣的快。德國人躲藏在斜坡邊，向紅軍戰壕的薄弱的前綫掃射着。

一顆重砲彈哀泣似地橫過天空，落在戰壕的附近，立刻飛騰起許多泥土，又散落在戰壕裏。格里奧站立在田野上，裝着一副勇敢的姿勢。他再也不能做什麼了，整個的大草原在呻吟着，轟響着，振動着。現在，在斜坡的前面，有鋼盔出現了——德國的陣綫向紅軍迫近來了。

兩個兵士，匍匐在地上，從戰壕裏逃出來。「回去！」格里奧喊叫着。兵士倒臥下來，在戰壕

的四週，掀起了一陣陣的旋風，彈片在他們的耳邊嗚嗚地飛過去。有三四個人從格里興的身邊跑過去了，那表示出了他們的狼狽。「回去！你們不怕羞！」他在他們的後面喊叫着。又有一個人在他的身邊爬過去了，那個人的袖子邊露出了玫瑰色的骨節。格里興跑到戰壕邊喊叫道：「同志們，守住！」普羅克哈梯洛夫拉住米可拉·契勃萊茲的臂膀，把他拖開了。「天啊，你沒有看見嗎？」他一面喊叫，一面喘息着。「德國人已經在左右翼把我們包圍了……騎兵……」

德國的騎兵，大約有一中隊左右，從北面的高地疾馳過來，包圍着紅軍後方的右翼。

伏羅希洛夫騎在一匹有虜毛的小馬上，一直衝進潰散的兵士羣的中央。他的緊張而沒有惡感的眼光，凝視着他們，威迫着他們，他拉住了他們的肩膀，用他的小馬去推撞他們，並且喊叫着，揮動着他的手鎗。

「站住！你是一個好傢伙！回去！波肯沙洛克！普羅克哈梯洛夫！克列伏諾斯！」

伏羅希洛夫像一個惡魔似的在兵士羣中疾馳着；他睜圓了眼睛，大聲地喊叫着，他的小

馬的鬃毛向兩邊掃蕩着，他用一隻強有力的手，撕開了胸前的襯衣，馬兒露出了牙齒……他用連發手鎗瞄準着人們的眼睛……他指示他們，捉住他們，推撞他們……

「站住！我要射擊你！向前……跟着我！」

除了那些昏迷的兵士之外，他的集中的命令，控制了堅定而勇敢的羣衆。他使那些逃遁的兵士注意着他，一忽兒，他已變成了他們強有力的焦點。他騎在那只哼着的，切齒的小馬上，堅決而猛烈地把兵士們吸引到他的四週來。

高大的波肯第一個恢復了自制力，他把子彈裝入來福鎗，他的臉兒轉向着德國人。有好幾個圍繞在伏羅希洛夫和他的小龍馬四週的人，正在打着瞌睡。他命令他們臥倒在一條戰綫上，射擊着德國的騎兵和步兵。

德國的騎兵伏在馬頸上，在離開紅軍半公里的後方奔馳過來，他們挺直的刺刀在陽光中閃爍着。

伏羅希洛夫騎在馬上，命令那些逃散的兵士集合在一起；現在，他很容易地把他們領回戰綫，臥倒下來向德國人射擊。其他的人也跑到戰綫上來射擊敵人。德國人的騎兵和步兵開

始動搖和崩潰了。伏羅希洛夫騎着小馬很快地奔跑着。

現在，差不多整個部隊裏的兵士都臥倒了下來了，他們匆忙地射擊着騎兵。那邊的騎兵連續地倒下去了。他們用刀背鞭撻戰馬的臀部，前面的騎兵轉向高地那邊去了。

騎兵向後退逃，伏羅希洛夫派出部隊的一部分，帶着兩枝機關鎗到北面的斜坡下去預防德國人有任何側擊的企圖，命令其他三百左右的兵士去迎頭痛擊德國陣線的進逼。

他命令波肯展開紅色的軍旗，叫他把軍旗帶至前綫去。波肯拿起一枝來福鎗，昂然地前進，他好像沒有聽到子彈的呼嘯聲，只是向前奔跑着。

德國人沒有料到紅軍會這樣迅速而瘋狂地回擊他們。

『嗚啦！』伏羅希洛夫一面喊叫，一面向前衝去。

『嗚啦！』波肯吼叫了，他揮動着軍旗。『嗚啦！嗚啦！』克列伏諾斯父子和普羅克哈梯洛夫及沙洛克張大了眼睛，提高着嗓子喊叫，他們跳到前面，拋擲着手榴彈。

德國人並不想衝鋒，當他們在射擊的時候，他們就潰退了，他們逃遁了……

「像這樣沒有毅力的司令官，我們快要像一羣羔羊似的被人殺戮了……我們的流血是沒有價值的。同志，我們的家族也不會爲我們哀悼了。」

「對的！罷免格里奧，我們不要格里奧做司令官！」大家在咆哮了。他們已經從德國人的追擊中逃避出來，現在，這些兵士都會集在烟燦着星光的朦朧的大草原上。在這樣危急的時候，他們需要一個有知識，勇敢和果斷的司令官。他們並沒有向格里奧發怒——讓他代替了那個已經被殺的軍需官。他們全體贊成伏羅希洛夫做他們的司令官。

波肯出去找到了伏羅希洛夫，領他走進人羣裏。他感謝着兵士的勇氣，並且向他們辭却這種要求。

「我們不准你拒絕，我們要你做我們的司令官！」兵士喊叫着了。

等到他們的嗓子喊啞了，伏羅希洛夫才說道：

「當我們在敵人的面前，舉行集會驅逐我們的司令官的時候，我們要有很好的紀律。格里奧是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命運是在他的手裏。要是我站在他的地位，親愛的同志們，我要堅定地把所有喊叫着的人們都交給軍法會議。」

他的語氣是堅決的，他不准別人再說什麼話。這圓周形的集團立刻靜寂下來，連洞穴附近的水蒸氣滴落時的啾啾聲也能聽得見了。格里與擁進人堆，他激動得很厲害，帶着哽噎的聲音說道：

「我是你們的司令官……我要求你們服從……爲了這是特別的情形，我允許你們舉行這個會議，我不能統治你們的行動，像今天混亂的退却已經表顯出來了……因爲協力是重要的……照我自己的意志，我願意辭去司令官的職務……我可以做一個普通的戰士……我贊成伏羅希洛夫同志……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要求他服從司令官的決議。」

4

亞格麗賴娜提着一口潮濕的捕蝦網和一桶魚，伊奧納·尼哥丁跟在她的後面走，他的裝着鐵釘的靴子囊裏地響着。他的臉孔上長滿了鬍鬚，他戴着一頂哥薩克的軟皮帽，兩眼含怨地凝視着她被濕裙子邊遮蓋着的裸腿，凝視着她挺直而健美的背部。他們沿了契爾的河岸走着，一條美麗的河流，在兩岸濃密的矮林中間奔流，奔流到遠處的烟光的頓河。

也許伊奧納的年紀老了，他不知道該幹些什麼，或者是時代已經改變了，因爲他以前從

沒有碰見過像這樣無情而冷淡的姑娘。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經馴養了幾匹大草原的牝馬。當一個年青的哥薩克的妻子，從她丈夫的懷抱裏偷偷地溜出來，在黑夜裏等待着他的時候，他曾經游過深廣的頓河，潛伏在一堆乾草的旁邊。

有一晚，當亞格麗蘋娜正拿着一紮乾草的時候，伊奧納拉住了她強壯的肥腿，她回過頭來尖聲地喊叫一下，推開他的兩手，說：

「放手！我不願意這樣。」

「現在，現在，靜一些……女人……」

「這是最後的一次，我告訴你：放手！」

在她烏黑的眉毛下的一對眼珠向他怒視着，他願意用金子報答這樣的女人。

「我不願去向別人訴說，但是我要用一把刀來戮死你，」她曾經這樣地對他說過。「我一定要這樣做，你要記住我的話，伊奧納·拉里奧諾維契。」

他向她喊叫，向她頓足。她的裙子飄動着，她跑進馬房裏去了。本來他早應該把這狐狸精趕跑了，可是他仍繼續地追求她。

在河流的那一邊，白色的天鵝飛起來了；長角而白臉的紅色牛羣臥在地上。當亞格麗蘋娜和伊奧納在一起走着的時候，他們看見瑪麗亞坐在路旁。

她的小兒子在水邊的沙灘上和別的孩子們遊玩着；她的大兒子和許多年青的孩子們裸出了膝蓋，站在冰凍的春水裏，用一個粗籃子捕捉小魚。這是明朗的天氣，陽光照耀着契爾河，遍照着水草地。

當伊奧納在瑪麗亞面前走過的時候，他突然停住了。

「彼得格勒的女人……爲什麼你的孩子和哥薩克的孩子在一起遊玩呢？」他詰問她。

「他們爲什麼不應該在一起玩？」

「爲什麼？爲什麼？」伊奧納學着她的說話，同時指着坐在沙灘上的一隻小狗說：「你的孩子們將喝着那隻雌狗的奶。」

他走過去了，他的皮靴囊啦囊啦地響着。瑪麗亞不懂他的話是什麼意思，她假裝沒有看見他。顯然地，亞格麗蘋娜是十分明白他的說話，但是她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地告訴瑪麗亞說：「今天晚上，我要走了。」

當他們走近契爾木橋的時候，他們在人行道上遇見一個強壯的哥薩克，騎在一匹小馬上。伊奧納用手指撫摸着鬃鬃，他等待那個哥薩克走過橋來。他的身體很笨重，高闊的肩膀差不多有伊奧納兩倍那樣大。他的臉龐是圓的，在圓頭顱的下面連着一條挺直而強有力的頸項。他穿了一件鬆散的短上衣，和一雙舊皮靴，他戴了一頂陳舊的哥薩克的軟皮帽，加紅帶子已經被汗污弄得變黑了。

「敬禮，伊奧納·拉里奧諾維契，」他粗聲地說，沒有下馬，只是揮一揮他的軟皮帽，並且注視着亞格麗·蘋娜手裏的提桶。「喂，那桶裏是什麼？」

「敬禮，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伊奧納回答說，他的牙齒烟露着。「那不能說是什麼好東西，只是幾尾小鯉魚。今天有什麼消息嗎？」

「我知道在尼次尼·契爾的哥薩克人的惡運到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一面說，一面雲着眼睛。「告訴你的妻子，牡山羊，怎麼牡山羊的尾巴會彎曲在兩腿之間……」

伊奧納的視線移向了別處，等待着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騎過橋來。但是昂伊基騎在馬上，帶了揶揄的微笑凝視着伊奧納。在沙皇時代，他是一個哥薩克有名的惡劣的危險傢伙，

但是他現在已經完全忘去了哥薩克的光榮，他已成了一個在頓河附近派阿梯·伊茲盤斯 克村裏的蘇維埃的委員。

「唉，你的馬太矮小了，這不是一個哥薩克人騎的馬。」伊奧納說。

「是的，伊奧納·拉里奧諾維契，我們很需要高大的馬，但是實在太缺乏了。兩年之前，因為我騎了這匹馬，本地的主將曾經責罰過……但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那是沒有關係的，我可以騎着這匹馬跑到外面來。」

「那匹馬很適合於旅行用的。」

「你不能這樣地估計牠的力氣，我們騎在牠的身上也能夠打仗的。」

「你們派阿梯·伊茲盤斯克 哥薩克人要 and 誰打仗呢？」

「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伊奧納覺得昂伊基的談話轉到危險的路綫上去了。當然，那就是他為什麼要到尼次尼·契爾來的緣故。本來尼次尼·契爾是本省的中心，那兒有一個大將的司令部。可是，現在代替大將司令部的，是一個革命委員會。

「我以為這兒是沒有什麼敵人的。」他說。

「我歡喜聽這樣的話。」波爾伊索維契嘎聲地回答道：「可是我已經聽到別的故事了。」

「哈哈！」伊奧納豎起了他的耳朵。「那麼你已聽見些什麼呢？」

「有一天，加維里沙·波波夫在你家的庭院裏喝酒，我聽見他在喊叫着什麼……」

「大家知道加維里沙是一個傻子。」

「他真是一個傻子，他喊道：『到了二十號的晚上，我們都將騎在我們的馬上。那時也

許將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或者我們不得不騎到德國人那兒去……』」

「我不知道加維里沙喊叫什麼。」

「你不知道？」

伊奧納的視線，從昂伊基烟燦着的眼睛上移開。

「好的，要是你不知道，那末讓我們自己發覺出來吧……」

昂伊基用他的腳踢踢着馬肚子，向斜坡那邊奔馳過去了，他奔馳過堆滿着塵埃的方場上的白色禮拜堂，跑進那有兩層樓白粉牆的店舖的街道上，忽然看不見了。那時候，只有伊奧

納看見亞格麗賴娜，她的肩上背着一只捕蝦網，她已經聽見了他們全部的談話。他瘋狂似地向她喊叫着：

「你這狐狸精，張着眼睛幹什麼？現在，你將要把我們的說話到處閒談，傳播謠言！要是你這樣幹，那末我要叫你滾蛋滾回家去！」

瑪麗亞的兩個孩子，和斯梯潘·哥拉的兄弟伊凡一樣的瘦弱，並且他們都像鷹似的有一個大鼻子，不過那兩個孩子是缺少戰鬥性的。爲了沒有石油，他們在黃昏中吃晚飯是不點燈的。莫斯科的投機商人帶了石油到察里興去，所以哥薩克的富翁可以在察里興得到石油，可是鄉村裏已經不用石油了。有時他們祇用極少的石油給雞和小豬做藥品。

「在我們鄉村的北面，」瑪麗亞說：「鄉下人已經開始用木片做燃料了。」

斯梯潘·哥拉驚奇地點一點頭。他慢慢地說話，他慢慢地想着。他以爲不必那樣的着急。他已經做了三年的繆夫，現在，他在黃昏中回到家裏的時候，看見屋子裏整理得很清楚，晚餐已經預備在桌子上了，他感到很愉快。同時，有一個嫻靜而美麗的女人和兩個孩子坐在桌子

旁邊等待着。他的糧食，很可以維持四個人的生活。

斯梯潘拿着一只琺瑯質的盤子，他每吃一口之後，就把調羹放下來，慢慢地咀嚼着。阿列奧希卡學習着斯梯潘的樣子，他用腳膝推一推他的弟弟，命令他放下調羹，也像斯梯潘那樣慢慢地咀嚼。

「我已經詢問過蘇維埃政府了，他們允許我從事於教育的工作。」瑪麗亞說：「但是，他們是沒有確定的……有一個人好像是很可厭的……」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匆忙呢？到了時候，你可以算還我的。」斯梯潘叉起一塊乾魚，除掉魚骨，把一塊分給阿里奧希卡，還有一塊分給米希卡。「可是，你說那一個是可厭的？」

「就是那個名叫波波夫的祕書，我想那傢伙是很可厭的。」

「哈哈！他就是暴漢加維里沙的父親。我們的蘇維埃已經得到了幾個優秀的委員職工。聯合委員格里姆耶契夫，宙列夫和巴西卡·波柳克亨！他們都是很著名的……」

瑪麗亞的嘴唇顫動了，但是她竭力地保持着鎮靜。阿里奧希卡啞聲地向他的兄弟喃喃地說：

「你只管這樣地咀嚼，你這儂子！不要吸，要咬……」

他們聽見庭院裏的側門的關閉聲，斯梯潘慢慢地把頭轉向門口。亞格麗蘋娜走進來了，她向他們行了一個鞠躬禮，低着頭，坐在一條離開他們很近的長檯上。

「和我們坐在一起吧！」斯梯潘說。

「我吃過飯了。」

斯梯潘焦急地瞧着她。他們吃完了飯，瑪麗亞揩抹着桌子。斯梯潘點起了足尖，跑到神龕前，那兒有一只石油瓶和一盞擱在三角架上的燈兒。他在神龕後面找出了一張報紙，摺了幾下，撕成狹長的細條，他從衣袋裏拿出一些煙草的碎屑，用紙條捲成了一枝雪茄烟，他抽起烟來了。他咳了一下痰，然後向亞格麗蘋娜說：

「真想不到你會到這兒來的！」

她迅速而低聲地回答說：

「在天還沒有黑的時候，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在這裏騎着馬，由另一條路跑回去了，那是巴西卡·波柳克亨和宙列夫都看見的。起先我聽見他們在伊奧納的庭院裏喊叫着：

「我們都是一樣的，昂伊基是不願溜逃的。」加維里沙·波波夫也和他們在一起，他騎着馬奔向蘇伏羅佛斯克去了……」

「到馬蒙托夫去，那意思……」

「是的，馬蒙托夫就在蘇伏羅佛斯克；波波夫是從頓河下流的區域來的，我在乾草棚裏聽得很清楚，他們還定下了一個日期……」

斯梯潘像平常一樣地咳着嗽，他一點也沒有露出驚奇的樣子。

「那麼，到底是那一天呢？」

「在二十號晚上，他們將騎着馬……」

亞格麗蘋娜動也不動地坐着，她的兩手緊握着長櫂。在薄暮中，她的大眼睛烏黑得好像深黑的池子，在她臉龐上的彎彎的眉毛，浮現出黑色的輪廓。

「斯梯潘，最好你能把瑪麗亞和兩個孩子送到遠處的鄉村裏去。」

「是的，」他說：「我們希望能這樣……不，瑪麗亞是可以留在這兒的，她並不是那種嬌弱的女人，孩子們也要去抵抗的。」

第五章

在一間肅靜而莊嚴的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室裏，從彼得格勒工廠來的代表和伊凡·哥拉坐在一張長桌子的旁邊。窗子外面有一羣莫斯科的烏鴉，站在克里姆城頭四週的鎗洞上，牠們爲了找不到食物而饑餓地啼着。在這間肅靜而莊嚴的辦公室裏，桌子上鋪着櫻桃色的桌布，上面放着幾張紙片，椅子上罩着印花布，掛在壁上的時鐘慢慢地啣啣啣的響着。代表們都很高興；在這兒，蘇維埃政府已經有了堅決的把握。

伊里基穿着一件樸素而破舊的短上衣，從邊門走進辦公室來，當他跑到辦公室裏，邊門就上了鎖。

他簡略地向代表們致辭，他們都站了起來。

「請坐，請坐，同志們。」他坐在桌子一端的橡樹椅子上，那只椅子的靠背，比他的頭還要高。工人們的臉龐是瘦弱而粗糙的，他的眼波，迅速地在他們滿橫着皺紋的臉上掠過。顯然地從他那藏在清澄的眼睛裏的兩顆小眼瞼，表示出他已獲得了他自己的結論。他豎起了眉毛，

注意着伊凡·哥拉。伊凡張開大嘴巴，露出一排牙齒而笑了。

列寧的膝蓋上放着一只文件箱，他在箱子裏搜尋着，拿出了一張寫滿字句的紙頭。他把紙頭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後再抬起頭來，皺着額角，好像他是病了。

代表們靜靜地凝視着伊里基，有幾個人把頭頸伸過同志們的肩膀。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初次看見他。在克里姆宮極緊急的會議中，代表們一定要訪問他，彼得格勒饑餓得要死了。地方住民不願供給穀物，就是付出現款，他們也不願供給糧食，饑荒使無產階級的腰帶越束越緊了。

「告訴我關於一切饑荒的情形吧，我們要想出一個法子來，」伊里基一面說，一面豎起眉毛，又向伊凡·哥拉望了一眼。「在這世界上，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

「哦，原來他記起那一句話了！」伊凡嘆着氣說。他驚惶失措地不敢向伊里基凝視了，他面紅耳赤的，張着大嘴巴，露出牙齒而笑了。

坐在列寧旁邊的代表，是一個戴着鋼絲眼鏡的老頭子，他把滿佈着皺紋的手兒擱在一張紙上，然後說道：

「事情看起來是不對了，伊里基。我們是在飢餓中，但是我們要堅持到底，我們決不出賣無產階級的自由。現在，我們正感到不安；我們還必須等待三個月，才能到新收穫的時期，現在什麼東西也沒有吃了；當春天到來的時候，孩子們都要開始死亡。伊里基，這是多麼可憐，婦女們正在恐慌着，我們除了糧食之外什麼夢想也沒有了。」

另一個鬍肩膀的代表，脾氣很壞，他是一個美男子，深黑色的捲髮垂在前額，他的眼睛凝視着空中說：

「現在，彼得格勒區域內的食糧，還能支持到兩個星期，在兩星期後，我們將開始餓死了。工廠已倒閉了一半，半數以上的工人們，都去參加戰爭了。我不願告訴這些事情，無產階級的宿舍雖然有剩餘了，可是還有許多人需要食物……」

其他的代表們，從容不迫地敘述着饑荒的悲慘的情形，他們曾經強迫麵包師在他們的麵包中摻進百分之百的水分。「結果是那樣的可憐，伊里基，我們發給每一個人的食物，只有一個麵包原料的八分之一，用手把它掬起來，只有一小把。」

他們敘述着糧食管理處的混亂情形，在那裏面擠滿了凶荒的祕密的組織者。有幾個工

廠裏忽然有人發出不滿了，但在工廠中也有告密的人。他們胡亂地派出糧食徵發隊，有幾個告密的人也被派出去了，他們把一袋一袋的糧食帶回自己的家裏去，然後在會議中訴苦地說，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糧食……

「伊里基，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吧，」伊凡·哥拉咳一聲嗽說：「在我們的工廠裏，黨祕書耶費莫夫同志幾乎被痛打了。他們在鑄造廠裏突然召集一個會議，爲的什麼呢？有人在喊叫着，咆哮着：「耶費莫夫把糖和麵粉藏在他自己的房裏。」喊叫得那樣的激烈，使人不能不相信了。我看事情不對了，馬上跑去打電話。恰巧耶費莫夫是在家裏，我輕輕地，恐怕別人聽見，告訴他說：

「走開！」

「他問我怎麼一回事。我又對他說：

「走開！」

「他笑起來了：「但是叫我逃到那兒去呢？」

「於是我命令他：「走開！」

「誰在跟我說這話呢？」他問道。

「伊凡·哥拉，」我說：「工人們要追尋你了。」

「他醒悟到發生什麼事情了，於是他回答說：

「他們爲什麼要找麻煩呢？我就來。」

「耶費莫夫到了鑄造廠，他大膽地走着，向四周看一看，點起一枝香煙。過了一會兒，他告訴我：「我雖然昂起了頭，可是我的心兒好像瘋狂地在嘆息着了。」人們看見了他，便怒吼着：「投機商人！你正在吃新鮮的牛酪。」當他抬起頭的時候，他們向他衝過來。等到他們的喉嚨喊啞了，他才鎮靜地說：

「喂？到底喊叫什麼呢？這兒是我的鑰匙。」他憤怒地把開房門的鑰匙擲在他們的足邊。「去，你們自己去尋吧。要是你們找得出一點麵包屑，那末你們把我殺死好了。你們去找吧，我等待着。」

「二十多個人跑進他的房間，他站在那兒抽着煙。

「我們的弟兄們，垂頭喪氣地跑出來了，他們羞得不敢看他。」

「這就是我們所找到的。」他們一面說，一面拿出一片霉爛的麵包皮。

「他立刻現出愉快的神氣。」

「現在你們也許相信，我沒有得到什麼糖或麵粉。」他說：「但是現在讓我們去搜查那些喊叫聲挺響的人們的房子吧。」他指着瓦斯卡·瓦西烈夫說，他是在兩天前面滿臉淌着眼淚，和糧食徵發隊一同回來的人。我們都轉向着瓦斯卡，並且對他說：「領我們去，指給我們看。」

「你們有沒有找到什麼呢？」列寧迅速地問着。

「當然……麵粉和脂肪，一隻山羊縛在廚房裏。我們把糧食和山羊帶到會裏去。弟兄們發狂了，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站在山羊旁邊完全紊亂了。」我們在全世界的眼前是很羞恥的。」他們喊叫着。」

「是的，是的，」列寧重複着說，他已不再要聽這故事了。「好了，同志們。現在讓我來說幾句話……」

「講下去！」代表們說。

「你們只知道訴苦，對於事實是沒有好處的。情勢已嚴重極了，到處饑荒……饑荒敲着工人的門，敲着窮苦人的門……」

他差不多帶着抽象的語氣，開始輕輕地說。他的胸膛靠着桌子，代表們靜悄悄地凝視着他瘦弱的咖啡色的黃臉孔。壁上的時鐘，從容不迫地啾啾嗒嗒地響着。

「找尋麵包的企圖，只是爲了你們自己，爲了你們的工廠。現在反而增加了內部的分裂，那是對於事實完全沒有益處的。並且在我們的國內，並不是沒有穀物……」他的視線，在幾個面前放着紙片的人們的臉上掃過。「我國有足夠的穀物，可是我們在受饑荒，並不是因爲沒有穀物，只是因爲資產階級抱着最後決心的掙扎來威脅我們。資產階級，較富裕的農夫和富農，正在破壞着穀物的專賣，麵包的限價。他們幫助着一切的惡勢力來推翻工人的力量。」他抬起頭來粗聲地說：「……工人們的力量，他們爲着最初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基礎而戰鬥：「不工作者不得食！」」

他沉默了一會兒，又繼續地說：

「全俄國十分之九的人民都贊成這種真理，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主義力量的不可動搖的來源，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神聖的保證。」

他推開了椅子，放下文件箱，站起來繼續說話，他常常在桌子的後邊，一面說話，一面踱來踱去。

「再過幾天，我要冒昧地寫信給你們彼得格勒的同志……彼得格勒不是俄國，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只是俄國工人們的一小部分罷了。可是他們在工人階級中，是最優秀而前進的，最富有階級意識的，最革命的，不屈不撓的隊伍。在這當兒，我們的革命和達到社會主義的實際的任務相對立了，現在應當注意這種基本的麵包問題。鐵一般的革命的政權，需要着無產階級的獨裁，我們看得像白晝一樣的清清楚楚……」

「不工作者不得食！」我們怎樣能夠把這句話實行起來呢？最先，國家專賣是不可缺少的，這是和白晝一樣的明白。第二，必須嚴格地清查所有的存餘的穀物，並且把那些穀物適當地收集起來……第三，在無產階級國家管轄之下，必須公平而適當地把穀物分配給所有的人民；富裕區域裏的人民，無論如何也不能享受特別的利益。」

他猛烈地開始打開文件箱的鎖，他皺起了眉頭，望着時鐘。

「好極了……你們說在普梯洛夫工廠有四萬工人；但是他們中間大多數並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臨時」的工人，是不能信賴的懦弱的人……現在還有一萬五千人，他們是在門爭中鍛鍊着的無產階級。」

「在彼得格勒和全國都有這種革命的前衛，我們要喊出一個口號，應該團結起來組成一個集體……而且要明白國家的拯救，就在他們的手裏……必須組織起偉大的「十字軍」去抵抗穀物的投機商人，富農，寄生者，破壞者，拿賄賂的人……」

代表們都不坐在桌子的旁邊了，他演着手勢暗示他們立了起來，他們圍繞着他，點頭贊成，大家充滿着熱情，一面嘆息着。伊凡·哥拉剛好站在前面，張大了眼睛凝視着伊里基，凝視他略帶激動的涎沫而堅決地說着話的嘴巴。

「只要有前進工人們的集團的熱情，就能挽救國家和拯救革命了。我們需要一萬個前進而意志堅決的無產者，他們可以向全國各處幾百萬的貧民解釋無產階級意識的立場，他們能領導這幾百萬的貧民……要毫不容情地驅逐或鎗決那些企圖投機賣買的好商。對於

革命要堅決而專心地負起「十字軍」的重担。

「那是比顯示出幾天的英勇氣概還要困難。革命正在向前猛進着，發展着，生長着。戰鬥是在它的深遠和廣大處漸漸地生長起來。穀物和燃料的適當的分配法，要以工人們和全民族的普遍的利益爲標準，並且再要最嚴格的詳細的報告和管轄他們。——這就是跑向社會主義去的真實而重要的門限。那已經不是一種「普通的革命」了，而是一種真實的共產主義的任務……」

伊里基舉起了手指，重複地說最後的一句話，他的眼睛好像在問着：「現在完全明白了吧？」

伊凡·哥拉伸出他的拇指，聲明說：

「那是對的，那是明明白白的任務。伊里基，我們能夠擔任的。」

「是的，我們能夠擔任的。」其他的代表擁護他說。

「同志們，最偉大而最堅固的蘇維埃十月革命的偉業，需要前進的工人們去成就，他們可以深入「民間」作爲勞苦民衆的指導者，和地方勞動民衆的領袖，建設起一個社會主義

的國家。但是，同志們，共產主義的革命已經開始了，工人階級不能大刀闊斧地除掉那些從地主和資本主義社會承繼來的弱點和缺陷。要是敵人被逐漸受經驗教育而在艱難戰鬥中鍛鍊着的無數工人部隊所襲擊的時候，那麼無疑地，工人階級一定能夠得到勝利的，最後必然可以戰勝舊世界的缺陷和弱點……」

伊里基點一點頭，好像在說：那是對的。他退後一步，兩手插進背心的口袋裏，小小的皺紋從顛顛迅速地移過眼角，他帶着幽默而溫和的表情霎一霎眼睛。

「現在，好了……」他說。

伊凡·哥拉好像很難抑制住自己，他突然伸出臂膀，擁抱着伊里基，吻着他，——他們的
朋友。

「現在，同志們，我們要寫下一個肯定的行動的計劃。請坐！」

第六章

在糧食徵發隊沒有出發以前，伊凡·哥拉和兩個同志到娜瓦去洗澡了。彼得格勒是那樣的寧靜，美麗。各處滿滿的河流的波動擾碎了宮殿的反映；白色的列柱，花崗石的獅子，剝落的船首，彼得羅派夫洛夫堡壘的金字塔，倒垂在堤岸邊的葱鬱的楊柳，這一切都在無底的深淵裏反映着。

有時，過路的客人，肩頭上背着一袋糧食，或在手裏拿了一個石蠟罐，拙笨地走過石子路上的青草從石縫間露出綠意來了。在遠處，常常有電車鱗鱗地駛過去。在這半空虛的城市的天上，清朗得沒有一點兒雲煙。

伊凡·哥拉坐在花崗石堤岸的步梯底下的踏級上，兩腳浸在水裏。他用指甲搔着裸出的膝蓋，他眯起了眼睛，望着那腳邊的在水面上烟燦着的陽光。

『是的，我的朋友柴莫托金，』伊凡·哥拉向着坐在他旁邊的同志說，他是一個青嘴唇的，臉孔粗糙而脫皮的青年人。『不必這樣地苦惱了，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很好。給無產階級加

上這般的污穢，難道是對的麼？我們已經戰勝了諾瓦，讓我們先來洗一個澡吧。這是新鮮的水對於你是很有益處的。」

「唉，要是我們有了肥皂，那是多麼好啊！」第二個同志科馬洛夫說，他也把衣服脫光了，他的眼睛向岸上凝視着，看看他們擱在花崗石欄杆上的濕衣服，有沒有被風兒吹開。

伊凡·哥拉滿意地繼續說：

「在沙皇時代，要是有人在這兒洗澡，警察會在你的鼻子上打一拳的。看現在我們所戰勝的王國吧，這是一個奇跡！我的朋友柴莫托金，你把衣服脫下來啊，太陽的力量和新鮮的水浪會補充你的糧食的不足。喂，下水吧……」

「請等一會兒，」柴莫托金悲傷地說：「讓我們再坐一會兒，我也許要溺死……」

「對了，你撲咚的跳進水裏去，我會把你撈起來的。」

伊凡偶然地用手在柴莫托金的背脊骨上一推，這位年青同志撲咚地翻進水裏去了。在上面的科馬洛夫笑着說：

「你正在訓練着這位年青的同志……」

「當然是的。我們正要隨着部隊出發……同志，我們一定要有很大的力氣去處理富農。」

伊凡的胸膛是瘦弱的，他的身長有六呎多，可是他有力的脊柱，他伸出了兩臂，彎着腰，平滑地跳進水裏。在水花飛濺中，他的身體好像要沉到娜瓦河的底裏去了。他游到肢體亂動而吐着涎沫的柴莫托金的身邊。伊凡拉住了他的肩膀，游到踏級的旁邊，幫助他離開了水面。伊凡坐在他的身旁，他用手掌揩抹着股腿上的水珠。

「說到我國未婚的男子，冷水會把他們的熱血變冷的……當我們到鄉村裏去的時候，在那兒是不可以低聲密語……我們有許多的青年同志，曾經聽到過這樣輕聲地說：『噯，彼得格勒的客人……噯，我們已經給你預備好洗澡的東西了……』」

「你的「噯」字是在什麼意思呢？」柴莫托金問道。

「富農的妻子，使幾個漂亮的女人跟你親熱，等到你完全軟化了，離開了你的崗位，把來福鎗留在更衣室裏的時候，主人就突然地走到浴室裏來！」

「這就是富農怎樣在盧加殺死了拉夫蘭泰·柯茲洛夫的緣故。」科馬洛夫說。

「弟兄們，靜靜地細聽吧。所以我們要博得一個鋼鐵意志的人物的聲譽。可是柴莫托金

同志，要達到這種目的，我比你却困難得多了。他只要獲得十分就夠了，可是我一定要比你多一些。」他先伸出了一隻腿，再伸出另一隻腿。「到了秋天，要是我們完成了革命的話，看着老天面上，我要請求他們允許我到家裏去，到尼次尼·契爾去。」

「回去結婚嗎？是不是你已經有一個美麗的姑娘，在那兒等着你呢？」柴莫托金的青嘴唇上帶着微笑，問道。

「哈哈！一個真正美麗的姑娘……我要把娜瓦的宮殿一齊獻給她……」

「我想你所說的姑娘，是不是亞格麗蘋娜呢？」

「好了，好了，夠了！你到水裏來吧，你所說的是什麼亞格麗蘋娜？」

2

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派遣糧食徵發隊到那最遠的出產穀物的鄉村去。他們沒有嚴密的出征的計劃，憑着自己的判斷，他們的部隊就輕率地投進那地方的沸騰着的革命中去了。

在一個鄉村裏，那個靠着別人生活的，酒氣薰薰的猶大，召集了一個鄉村會議。他滿臉掛着淚珠，擺動着鬍鬚，請求那些忠實的信徒，寡婦和孤兒，寬恕他的罪惡。

「我自己所有的，就是你們所有的，」他說：「上帝因為我們的罪惡而對我們發怒了，所以現在降下了這種災難……可是，我應該把穀物交給這些魔鬼似的布爾塞維克嗎？最好你們每一個人從我的倉庫裏取出兩普特（俄國衡名，合英國常衡三十六磅。）的食糧，而我們大家聯合起來，上帝會裁判我們的。」

在另一個鄉村裏，有一個牧師，當他站在說教臺上喊叫的時候，他憂慮地緊皺着蓬鬆的眉毛，說：「你們有沒有看見共產黨員的帽子下的山羊角呢？要是你們沒有看見，那麼最好張開你們的眼睛看看，你們能夠明白了嗎？」

「給我們每日的麵包」——這是寫在聖經上的，可是在聖經上沒有說到專賣權。」

還有一個鄉村裏到了晚上，富農們暗暗地在果樹園裏和庭院裏襲擊着那些反抗的貧農，使鄉村裏所有的窮人都陷落在恐怖的境地中。在那邊鄙的地方，「自由主義」的地主仍舊佔着勢力，到了黃昏的時候，他們在走廊裏談論到法國大革命，談論着賣買土地和付款的情形，談論到斯拉夫人的上帝所找尋的靈魂。

糧食徵發隊到達一個鄉村了，他們在村蘇維埃的外面，從貨車裏爬了出來。他們決定派

人到蘇維埃主席那兒去，那個主席一定要兇狠地瞧着彼得格勒人們的嚴正的臉孔。當他們坐在東倒西歪而滿沾着墨跡的小桌子旁邊，他們就查詢着由鄉村派送出來的穀物總額不足的理由，並且提起主席的本身是應當有「訓練」的。他們決不接受任何的宥恕，可是他們要探出問題的根源：這種糧食的不足，是因為鄉村住民的分裂。小茅舍裏充滿了煙草的氣味，他們在第二天決定召集一個鄉村大會。

伊凡·哥拉和七個人所組成的部隊，向那離開故鄉不遠的黑土區域米勒羅伏進發。

兩輛貨車向康斯坦寧諾夫卡村開去了，他們開始被村蘇維埃所阻止。他們發覺村蘇維埃的主席是一個從前的村警，祕書是一個教堂的助祭。從早晨起，整個鄉村在蘇維埃的四周發出警營的聲音。

伊凡告訴他的部下人說：「本地的富農們想組織煽動戰鬥的集團。你們在這些情勢下是很難開火的，除非我們利用這最後的策略，兩個沒有帶來福鎗的和我同來的人，站在走廊上，其他的人都留在屋子裏。」

他向着走廊跑過去，四百多的人羣裏升起了一陣嘈雜的怨聲。有一些人拿着從籬笆

上抽出來的堅實的短竹片，伊凡向那蜂羣似的羣衆搖着手。

當然，伊凡已準備好很豐富的說話的資料了。羣衆們怒吼的呼聲消沉下去了，伊凡直截地說：

『蘇維埃的政權是什麼？蘇維埃政權——那就是你們和我們……列寧自己告訴我，他也這樣告訴你們的。可是你們幹的是什麼呢？你們去選舉那有血痕的劊子手，沙皇時代的警察格尼洛里波夫做主席，你們又選了一個牧師當書記。他們是誰的代理人？格尼洛里波夫是依賴米屈羅克亨的慈悲而生活的，他是全世界聞名的寄生蟲，而這個牧師就是格尼洛里波夫的女婿。那就可以知道他們是誰的代理人，並且也可以明白是誰把他們放進村蘇維埃裏去的。那麼到底爲什麼呢？因爲這樣幹了，富農米屈羅克亨可以在這村莊裏做一個小小的沙皇，他發給你們每一個人一普特，或是兩個普特。因爲他給你們金錢，那麼你們自然會替他奔走了，你們比在殘酷的尼古拉時代所替他做的工作更艱苦，你們明白了嗎？』

『是的，我們明白了。』從羣衆中飄來了回答的聲音。

伊凡把視線轉向有聲音傳來的方向。

「同志們，我想你們決不是這種傻子。我們彼得格勒的工人們並不是爲着米屈羅克亨和格尼洛里波夫以及那些滿意地吃着熱薄餅的人而舉行十月革命的，同時你……」他開始用指頭一個一個地數着昨晚剛從貨車駕駛員那兒學習來的名字。「同時你，伊凡·瓦西里維契，你，米可拉·米可拉維契，而你，斯梯潘·米屈羅帆諾維契，一定要眼淚汪汪地手裏拿着帽子，站在他們的窗子下，向他們請求借款，因爲你的孩子們快要餓死了。你們爲着自己，已經組織起一個蘇維埃政權了，我的同志們，謝謝你們……」

他的說話已經獲得了他所希望的效果。在羣衆的後面又升起了一陣怨聲，他們憤怒地喊叫道：

「你去教訓別人吧。我們都知道關於蘇維埃政權的事情，正如你所說的一樣。你們是爲了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而工作着的……」

「誰說我們沒有工作呢？二十多個人瘋狂似地喊叫道：『你們這些彼得格勒的食客！你們到這兒來掠奪我們，掠奪農夫的最後的穀皮！』」

伊凡決心地從走廊裏大踏步地走下來。

「你們是對的，」他喊道：「革命的部隊派遣我們到你們這兒來找麵包的。武裝的無產階級，正在前線灑着熱血，他們正需要着從你們這兒獻去麵包來供給他們。可憐的人們，他們正站在死亡線上，可是你們的孩子們却吃得飽飽的……他們不願從窮人的身上去獲得麵包。但是他們要從你，富裕的耶夫多啓莫夫身上得到麵包……從你，托里泰雅科夫……從你，米屈羅克亨……不要喧鬧！」伊凡舉起他的手，那些喊叫的人感到他們沒有後援，並且也不能跑到走廊裏去，於是他們漸漸地沉寂了。「不要喧鬧，我們是站在革命的蘇維埃法律上而工作……用這訓令的力量」——伊凡從短衣袋裏拿出一個訓令在空中搖動了一下

——「我們要逮捕這個格尼洛里波夫主席，因為他隱瞞了在沙皇時代曾經做過警察的事實，而他的女婿，那個牧師也同樣地犯着隱瞞的罪惡，把他們交給革命的法庭。用這訓令的力量，我預先告訴你們，明天重新選舉村蘇維埃……新的村蘇維埃要把所有的剩餘的穀物，做一個公正的分配……決不從貧窮人的身上取一粒穀物，但是那些有許多穀物的人家，應當把一部分的穀物去獻給革命……」

他皺起了大鼻子，霎一霎眼睛，在那時候，會場上的羣衆都贊成而高聲地大笑了。

那一整天，鄉村是浸潤在騷嚷和激憤中。在黃昏的時候，鄉村裏的住民，沿着那條大草原上的黑色的街道走着。在他們的後面，有一個圓而大的落日，它的平射的光線，穿過了塵埃，落在乳牛的膨大的肚子上，空氣中充滿了新鮮的牛乳的香味。門兒咯吱地打開了，婦女們互相喊叫着。

一羣羣議論着的鄉下人，開始向四面散開，街道上淒寂地沒有人了。但是人民依舊在村蘇維埃走進走出，門兒隨着他們的進出而砰然地關閉着。那黃色的晚霞的餘輝，透過了百葉窗。部隊已經找到了適當的蘇維埃的主席和祕書的候補人了；那是從鄉村裏最窮苦的家族中選出來的勇敢而有智慧的青年人。在富農的穀倉裏的存貨，他們已經大概地估量過了。顯然地，一切的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

逗留在村蘇維埃前面的方場上的人羣漸漸地跑散了，北斗星在高崇的白楊樹梢頭閃爍着。在靜寂的夜裏，城市中的住民是不會聽見什麼的，可是那些鄉下人却能聽得到不平常的聲音，那就是在大草原上的遙遠的馬蹄聲，可是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到騎兵在夜間奔馳的

情形。

部隊的軍需官，柴莫托金出去搜集糧食了，他帶回來許多麵包，雞蛋，和酸牛乳。科馬洛夫，什林，沉默的兄弟威波和壞血症的富狄契金（他們都是從同一個工廠裏來的普梯洛夫工人）都吃過晚飯了。伊凡·哥拉把百葉窗稍微打開一些。

「這種本國產的煙草，真會嗆住你的靈魂。」他批評似地說。

夜是黑暗，潮溼，靜寂。連那些狗也停止了牠們的吠叫，白楊樹懶洋洋地開始發出沙沙的聲音。柴莫托金向部隊報告說：「在庭院裏有一座華美的小屋子；真的，沒有找到一座廣大的住宅，這座小屋子的裏面却是乾淨而空着的。」

「在庭院裏有一個女人，剛才她問我們要些什麼，我告訴她要一些草藥。」他繼續着說。
「有一個女人在外面嗎？」伊凡警奇地問道。

「她一定有一個朋友，領袖同志。我起先要她到庭院外面來，「胖女人，你爲什麼在這裏啜泣呢？」我問她：「你還沒有預備洗澡嗎？」」

「真是傻瓜！」伊凡頓一頓腳笑着說：「好了，弟兄們，你們以爲怎樣？我們是不是在這小

屋子裏睡覺呢？」

他們一致以爲不會有什麼危險發生的，可是他們爲了安全起見，決定輪流站崗。他們收拾起麵包、文件、箱子和來福鎗，走進這一座小屋子。在那廣闊而東倒西歪的，頹壞的門兒旁邊，他們嗅到一陣新鮮的綠草的氣味，真的，這兒又可愛又寧靜。

「柴莫托金，你是不是真的要她出來洗澡呢？」伊凡問道。

「啊哈！要是她說到一句洗澡的話，我立刻把她捉起來。」

「傻子！」

伊凡搖一搖頭，他開始把靴子脫下來了，但是他想，那是沒有真正價值的。威波兄弟中的一個，拿起了一枝來福鎗，走到門口去。七個人睡在鋪着薄薄的草藁的地上，立刻發着鼾聲，呼呼地入睡了。

後來，伊凡想到站在門口的威波一定要漸漸地疲倦起來了，因爲他是坐在門外的一塊木頭上，身體沉重地斜倚着小屋子的木板。在他的頭上，伊凡看見有朦朧的木筏的投影，在頓河的天空裏，燦爛地閃爍着偉大的星星。

伊凡沒有睜開眼睛，他突然地半坐起來；他覺得好像聽見有東西在打擊着牆壁，忽然又送來了一陣咯吱聲。可是當門兒砰礮地衝開的時候，他完全甦醒了。一陣獸性的吼聲，擾亂了這靜寂的夜波。他跳了起來，伸出兩手。有一個汗酸氣的人兒，向他衝過來，狂暴地捉住他，把他推倒，然後用一把鋒利的尖刀，突然對他的頭部刺下去。

3

當他們發現紅軍從科諾托拍退却的時候，盧干斯克的第一部隊也從伏羅西巴東南向哈爾科夫附近的奧斯諾瓦車站撤退了。

哈爾科夫的工人部隊，匆忙地把軍需品、機器和工廠的材料都搬空。頓尼次·克列伏羅格共和國——頓河流域的布爾塞維克政府的人民委員也準備離開那兒了。

當德國人開始進迫的時候，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阿爾頓把最後通牒送給凱塞爾·威廉，警告他說，要是跟烏克蘭一點沒有關係的頓尼次·克列伏羅格共和國的國境受到擾亂的時候，那麼共和國本身和德國也形成了交戰國的形式。

那張蓋着淡紫色圖章的四折大的公文，送給那正在進迫着的德國軍隊的總司令艾邱

爾將軍。通譯員把這驚異的公文向將軍連讀了三遍。「這是不是笑話呢？」他問道。「那麼阿爾頓自己在向德國人挑戰呵！」將軍不知怎的憤怒地握住了靠椅，忽然又笑得流出眼淚來了。

但是，不管對也吧，不對也吧，頓尼次·克列伏羅格共和國本身和德國駐屯軍漸入戰爭的狀態中了。政府已把司令部遷移到盧干斯克去，準備和烏克蘭的紅軍團結起來，盡力防衛德國人侵入頓河流域的工廠和鑛坑。

這兩支敵對軍隊的武力是不相等的。五個烏克蘭軍隊的殘部和游擊隊合併起來，匆匆地組成了工人的部隊，全部的人數，還不到二萬士兵。

紅軍在德國第一軍團的軍隊脅迫之下，向哈爾科夫的東方退却，殘軍從北伸展到南，形成了一條直線。錫弗爾斯所指揮的第五路軍，展開到北面的瓦流伊基；頓尼次軍團是在伊西維姆；第三路軍是在羅左瓦；第二路軍散佈在塞克爾涅科伏的四周；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的東面和阿佐夫大草原的南部，就是第一路軍。

紅軍沿着從哈爾科夫到盧干斯克的路線退却，他們在第五路軍和頓尼次軍團的掩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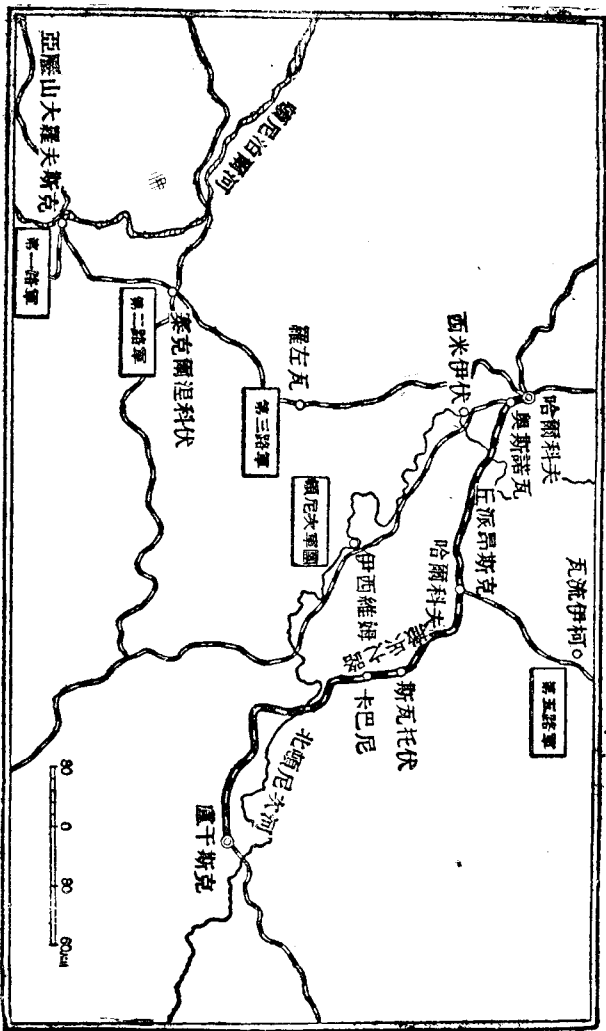
下前進着。在這陣地上，急須要建立起堅固的隊形。

伏羅希洛夫準備把守住奧斯諾瓦車站的盧干斯克部隊，作為堅固隊形的中心。再組織在盧加希指揮下的哈爾科夫的共產軍。並且決定使錫弗爾斯所指揮的前第五路軍和其他的部隊一律平等。在新組織的軍隊裏，再加上沿着從哈爾科夫到盧干斯克大路退却的鑛工和工人的部隊，總稱為第五路軍。根據頓尼次·克列伏羅格政府的決議，委任伏羅希洛夫為第五路軍的總司令。

伏羅希洛夫開始把留在奧斯諾瓦車站的軍隊組織起來。但是事變發展得太快了！德國人的大量軍隊已經迫近哈爾科夫了。盧干斯克部隊和共產軍不得不從奧斯諾瓦退却到下一站的西米伊伏。

在這緊急的時候，傳來了一個消息說，錫弗爾斯的前第五路軍不能和伏羅希洛夫的軍隊合作，在事實上，士氣是完全沮喪了。

「士兵們沒有實行排列軍事的隊形，他們成羣地放棄了自己的陣地，在河流裏捕捉着魚兒……」從前線送來的報告上說：「哨兵們在陣線上玩弄着紙牌和打瞌睡……各種間



諜都從前線通過去了。一陣陣瘋狂的炸裂的鎗聲，不住地繼續着，大家却弄不清那鎗聲是流
氓在消耗子彈呢，還是那邊正在進行着真正的戰鬥。」

4

所有在哈爾科夫的軍需品完全都被搬空了。德國人已佔據了山丘，控制着城市，他們開始
向車站轟擊，幾輛滿載着貨物的貨車，不顧死活地鱗鱗地開到了車站，稀疏的子彈從屋頂上
呼呼地掠過靜寂的街道，可是最後一輛列車的火車頭，仍舊停留在月台邊冒着水蒸汽。

爲了大家都找不到那個年青的第五路軍總參謀長柯爾亞·魯特涅夫，列車祇得在車
站上停留了一會兒。伏羅希洛夫曾經派遣魯特涅夫去幫助那個負責撤退哈爾科夫軍隊的
工程師巴克哈瓦洛夫。他已經有三天沒有睡覺了，顯然地，他一定躲到什麼地方去睡覺了。

人們從客車的百葉窗裏凝視着外面的景色，駕駛員在火車頭裏嘶聲地喊叫：

「他媽的，你們有沒有看見呢？德國人已經在包圍橋樑了。我們真的要在哈爾科夫過冬
嗎？」

巴克哈瓦洛夫站在客車的旁邊，惱怒地喊叫着。從山丘那邊飛來的子彈，都落在軌道上。

一排堆木頭的棧房，正在燃燒着，並且冒着濃煙。那個缺少睡眠而呼吸急迫的電報員，是離開車站的最後一個人，他突然不顧死活地站在辦公室門口揮動着手臂說：

『有一個青年人睡在沙皇的候車室裏。』

跑到候車室那邊去，一定要經過方場，在那兒正昇起了砲彈轟炸的旋轉的煙柱。在一間靜寂的，紅葡萄色的大廳裏，魯特涅夫柔美的臉龐，舒適地擱在臂節上，他是熟睡了。他們把他搖動，使他坐起來，但是他只搖一搖頭又睡着了。他們用臂膀把他拖出來，到了靠近火車的時候，他伸出手臂，張開藍色的眼睛，非常清晰地問道：

『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呢？』

『該死！』巴克哈瓦洛夫粗聲地說：『你還睡在夢中，德國人已經佔據橋樑了。』

『好極了。我準備好了。』

魯特涅夫打了一個呵欠，他的嘴巴仍舊張開着，粗野地向四週望了一望。他跑到火車頭那邊，爬到前面的車台上，機關鎗已經裝架在那兒了。

從所有的客車裏傳來了一陣喊叫：

「趕快向前進呀！」

列車加緊速度，接近橋樑了，戴着鋼盔而穿着灰綠色制服的德國兵，都站立在堤岸上。魯特涅夫站在火車頭前面開始用機關鎗掃射他們。穿灰綠色制服的德國兵都彎着腰，從堤岸上跑下去了。列車依舊加緊速度向前衝過去。沿着列車，發出一陣陣急迫而斷續的銳厲的鎗聲。

各處都震響着轟炸聲，煙霧瀰漫在天空中，在車窗邊和臥倒在車頂上的人們的耳邊，彈呼呼地掠過，好像一陣颶風似的，列車從埋伏着德國人的陣地上衝過去，鱗鱗地越過了橋樑，繞着鐵道慢慢地消失了。

5

當列車接近西米伊伏車站的時候，德國的巡邏騎兵已經把橋樑破壞了，並且截斷了從哈爾科夫退却的兵車的路。當一輛鐵甲列車從相鄰的車站出發，去修理被德國人所破壞的軌道的時候，鐵甲列車的後路也被破壞了。哈爾科夫的兵車和鐵甲列車都墮入了陷阱。

約有三百個哈爾科夫工人組成的共產軍，從第一輛列車中走出來了。他們看見在山丘

那邊的西米伊伏城中，升起了一陣褐色的雲煙，那就是德國人正在向前挺進。

『立正！』一個穿柔皮短上衣的紅臉龐的青年人，用他年青的嗓子的力量，向着萎靡的隊伍喊道：『立正！挺起胸膛！你們爲什麼都像貓兒站在熱磚石上似的跳動着呢？向右看齊！不要驚慌！即使德國人來攻擊共產軍，那也不必驚慌！』

那個喊叫着的人就是盧加希，他用這種強有力的話去鎮定兵士們慌亂的心神，使他們突然立正，服從命令和紀律。

『機關鎗向前進！旗手站到我的身邊來。』

他在部隊的前面，用指揮刀指着那邊的白楊樹，泥土牆的小茅屋和籬笆，以及溝渠和山谷。德國人的炮火正在前面瘋狂地繼續着。

『在鎗彈下不要臥下來，弟兄們，起來用刺刀去對付他們！』

部隊在市鎮的牧場上散開了。他們好像瘋人一樣地跑着，像巨浪似地衝過籬笆。吶喊和嗚呢掩蔽了激烈的機關鎗的軋軋聲。共產軍還沒有衝到德國的陣地，他們就開始匍匐和逃遁了。鐵甲列車向着有騎步兵的山丘上掃射，騎兵們都逃散了。

到了晚上，軌道修理好了，兵車繼續向東面駛行。在德國人進迫之前，車站上有許多準備退却的顰眉蹙額的礦工和農民，現在，他們爭先恐後地爬上客車。發着尖銳聲的女人，把雞籠擠進客車去，襤褸的毛巾和枕頭也向車窗裏塞着，她們把孩子們也推進車窗。有一個女人，牽住了一頭魯鈍的乳牛，流着眼淚請求道：「好人兒！做做好事，把牠也裝進去吧！牠是我所寶貝的生命。」

兵車裏充滿着工人和游擊部隊。他們到了丘派昂斯克的時候，列車的數目差不多增加了兩倍。那些客車和火車頭連接的伸展出去，幾乎有一哩多長。當列車經過斯瓦托伏的時候，德國人又從南邊的大草原上出現了，這時候他們以極大的兵力挺進着。

6

德國人同時沿着整個陣地推進。雖然紅軍拚命地準備抵抗，不願讓敵人衝進頓河流域，可是他們的指揮，非常的混亂。五個部隊的軍官，都不服從總司令參謀部發出的命令，他們依着自己的判斷，依據當地的情形和他們部隊的士氣而行動了。

駐紮在伊西維姆城裏的約有一千步兵的頓尼次軍團，正在向着鐵道的南部撤退，同時，

伏羅希洛夫的第五路軍也就在那兒組織成了。當頓尼次軍團發現德國的巡邏兵接近伊西維姆的時候，他們向總司令部要求着援軍。

參謀部就派茲娜斯基部隊去援救他們。那援軍在手風琴和口笛伴奏着的歌聲中，走進了四輛列車。伏羅希洛夫憑着以前的經驗，沒有允許那些援軍進城。士兵們從列車裏擁擠出來，開始在奧斯科爾河的橋樑附近的牧場上召集會議。他們雖然要盡力地恢復秩序和奪回陣地，可是一點也沒有什麼效果。他們喊叫着，他們自己都知道怎樣去攻打德國人，他們堅決地要求允許他們進城，要求總司令把權力交給他們去處理，最後，他們渡過了河，在伊西維姆和德國人開火了。在這種情形下，總司令不得不召集一輛鐵甲列車，把自己正在動搖的軍隊，在炮火中從城市裏退出，向着東邊移動。

茲娜斯基部隊的士兵，努力地爬上了列車，開始沿着鐵道線經過一個個的鄉村和城市。伊西維姆是放棄了，第三路軍的右翼，展開在較遠的南部，羅左瓦附近的四週，是空虛而沒有防備了。

同時，第三路軍開始向前挺進，他們的總司令向總參謀部報告說：

「第三路軍所有的小隊都已經下了車，很有秩序地向前挺進了。第三路軍以整個部隊的名譽宣告說，在我們的部隊裏，不知道「退却」這兩個字是什麼意義。可是軍隊的人數，只有五千士兵，我們又沒有援軍，並且左右兩翼都沒有什麼防衛的。」

德國人受了第三路軍猛烈的攻擊，他們的鐵甲列車，坦克車和德國步兵以及烏克蘭流寇騎兵都停止了增援。第三路軍的無產階級和游擊部隊打破了德國人的無敵觀念。他們繼續戰鬥，追擊着德國人，奪取俘虜，機關鎗，軍旗，大砲和鐵甲車。

第三路軍的士兵，已經有四天沒有吃過東西，也沒有睡眠，他們不停地繼續向前挺進。軍隊衝過遠處的防衛主力線，但是援軍仍沒有到來，也沒有一個人來代替那些筋疲力盡的士兵。

四月十九日早晨，德國人向着列寧大隊，牡牛宮部隊和蘇維埃第一步兵大隊中最優秀而沒有掩護的側翼的軍隊進攻，同時，德國的騎步兵突破了中堅的部隊，兩翼堅持地向他們回擊着。在那一次的戰爭中，第三路軍的實力喪失了一半，在列寧大隊掩護下，殘餘的部隊開始撤退了。

到了晚上，他們都退出了敵人的炮火線。在光榮的列寧大隊中，只有少數的戰士和那些縛着綑帶布的受傷的兵士，沒有戰死在陣地上，他們都安然地退到後面。

在第三路軍南邊的第二路軍也退却了，他們的總司令在絕望中向總參謀部報告道：

「做一個那樣散漫的軍隊的總司令，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們完全不服從命令，像這一種部隊，對於軍事上是沒有什麼幫助的，他們一點也不肯堅決地抵抗。當他們一上火線，立刻就沿着鐵路線溜進列車裏去了。」

7

當德國人在斯瓦托伏車站出現的時候，只有第五路軍的一部分的列車通過了這車站。哥斯梯米洛夫所指揮的雜色部隊仍留在這兒。在那時候，伏羅希洛夫正在盧干斯克設防，他在招募着從鄰村來的志願軍，他指揮着組織着那些部隊。在哈爾托曼的工廠裏，日夜趕造鐵甲車，沒有頂的鐵甲貨車。把中國的工人，也組織成了聯隊。

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德國人向斯瓦托伏車站進攻了。鐵甲列車的火車頭，在朦朧的大草原上發出吼聲。在黎明的微光中，可以看得見那些流寇的騎兵隊。德國的步兵到達了戰線，

大草原上就燦爛着炮火的光芒了。

兵車向東猛烈地衝過了斯瓦托伏，立刻拍電報去報告伏羅希洛夫。哥斯梯米洛夫的部隊裏，有一百七十個士兵和四尊野戰砲。在右翼就是「電光」游擊隊，那兒有兩尊大砲裝在臥室車上。離開車站半哩的地方，有兩支右派社會革命黨的軍隊伏在戰壕裏，在路邊架起了兩尊大砲，掩護着他們自己。

當黎明的時候，他們看見在炮火中照耀着的德國鐵甲列車的剪影，正在向他們衝過來，那些社會革命黨很快地潰散了，在鎗彈下放棄了來福鎗奔逃着，他們又看見哥斯梯米洛夫正在向着鐵路線那邊的機關鎗奔跑過去。

「打死那些壞蛋！」他旋轉着馬兒，指着那些逃遁的士兵，向機關鎗手瘋狂地喊叫着。社會革命黨的部隊，在前後兩重夾攻之下，兵士們都被子彈射倒了。驚慌已經停止，先頭部隊的四尊野戰砲，在鐵道堤岸上的機關鎗和「電光」游擊隊那邊的大砲及機關鎗，都瞄準着德國的鐵甲車和後面的流寇部隊，向他們射擊着。

有一輛鐵甲車傾覆在路邊了，第二輛鐵甲車在煙火中燃燒着，第三輛鐵甲車盲目地在

兜圈子，然後向左右顛簸着，流寇騎兵隊退却到大草原上去了。從西邊，有一列發着吼聲和冒着煙的游擊援軍的列車到達了車站。德國的六尊大炮在山丘的四週閃着火光，他們向敵方的砲位和車站以及剛到達的列車轟擊。游擊援軍開始跑下列車，但是士兵們已在動搖了，兵車從火線下避開去。

太陽從瀰漫着塵埃的大草原上昇起來了，烈焰和煙霧籠罩着車站。德國人依舊不停地用大炮轟擊。現在，哥斯梯米洛夫的陣地上，只留下兩尊大炮和不到一半的機關鎗。社會革命黨的部隊是消滅了。在最前線的一百七十人的部隊，現在只留下了幾十個人，所有運載大砲的馬兒都被射擊死了。德國的鐵甲車和流寇騎兵隊，重又來進攻。哥斯梯米洛夫命令士兵把兩尊大炮拖走，裝到沒有頂的貨車上去，同時，部隊一定要守到運載軍需品的最後一輛貨車離開車站的時候，才能退却。

『弟兄們，守住！用我們的熱血來雪恥，弟兄們！我們決不讓革命的財產，落在那些可惡的敵人的手裏！』

一列短短的貨車，從東邊沿着鐵路線迅速地開來了。列車發出了一陣恐怖的軋軋聲，就

停住在車站上。由伏羅希洛夫的軍隊裏派遣來的一百五十名士兵，都從貨車裏跳了出來。

於是，他們在兩尊大砲的掩護下，爬上了一輛沒有頂的貨車。這兩尊大砲是從「電光」游擊隊的臥室車上拿來的，這一百五十名士兵和哥斯梯米洛夫的殘部——他們差不多都是受傷和暈倒的——不顧一切地用刺刀反攻，他們要驅逐德國人和烏克蘭人。

到了下午二點鐘，哥斯梯米洛夫把所有的軍需品和餘存的大砲都搬走了，他們向着東邊的卡巴尼車站撤退，同時，伏羅希洛夫的兩千名沒有攜帶大砲的士兵，也從盧干斯克那邊移近卡巴尼車站了。

8

哥斯梯米洛夫的鬍鬚蓬亂着，他的頭上縛着繃帶，他突然走進總司令的客車。伏羅希洛夫和柯爾亞·魯特涅夫正坐在臥車裏研究一幅地圖。

「幹什麼！」哥斯梯米洛夫喊叫道：「不要幹這一套了！發命令挺進吧！」

他的兩頰抖動了，他那憤怒而紅熱的眼睛，常常隱進眼瞼去，好似月兒躲藏在雲片的後面一樣。

「他媽的！我們在今晚可以把他們打得粉碎！我們要把他們殺成肉醬，他媽的！」

他伸出兩臂，在這小小的臥車裏頓着腳。在他的身上，帶着強烈的汗氣和火藥的氣味。

「請坐，」伏羅希洛夫說：「抽一枝煙吧。請鎮靜一點兒，我已經派遣巡邏兵到斯瓦托伏去了，情勢非常嚴重。」

「說你的情勢非常嚴重吧！完全是些鬼話，你到底是一一種總司令？攻擊！那就是整個的情勢！」他粗野地向着魯特涅夫一望。「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就是總參謀長嗎？給我半杯燒酒，總參謀長！他媽的，我要悶死了！」

他的縛着細帶的頭部，不自主地擱在那雙放在桌子上的污穢的手上，他咬着牙齒。伏羅希洛夫用目語命令魯特涅夫拿一些燒酒來，他自己俯向着哥斯梯米洛夫，用手兒撫慰着他的戰慄的背脊。

「到我的臥車裏來，請睡一會兒吧，你一天已勞苦得夠了。」

「唉，婊子生的兒子，婊子生的兒子，」哥斯梯米洛夫重複地說着：「我們到底怎樣對付他們呢……不！」他向後一躺，用拳頭痛擊着。「豬獠！冷血動物！哦，我曾經用這雙手，把機關鎗

向着他們……」

當酒杯碰到他的牙齒的時候，他一口把燒酒飲乾，他立刻鎮靜下來了，他的兩頰也停止了痙攣，眼睛也平靜了。伏羅希洛夫重又坐在地圖的前面，鎮靜而堅決地說：

「就在這陣地裏，頓尼次軍團，第三路軍和第二路軍正在退却着；第一路軍現在已經分散了。到今天的晚上，我就可以知道在瓦流伊基的錫弗爾斯的情形。但是，他們最好還是向北退却。總參謀部堅決地主張，要我去奪回斯瓦托伏，我要遵守軍事的命令。我可以斷定地說，我們已經落入圈套了；明天或是後天，我們不得不退到盧干斯克去。也許我們會把德國人包圍在盧干斯克。請看這幅地圖吧……那就是他們所在的地方……」哥斯梯米洛夫用鎮靜的眼睛，凝視着在盧干斯克西南的地方，總司令用堅硬的指甲在那兒畫上了一條線。

「德國人正在向着狄巴爾托西夫挺進。他們從那兒要進攻烈克哈車站，而我們的退路將要被截斷了。」（哥斯梯米洛夫的闊肩膀，向上面聳了一聳。）「我們主要的任務，就是要保存我們的軍需品。我們向後退却着，但是我們並不和游擊隊一同回轉來，我們是要和正規軍一起回來的。讓我們的小隊趁着列車移開吧！這不是開玩笑，現在，你明白了嗎？」

9

阿列奧希卡·卡拉西娃赤着脚，沿着街道跑向伊奧納的庭院，他的頭髮在眼睛邊飄動着。他在遊戲的時候，曾經從學校裏跑到蘇維埃去玩，這兒就是瑪麗亞服務的地方，現在，她是在煽動部和宣傳部裏工作。瑪麗亞吩咐她的孩子，把剛到的貼滿了郵票的信，迅速地送給亞格麗蘋娜。

街道是靜寂的，每一個人都在田野裏工作。在磚牆屋外的白楊樹上，縛着一匹正在嘶叫的馬兒。阿列奧希卡爬過籬笆，在櫻桃園裏找到了正在掘泥的亞格麗蘋娜，她把泥土堆在櫻樹根的四週。她掠一掠在頭巾下的溼頭髮，靜寂地拿起那個貼着一排郵票的信封。

『我是不識字的，』她輕輕地說：『請你讀給我聽吧。』

她坐在那橫臥着的老白楊樹的樹幹上，她的臂膀抱着兩膝。當阿列奧希卡蹲在她前面吞吞吐吐地讀着的時候，亞格麗蘋娜緊鎖着黑色的眉毛，她的臉龐變成灰白色了。

『敬禮，亞格麗蘋娜·康特拉梯薇娜，你好嗎？我常常想念着你。在前幾天，我真想來看看你，可是我忍耐着沒有來望你。現在，一切都成了過去。我頭上的傷處已經醫治好了，我的肋骨

也痊愈了。在康斯坦寧諾夫卡鄉村裏，富農們屠殺着我們整個的部隊，我們住在那座小屋子裏，到了夜深的時候，他們用斧頭把我們痛殺了。我是唯一的殘留着的活人，現在，我還驚奇着我的命運。我沒有死亡，我不願再留在康斯坦寧諾夫卡村，因為富農們一定要來捉住我的。可是他們把我送到米勒羅伏醫院去醫治。我真為我的同志們難受，他們是那樣的勇敢，這些忠實的同志，是世界上最難得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年青的孩子，可是他們好像雞犬一樣地被富農所屠殺了。我應該青備我自己沒有整夜地站崗。當我的病體痊愈的時候，我要和康斯坦寧諾夫卡的富農們誠懇地談一次話。再會，亞格麗薊娜·康特拉梯薇娜。因為在醫院裏寂寞得很，所以我時時想念着你，請恕我。祝好伊凡·哥拉。」

阿列奧希卡抬起眼睛，亞格麗薊娜的眼臉低垂着；她的嘴唇皮發青了，她的臉龐也變成了灰色。這位少年看得驚奇起來了；他小心地把信摺好，放在她的膝蓋上。他偷偷地走出櫻桃園，再向街道衝過去。他的頭髮向後披着，他假装自己是一匹馬，非常緊迫地催促着他自己「前進！」

兩個曾經上過戰場的兵士安得里·柯索拉波夫和瓦克哈拉米·烈阿披契夫，鬱鬱地

站在繫着幾匹馬的白楊樹的旁邊。

門兒砰然地關閉了，第三個人走近那兩個人的身邊。「誰？」阿列奧希卡自言自語地說，他點起了脚跟，躊躇地望着他們。那第三個人就是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在他古銅色的圓臉龐上，披垂着鬚曲的頭髮，他像熊似地駝起了背，縮成一團。

「你們已經得到一個可愛的蘇維埃了，哥薩克人，」他帶着銅鈴似的粗野的聲音說：「他們正等待着出賣你們呢！」他解開了韁繩，跳上馬背。其他的兩個人也解下了韁繩，騎在馬背上。

「現在，哥薩克人，我們繞着村莊馳吧。」

他們三個人一起加緊了速度奔馳，阿列奧希卡看見塵埃從他們的馬蹄下昇起來了。安得里·柯索拉波夫的暴躁的馬兒，跳躍着不肯前進，可是他幾次想趕上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的小馬，哥薩克人轉了一個彎兒就看不見了。

亞格麗蘋娜匆忙地沿着街道追趕阿列奧希卡，她的褪色的肩巾碰在膝蓋上，發出噁噁的聲音。

「阿列奧希卡，」她喘着氣喊道：「你向那兒去呢？」她拉住了他的肩膀。「請再讀一

遍……或許你少讀了幾句……」她帶着暗淡的眼光凝視着他。

「不，我已完全讀過了，茄拍卡。」

「請你再念一遍給我聽吧……」

從契爾河的那邊，飄來了一陣遙遠的鎗聲，嗒嗒的馬蹄聲，又漸漸地跑近來了。隔了一會兒，柯索拉波夫和烈阿披契夫繞着屋角，瘋狂地跑入街道，向村蘇維埃那邊去了。在後面的伊基·波爾伊索維契也衝出來，但是他沿着街道，一直跑向派阿梯·伊茲盤斯克村方面的頓河那邊去了。

亞格麗、賴娜看見阿列奧希卡和瑪麗亞從村蘇維埃那邊瘋狂地跑過來，跑進斯梯潘的小屋子，他們衝進去找尋她的年青的孩子。一隻瘦弱而長腳的狗兒熱心地帶引他們走進果樹園，米希卡被鎗聲驚嚇得躲在櫻桃樹下哭叫着。

斯梯潘、哥拉也從田野上跑回屋子裏來了。他鎖了門，跑到走廊裏，坐在窗子的旁邊，他可以遙望着街道上的一切。

「那是蘇伏羅佛斯克哥薩克人，」他說：「他們是多麼高興，已經有兩三個騎兵中隊到了……在這光天化日下，也……那意思是說，他們已經有人在這兒……」

在鄉村裏可以聽到了鎗聲，街道上是完全死氣沉沉的。忽然有一隻雄雞衝到街道上，拍着翅膀。斯梯潘皺着眉頭，瑪麗亞熱切地對他說：

「你最好不要坐在窗子旁邊，斯梯潘。」

一個騎兵伏在馬背上，在驚慌的雄雞後面，衝過了窗子。鎗聲發出來了，那聲音很近，好像在屋角的附近。米希卡跑到母親的跟前。亞格麗蘋娜站在火爐邊說：

「披奧特卡·伏斯屈羅狄莫夫要逃走了，就是那個革命委員會的祕書……他弄到了一匹好馬……」

十個長着鬍鬚的哥薩克人，穿了條紋的褲子，和緊身的黑制服，騎在馬鞍上，趕着他，他們遲鈍地揮動着指揮刀。

「蘇伏羅佛斯克的壞蛋，」亞格麗蘋娜又說道：「雞腳爪！」

斯梯潘癡笑了，他搖着頭說：

「現在看吧……他們要開始打外江老了……」

阿列奧希卡不怕鎗彈，也不怕騎兵的指揮刀；可是當斯梯潘說：「他們要開始打外江老」的時候，他就感到不安了。他走到亞格麗蘋娜的跟前，緊靠在她堅強的股腿。

現在這街道又在活躍着了。側門砰然地響着，年老的哥薩克從門裏走出來談着閒天，好像離他們的小屋子不十分遠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似的。伊奧納·尼哥丁穿着制服，握了指揮刀，向斯梯潘的小屋子那邊走過去了。他的領頭緊緊地圍着頸項，那乾燥而鬚曲的頭髮，好像烏鴉的羽毛似地閃動着。他的鬚鬚翹得很高，突然漲紅了臉頰，他向鄰人喊叫道：

「這正是好時候！」

「你是對的，」他的鄰人回答道：「這種災害早就應該掃除了。」

「頓河地方站起來了，頓河地方要站起來了，」伊奧納嚷道：「共產黨員不能把我們吞噓了……」

站在門口的哥薩克人，都非常地得意。伊奧納的牙齒和忸怩的眼睛在閃爍着，他手指捻着陳舊的哥薩克流行的皮帽子。一羣哥薩克的騎兵隊沿着街道馳驅過去，在他們的前面，

騎着一個高大的，長着秀美鬍子的軍官，他穿了一件鑲銀邊的塞加西亞的白外套，戴着白色的羔皮帽。他拉住了那跳躍着的烏黑的牡馬，迅速地向左右瞧了一下，他對哥薩克人招呼着。

「馬蒙托夫！」斯梯潘喃喃地低語道：「看呀！」

在方場上，在白色的教堂和白粉牆的店鋪之間，有好幾百個尼次尼·契爾的哥薩克人，都是穿着制服和帶着指揮刀，他們的鬍鬚都梳得很整齊，他們站在那兒靜聽着馬蒙托夫將軍的演說。當那位將軍坐在馬鞍上演說的時候，哥薩克人都下了馬。加維里沙·波波夫的嘴唇嚙得高高地站在馬鞍的旁邊，牽住了將軍的牡馬。

那些自大的村蘇維埃的委員，站在馬兒的前面；他們的主席，就是那個瘦弱的灰頭髮的波波夫；紅頭髮的格里姆雅契夫助祭，是波波夫的祕書，他穿着奧地利的長統靴，他的相貌很兇惡；宙列夫精神振作地穿着制服，他的鬍鬚，一圈圈地鬚曲着。

馬蒙托夫一隻手攔在股腿上，另一隻戴着戒指的手，向青天指着，然後再指向「光榮的」哥薩克人，他含着眼淚說：

「我們在無罪的苦痛的領主之下，哥薩克人，你們曾經遇到過這樣困苦時期嗎？哥薩克人是不是太勤勉了呢？靜靜的頓河是不是向淺灘上流呢？也許哥薩克的房屋要傾塌了吧？收穫機要空虛了吧？鄉村裏的人民要破產了吧？他們已經違背了上帝，他們已經污辱了教堂，他們已經出賣了哥薩克的自由。莫斯科的吹牛大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員都騎在哥薩克人的背上。好了，哥薩克人也曾有過光榮的日子，哥薩克人也嚐過革命的滋味。」他的黑眼睛掃射在哥薩克人的臉龐上，他們垂頭喪氣地靜靜地站着。「現在我要告訴你們，莫斯科共產黨到底要你們幹些什麼呢？他們要把頓河地方所有的穀物都搬空，把鄉村裏的住民趕走……他們要把哥薩克人合法的土地送給外江老。爲了不願做外江老和猶太人的永久的奴隸起來，哥薩克人現在還有機會……哥薩克的指揮刀還是鋒利的……」

當哥薩克人靜聽他的說話的時候，他們沉重地喘着氣，他們的臉兒都變成蒼白色了。馬蒙托夫坐在馬鞍上，回過頭來脅迫地指點着前面說：

「相距這兒五十俄里的地方，就是布爾塞維克的堡壘察里興。因爲察里興早就落在他們的手裏，所以頓河的心臟已不是哥薩克的了。蘇伏羅佛斯克，尼次尼·契爾，派阿梯·伊茲

盤斯克、卡拉契，以及其他的鄉村，爲了要爭取你們的故鄉頓河的自由，現在已經起來了，我們一定要組成聯隊，立刻去奪回察里興。最有權威的頓河軍隊的著名大將卡拉斯諾夫將軍，因爲你的光榮的名譽，我向你致敬。」馬蒙托夫坐在馬鞍上，脫下他的白色的羔皮帽，在卡拉斯諾夫將軍的前面，向左右行着鞠躬禮，哥薩克人都同情地喃喃低語。「剛才大將提議說，爲着保衛你們的故鄉頓河，你們應該立刻動員所有年齡在二十歲到五十歲的能夠服兵役的哥薩克人和外鄉人，他又提議指定第二十三聯隊和第六聯隊立刻擴大動員人民。誰想逃避服兵役的，誰就有受逮捕和鞭笞的懲罰……哥薩克人，你們仔細想一想，不要錯過了這機會。趕快決定你們的命運吧！我自己的名譽再說幾句話：我相信，上帝，我相信靜靜的頓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預祝你們的成功，哥薩克人，我向你們致敬着說：「謝謝你們，」我尤其感謝我的金色的鷹……」

將軍又向哥薩克人致敬，於是哥薩克人也各別的向前村蘇維埃的委員致敬。

伊奧納·尼哥丁從哥薩克的集會裏走回去了，他忽然停立在斯梯潘的小屋子的前面，

隔了一會兒，他走過去把鼻子和鬚鬚靠在玻璃窗上，斜着眼睛，向屋內凝視着。斯梯潘打開了窗子。

「伊奧納·拉里奧諾維契，請進來，」他說：「你爲什麼那樣地站着呢？」

伊奧納沒有回答，他把頭頸伸進窗子。

「茄拍卡在這兒嗎？是的，她是在這兒。她是整天在這兒的，並且她是整夜在這兒……」

「她在這兒照顧孩子們。」斯梯潘帶着溫和的聲調說。

「難道這就是我給她薪水 and 飲食的報酬嗎？你說這是哥薩克的風俗呢？還是外鄉人的風俗？」

「外鄉人的！」亞格麗賴娜幾乎要喊叫出來了。她走出門去，隨手把門兒關上。當她走過街道的時候，伊奧納凝視着她的背影，他又把頭頸伸到窗子的裏面。

「是你教這位姑娘這樣回答我的嗎？要是我再看見她在這兒，我要割斷你的喉嚨了。你這該死的東西！」

他咬緊了牙齒，噉起了嘴唇，他滿身帶着燒酒的氣味。

「你要記住我的話。」伊奧納又接着說。

「伊奧納·拉里奧諾維契，看上帝的面上，請走開吧……」

「而且……」伊奧納惱怒得兩眼露着血筋，他那轉動着的眼珠，望着坐在爐子旁邊的瑪麗亞。「……彼得格勒的女人……她是什麼人？你的妻子呢，還是你的姘頭？我們真爲你傷心！」

瑪麗亞張開了嘴巴，發着怨言。斯梯潘緊鎖着眉頭回答說：

「伊奧納·拉里奧諾維契，你這樣惱怒是沒有益處的，我並沒有和你吵鬧。」伊奧納感到高興了，回過頭來略帶微笑。於是他又把頭頸伸進窗子，說：

「共產黨的女人！你不要逃開，斯梯潘，我不是來和你開玩笑的。唉，你這個壞蛋！」他再豎起了鬚髮說：「煽動和宣傳！」

當斯梯潘揮動着拳頭的時候，他立刻從窗子裏縮回頭頸。整一整皮帶子，他恐嚇地說：

「明天你一定要準備着馬兒，你應該準備出征。」

亞格麗·頰娜把馬兒牽到河邊，用水澆洗着乳牛，把小雞趕到那枝條編織的泥土牆的雞棚裏，她又把三十桶水，挑進花園裏去。伊奧納坐在小屋裏的桌子旁邊，在黑暗中抽着（馬蒙托夫贈給哥薩克人的）香煙。可是她不願意走過那間小屋子，現在，她不知做些什麼才好。雖然夕陽在落山了，但她並沒有看清楚，她從木鉤上拿下一個破舊的馬護肩，坐在門邊修補着。

她用兩膝夾緊了馬護肩，彎着腰，用長鑽子穿過皮革，再拉過線。一對蝙蝠在落日的暗光裏飛起來了，低低地飛過她的頭頂。

『我現在能夠依靠誰呢？到那兒去才能夠找到保護我的人呢？可是我的哥哥米可拉在遙遠的前線。如果我是一個哥薩克的姑娘，那末像我這樣的工作着，他們是以爲羞恥的。但是我是一個外江老，一個孤兒，我是最容易被他人侮辱的。』她很懂得這鄉村裏的住民，尤其像伊奧納那樣的人，要從他們的手裏逃出來是不容易的。逃走嗎？從她自己的鄉村裏逃出去，可以跑到那兒去呢？

她抬起了頭，悲哀地凝視着櫻桃樹那邊的黯淡的落日。蝙蝠在空中飛舞着，高高地在她

的頭頂翱翔。

亞格麗蘋娜輕輕地蠕動着嘴唇，她想起了伊凡來信上的話。那麼她應該祕密地到米勒羅伏去嗎？他也許要嚴肅地責問她的，她跑到他那兒去幹什麼呢？像你這樣愚鈍而懦弱的，沒有知識的女孩子，放在我的馬鞍子背後，我來拖着你嗎？他也許這樣地問。「不，茄拍卡，」他或者要說：「要是我需要你，我自己會來請你的。」可是她又不能告訴他，爲了那天在方場上看見那些臉色蒼白的哥薩克，要來攻擊她而恐怖地逃走出來的；她的兩腿不能自制了，她覺得自己是在狼羣中的一隻羔羊。

堅強而醉醺醺的哥薩克人，穿着皮靴，豪爽地在門外走過去，當亞格麗蘋娜聽到了這種聲音的時候，她呆呆地凝視着黃昏的天空，更緊地抱住了她的兩膝。一隻貓兒從籬笆上跳進果樹園，樹葉子突然沙沙地響着，她恐嚇得胆戰心驚了。

小屋子的門兒砰然地打開了，伊奧納走到庭院裏來，他的襯衣是塞在條紋的褲子裏。他大踏步地走着，好像在慰藉着自己。他走過了庭院，半信半疑地打開側門。他站在那兒靜聽着遙遠的狗吠聲，也許是靜聽着一個人在尖聲地絕叫……

「他們正在襲擊，」他說：「正在襲擊。」

他踏着沉重的脚步，從門口走回來了，帶着粗啞的喉音，喃喃地自言自語。當他看見亞格麗萊娜的白襯衣在小屋子的門口閃爍着的時候，他突然地停住了。

「茄拍卡！」

她並沒有抬起頭來。伊奧納差不多看不清她在做些什麼，她胡亂地推動着大鑽子。

「茄拍卡！」他帶着緊張的聲調，重複地說：「放下那馬護肩吧！讓我們來做朋友。現在，你知道嗎，混亂的日子要來了，那就是戰爭……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的壞蛋快要付出他們的代價了……」他慢慢地，瘋狂地緊握着拳頭。「我們磨利了指揮刀，去斬除革命政府的禍根……唉，你真美麗！」

他笨重地坐在小屋子的門檻上，用皮靴在地上擦響着。他拉住了亞格麗萊娜的肩膀，使她的臉兒朝着他自己的面龐。他沉重地喘着氣，向她噴出了辛辣的大蒜頭和燒酒的氣味。她想擺脫那壓在肩膀上的兩手，但是他的兩手好像石頭一樣的沉重；他用膨大的鼻孔喘着氣。

「我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這個狐狸精……」

他們在靜寂中掙扎着。他伸出了兩手，把夾在她兩膝間的馬護肩拉開來了。

「要是我們把你送到幽靜的鄉下去，瑪麗亞，那也沒有什麼益處的。我想騎兵已經帶着這公文向四處奔馳了。」他把新區域主將所發表的活字的命令，重複地讀着，他們宣告推翻蘇維埃的政權和準備出征。「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彼得格勒去……」

「不，」瑪麗亞堅決地回答說：「我不能夠那樣辦。」

「那正對……：你不能夠。你在這兒要照顧許多事情……：在早晨和黃昏，一定要給乳牛擠牛乳……：家禽和豬羶都會走錯路……：噯，我的天，一切事情都要滅亡和崩壞了……：到大將那兒去吧，把你的護照給他看，你是沒有黨派的……：」

「不，」瑪麗亞堅持地回答道：「我不願向專制的魔王低頭……：」

「在這兒誰也不會來干涉你的……：你鎮靜地留在這兒吧……：」

斯梯潘迅速地走過去，把窗子推開了些，呆呆地站在那兒靜聽。他的大鼻子和萎頹的嘴

唇映在灰色的玻璃上更顯得黯澹了。

「另外有人在喊叫着……豬羅，他們正在攻擊……喂，你說……我怎樣能夠避免服役呢？他們要用鎗托打擊我……我和兄弟伊凡是不一樣的……他是受過教育的，他不能違背他的正義。但是我爲什麼也要突出了臀部給他們蹴踢呢？」

「你要去打伊凡嗎？」瑪麗亞輕輕地問道，她仍舊坐在火爐旁邊的長凳子上。

「去打伊凡嗎？你是什麼意思？你是發昏了……」

「你到底反對誰的動員呢？反對你自己的朋友，工人們。」

「噯，我的天呀！」斯梯潘怒氣沖沖地，把窗子關閉了。「你是受過教育的人，常常說那樣的話。但是像我們這樣粗魯的人，一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了……要是我們做錯了，那是多麼糟糕啊！你常常預先去估量事實，真的，是不是你們那城市裏的住民，常常有過多的時間去考慮的呢？我怎樣能夠逃避動員呢？逃到大草原上去嗎？我在那兒幹什麼呢？掘土鼠嗎？」

瑪麗亞依舊從容不迫地回答說：

「你不是單獨的，除了你之外，還有其他的人……你應該知道誰是你的敵人，誰是你的

朋友……你不是在蘇維埃之下生活麼？」

「是的，我是……」

「在大將之下生活那是「丟臉的。」」

「呸，你跟女人談話正像站在水邊際那樣的危險。請你告訴我向那兒去好呢？」

「你已經被動員了；在這兒，有整千像你一樣的工人被動員了。哥薩克人給你的每一顆子彈，是要叫你拿去射擊工人的。要是你能瞭解這一點，那麼哥薩克的大將也不會得到什麼勝利的。」

「唉，那是多麼傻！不是他們要強迫我們去射擊呢？」

「他們不能強迫你擊中目的。」

「那是真的；射擊是一件事，擊中又是另一件事了。唉，瑪麗亞……唉，瑪麗亞……以前你好像和綿羊一樣地沉默，但是現在你多麼地會說話……」

他嘆了一口氣，搖動着肩膀，侷促不安地坐在長登上。

外面的門兒打開了，斯梯潘和瑪麗亞向四週望了一望，亞格麗蘋娜走進來了。她就坐在

靠近門邊的阿列奧希卡和米希卡睡覺的板牀上，匆忙而又謹慎地把放在牀邊的東西移下來。在門口的另一邊，有一個裝着龍頭的水箱，在龍頭上懸掛着一隻陶器的鉢子，亞格麗蘋娜向它瞧了一會兒，她突然站起來，洗一洗手，用襯衣的衣邊擦乾了水漬，再垂頭喪氣地坐下來。

瑪麗亞靜寂地坐着，她伸長了頭頸，凝視着這位姑娘。她的蒼白的，不很清晰的臉龐似乎在顫慄着了。亞格麗蘋娜跳了起來，她握住了帶在身邊的東西，把它擲在地板上，於是她再去洗手，她的肩膀在抖動着。斯梯潘坐在椅子上，彎下了腰，拾起她擲在地板上的東西。原來是一個鑽子，他拿住了鑽子的木柄。瑪麗亞凝視着斯梯潘的轉動着鑽子的手，好像她已經猜到了什麼似的，她用兩手緊遮着臉頰，高聲地嘆氣了……亞格麗蘋娜回到牀邊，她猛然地抬起頭來。

斯梯潘張開了嘴巴說：

「茄拍卡，你到底幹過了什麼事？」

「我已經殺了……伊奧納……」她啞聲地回答說。

「伊奧納！你真的在撒謊吧？他已經死了嗎？」

「我記不得了……我什麼也記不得了……」

瑪麗亞迅速地坐到亞格麗蘋娜的身邊，擁抱着她，把頭部緊靠着亞格麗蘋娜的胸膛。這位姑娘的全身在抖動着了，她好像赤裸地站在寒風裏一樣。

在那天晚上，亞格麗蘋娜就逃走了。瑪麗亞用她自己的亞麻布，替她打了一個包裹，雖然她心裏有些捨不得那條簇新的葡萄色的半毛織裙子，可是後來她終於把那裙子送給了亞格麗蘋娜。因為亞格麗蘋娜自己的裙子，當伊奧納在小屋子門口強迫她的時候，已經被他撕得粉碎了。當她快要昏厥的時候，她忽然感到手裏緊握着鑽子，於是她立刻用鑽子刺進伊奧納的喘着氣的胸膛。

在昏暗中，她向瑪麗亞低聲地說：

「我不歡喜這條裙子，它真使我感到不舒適。要是叫我穿這條染着血的裙子，我寧願赤裸着跑出去的……」

於是瑪麗亞把那條葡萄色的裙子送給了她。斯梯潘也贊成地說：「當然，你應該立刻離

開這種可怕的環境，趁火車到契爾，再到盧干斯克，和卡曼斯加，或米勒羅伏。你在那兒可以找到工作，他們不會問你要護照的。」

亞格麗癩娜經過了果樹園，向村外出發了。在黎明的時候，她跑上了那繞着小契爾河的道路，四週依舊瀰漫着朦朧的夜霧，她把破爛的衣服擲在叢林裏。她擦去了身上的潮濕的沙泥，蹲下來喝了一口冷水，把濕頭髮搖了一搖，她覺得神清氣爽了，於是再向契爾的道路前進。

10

自從伊奧納死後，已經三天過去了，可是亞格麗癩娜還沒有被他們捉住；時局非常的嚴重，官廳當局調查過她的業務狀況之後，就把這件事情擱下去了。在所有的村落中的蘇維埃都被他們推翻，躲在果樹園裏和秫棚裏的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了，逃到大草原上去的共產黨員被他們追擊着。馬蒙托夫新組成的白軍第一部隊，橫過了頓河，跟察里興的工人部隊開火了。兩方所有的船舶都沉沒在河底，渡船也毀壞了。

有一匹馬拖着貨車，從派阿梯·伊茲盤斯克鄉村沿着通達頓河去的大路，慢慢地前進着。他們從小山上駛下來，離開了左面的鐵路橋和右面的里契科夫及契爾村。有幾個年青而

沒有鬍子的哥薩克人，穿着城市裏的短衣，有幾個人是穿着襯衫；但是他們都戴着簇新的鑲紅緞邊的藍色哥薩克的皮帽子，那些哥薩克人在車輪旁邊陰沉地大踏步走着。他們中間有四個人是攜帶着來福鎗的。第五個青年坐在貨車的旁邊，他用腳跟敲着輪輻，搖擺着那滴着汗珠的小馬的韁繩，那匹小馬幾乎沒有力氣把這輛貨車拖過沙地了。

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躺在貨車裏的乾草上。在他青色而瘦弱的圓臉龐上凝着血塊，他的眼睛含着眼淚，嘴唇是張開的，他的頭上縛着污穢而沾着血漬的破布。他被皮馬韁縛住了兩臂。

當貨車在大路上駛近尼次尼·契爾村的平原的時候，大約在村莊西邊相距十六俄里的地方，有三個騎兵出現了。另外還有二個騎兵從峽谷中奔馳出來，和他們三個人連合在一起。騎兵們動也不動地停留在那邊，貨車也停止前進了。年青的哥薩克貨車夫，慌張地從車子上跳下來，走到他的同伴那兒去。她們都站在一起，凝視着遙遠的騎兵，他們無目的地把來福鎗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裏。

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痛苦地抬起了肩膀，靠在貨車的旁邊。他的發炎的眼睛，狹得像

一條裂縫。他的有力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啞聲地說：

「請給我一點水喝……」

他們中間有一個青年人，輕輕地走到貨車的前面去，從草蓆下拿出一瓶溫水，把瓶口湊近昂伊基的浮腫的嘴唇。他喝完了水，又痛苦地說：

「你，是不是耶哥卡呢？」

「是的，是我，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

「你不害羞麼？」

「我的父親命令我監視你，你自己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怎樣能夠不服從他呢？」

另一個青年人，戴着一頂大得很難看的帽子，他歪轉了紅嫩的瘦臉龐，從蓋在眼睛上的帽邊下，很清楚地望着他們，他惱怒地說：

「喂，談論些什麼？難道我們要站在這兒過夜嗎？耶哥卡，向前吧……」

耶哥卡拾起了馬韁，把繩子搖一搖，召喚着馬兒趕路。他自己在貨車的邊沿，疲憊地向前走了幾步。騎兵們回過頭來，向着山坡那邊慢慢地前進着。

「弟兄們，」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說：「你們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些什麼，你們最好放我走吧。」

「不要說話！」戴着大帽子的青年人說。

當貨車顛簸着的時候，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低下了頭，沉重地喘息着和嘆着氣。他用發炎的眼睛，銳利地凝視着遙遠的騎兵，大草原，和護送他的青年人的臉龐。

「無論如何，事情是弄僵了，」他又重複地說：「那些在山丘上的騎兵就是巡邏兵。要是那是白軍的話，那麼我要完結了。如果那是紅軍，那麼你們就要完結了。不論紅軍和白軍，對我們這羣人是沒有益處的。」

貨車又停住了，這些青年人開始低聲地舉行着會議。

「哦，我的年青的朋友，我心裏所要說的話都傾吐出來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痛苦地坐在貨車上。「你們都是青年人，你們都是頓河地方的孩子。你們並不是從北區的山谷裏來的蜘蛛，他們從沒有見過頓河流域；你們是派阿梯·伊茲盤斯克的哥薩克人。哦，哦……：你們爲了護送一個著名的哥薩克人到蘇伏羅佛斯克去執行死刑而得到名聲，所有頓河流域

的哥薩克人，將爲派阿梯·伊茲盤斯克人民的名聲而歌唱，但是到將來有什麼好處呢……昨天那些要痛擊我的人，都是那些老年的哥薩克。當他們痛擊我的時候，有一個老年人——他帶着一包馬蒙托夫給他的東西——站在旁邊說：「你沒有把沙皇趕走，昂伊基，你這小夥子，我告訴你，你還沒有……」那些痛擊我的人，都是些專制主義的傢伙。但是沒有一個年青的哥薩克人敢來解救我的困難……所以老年人都來反對我們。現在，你們最容易做的，就是解開我的兩手，看着老天面上，釋放我走吧。你們可以扯一個謊，告訴他們說，馬兒突然跳到一個山谷裏去，貨車倒翻了，我也逃走了……」

有兩個青年人開始袒護着昂伊基，還有兩個人的面龐轉向別處去沒有說話。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喘息着說：

「你們不是常常和我的小范霞一起遊玩的嗎？我的范霞決不願意讓他的爸爸去執行死刑……他以後再也不能和世人見面了。」

「弟兄們，我們把他釋放吧！」耶哥卡帶着含糊的聲調說，但是戴着大帽子的青年人拉住了馬韁，用馬鞭打着馬兒，可是誰也沒有跟着貨車跑，他祇得攔下馬韁，馬兒又停住了。

這四個哥薩克都是十五六歲的青年人。當老年的哥薩克人把派阿梯·伊茲盤斯克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趕跑的時候，剛接任了四天的大將派羅瓦羅夫命令這四個青年人把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送到蘇伏羅佛斯克去，把他交給馬蒙托夫，然後領回一張收據。要是他們不能把他交給馬蒙托夫，他恐嚇他們說，一定要用戰時軍法處罰的。

當他們的父老和老哥薩克人帶着木樁和乾草叉跑到方場去的時候，那是真的，年青的哥薩克人只在遠遠地望着吧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在方場上無情地咀咒着大將派羅瓦羅夫。昂伊基責備他爲什麼要發命令去毀壞從橋樑到鄉村的軌道，盡可能地在茅屋中分配電線，信號器，鐵屑。『把這些軌條也拿掉，』大將曾經這樣命令地說：『鐵路到底有什麼用呢？我們有自由，有馬兒；頓河流域沒有鐵路之前是存在的，將來也是存在的，莫斯科共產黨員要利用鐵路來搬取我們的穀物的。』

爲了這些話，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曾經咀咒着大將，站在四週的人們都以爲昂伊基的話是對的。他曾經高呼道：『他們已經宣告動員令好了，讓那些沒有厭倦戰爭的人們去戰爭罷！但是，我們和德國人戰爭已感到厭倦了……』

於是老年的哥薩克人來攻擊他，喊叫着說：『你破壞動員令，你這壞蛋，你這共產黨員！』他們開始撕開他的外套和襯衣。年青的人們看見昂伊基把兩三個老年的哥薩克人推倒在地上，他想打開一條出路，跑回自己的家裏去。他們把他捉住了，那些老年人激昂地用木椿敲擊他的頭部，於是他不得不屈着膝，他們用脚跟和石頭亂打他，把他打得沒有一絲兒聲氣的時候才住手。

『請解開我的兩手吧，』昂伊基對青年人說：『我的鼻子已經被打得流血了。』

耶哥卡放下來福鎗，開始把皮帶解開。正在那時候，從遙遠的橋樑的那邊，呼呼地飛出了砲彈，大砲在空中隆隆地響着，像棉花一樣白的煙霧，突然遮掩了在山丘上的騎兵的頭頂。他們立刻回轉馬頭，隱到山谷中去了。

昂伊基和青年人都知道白軍在前幾天已經佔據了橋邊的據點。戴着大皮帽子的青年人果斷地拉住了馬韁，鞭策着馬兒，他們沿着貨車的旁邊奔跑。貨車向左右顛簸着，昂伊基在草葉上滾動，他的腫脹的臉孔，顛簸得好像一個死人。

他們奔馳到平原上去了；在他們的背後，從契爾方面送來了一陣隆隆的大砲聲，好像很

相近似的。一忽兒，又升起了一陣瘋狂的大砲聲，嚇得馬兒也蹉跌了。哥薩克人從貨車裏爬了出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忽然跳起來。

「停！他咆哮了，勉強地張開了黏着睫毛的眼睛。『停！你們這些泡沫！那是紅軍，那是到契爾去的雅克姆。讓我去吧！』」

從橋那邊和契爾那邊都傳來了砲轟聲。相距貨車數百步的地方，砲彈掀起了泥土的浪花。昂伊基用牙齒咬着在手腕上的皮帶。這幾個跟着貨車跑的青年人，被白軍和紅軍的兩重砲火嚇得手足麻痺了，馬兒向着尼次尼·契爾的大路馳驅。

當他們跑到尼次尼·契爾的時候，耶哥卡含着眼淚說道：

「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我們不能把你送到蘇伏羅佛斯克去了。我們就把你交給這兒的行政當局，我們可以拿到一張監護你的收據。上帝保佑你！」

村行政處接收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把收到昂伊基的收據，交給了青年人。昂伊基閉著眼睛，靜靜地躺着。他聽得見聚集在貨車四週的哥薩克人的聲音，他記住了這一切的事情。『他們可憐他，不願結果了這隻狗……』那就是波波夫輕蔑的嘶聲。不知誰伸出手指來

摸一摸那包裹在他頭上的染着血漬的破布，格里姆耶契夫低低地說：「你歡喜紅，現在你是紅了。呵……呵……」

昂伊基好像一個屍體似地躺着，他們把他從貨車裏拖了出來。抬起他那笨重的身體，把他拖過庭院，放進一座半傾頹的小屋子裏去；因為在大將的庭院裏所有的地下室和披屋裏都擠滿了囚徒。他們把他丟在那兒，然後把外面的門戶鎖好。他躺在那兒靜聽了一會，於是開始用牙齒咬斷皮帶，解開了兩手，站起來了。他好像酒醉似地擺盪着，撫摸着他的手，他的頭和肋骨。他彎着腰，盡力地哼出鼻子裏的血塊。現在，他可以自由呼吸了。

在他旁邊有兩個沒有窗框的木板窗子，他從裂縫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一個荒蕪的果樹園，那兒滿佈着向日葵和蕃茄的枯莖。當他再向外面探望的時候，他看見一個臉龐明晰的孩子，沿着籬笆馳驅，他好像一匹馬似地喘着氣。當那個帶跳帶跑的孩子，跑近窗子來的時候，昂伊基用指甲敲着木板。這孩子立刻停住了，他爬上窗架，把眼睛湊在木板間的裂縫上。在半昏暗中，他看見一個黑暗而浮腫的臉龐，他被驚住了。昂伊基向他招手，在他浮腫的嘴唇上勉強地含着一絲笑意。這個孩子嚇得退走了，但是隔了一會兒，他又爬上窗子。

「小朋友，你是那一家孩子呢？」

「我是從彼得格勒來的，我的名字是阿列奧希卡。」

「你是瑪麗亞的兒子嗎？那好極了！好了，小朋友，你可願意幫助我嗎？」

「唉，阿列奧希卡的眼睛閃着光說：『誰把你打傷的呢？』」

「白哥薩克人，小朋友。」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給他們知道一些厲害。」

「當然可以的。好了，你最好快些跑到斯梯潘那兒去。告訴他說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被打擊之後，帶到這小茅屋裏來了。」

「可是，今天他們把斯梯潘帶走了……」

「唉，天呀！」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喃喃地低語道：「那麼事情弄僵了，你一定……你

有沒有勇氣呢？」

「我非常勇敢，不過我是怕蜘蛛的。」

「那麼？」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蹲下身，開始清晰地低語：「阿列奧希卡，快跑到契爾

村去。在那邊你可以看見載着兵士的列車——那就是莫羅索夫斯基部隊，當然，他們要命令你不許前進。他們也許要開鎗，但是你不要害怕。你可以從母親那兒借一塊白色的頭巾，向他們揮一揮……他們將會拉住你，問你是誰，你從那兒來的，你需要什麼。你就告訴他們，是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派你來的，請他們領你到雅克姆·西查丹科司令那兒去。你告訴他說，哥薩克人已在這兒推翻了蘇維埃，他聽了這幾句話，他自己會來的……你再告訴雅克姆說，他們在明天早晨要把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鎗決了。雅克姆將會派人來救我，你把他們領到這兒來。我的話你都記住了麼？」

「記住了，阿列奧希卡艱難地震着眼睛。「好的，我去。」

「真是一個好孩子！彼得格勒所有的孩子，都是同樣的好……」

「但是我怎樣跑到鄉村裏去呢？那樣遙遠的路途。」

「你可以騎馬去，小傻瓜！」

「哦，騎在馬背上，我要跌下來……」

「我想你是勇敢的，我知道斯梯潘的馬兒，是怪溫和的；要是你跌倒了，牠會停住了等你。」

如果你跌下來，你可以再爬上去……」

「好了，好了……」阿列奧希卡說。他從板縫裏再向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凝視了一會兒，於是他感歎着說：「我能夠做的。」他小心地向四周瞧了一遍，走過果樹園，爬過了籬笆，他急急地跑着。

不久，天色開始昏暗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躺在那間小屋子裏的地板上，他只要能夠入睡就好了！但是，他不能夠，他一會兒幻想着白軍要來找他，把他拖到大將面前去審問；他一會兒又幻想到那個孩子恐怕要忘記了他的話，沒有給雅克姆知道他在受難，他被這些思潮苦惱着。他感到很口渴，他渴望有一個冰西瓜。

在大將的庭院裏，有一個人開始哭叫着：「哦，弟兄們……哦，你們到底幹什麼呢？」從他的尖銳的呼聲裏，昂伊基感覺到並不是被樺棒打的，而他正在鎗托毒打着。他憤怒得幾乎透不轉氣來，他的緊靠着地板的心房跳動得很厲害。他一點也不動地躺着，不久，黑暗的夜籠罩着他。四週是寂靜的，在黑暗而朦朧的夜色裏，空中盪漾着雨的氣息。

當那最初的溫暖的春雨，開始噁噁地落在鐵屋頂上的時候，昂伊基·波爾伊索維

契已經睡熟了。他是睡得那樣的安甜，直到那手溜彈在附近開始爆炸的時候，他才從睡夢中驚醒，他跳起來靠在門口的木板牆上。

手溜彈不住地爆發着……鎗聲也響起來了……粗暴的吶喊……沉重而疾馳着的馬蹄聲。忽然有一陣匆促的聲音在問道：『他在那兒？他在那兒？』

他聽見阿列奧希卡的尖銳的聲音：

『這兒，這條路，同志們。』

門兒開始搖動着，門鈕突然地破裂，整個小屋子在振動了。喘着氣的人們突然衝進了這間屋子，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嘆着氣；他伸出了兩手……他們把他抬起來，拖到雨裏，那兒充滿着塵埃和白楊葉子的氣味……

『你能夠跑麼，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那麼來吧……並不十分遠……雅克姆爲你預備好一輛四輪馬車。』

第七章

春風吹起了大草原上的火車頭的煙浪；浮泛着的淡淡的雲兒，好像在藍霧中的白煙；雲影兒投射在那耕作地的爛燦着的黑泥土上，投射在那荒蕪的田野的灌木叢林上。火車頭的汽笛聲穿過了長空，列車在大草原的邊際連續不斷地進行着。

伏羅希洛夫的第五路軍的六十輛兵車，沿着從盧干斯克到米勒羅伏的鐵道慢慢地蠕行着，他們從德國的包圍線那邊轉向北面去了。

在破爛的、污穢的客車裏，在車門和車廂都毀壞了的貨車和沒有頂的貨車裏，都運載着軍需品：成堆的砲彈，琵琶桶似的破損的大砲，一挺一挺的來福鎗，藏滿了子彈的鎗匣，還有鐵板，鋼塊，一部分用油布和鋪席蓋着的機器和車床，罐頭食品和糖的箱子，枕木和鐵軌。在其他的沒有頂的貨車裏堆滿了本地的土產：牀，包裹，裝着鳥兒的鳥籠……

綿羊和山羊咩咩地叫着，豬兒也發出尖銳的叫聲，一個傾斜的銅壺的淺盤和一面鏡子的反射的光線遠照着大草原。躺在車頂上的機關鎗手，在大砲旁邊抽着煙。孩子們坐在客車

的踏級上，乳牛和馬兒在路旁徘徊着。

大草原上充滿了火車頭的汽笛聲，和火車的聯接機的鏗鏘聲，兵車的行列常常停止了前進。一羣年青人衝到前面去，赤着腳跑過春天的草地。

但是現在，大家聽到了一陣比兒童們的愉快的叫聲，鋼鐵的輾軋聲，和火車頭的汽笛聲更響的，熟識而恐怖的噏噏聲。一架烟燦着銀色光輝的德國飛機在天空裏出現了。

士兵們在車頂上和沒有頂的貨車裏開着鎗，騎兵把牲口趕開鐵路線，婦女們不顧死活地在車窗裏揮着手，喊叫她們的兒女。飛機瘋狂地吼叫着，低低地飛過軌道；一個小小的黑球從槎翼上扔下來了。『躺下來！躺下來！』每一個人向着田野上的人們喊叫着。炸彈落在地上爆裂了，在灰污的煙霧中掀起了塵埃和砂屑，在爆炸的吼聲中，常常混入了嬰兒的悲慘的哭叫聲。有時，當一隻遲鈍的乳牛，後面拖着藍色的肚腸，從牛羣中奔馳出來的時候，那種猛烈的轟聲才消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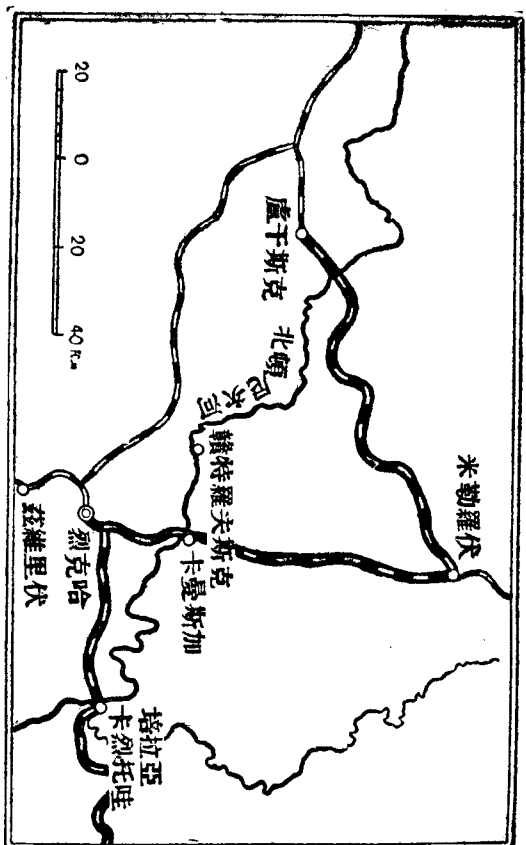
2

伏羅希洛夫在卡巴尼車站的臥車裏所預測的事實，已證明沒有錯誤了。

參謀部發出命令說，不顧一切地去奪回斯瓦托伏。伏羅希洛夫依照命令進行着，把德國人從斯瓦托伏附近的一個村莊的斜坡上的風車裏趕走，並且消滅了他們的炮位。德國的大砲迅速地搬走了，可是伏羅希洛夫沒有騎兵，他的步兵以步行去追擊着他們。參謀長柯爾亞·魯特涅夫把報告送給總參謀說：『到了現在，一切情勢對於我們是有利的。趕快派出兩中隊騎兵和兩中隊砲兵，我們將奪回斯瓦托伏。』

但是現在，第五路軍的左翼的情勢是極嚴重的。頓尼次軍團和第二路軍及第三路軍依舊向着東方退却。不管第五路軍是怎樣地勇敢，他們也不能獲得一個勝利的戰爭，甚至也不能守住他們的陣地了。當司令官們接到參謀部的移動的命令時，他們回答說：『好的，就這麼辦吧。』他們選擇那些濫褻而騷動的部隊，照着指定的方向移動；他們只知道依着自己的唯一的戰略進行。

軍團司令官，部隊司令官，參謀長和委員們在混亂而不穩固的陣地裏昏迷了。總參謀部遷移到頓河流域最北部的地方，那就是從米勒羅伏到伏羅尼茲的鐵道線所經過的黎斯基車站。



第三路軍的司令官報告總司令部，他的部隊不願意離開貨車，所以他的軍隊已不能作爲戰鬥的部隊了。

頓尼次軍團和二路軍潰退得那樣的迅速，跟他們通電也是不可能的了。

第一路軍的殘部迷失了方向，他們向南退到泰岡羅格。在那兒，他們戰鬥了幾天幾夜，痛擊着巴威的第二分隊。因爲他們不知道還要做些什麼，於是就退却了。

第五路軍的左翼是沒有掩護了；總參謀部沒有派騎兵來，也沒有派砲兵來，伏羅希洛夫祇得開始向盧干斯克退却。

當伏羅希洛夫的軍隊正在橫過頓尼次河的時候，德國人突然來攻擊了。但是他們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德國人不能攻破這支烏合之衆的部隊。伏羅希洛夫把他所有的軍隊，都秩序井然地移到了頓尼次的左岸，然後把後面的橋樑拆毀。

等到伏羅希洛夫的軍隊接近盧干斯克的時候，德國人第二次又來突擊了。城市裏依舊是那樣的空洞，還沒有到四十八時，敵人又不顧一切來阻止第五路軍的前進了。德國人包圍着前線的左右兩翼，在山丘的斜坡上攻擊着右翼。於是右翼動搖了，崩潰了；士兵們在驚慌中

開始放棄戰壕，於是守住中心的盧干斯克部隊和共產黨部隊，離開了他們的陣地，衝向前去和德國人肉搏。在鎗刺和手榴彈的戰鬥中，德國人不能支持了，他們放棄了炮臺，和所有的行李車及一架飛機，匆匆忙忙地開始退却；他們在混亂中逃遁了。

自從在哈爾科夫東部的第一次戰爭以來，已經八天過去了。在最危急的時候，烏克蘭紅軍總司令被召到莫斯科去，向他解釋。總參謀部完全失去了統制的力量，他們在絕望中創設一種全新的，隨機應變的計劃。把統一指揮下的陣線移動，迫引着德國人通過零落的車站，高架道和橋樑，而深入頓河流域；同時撤回前線的主力，把他們集中在統一的部隊，再開始反攻。

指定盧干斯克東南部的烈克哈車站爲集中的地點，命令頓尼次軍團和第三路軍從東部到烈克哈；同時命令伏羅希洛夫的第五路軍從北部經過盧干斯克向烈克哈移動。

伏羅希洛夫感到這種戰略是危險的，在烈克哈車站集中兵力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爲在烈克哈的四週並沒有什麼防禦，很易受到德國人的攻擊，所以他沒有實行這個命令。在盧干斯克的軍隊全部撤退了，守住陣地的部隊也向後轉移了。可是第五路軍並沒有轉向東南的

烈克哈去，他用六十輛兵車連載着新組織的年青的工人、礦工和農民的部隊，向北部的米勒羅伏方面移動。

3

在一輛列車的火車頭上，飄揚了一面交叉着頭顱骨的黑色的旗子。在前面三輛臥車的車窗邊，堆積着沙袋，紅色的鉛板上寫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跑上了死路。」這是安那其主義者的「突擊」部隊的客車，內戰的暴風雨已降臨到伏羅希洛夫的軍隊裏來了。這個部隊對於外界的一切是神祕的，他們不許誰走近他們的客車。有的時候，安那其主義者跳下軌道來散步，他們有幾個是穿着輕騎兵的緊身上衣，也有人穿着紫花的諾福克裝，有幾個人是穿着浣熊的外套，在蓬鬆的頭髮上，戴着水手的皮帽。掛在他們的皮帶上的手榴彈，發出夏夏的聲音。他們對那些帶着奇怪的神氣而凝視着他們的人吼叫道：

「走開，你們到底看什麼呢？不要站在那兒……」

在原則上，他們是沒有領袖的：他們以為任何的指揮，就是個人自由的攻擊，所有的紀律是威脅他們的鎖鏈。他們是以多數的票選來決定一切的問題，他們稱普通的集會為「聯

盟。」

偶然有一個瘦弱的，頭髮散亂的老頭兒，穿了一件外國的長大衣，戴了一頂污黑的軟帽，很小心地從一輛客車的踏級上，爬到軌道上來。這個老頭兒的喉核是突出的，他豎起了灰色的鬍子，兩眼從歪斜地攔在闊鼻樑上的夾眼鏡裏透視着天空。顯然地，他對於德國的飛機，感到很有興趣。他背叉着兩臂，輕擊着皺紋盤曲的手指，慢慢兒地踱着，他向四週看了一遍，在他鮮紅的嘴唇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他就是部隊的觀念主義者雅科夫·茲洛伊，他在一九一七年從美國回來的。安那其主義的部隊在東部大草原的烈克哈地方，從游擊大將那兒把他擄掠過來的。那個大將把這慈愛的老頭兒放在車廂裏，隨處帶在身邊，因為他歡喜這個「老頭兒」能說各種流利的外國語。

當黃昏降臨的時候，在無邊際的淡紫色的天頂上燦燦着的繁星，躲藏到晴空的後面去了。在西部的盧干斯克方面，那整天轟響着的大砲聲，已經在靜寂中消沉。遙遠的落日，在天空裏燦燦着光芒。探海燈的光線，從大草原邊際的那邊昇起來了。兵車裏隨處可以聽到歌聲。

一輛在車廂裏載滿了傢具的貨車和頭等分隔室的臥車在向前提駛着了，那列車裏放着一張狹長而粗糙的桌子。安那其主義者就坐在桌子的四週，莊嚴地睨視着殘燭顫動的火光。他們是在舉行「聯盟」。

在一陣激烈的辯論和揮動着連發手鎗及小手鎗之後，他們爲了要討論重要的問題，決定直到開完會議爲止，不准有人喝醉酒。雅科夫·茲洛伊是一個調和論者。

他在煙草的迷霧中敲着車輪說：

「安那其沒有甜言蜜語的存在，沒有純粹的觀念的存在。安那其和最高的自由，就是人類最高的夢想……」

他說得那樣地起勁，在鮮紅的唇角上帶着微笑，他透過了歪斜的夾鼻眼鏡，偷看着那些聽衆。

「安那其在無政府的旗幟下，反對着一切由政府。我現在是五十二歲了，我曾經在世界各國的牢獄……」

聽衆們響起了一陣贊成的笑聲，桌子上動搖着的燭光，也放出了奇異的光輝。

「終於我是自由了，我呼吸着廣大的自由的空氣……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鞏固這種最高的勝利……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創造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這到底是什麼意義呢？你們能瞭解我嗎？」

「說下去，說下去。」其他的人慫恿他說。

「我們反對任何政府的形式，不論是專制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不論那些政府的目的怎樣，它們總是自由精神的威脅，自由精神的牢獄……是不是呢？」

「對的，對的……你是對的……繼續說下去……」他們用粗野的聲音回答着。桌子上點着殘燭，四週坐着很混雜的同伴：他們中間有黑海的水手，他們感到生活的紀律太嚴重了；烏克蘭鄉村的青年們，他們因為種種原由，不能回到自己的家裏去；長頭髮的年青人，他們稱自己為教師，大學生，或者說自己是收稅吏；由他們的言語判斷起來，那些人是從敖得薩和克遜來的，他們大多數人對於自己的職業和過去是很模糊的。

「我們一定要燃起第三革命的火炬，」雅科夫·茲洛伊一面說，一面在燭光前伸出污穢的細弱的手指。「偉大的安那其的第三革命。因為在任何的國家裏，都包含着威脅，我們要

在破碎的國土上興起安那其的黑標準的旗幟。而且——我們不受思想的恐嚇——我們第一個就要打擊無產階級的獨裁。」

「那是對的，請說下去，雅科夫！」其他的人都贊成地吼叫着。一個鄉村的年青人米可拉·莫基拉從容不迫地說：

「我們不願爲委員們灑出我們的熱血，他們看我們的靈魂是不值錢的……」

「我們雖然是第五路軍裏的一部……」雅科夫繼續說：「但是我們和第五路軍一點也沒有相似的地方……我們的路是跑向安那其去的偉大的實驗。我們的緊要任務是要獲得人口稠密的富農的領土，在那兒我們開始做起沒有政府的社會的實驗，破壞一切農民所依附的工業城市。讓茅屋裏點燃着木片，我們覺得木片比電燈更有價值……我們反對電燈……沿着電線的都市裏散佈着無產主義者的獨裁，讓鄉村裏點着木片吧！我們要用黑色的軍旗喚醒他們要求安那其的靈魂，我們用指揮刀斬斷電線……」

「讓他們的都市死亡吧。」米可拉·莫基拉說。

另外一個人遲慢地批評說：

「擾亂都市吧，使他們的鳥獸向四面奔飛——那就是我們的計劃。」

對於這問題，有一個水手回答說：

「鄉下老！等到你成功的時候，你難道不需要甜菜糖羹和醃豬肉嗎？你不是常常想得到一個活動電影照相機嗎？你不是要有一個山珍海味的店舖和一架咖啡磨機嗎？我想在你們的村莊裏，囤積商人已經獲得這一切了。」

「我提議討論將來都市的存在問題，這是一個特別報告的論題。」另外一個人喊叫道。雅科夫·茲洛伊在車輪格格作聲的車子上，也許可以再說一些誇張的大話。可是他的聽衆對於他那抽象的理論感到疲憊了。多血性的人們，有一種現實的前途的希望；並且，他們都覺得自己的手足被束縛了，他們不能隨意地跑到自己歡喜的地方去，他們被別的車子送上了同一的方向。要是放棄了車子而步行前進吧，那又是同樣的不可能。在他們有防護的車子裏，有着無數用熱血的戰鬥而獲得來的資產：約有四百三十二磅金鏈，錶，香煙盒子和各種金幣，貴重的皮外套，和兜蓬，糖，咖啡，以及好幾桶的白蘭地。

他們開始討論剛纔的報告。幾個激烈的年青人立刻把實際的辯論推開，突然討論着安

那其的流行問題。一個患肺癆病的大學生睜大了眼睛，掙扎着回答他的問題說：「請寬恕我，同志們，我們怎樣辦呢？安那其是否認武力的，但是雅科夫提議要征服領土，換句話說，就是用武力去征服領土。我們到底怎樣辦呢？」當列車繼續出發的時候，這個「嬰兒面」嚇得想從車窗中跳出去了。

這問題引起了一陣熱烈的討論。他們到了米勒羅伏之後，到底向那兒去好呢？他們可是應該武裝着衝過大俄羅斯嗎？還是他們應當手裏拿着武器到羅斯托夫，到高加索去呢？

他們激烈地爭論着。他們用拳頭用力地敲着，在桌子上的殘燭也跳動起來了。雖然大家禁止多喝酒，可是在朦朧的煙霧中，發覺有一半的「聯盟」者已經酒醉了。所以那一晚，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有條理的結論。

4

在米勒羅伏的車站，軌道，有頂和沒有頂的貨車，空曠的場所，鋪着圓石的方場，都擠滿着人，車子，牲口，運載大砲的馬兒，和裝載軍需品的貨車。穿着帶酸氣的制服而有鬍鬚的前線士兵，迴繞在煙氣騰騰的燎火的四週，一小團游擊隊員正在舉行着會議。孩子們在哭叫着，他們

家眷中的兒女和恐怖的女人們都留在貨車裏；農夫們苦惱地坐着，凝視這幾千士兵的營地。鳴着汽笛和噴着煤煙的兵車從盧于斯克方面駛來了，但是他們往北去的道路已經閉塞。那些離開了米勒羅伏而到黎斯基去的列車都停頓了，在地平線的那邊升起了一陣遙遠的砲聲。

在車站小餐館的一角裏的桌子後面，堆着外衣，武器和文件，頓尼次·克里伏羅格和政府正在開會，那是人民委員會最後一次的會議。他們剛接到嚴重的消息：德國人在進攻期內，已經挺進到米勒羅伏的領土，並且佔據了相距米勒羅伏四十俄里的契爾托科伏車站，因此到黎斯基的路線被截斷了。現在政府手裏還有一支沒有定名的軍隊和大量的武器以及國內的原料，還有大約二萬的難民。

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阿爾頓，是一個頭髮修得光光的圓臉龐的人，他慢慢兒地咀嚼着麵包，他的鷹眼凝視着米厄新的蠕動得很快的嘴唇。柯爾亞·魯特涅夫的眼臉低垂着，他的嘴是半開着的，他強迫他自己靜聽——在他年青的臉龐上，蓋着一層薄薄的疲勞而灰暗的色彩，他傲慢地噉起了下嘴唇。那個臉兒修得光光的，感覺魯鈍而泰然自若的巴克哈瓦洛夫面

向着文件。其他的人都精疲力竭地坐着，有幾個人用兩手遮住了眼睛，其餘的都用拳頭支撐着頭頸。派克霍曼科的一隻手捏住了鬚鬚，用一隻手寫着字條，他把字條很快地投給柯爾亞·魯特涅夫。魯特涅夫拿了起來：『照克里曼那樣做吧。』他突然露出了一排潔白的牙齒而微笑了。

『到北部去的路是截斷了，要冒着險突圍到黎斯基去是不可能的，』米厄新向着伏羅希洛夫說，他忿然地豎起了鬚鬚。『顯然地，朝南經過烈克哈的道路也被截斷了。現在只有向東經過烈克哈到察里興的那條路可以走了。但是我們可以確信德國人肯讓我們安然地通過烈克哈而不給我們佈置一場血戰嗎？我們是不能信的。即使我們把所有的兵車勉力地通過了烈克哈，那末直到察里興，我們還須打開二百公里的道路，經過那些被叛亂的哥薩克人所佔據的區域。難道我們使一萬五千的婦女，兒童和工人們都受着戰爭的命運的支配嗎？不，我們不能夠……結論是……』

『哈哈！結論嗎？』柯爾亞·魯特涅夫突然跳起來批評說。

『結論是我們已經落在陷阱中了。我們太沒有能力負起重大的戰鬥的任務……戰鬥

的軍隊仍舊極端沒有紀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夠向北突圍，也不能夠向南突破，我們當然不可能向察里奧前進了……我們根據布列斯特和約，想來德國人沒有去佔據頓尼次區域。要是我們留在這兒不去擾害他們，那麼德國人也沒有理由來騷擾我們的。我們在三四個星期中，使軍隊恢復秩序，培養起更大的力量，使他們遵守紀律，那麼我們並不需有六十輛兵車，就可以很容易地發動攻擊了。我提議我們仍舊留在米勒羅伏。」

他向阿爾頓望着，阿爾頓沉重地點一點頭。沉默的巴克哈瓦洛夫低着頭回答說：「是的，除了這條路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了。」派克霍曼科皺起了眉頭，咬着髭鬚。柯爾亞·魯特涅夫的肩膀在蠕動着，好像他感到肩頭有些發癢似的。

在伏羅希洛夫的烏黑的眼睛，和煥發而紅色的臉龐上，仍舊和平常一樣地露着微笑，他的態度很是鎮靜，好像要把每一句話和每一個印象都吸收進去似的。

「可以讓我說幾句話麼？」他向阿爾頓伸出了手，阿爾頓再沉重地點一點頭。「我贊成米厄新同志的提議，我們一定不能讓軍隊分散，部隊必須要有秩序和遵守紀律。」他站了起來，粗率地整一整肩章。「但是，我不贊成我們就停留在米勒羅伏。德國人正在強奪烏克蘭，他

們也將要來強奪頓河流域了，他們不會讓我們平安地留在這兒的……」

他的兩手突然在空中搖動，大窗子的外面升起了一陣猛烈的爆炸聲，窗框上飛散着玻璃碎屑。他們聽到有奔跑的脚步聲……於是喊叫道：『兩個……擔架人……看哪，看哪，飛機仍在四周翱翔，躲藏在車底下去……』第二次他們又聽見從飛機上丟下來的炸彈的轟炸聲，一陣白色的雲煙，帶着參差的裂片飛入窗子，濺污了坐在桌子旁邊的人們。阿爾頓勉強地笑了笑，他用手掌摸着沒有戴帽子的頭頂。巴克哈瓦洛夫狂怒得噉起了嘴唇，向窗子外面望着。派克霍曼科低聲地說：

『要是炸彈擲中了車頂的話……那麼……我們要炸成肉醬了……』
伏羅希洛夫從一堆文件上拿起帽子，把它戴在頭上。

『這就是他們給我們的和平同志們，我們神聖的任務是要保持軍隊，保持所有的軍需品，保持那些信仰我們的難民。到察里興去，才是唯一的道路。我們要有一個月或三個月的時間去突破重圍。我們要在路上組成我們的軍隊，在鬥爭中增強我們的力量。我們的軍隊必須以戰鬥的面目向察里興前進。要是托洛茨基高興的話，讓他們堅持着解除我們的武器吧。

……」

「解除武裝嗎？」阿爾頓問道，他的臉色變成蒼白了。

「是的，解除武裝。托洛茨基已經命令總參謀去解除烏克蘭的軍隊和橫過大俄羅斯邊境的部隊的武裝了。據說這是實踐和德國人訂立的和約，我不相信他的話。托洛茨基把我們當游擊隊看待的，我想托洛茨基的要求根本是錯誤了……」

「這是奸細。」派克霍曼科說。

「革命是統一的，」伏羅希洛夫的臉上閃着紅光說：「我們不論在頓河流域，在烏克蘭，或在大俄羅斯，只有唯一的敵人，統一的陣地，統一的戰略。我們留在米勒羅伏反抗德國人，那是地方的和局部的任務，在察里興我們將有一種普遍的革命典型的任務。要是白哥薩克征服了察里興，那麼伏爾加就落到反革命的手裏去了，所有北部的地方，將不會留下一粒穀物，結果是很明白的。我贊成把所有的兵車立刻向察里興移動，而且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不要分散我們的軍隊。」

顯然地，在這時候，他們的軍隊要長時間的休息。伊凡·哥拉從窗子裏伸出頭頸，東方還沒有染成綠色，夜是黑暗的。

『喂，把鍋子給我，』他向黑暗的車子裏叫着。他很小心地走過睡着的人們，沿着最後一輛列車的車台跳到路軌的旁邊。在他後面跟隨着幾個和他同樣飢餓的人，他們已經忘記了在什麼時候曾經吃過東西的，他們唯一的食糧就是沒有煮熟的馬鈴薯。

在前天晚上，兵車自米勒羅伏向烈克哈慢慢地進行以後，幾乎沒有停車過。有時候他們想出去煮一些馬鈴薯，但是當他們到火車頭去取火的時候，汽笛就立刻鳴響着了，大家喊叫道：『弟兄們，進來啊！』

現在，他們的列車停住在靠近頓尼次河地方的大草原的中心，大約離開卡曼斯加村並不十分遠。在他們前面的軌道上，被一些東西阻塞住了。伊凡·哥拉走下堤岸，那些跟隨在他後面的礦工們，開始把堆在軌道旁邊的一些木板劈開了燃燒。火光昇起來了，照耀着黑車子下面的輪子。伊凡把馬鈴薯放在一個德國的鋼盔裏，把它掛在一條皮帶上，礦工們靜靜地看守着。

「那兒火光太大了，恐怕要把皮帶燒斷的。」一個比伊凡還高的年青人這樣地說。他並沒有戴帽子，也沒有穿靴子；他的身上只穿了一條破爛的褲子和一件襯衫，腰間束着一條子彈帶。『但這是一個有用的帽子，』他一面說，一面向着德國的鋼盔點一點頭。『我歡喜得到像這樣的一頂帽子。』

還有一個年青人，裸露着強有力的頸項和胸膛，在他的和藹而健康的臉上，開始萌發着鬚曲的鬚鬚，他蹲下了腳跟，說道：

「你應當在鋼盔的邊上穿兩個孔兒，再裝上一個鍋柄，那就好用了。」

「孔兒！那是兵士的鋼盔，傻瓜。」一個矮胖而黑頭髮垂掛到抑鬱的眼睛上的人粗聲地說。他整整齊齊地穿着一條綠色的褲子，和一件綠色的在兩臂下裂開的短上衣。這一套衣服是在盧于斯克附近的戰場上，從一個德國兵士的身上剝下來的。他缺少一雙靴子，因為他穿德國人的靴子，是太緊了。

當伊凡把裝着馬鈴薯的鋼盔擱在煤火旁邊的時候，他在黑暗中和其他的人談着話。在前晚，當列車意外地到達了米勒羅伏的時候，伊凡和其他在醫院裏的人們一同搬到

車站上來了。他的傷勢差不多已經痊愈了，並且在狂熱的撤退中，他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受了傷。到了車站，他跑到共產黨員易維多金·巴拉平那兒去，他也是一個普梯洛夫的工人。因為在那兒沒有機會長談，所以巴拉平說：『到特別車室裏來吧，我們可以立刻決定你去參加那一個部隊。』他們一同走進客車的特別室，人們沒有向他多問，他們已經知道了伊凡·哥拉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的兩腳能夠站立了麼？』他們問道。

『當然，我能夠站立的，還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的緊急的任務，是要喚起軍隊的戰鬥的精神。我們需要你去參加一個礦工的部隊……』

伊凡點一點頭，他在客車裏的地板上的鎗堆上，拿起一枝來福鎗，他去找尋礦工第三部隊，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曾經在瓦爾瓦拉波爾車站參加過軍隊的。他看見了那個倔強而健康的青年人，那人黑得真像一個魔鬼。他們都帶着妻子和兒女，放棄了自己的鑛坑和住所，在德國人進攻之前就撤退了。他們少數的家產多都堆在貨車頂上。

伊凡和一個站在軌道上的人突然談天了，那人曾經給他一枝煙草捲成的雪茄，可是沒有發覺他到底是誰，他只是請求參加他們的部隊當名士兵。

『好的，』他們回答道：『來參加我們的隊伍吧……』

熱水開始沸騰了，他們都用腳跟蹲踞着。靜聽那在馬鈴薯上輕唱着的沸水的歌聲。還有其他幾堆燎火沿着堤岸燃燒着。

『弟兄們，你們要知道，這是不妥當的，』伊凡說道：『我的意思是說，在田野上煮馬鈴薯是不妥當的，照這樣子，我們將不能打退德國人了。』

三個人蹲在燎火的旁邊凝視着他，期待着繼續說下去。

『我們應當組織一個比較好的糧食隊。譬如命令我去當巡邏兵，那麼要是在我飢餓的時候，我怎樣能夠走開呢？你們以為對不對？那當然是對的。我們要貯積馬鈴薯，脂肪，和麵包。於是我們應當預算我們所需要貯藏的數量，把這些貯藏的東西送給軍參謀部去。並且我們還要選擇一個軍需官，然後，事情的進行就比較順利了。』

穿着德國制服的士兵，在蓬鬆的頭髮下面的兩眼抑鬱地凝視着伊凡，問道：

「你是誰呢？」

「哦，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伊凡回答道：「我是一個彼得格勒的金屬工人。」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共產黨員……」

伊凡對他慎重地斜瞧了一眼，那三個人的臉龐上都露出了善意的表情，坦白地凝視着他。

「在部隊裏，你們有許多共產黨員吧？」他問道。

「我們都是站在蘇維埃政權這一邊的。」穿着破爛襯衫的高大的青年人，天真爛漫地回答道。還有一個長着鬍鬚的文雅的青年人，用一個「哈哈！」來表示他的贊成，抑鬱不樂的青年人都點着頭。

「我們沒有什麼黨員，我們大多數人是不識字的，但是我們都是布爾塞維克。關於你們彼得格勒的金屬工人，我們完全聽到過了。但是你有沒有聽到關於我們的事情呢，我不知道……」

「我們是地下的工人，」穿着破爛襯衫的青年人，仰起了頭笑着說：「我們都是耗子。」

「我們在一個星期中只看見一次太陽。」長着鬍鬚的人說。

那個容貌兇惡的人插進來嘲笑着這兩個青年人說：

「這兩位——費奧特卡和伏洛特卡——自從十三歲以來，就在鑛坑裏做工了。在這兒，我們都是世襲的鑛工。」他點一點頭而微笑了，他的微笑和他的黑眼睛的閃爍一樣的陰沉。

「我們立刻知道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們贊成你，朋友，我們贊成你，不過不要太激烈了。」

「我們應當常常留心我們的工作，」伊凡愉快地回答說：「我跟着部隊到過一個鄉村，在那兒每一個人都贊助蘇維埃政權的，但是在那兒，簡直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到第二天早晨，只留下我一個人活着了。」

兩個青年人立刻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而大笑了。那個容貌猙獰的人說：

「在鄉村裏，那也許是可能的，可是在鑛坑裏沒有共產黨員就不能有蘇維埃，我自己來介紹吧。我的名字，是耶米烈安·左克，在蘇維埃政權之前，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來告訴你吧。我身上穿着多虱的襤褸的衣衫，我是睡在爛泥中的硬板上。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喝光，喝醉了就痛打我的妻子。天呀，我一到家裏就喝得太醉了。——法律不允許我去打另外的人。我有

許多使我心裏惱亂的事情，我記得以前的一切，我是怎樣地錯誤，於是熱血衝入了我的頭腦，想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的頭就痛了……我是一個畜牲。那個總工程師，德國婊子生的兒子！他到了夜裏也不走開的！」他狂熱地向着那個穿破爛襯衫的青年人望了一眼。「伏洛特卡，你記得我們爲了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次的集會而幹的事嗎？那時候我要扭斷德國人的頸項。第一件事情，我們在庭院裏弄到了一些木板，把屯所裏的污穢和木板牀掃除乾淨，再把屯所分隔起來，這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間分隔室了，那真是我們自己的小宮室。在早晨，我醒轉來的時候，我記得我是一個領袖了。我走過貯藏庫和焦煤爐，我真是一個領袖了；我爬下豎坑，走進採掘場，我是一個領袖了。現在再也不會打我的妻子，現在，她已有一把煮茶的銅壺，她不敢再穿着襤褸的衣服出去了，她現在是穿得整整齊齊的，因爲我是一個工人委員會的委員，我的兒女們也到學校裏去讀書了。你大約已仔細地想過，朋友，請寫信到彼得格勒去告訴他們，不必憂慮而不安了：頓尼次的鑛工們已經在爲着蘇維埃政權而戰鬥。我們要盡力地戰鬥……」

他們聽到一陣馬蹄的聲音，四個人都朝向黑暗中凝視着，那邊有五個騎兵馳進燎火的

光焰中他們勒住韁繩忽然停住了，在火光中喘着氣的馬嘴唇上噴着泡沫。第一個下馬的是一个穿着整齊外套的健壯的人兒。他立刻蹲在火焰的旁邊，從行囊裏拿出一幅地圖，彎着腰向地圖看着。

第二個下馬的是一个有長鬚鬚的，體格強健的人兒，第三個是穿着灰色短上衣的瘦弱的青年人。他們兩個人都迅速地蹲在第一個人兒的旁邊。那個人批評道：

「你們這一對笨伯，相距你們側翼只有十俄里的那個武裝了的村莊被你們放棄了。說不定明天他們要來破壞卡曼斯加的橋樑吧？那麼你們將有三十輛的兵車要被截斷了，可不是嗎？」

瘦弱的青年人執拗地回答道：

「請等一會兒，克里曼和賴特羅夫斯克白軍戰爭，那仍舊是有害的；我們要損失多少時間，魔鬼才能知道。我們的整個任務是要能夠極快地通過烈克哈。」

「那麼你在肩膀上帶着未擊敗的敵人而去從事後衛戰麼？這是不是你正確的戰術的理論呢？」

那個強有力的，髭鬚掃拂着地圖的人兒插入說：

「他的話是對的，柯亞爾……」

「當然，我是對的，」伏羅希洛夫激烈地說：「無論如何，我們在卡曼斯加一定要使敵人的進攻延長二三天。在黎明的時候，我們將派盧加希和贛特羅夫斯克的部隊在庫列克炮位去轟擊贛特羅夫斯克的哥薩克人，他們將沿着頓尼次左岸前進。亞歷山大·雅可夫烈維契，把你的髭鬚移開些，我看不見那地圖了……」他用肘部把派克霍曼科的頭兒推開地圖。「我們一定要佔據並且守住贛特羅夫斯克，我們將得到一個堅固的左翼陣地，我們要守住在卡曼斯加前面的鐵道兩側的陣地。」

伊凡爲了要使他們更能夠看清楚地圖起見，在火堆中再加進了兩塊木片。火堆裏忽然昇起了一陣熱浪，伏羅希洛夫驚得向後退了一步。

「喂，夠了！」他望着伊凡說，他突然又接着說：

「唉，原來是你嗎？契烈奧！」

「是的，我是契烈奧，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伊凡回答道。

「那一晚在斯莫爾萊學院站崗的就是你嗎？」

「是的，就是我，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

「你也是參加他們的部隊嗎？」

「昨天才參加的。」

「好極了！鑛工們是意志堅強的傢伙，可是他們的紀律是不大好的。」他用眉毛的舉動叫伊凡靠近一點。「你有沒有和部隊司令彼得洛夫談過話呢？」

「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我對於司令官有些懷疑。」

「你們的司令官彼得洛夫，無故地干涉着在頓尼次和盧干斯克的部隊。明天我將召集一個部隊會議。我們將替你們找到一個可信賴的司令官。你準備那些青年人……」

「很好。」

「你願意做一個巡邏兵嗎？」

「好的，總司令同志。」

「那麼選擇十個人。這就是任務：看……」伊凡蹲伏下來，伏羅希洛夫用鉛筆尖指着地

圖上的一點。『你的兵車是在這地方，這兒是在卡曼斯加南面的三俄里的地方。你現在跑向頓尼次的左岸直到翰特羅夫斯克的村莊，這就是翰特洛夫斯克哥薩克人屠殺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的地方。三天之前，雅克姆帶着他的部隊去襲擊他們，使他們受了一些損傷之後，就退却回來了。今天，我們接到報告說，翰特羅夫斯克哥薩克人正要進攻卡曼斯加，毀壞橋樑和截斷我們的兵車。那意思就是說要和德國人取得聯絡，並且接受德國的武器。德國人一定要迫近來了，他們到底在那兒？那就是你的任務，去偵察德國的軍隊；希望在明天中午能接到你的有價值的報告。』

『很好，總司令同志……』

『這是責任重大而危險的工作……』

『很好！』

伊凡·哥拉從火堆旁邊誘開了陰沉的鑛工和兩個青年人，他一面向他們喃喃地低語，一面向伏羅希洛夫點着頭。於是四個人一齊爬上了堤岸，向客車那邊走去。當他們回頭望着的時候，在燎火旁邊的兩個人已經騎在馬上了。伏羅希洛夫蹲伏在燎火的旁邊，當他從鋼盔

裏拿出馬鈴薯來吃的時候，他微笑了，他感到兩手熾熱，把馬鈴薯從一隻手換到另一隻的手裏，這樣兩手互相地掉換着，於是把它分成兩半，吃了半個，再把半個放回鋼盔裏去。他從傳令兵那兒拿着馬韁，敏捷而輕易地跳上了馬鞍子，他的栗色的牡馬立刻向前馳驅了。

派克霍曼科緩慢地爬上了他的馬鞍子，魯特涅夫在馬兒後邊先把一隻腳跳躍着，再騎上馬鞍子，他用腳趾探尋踏蹬，騎十們奔馳入黑暗的夜色裏去了。

『把馬鈴薯拿來，把它放進你的衣袋裏。』伊凡向伏洛特卡說。

第八章

派克霍曼科把外套向栗色馬的頸上一擲，把他的皮帽子向頭後一推，一隻腳伸在踏蹬外，橫坐在馬鞍子上。太陽從褐綠色的大草原上昇了起來，曬着他溫和的臉龐。

在軌道的兩邊，人們正在忙碌地工作着，當他們掘泥土的時候，他們喊叫着，談笑着。西邊的壕溝線一直延長到頓尼次左岸的矮叢中。在河的那邊，相距三俄里的地方，伸展着卡曼斯加的大鄉村。兵車慢慢地爬過頓尼次的橋樑，向着卡曼斯加方面進發。

許多各色各樣的人民，從遠遠的河邊渡過了河，自告奮勇地掘着戰壕。恐怖降臨到卡曼斯加了，因為這個鄉村一向有紅村的聲名。在初冬的時候，村蘇維埃曾經逮捕了五十多個本地的和新來到的將軍和哥薩克官員，並且把他們送至盧干斯克去。那時，時局非常的嚴重，赤衛隊的命令派克霍曼科，迫不得已把他們鎗決了。在附近鄉村裏的哥薩克人，尤其是那些最反革命的盧干斯克人，曾經發了誓，要為那些在卡曼斯加被捕的官吏復仇。哺育着他們的憤怒，等待着機會的到來。德國人的進攻，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卡曼斯加每夜浸沉在被襲

擊的恐怖中了。

一羣志願兵擁擠到派克霍曼科的跟前；在他們中間，有職工，村莊的農民，住在鄉村四郊的鎮民，和高中的學生。有幾個人是認識派克霍曼科的，他們伸出兩手，他也從馬鞍上向他們回禮。

「亞歷山大·雅可夫烈維契，你的軍隊會不會永遠跟我們住在一起呢？」他們問道：「只要你跟我們在一起，我們會連成一條戰綫，而且我們每一個人要舉起一枝來福鎗……」

「雅克姆在這兒幫助我們，但是他在韋特羅夫斯克放了火，所有的哥薩克人都逃到大草原上去了，現在他們恐怕更瘋狂了。」

派克霍曼科掙一掙他的鬍鬚，騎在馬鞍上說：

「我們希望那些有鋤頭的人留在這裏，其他的人都回去吧。同志們，我們沒有簡單的掘壕溝的器具，趕快離開戰地吧，同志們……」

那些有鋤頭的人去開掘了，其他的人勉強地向河邊散開。有一個體格健美而含怒着的

姑娘，仍舊站着沒有跑開。「呢，你掉了什麼呢？」派克霍曼科向她說，他的馬兒的嘴巴，快要碰到這位姑娘了。可是她並沒有走開。「我可不能替你找……」

「喂，要是我不能夠開掘壕溝，那麼給我一枝來福鎗吧。」這位姑娘帶着年青而粗暴的聲音說，她抬起了黑眉映下的俊美而含怒的眼睛，凝視着他的臉龐……

「你是不是要去打仗呢？」派克霍曼科高興得皺起了鼻子，問道。

「我是這樣希望的……」

「什麼！」

「另外沒有別的法子了。」她帶着憤怒的口氣說，一面低下頭去，凝視着伸出在她面前的赤裸着的足……

「但是你是誰呢？」

「我是亞格麗蘋娜·契勃萊茲，我在尼次尼·契爾我殺死了一個哥薩克。雅克姆把我帶到他的列車裏去……可是，我沒有殺死的任何哥薩克的魔鬼要來捉住我……我是從卡曼斯加溜出來的。你可願意給我一枝來福鎗嗎？我不是跟你開玩笑。」她向他望着，派克霍曼

科看見她是眼淚汪汪的。

他緊蹙着眉頭，從行囊中取出一張紙頭，寫了幾行字。

『你有沒有看見貨車卸貨的地方嗎？到那邊去，請求盧加希司令，把這張字條兒交給他。稍等一會兒！你不是穿着裙子去參加作戰呢？』

『別胡鬧！』亞格麗癩娜拿着這張字條兒，迅速地越過了田野。當她好好兒走開的時候，派克霍曼科突然捧住了腹部大笑，他的馬兒豎起兩耳，迅速地出發了。

兵士跳下了貨車，在田野上排列成雙行的隊伍。在喊叫聲中，混雜着愉快的咒罵聲，炸彈從貨車裏移到了在下面等待着的人們的兩臂裏，再裝進運輸軍火的卡車。一組混雜的馬兒，拖着四尊大砲，就在前面等待着，人們正在那兒喊叫，一個英俊而流着汗的，穿着硬破領，留着黑鬍鬚的矮胖的兵士，從貨車那邊跑到提高了嗓子而喊叫的人們這邊來了。亞格麗癩娜一直走近他的跟前，拉一拉他的袖子說：

『司令……』

『裝運軍火的車子不夠了，』盧加希喊叫道：『第二排兵士，每一個人都得拿一個炸彈，』

把它帶到砲台那邊去……」

亞格麗蘋娜又拉一拉她的袖子，盧加希回轉身來，露出了牙齒。

「司令，請讀一讀這字條兒。」

「走開……」

「請讀一讀這字條兒！」亞格麗蘋娜粗聲而執拗地重複着說。

他從她的手裏拿過字條，讀了起來。

「費奧特舍夫同志！盧加希頸上的青筋漲得很高，他呼喊着：『給這個姑娘一枝來福鎗和彈藥。』他回轉身來向亞格麗蘋娜說：『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不要怕，假若你能活着回來，我以後也得把姓名寫下來。參加你的隊伍去吧，且慢……：你不能像這樣的去。喂，費奧特舍夫，發給這個姑娘一套褲子。』」

從貨車那邊送來了一陣憤怒的回答聲：

「我們找不到什麼褲子了……」

「那麼你只好在戰鬥中去找到一套了。好，你去吧。」

早晨六點鐘之後，巡邏兵的報告，立刻達到了和鐵甲火車頭相連的伏羅希洛夫的客車裏。礦工伏洛特卡赤裸着背心，騎在馬上奔馳着，他喘息地報告說，他們五個人在夜裏已經穿過哥薩克的前哨；當黎明的時候，發現在車站的右面，有一個德國的巡邏兵，德國人很迅速地從西北面向韃特羅夫斯克推進，礦工們忍不住了；他們已經和德國人開火，並且掀動起整個的鄉村，他們不得不躲在一個打穀場裏。伊凡·哥拉已經命令伏洛特卡去捉住一匹哥薩克的馬兒，迅速奔馳到參謀部來，但是伊凡和他的同志們仍舊躲在打穀場裏，他們正等待着援救。

伏羅希洛夫下令趕走敵人，並且要奪回韃特羅夫斯克。盧加希的共產軍和第一盧干斯克部隊沿着頓尼次的左岸出發了，他們走過春天的碧綠的大草原，溫暖的陽光開始照着他們的背頸。

在遙遠的波動着霞霧的大草原那邊，他們能夠看見金字塔形的白楊，果樹園，和看上去好像在頓尼次河岸打瞌睡的韃特羅夫斯克的白色的教堂。瘦弱的栗色斑紋的小馬，疾馳地

拖曳着四尊庫列克砲隊的大砲；牠們笨重地左右搖擺着，追趕着前面的隊伍，爬行過一塊白聖的高地。

隊伍匆忙地向前行進，當他們的行列向前伸展的時候，人們扣緊了短衣和短外套。哥薩克的哨兵從河岸的矮樹叢中開鎗了。亞格麗蘋娜好像在夢中似的向前進，笨重的充滿着子彈的帆布袋敲着她的大腿；來福鎗的背帶緊壓着她的肩胛。她注視着翱翔在大原草上的紙鳶，在她的背後，時時有一種聲音在喊叫着：『姑娘，不要跑得那樣快！』於是她停住了，呼吸着大草原上的溫暖的微風。

當庫列克的大砲在白聖的高地上開放的時候，大砲有力的轟聲，鼓舞了人們的精神。從遠遠的白楊樹的那邊，騰起一陣雲煙。翱翔着的巨鳶好像喫驚似的，飛到青天裏去了。

亞格麗蘋娜和所有的人都向左右奔跑着，滾進了剛由哥薩克放棄的淺淺的壕溝。大約相距三百步的地方，有着高巍的白楊，隔年的麥堆，茅草屋頂的穀倉，和泥土牆的茅舍。許多茅舍好像蠟燭似的正在燃燒着，沒有一點兒煙霧，在寧靜的中午，他們把一束束的稻草擲進火

堆裏，盤旋在火光上的鴿兒和稻草灰一同騰上天空。

亞格麗蘋娜把裙子下面的裸足包捲起來，伸一伸頸頸，好像鳥兒似的這邊瞧瞧，那邊瞧瞧。她不能像別人一樣，的無目的地亂放鎗，浪費了子彈，她知道怎樣使用來福鎗，因為她在幼年的時候，她的哥哥米可拉，已經教她了。哥薩克的子彈激起了塵埃，在她的鼻子下右面飛過去。但是哥薩克一個也沒有露出而來……

在她的背後，一陣瓦斯像火樣的燃燒着，機關鎗在軋軋地響了。在前面的叢林裏，樞枝開始從枝頭掉落下來。盧加希跳過她的頭頂，揮動着他的手鎗，張大了嘴喊叫着。誰也聽不清他在喊叫什麼，但是那是非常明白的：『前進！弟兄們！』亞格麗蘋娜毫不費力地，好像被一陣風所掀起的一樣，裸着足，在灼熱的地上飛跑過去，在前面，她看見一座枝條編成的籬笆，她匆忙地想道：『我怎樣能夠越過那座籬笆呢？那是要把我的衣服都撕破了。』

在這當兒，有一個年老的，戴眼鏡的人在追趕着她；他的亞麻布的褲子掉下來了，他粗笨地爬過了籬笆。亞格麗蘋娜撕開了瑪麗亞的緊窄的裙子，伸直了大腿依舊懷着同樣高興的情緒，跳到哥薩克庭院的後面，走進一個打穀場。在那兒，她終於看見敵人了。

一個佩着紅色肩章，穿着短黑制服，黑鬍子的人，正在屈着腰，沿了黏土牆跑過去。亞格麗舉起肩膀上的來福鎗，「放！你這個傻子！」戴着鋼絲眼鏡的人喊叫着。當他在衣袋裏找到彈藥的時候，他抖動得好像一張葉子。這個哥薩克從小屋的轉角繞過去，靠在牆壁上，向這邊瞄準着，在亞格麗還沒有向他的可惡的臉龐瞄準之前，他先開鎗了。戴眼鏡的人，狂喜得把武器向空中拋擲着。

亞格麗喊叫一聲，急急地放了一鎗；來福鎗底重重地反撞着她的頸骨。哥薩克丟掉了來福鎗，號叫一聲，向這姑娘衝過來，他們互相用赤裸的手臂扭打着。亞格麗感到她自己的骨頭和哥薩克的骨頭都在格格地響。他們掙扎着，喘息着，呼喊着，扭成一團。其他的人們向他們跑近來了。哥薩克緊抱着她的背脊，他的乾燥的鬚鬚擦着她的頸頸。他想用牙齒去咬她的喉頭。他們兩個人都倒在地上滾轉着，突然他的手指絕望地鬆開了。她跳了起來，哥薩克躺在那兒深沉地嘆氣。

有人把親切的臂膀，用力地圍住了她的頸頸。「狗……狗種！」她喃喃地低聲說。她把擺在肩膀上的重重的手推開，回過身來，伊凡·哥拉就站在她的面前。

「茄拍卡！」他張着嘴巴，露出堅白的牙齒，叫道。在他的烏黑的眼睛裏，蘊藏着那樣的驚奇，那樣的歡喜，亞格麗賴娜真想用臂膀抱住他的頸顛。可是有許多人在他們的面前，她只得勉強地張開嘴唇說：

「哈囉……伊凡……」

在攻擊的浪潮中，亞格麗賴娜和伊凡跑進了教堂裏的廣大的方場。戰鬥已經結束了；哥薩克從鄉村裏撤退出來，他們騎着馬，退到山丘那邊的大草原上去了。稀疏的鎗聲慢慢地沉寂了。在方場上，回響着哄笑和愉快的喊叫聲，井欄的起重機發出尖銳的軋軋聲。整個鄉村籠罩在煙霧和刺鼻的塵埃裏，中午的太陽，好像一個古銅色的球兒懸掛在天空中。

「真想不到在戰場上會遇見你茄拍卡！我可不能相信！」伊凡重複地說。

「我以後詳細地告訴你吧，伊凡。現在，我很口渴……」

只有那時候，她的兩手和大腿開始抖動了。她困難地拿下肩膀上的鎗帶，她的足底滑進井欄邊的冰冷的爛泥中去了。

「茄拍卡！茄拍卡！」一種粗野而愉快的聲音在喊叫着。她的哥哥米可拉穿過了人羣，向

她走來；在他的臉龐上長滿了鬍子，他已不是一個孩子了。她用臂膀抱住了他的頸頸。一會兒，又把她的頸頸攢進他的胸膛。年青的哥薩克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走過來，用冷靜而清澄的眼睛凝視着，拍着她的肩膀。

『你爲什麼不穿軍人的制服呢？』他問道：『你不怕我們會笑你嗎！』

馬托維·沙洛克和其他的人都向他們走來了，波肯好像一隻熊似的從羣衆裏衝過來。『這位是你的妹妹嗎，米可拉？』他張着口問道：『真的，她是我們大家所歡喜的一位姑娘。』人們都這樣說。他們向她致敬，向她介紹他們自己，稱贊地望着她。

她羞得呆呆地站着，低下了裹着襪色頭巾的頸頸。她的裙子一直撕破至大腿處，她的緊身上衣襤褸地垂掛着，被哥薩克的指甲所抓的地方，還留着血痕斑斑的深痕。

她靜寂地開始走出人羣的圈兒，伊凡·哥拉追趕着她。她走向一個翻倒了的貨車的地方，在那兒躺臥着一個死了的哥薩克。

『真的，你是不是要把他身上的衣服剝下來呢！』伊凡問道。

『司令官命令我在戰鬥中獲得衣服。我立刻要把衣服拿到井邊去洗一洗。』

「回去，回去。」伊凡一面說，一面粗魯地推開她。「我來拿。」他開始彎着腰剝下死屍身上的條紋褲子，和一雙精緻的靴子。

2

他們走進了方場旁的荒蕪的庭院，亞格麗蘋娜開始在井旁邊的水槽裏洗哥薩克的褲子。

伊凡坐在旁邊，把來福鎗挾在他的兩膝中，注視着亞格麗蘋娜用繩子吊上一桶水來，握住了木桶的柄，她的健壯而秀美的身體，向後退了幾步把水倒出，再把木桶放下井裏，她歡笑着，因為她歡喜伊凡坐在旁邊注視她。

他咳了一聲嗽，問道：

「你有沒有收到我的信呢？」亞格麗蘋娜點一點頭。「雖然我現在看着你，可是我還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他繼續地說：「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間，你已長得這麼大了。」

亞格麗蘋娜回轉身來，她爬進水槽，用她的赤裸着的脚在水裏搓踏着褲子。

「最好用砂擦洗……你參加我們的支隊吧，茄拍卡。我要你加入……這對於你是比較

舒適的，而且也可以減少我的煩惱……」

『好的，』她掉轉背來向着他說。

『你在尼次尼·契爾到底碰到了怎麼一回事呢？』

『噢，什麼！』她感歎了一聲，他靜寂地等待着。『我正爲了一個人要保持我自己的純潔……那結果也是很好的……我想這件事你完全知道了，那麼你爲什麼要問我呢？』

『好極了！那正是伊奧納這豬獠所需要走的路。你做得很對，茄拍卡。你做了一件有膽量的事情，你繼續努力吧。』

她洗好了褲子，並且緊緊地絞乾了水分，把它們懸掛在太陽中曬乾。伊凡好像向日葵朝着太陽似地轉向着她！不過，他竭力地避免去看那從破爛的裙子的裂縫裏裸露出來的黑色肌膚的股腿。

『你在打穀場上捉住那個哥薩克的力量，那是值得注意的！真的，現在的姑娘們已經參加革命了。她們不讓任何人侮辱她們了……』

亞格麗蘋娜沒有回轉身來，問道：

「那麼，姑娘們另外還應當做些什麼呢？」

「不，你是對的；你是十分對的。」

於是，第一次，她突然地笑了，她的眉毛豎起來，分開得好像一個孩子似的，她的臉孔漸漸地變得圓潤而溫和，連牙齒也露出來了，她正像一朵盛開的玫瑰。

「笑什麼？」伊凡張着口向她問道。

「我正在笑我所想到的事情。」

「那麼，你是一個傻子……」

她笑得更厲害了，屈着膝，好像笑得要坐到地上似的。伊凡敲擊着他的來福鎗底，惱怒地皺一皺鼻子，開始向別處望着。可是她的笑聲引起了他的共鳴，他也張開着口大笑了。於是茄拍卡坐了下來。

「唉，媽呀！我希望你是很正經的，那末就不會有人接近你了。我也怕你這樣說：「你這傻子，叫我做些什麼呢？是不是要我把你帶在馬鞍上嗎？」唉，媽呀！」

「好了，穿上你的褲子，你是一個戰士！參加隊伍去吧。假若他們捉住了你，那麼這並不是

開玩笑的事情。」

『可是褲子還濕呢？……』

伊凡鼓起他的兩頰，但是他依舊要在荒蕪庭院的井邊，多留一會兒，他注視着亞格麗。娜拿起褲子，把它們抖動一下，撫摸一會兒，她搖搖頭把褲子圍在肩膀上。她又微屈着腰，拿起地上的子彈袋，她突然驚奇地向四週望着：她的來福鎗在那兒呢？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看見在伊凡的兩膝間躺着一枝來福鎗，但是他沒有立刻把鎗交給她……

『喂，把來福鎗還給我。』她說。

『拿去吧，那麼拿去吧。』

她開始搶奪着來福鎗，她的溫熱的股腿碰到了他的肩膀，一股熱流傳上了他的身體……他帶着奇異的表情望着她，她的臉龐立刻陰沉了。

『別那樣子，伊凡……』

他們在那時候，還沒有明白地說出他們心裏的話。這當兒，門外突然升起了一陣震耳的吼聲，煙霧和塵埃在空中渦漩，人們喊叫着，鎗聲響了。伊凡跳起來，命令亞格麗穿上海濕

的褲子。當她一隻腳跳躍着，另一隻腳笨拙地伸進褲子的時候，他們聽得有好幾顆炸彈在爆炸了。德國人和哥薩克人開始在反攻：他們的騎兵已經從大草原上回來，迅速地包圍了這鄉村。

3

伊凡感到背部傳上了新鮮晚風的寒冷，他覺得脚下的泥土是溫熱的，並且嗅到了稚草的香氣，當他轉着身子把手放進彈藥袋的時候，他望見淡紫色和青藍色的烟燦着星光的天空。聽到了戰場的喧嚷，砲彈猛烈的爆炸聲，還有那些人們因騎兵不住地進擊而退却的緊張的援嚷，使伊凡感覺到非常的痛苦；但是在勝利中，在愉快中，他們深信着自己的力量。

這都是因為有亞格麗蘋娜躺在他旁邊的壕溝中的緣故，他憤怒地發着怨言，和殘留着
的散漫部隊的幾十個兵士一齊地放着鎗。

那是夜半了，盧干斯克和共產黨部隊正在一面退却，一面阻止哥薩克騎兵的壓迫；羅夫斯克的戰爭，也留下了一個悲慘的結局。他們向頓尼次左岸退却的後路已被切斷，鄉村也被包圍了，德國人的大砲向着敵方的軍隊轟擊，他們被迫穿過火線，退到燃燒着的橋樑的

右岸誰也沒有想到會這樣敗退的，年青的戰士們陷落在混亂中了，他們離開了隊伍，向四週紛紛地潰逃，每一個人爲了要救出他們自己的生命而衝過軍隊的包圍線。

盧加希司令迅速地奔馳過大草原，召集潰散的人羣。把庫列克的砲位轉了一個方向，用最後的砲彈對着向山丘上迫近來的騎兵隊轟擊。

他們也不明白這種驚惶是怎樣昇起來的，不過每一個人都知道像綿羊似的逃命的人們，要被哥薩克人刺殺的。他們也曉得自己並不是懦夫，但是不知誰在狂熱地喊叫着，拋棄了他的來福鎗，帽子，外套，回頭逃遁了。黃昏漸漸地爬上了地面，但是沒有一個人以爲逃亡是恥辱的。『好傢伙！伏羅希洛夫在第二天早晨，騎在栗色的馬上經過兵車的時候說：『你們昨天晚上跑得正好，真是好眼光！謝謝你們，同志們！』

在昏暗中，哥薩克人爲了他們的馬兒不易跑路，他們的追擊就鬆弛了。德國的大砲停止了轟擊，在後衛隊的稀疏的鎗聲保衛之下，重新集合起來的部隊，向着鐵路線的東南退却，憑着遙遠的火車頭的嗚叫聲，他們獲得了退却的方向。

在掩護退却的戰線後面，時時有一個騎着馬的騎士，在灰暗的星光中出現。

「來，弟兄們；再向前跑二百碼。」

人們靜寂地提起了腳，疲憊地跑着，他們從圓丘的後面跑過去。伊凡向亞格麗雅說：

「不要在黑暗中迷了路，靠近我的身邊走。」

在這種情況中是沒有什麼時間可以思索了，但是伊凡有這樣大的幸福，使他自己也感到驚奇了。要是有人告訴他說，一個思想嚴正的人，只是爲了一些無價值的戲談，爲了他單獨和一個在井邊的姑娘在一起的緣故，而鼓舞起他非常勇敢的精神，他是無論如何不會相信的。那好像就是伊凡完全所需要的一撮食鹽吧。伊凡腳下的泥土漸漸地鬆軟起來了，天上的繁星，好像是親切的工農的星宿，在偉大的革命燈塔上燦爛着。他的思想漸漸地光明起來了，人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

4

後來，伏羅希洛夫用三千輛軍用列車開向察里奧方面作突破的決戰的計劃，被德國人發覺了。這種作戰的計劃，和以前德國人對付紅軍游擊戰的活動的戰略，是根本不相同的。

德國人決定在米勒羅伏和烈克哈之間，阻止伏羅希洛夫的車輛，同時強迫第五路軍放

棄他們的貨車而潰散。他們開始包圍烈克哈，並且向米勒羅伏方面攻擊，要粉碎設防在卡曼斯加車站的第五路軍的後衛。

伏羅希洛夫和他的最可信賴的後衛軍留在一起，他派遣柯爾亞·魯特涅夫和阿爾頓去指揮向烈克哈移動的列車。他們立刻跨上了馬，去追趕着慢慢地爬行着的列車。

五月一日的早上，在卡曼斯加前線戰壕的外面，被霞霧籠罩着了，他們在舉行一個集會，伏羅希洛夫騎在馬上說：

『今天，全世界工人的示威運動，在紅旗之下舉行了。今天是團結的日子，是檢閱的日子。無產階級的紅色的日子，資產階級的黑色的日子；他們隨時準備着用無情的鉛彈，來打擊沒有防備的工人的胸膛。』

在這樣偉大的一個日子裏，他的栗色馬的額角上，裝飾着一顆好像軍刀一樣光亮的星兒，因為帆布的缺乏，在腳脛骨上緊繫着棉紗綑帶。這匹栗色馬豎起耳朵，抬起了頭，向着站在總司令四週的兵士噴着口沫。在這光榮的紀念日，那些體格強壯的，被太陽曬得黑黑的人們，依舊緊扣着鈕扣，束着被汗液污濕了的襯衫的腰帶堅強地站着。他們抬起頭，緊張地凝視着

伏羅希洛夫的愉快的臉龐。

「同志們！現在我們是第一次決定從理論走上實踐。我們在偉大的領袖的指導之下，不怕世界上資產階級的一切的海陸軍，我們已決定建立起一個新的世界。由於這種不能動搖的決心，我們第一個任務是要把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者從蘇聯的領土上趕出去。這任務已經託付給我們了，同志們，我們必須要完成這種任務。德國人正在向我們進迫，要擄掠我們的列車裏的軍需品，同時要粉碎我們未來的戰鬥的計劃，我們是不能允許的。今天，我們一定要向帝國主義者表示：在無產階級手裏的紅旗，是不會被人搶去的……今天，全世界正在高唱着「國際歌」，在我們的前綫，有一種勝利的戰鬥的轟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將聽到脅迫的聲音。我們是在遙遠的千里之外，那是沒有問題的，他們能夠看見我們嗎？他們是能夠的；他們能夠聽到我們嗎？他們是能夠的。同志們，萬歲……」

在米勒羅伏方面的斜坡那邊，德國的大砲在怒吼着，它的轟聲掩蔽了伏羅希洛夫的聲音和兵士的喊叫聲。

在滿長着苦艾的山坡上的烈克哈大村落裏，有一座白茅舍，還有稻草屋頂的打穀場，枝

條編成的籬笆，高大的白楊和櫻桃園。火車站就在那山腳的底下，在村落和車站的東邊，伸展着低窪的濕地。到察里興去的鐵路，繞過了這低窪的濕地，橫亘在培拉·卡烈托哇村落的頓尼次的河流。

德國人沿着烈克哈南部直達羅斯托夫的幹線進攻。並且用飛機轟炸着離開烈克哈一站的羅斯托夫車站。阿爾頓趁着鐵甲列車到茲維里伏去，把所有的車輛儘量地帶走，並且幫助着難民撤退。

德國飛機在烈克哈的天空裏翱翔，向下面扔着炸彈，許多茅屋和建築物正在燃燒着，山丘和風車都被籠罩在煙火中了。

在五月一日，軍用列車相繼地到達了。因為要調運許多的車輛，所以支線不夠分配。火車頭的汽笛瘋狂地嘶叫，駕駛者在火車裏半斜出身子咀呪，難民們在開着門的車子裏憂慮地凝視着天空。列車沒有一點兒理由地一忽兒移動，一忽兒又停住了許久。

爲了到察里興的路已被切斷了，所以混亂更加的厲害。哥薩克人已把橫過培拉·卡烈托哇的頓尼次橋樑毀壞了。烈克哈好像一個巨大的肚子，一輛一輛的蒸氣車，連載着幾千個

武裝和非武裝的人們，向着這巨大的肚子裏開進去了。

在酷熱的五月一日，卡曼斯加村落附近的大草原上，照耀着透過了塵埃和雲煙的暗淡的太陽光。鉄的轟聲激起了泥土，掃蕩過伏羅希洛夫的壕溝線。在塵埃和雲煙中，出現了一個個正在跑着的德國人的影子，他們的頭上掩蔽着煎煮馬鈴薯的罐子，在他們的面前，伸出了闊邊的刀口。

分隊的司令官和委員在沾着鮮血的戰壕裏站了起來，混身泥土而昏迷了的人們在蠕行着，他們張開了黑色的嘴巴，憤怒地喊叫着，竭力地張開了充滿着塵埃和憎恨的眼睛，搖搖擺擺地衝向前去，迎擊那些可咀咒的敵人！好像用乾草叉投進乾草堆裏去似的，他們把四面鋒利的刺刀，刺進那狹肩膀而緊束着領頭的小軍官，刺進那揮動着連發手鎗的，充滿着烏克蘭猪肉的軍曹的灰色的肚皮，他是一個沒有自信力的德國人；他們的刺刀又刺進那鷹鼻子的，戴眼鏡的德國的小康農夫的深凹的胸膛——上帝饒恕他吧——他們都是被資產階級派到頓河草原來，尋找他們的坟墓的。

德國人又一次一次地來進攻了，但是他們抵不住鎗刺的反攻，便轉身逃了，同時有許多可憐的人，滾進苦艾裏，或在彈穴中呻吟着。

在那時候，紅軍必須去防護他們的左翼，以抵抗從卡曼斯加來搗亂的韃特羅夫斯克的哥薩克人，戰地可怕地擴大了，一直伸展到頓尼次的右岸。他們缺少生力軍，他們極希望在一二天內，列車能夠經過烈克哈。

在黃昏的時候，柯爾亞·魯特涅夫從烈克哈來了一個電話：

「哥薩克已經把培拉·卡烈托哇的橋樑毀壞了，情形非常混亂；並且，到培拉·卡烈托哇去的所有軌道都破壞了。在烈克哈，擁擠得水洩不通。我們沒有大批的列車來接濟，我現在正在努力地修理着培拉·卡烈托哇的軌道，還有……」

「夠了，夠了，謝謝你。」接電話的派克霍曼科喃喃地發着怨語。

「還有，德國人隨時要佔據茲維里伏，德國的巡邏兵已經在有風車的斜坡上出現了，我們把他們都趕了出去……」

派克霍曼科從皮外套中伸出頭來——那件皮外套是用來掩蔽他自己和電話機的，可

以遮掩砲火的不住的轟聲，他把軟皮帽子扯下來掩着兩耳，從參謀部的客車裏走出來，去尋找着伏羅希洛夫。

從那重又展開了猛烈的戰爭的田野裏，吹來了塵埃和火藥的氣味。受傷的人在跛行着，有一些人握住了受傷的臂膀，痛苦得皺着眉頭，有一些人靠着同伴的肩頭跛行，其他的人抬着擔架。一顆流彈突然鑽進地面裏去，把人們震倒。擊毀的貨車傾倒了，在車輪的旁邊，有一個女人蜷縮着她的膝，一隻手緊握着一把泥草，躺在一堆塵埃的旁邊；一個污點開始在她的佩着紅十字章的頭巾上展開了……派克霍曼科看見了總司令的栗色馬，管馬的傳令兵低下了頭站着，這個廣頰的青年人的臉兒，慘白得帶了青色，他的眼睛是半閉着的。

「總司令在那兒？」派克霍曼科喊道。

「在戰場上。」

派克霍曼科走開之後，他才覺得這位青年人已經受了重傷。在前面的煙霧裏可以聽見吼叫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他彎着身體，手裏拿着手鎗，奔向戰鬥的人羣。鋼鉄的鏗鏘聲，爆裂聲，尖銳的呼叫聲漸漸地遠了，德國人又在向後退却。

當他奔跑的時候，躁急地跌進一個戰壕裏去了，他的膝蓋撞得非常的疼痛，眼睛裏充滿了淚珠。他跳了起來，在塵埃和煙霧的前面，有一個人搖搖擺擺地向他走來，當他在跑路的時，他一面把劍插進劍鞘，但是劍頭刺到皮裏去了。他的濕淋淋的頭髮，垂掛在直淌着汗的眉毛上。

「喂！派克霍曼科喊道：『克里曼聽……你這糊塗虫！你不能像那樣的去，你怎麼能夠去參加最劇烈的戰鬥呢？』」

伏羅希洛夫停住了脚步，他的烏黑而帶着激昂的表情的眼睛，凝視着派克霍曼科。

「喂，怎麼辦呢？」他說：「這是一個非常的大混亂，他們要強行通過了。」

他再把劍插入劍鞘。派克霍曼科望着劍口，那上面已經沾着血漬了。

「很好……但是由我看起來，你沒有權利……聽……形勢是非常的嚴重……魯特涅夫剛正搖電話來……」

伏羅希洛夫也帶着驚奇的神色，凝視着沾上了血漬的劍口，他們向客車那邊走過去了。

派克霍曼科告訴他魯特涅夫從烈克哈地方打來的電訊。

伏羅希洛夫迅速地和他的朋友斜瞧了一下。

「所以我們必須要戰鬥，除了戰鬥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我們一直要戰鬥到把軌道修理好……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軍需品落在德國人的手裏。」

5

五月一日和二日過去了，伏羅希洛夫在卡曼斯加繼續抵抗敵人。巴克哈瓦洛夫動員了幾百個難民，在機關鎗保護之下，修理着從察里興至培拉·卡烈托哇的鐵路軌道。第五路軍的部隊，已經分佈在烈克哈南邊和西南邊的小山上的戰壕中和山谷裏了。

伊凡·哥拉和亞格麗蘋娜已經和礦工們連絡起來了，他們發覺大多數人都在盼望着事變。他們大家都知道總司令的決議，不讓一輛列車落在敵人的手裏。但是有無數的貨車，客車，和昇騰着蒸氣的火車頭，都在山脚下等待着。誰也沒有力氣來抵抗那種混亂。人們都怨聲地說：『總司令發發號令是多麼容易，他只會騎在栗色馬上任意奔馳。但是要我們用血肉去保護這些可呪咀的軍用品……』

當伊凡·哥拉遇見耶米烈安·左克時時候，他便覺察人們不滿意的心緒了。左克是一

個陰沉的礦工，他曾經在德國人的死屍上剝到過一套衣服的。當伊凡、伏洛特卡和費奧特卡活着回到部隊的時候，一點也不表示愉快，他也沒有向伊凡招呼，只是鬱鬱不樂地回轉身子，不願對他望一眼。

其他的礦工們也是這樣地鬱鬱不樂，他們穿着襤褸的衣衫，赤着足，滿身沾着泥，好像石像似的盤坐在沒有完工的戰壕裏，他們誰也不願意逗留在這兒。只是那樣昏迷地坐着，有時抬起了頭，凝視着在天空中閃爍的德國飛機。

像這種散佈着變態心理的部隊，顯然地，是不適合於戰鬥的，所以一定要趕快地定下一種政策。當伊凡掘好了一個小小的戰壕的時候，他把鋤頭放在新鮮的泥土上，他向着正在用挖壕器在兩步以外掘溝的亞格麗蘋娜說：

「現在，我們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茄拍卡，你贊成嗎？」

「是的，我當然贊成。」亞格麗蘋娜回答了，她伸一伸疼痛的背脊，落在大草原的邊際的太陽照耀着她的溫暖的臉龐，她捲起了袖子，用赤裸的手臂揩一揩前額的濕汗。伊凡覺得她的動作非常嫵媚，她在陽光中眯着眼睛，那是更顯得美麗了。

「我決定要做一件最冒險的事情，這不是使我苦惱不苦惱的問題，而是我做得對不對的問題。我愈想愈覺得應該幹這件事情。結果到底怎樣？我不能預料。我還沒有和一個老同志討論過，因為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我可以跟他說的。我不能袖手旁觀了，所以我一定要提議。」

亞格麗癩娜不十分明白，他到底在忙些什麼，伊凡的兩眼好像一隻雄雞看見了穀粒似的，凝視着她握着挖壕器柄的醜陋的兩手。但是她覺得他是絕對誠實的，她朝着太陽嚴肅地點一點頭。伊凡從戰壕裏爬了出來，向那當作部隊司令部瞭望台的風車那邊跑去。

在風車的前面，有一塊半埋在泥裏的破磨石，兩個參謀部裏的人，就坐在這塊破磨石的上頭，其中有一個人是穿着短學生裝，露出了細小的牙齒，臉色是慘白的，有着紅得使人吃驚的鬍鬚；還有一個人好像是和尙，骯髒的頭髮披在兩肩，眼鏡擱在鼻樑上，用一根腰帶束住了他的外衣。他們煩擾地用皺了角的紙牌玩着「二十一點」的遊戲。

伊凡向他們詢問着總司令的下落。那個紅鬍鬚的人，並沒有向他看一眼，沒精打彩地回答說：「總司令有事呢！」

「那麼，他是不是睡覺了嗎？」伊凡一面問，一面蹲踞在磨石的旁邊。

「對了，他睡覺和你有什麼相干呢？」像和尚似的人回答說，他一面弄着紙牌。

「但是，現在不是總司令睡覺的時候，去叫醒他吧。」

「喂，有什麼急事？」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們兩人互相望了一望，紅鬍髯的人問道：

「回去，你是不是從我們的部隊裏來的？」

「是的。」

「司令沒有發過命令說，任何的報告都要去攪醒他，你知道嗎？」

「你去叫他醒來……」

他們又互相望了一望，這是很顯然的，在任何情形之下，伊凡決不會離開他們的。但正在這當兒，風車前的門兒「呀」的開了。滿身沾着麵粉的彼得洛夫司令，獨自地走了出來。他是一個矮胖而圓臉的人，含着怒，像沒有精神的樣子。

「喂，有什麼事？」他帶着惡意地問，並且打量着伊凡的上下：「唉！原來是彼得格勒的共

產黨同志。我想，有什麼訓令吧？」他裝着苦臉，坐在磨石上，拿出一只煙草盒子，把一支雪茄煙轉動着，同時發着怨言：「你們的計劃是沒有什麼用的，同志。他們都是輕率的計劃。但是，我們必須要先處理活的人，這並不是抽象的觀念是……」

伊凡分開兩腳站在他的面前，兩手垂掛在兩邊，好像一個人站在司令的前面應有的禮貌似的，彼得洛夫從鼻孔裏噴出一個巨大的煙浪。

「喂，你到底要什麼呢？」他問道。

「司令同志，部隊的精神是太渙散了；部隊已不能執行戰鬥的任務了。」

「但是誰發出這戰鬥的任務呢？」司令忽然大聲說，他堅強的頭頸變成了蒼白色。「這命令是第五路軍參謀部發出的嗎？我一點也不認得這個軍隊，我也沒有參加過它的組織。我的部隊只是和第五路軍在鐵路線附近取得聯絡罷了。我的部隊是服從人民的意志的。我的部隊不願執行獨裁的命令，六十輛舊木料卡車放在我們的肩膀上，到底爲了誰的利益呢？部隊的意志——就是軍隊的命令。」

司令的變節是顯而易見的，在他憤怒而蒼白的臉龐上，表現出他已慷慨地出賣了自己。

也許以前他是一個鄉村教師，在六個月前他曾經在立憲議會裏努力於社會革命黨的主義，現在又在烏克蘭中央議會的祕密訓令下工作了。他是一個身體結實的小傢伙，一個出賣自己的傻子。伊凡站在他的面前，他匆忙地在想着，什麼是最好的對策。

『跑到車站的總司令參謀部去，把司令的變節去告訴魯特涅夫嗎？在這種混亂裏，顯然地，魯特涅夫要命令我自己去對付那個叛黨的。而且要他去報告總司令，只是耗費時間罷了。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沒有辦法離開這兒的……』伊凡側眼望一望兩個參謀部的傳令兵，他們已經放掉了紙牌，兩手插入在袋裏，專心地凝視着伊凡。顯然地，要是伊凡行動不小心，他們就會把他結果了的。在風車的附近，沒有一個人影，在週圍數百步是一片荒涼的田野。

『司令同志，茲維里伏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伊凡自己也沒有知道爲什麼忽然會想出這樣的故事。『阿爾頓同志的鐵甲列車，已經停在烈克哈的車站上了。』

『你是撒謊的！』彼得洛夫帶着不確信的樣子，惱怒地埋怨說。

『我不是撒謊，司令同志，你爬到風車的頂上去，你就可以看見鐵甲列車了。德國人隨時都有來襲擊的可能，我們無論如何必須要戰鬥的……』

彼得洛夫恨恨地向他望了一眼，其他的人互相丟着眼色。紅鬍髭的人向着風車走去，伊凡聽到在他脚下的踏段，軋軋地響着。現在只有兩個人在伊凡的前面，所以伊凡毫無拘束地，粗聲發表着他的言論：

『無論如何，你必須召集一個會議，司令同志……部隊的紊亂，德國人好像殺一羣羊似的來屠殺我們。那是一種事實，而且不是隨你的高興就可以阻止一顆子彈的……』

司令的肥大的項頸，重新充滿了血液。他沉重地呼吸着，依舊靜寂地沒有說話，他想，怎樣才可以把伊凡的批評，認為是一味的煽動。

『部隊只有立刻退却，要不然只有堅持地守住，讓我們舉行一個集會吧，司令同志……』

『好了，』彼得洛夫從磨石上沉重地立起來：『好了，你走向前去吧……』

『我不是這樣的一個傻子，朋友；你要用一顆子彈來穿過我的背心。』伊凡心裏這樣地想着，他向前走了五六步。正在這時候，在風車頂上的小窗子裏，露出了一個紅色的頭，伊凡的心兒跳動了。

「費奧多爾·費奧多羅維契，紅鬍鬚的傢伙從窗子裏大聲叫道：『大約離開五俄里的地方，好像在冒着煙，這也許是鐵甲列車吧。』」

「什麼？」司令吃驚地說。

「什麼？」伊凡比司令更驚慌地說。

好像這是一個證據，大砲的子彈，越過了遙遠的大草原而昇起了隆隆的爆發聲，司令官慌忙下了一個決心。向長頭髮的傢伙點頭示意，低聲地命令他把錢和文件捆好，放進袋裏，將馬準備好。伊凡緊鎖着眉頭，司令官並不向他看一看，果決地大踏步越過田野，向那邊戰壕裏去了，伊凡跟着他。

司令官的嗓子很高，他舉起了手，向整個大草原高聲地喊起來了：

「瓦爾瓦拉波爾第三聯隊的弟兄！我要召集一個緊急的會議。」

礦工們開始從戰壕裏爬了出來，從地上站起來，他們皺着眉頭，不高興地圍繞在司令官的週圍；伊凡帶着鬱鬱不樂的樣子站在司令官的旁邊。

「我們已到了解決根本問題的時候了，我們到底爲什麼要戰爭呢？」司令官開始說，他

把視線掠過礦工們的粗糙的臉龐。「我們爲什麼要離開故鄉的家園呢？我們爲什麼要像羊羣似的趕到這異鄉來呢……」

「異鄉！」伊凡站在他的後面，帶着深沉的聲音說，他抬起了頭微笑着：「我們離開了自個兒的烏克蘭海盜賊的鞭子和德國的鎗桿，到這工農的異鄉來……」

「同志！」司令官暴怒地轉向着他說：「不要阻礙人家說話，除掉你的布爾塞維克的習癖，現在你並不是在莫斯科……同志！」他喊叫道，揮動着他的拳頭。「我們要爲着我們的祖國和自由而戰……」

「爲着富農的土地和社會革命黨的自由。」伊凡插入說。

「同志們！」司令官漲紅了臉說：「在我們反抗德國的侵略的戰鬥中，莫斯科的共產黨員已經把我們出賣了。莫斯科發命令給德國人包圍頓河流域，而我們却做了布爾塞維克的奴隸，遠離了我們的家鄉。他們把我們引到這兒來送死的，要我們在這兒作戰，可是共產黨員却把列車移到察里興去了……」

「夠了！不要把這種觀念傳染給其他的人。」伊凡高聲地喊叫道：「同志們，我是一個被

得格勒的共產黨員。這兒是我的文件，請大家看吧。這是我的手，請大家看吧……但是你們知道他是那一種人？」

「不，我們不知道他。」伏洛特卡和費奧特卡在人羣裏第一個回答了，後來耶米烈安·左克也這樣地回答着。

「讓他自己告訴我們，他是那一種人吧……但是，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們：彼得洛夫令是一個社會革命黨，他爲了一頓豐盛的筵席和秀美的青外套而把烏克蘭出賣給德國了。誰選他爲司令官的呢？是烏克蘭中央議會把他從基輔派來的……他是一個煽動的傢伙……」

當伊凡用拳頭向空中揮動的時候，他一面斜視着司令官。正在那時候，彼得洛夫從皮袋中拔出手鎗，對準了伊凡的頭部射擊。伊凡向下一避，子彈從他的髮際飛了過去。他捉住了彼得洛夫的手臂，用力地向彼得洛夫的眼睛上打了一拳。司令官張口一叫，倒下去了。有人——不是伏洛特卡便是費奧特卡——從他的手裏奪去了手鎗。礦工們默默地凝視着躺在地上的動也不動的司令官。

伊凡用袖子揩一揩他的額角說：

「弟兄們……我已經做錯了，我犯了軍事的紀律，我打擊了司令官。你們決定吧，我和他誰應該鎗斃！我是一個獻身勞動階級的工人，他是一個真正的煽動的傢伙。我明白地告訴你，他是一個社會革命黨和一個煽動者。你們決定吧，不論在什麼時候，敵人都有開始向我們進攻的可能，我們不要讓敵人在混亂中來襲擊我們……」

「你已經替我們解決了一個問題，共產黨員……那麼，我們大家還會信任這個人嗎？」

「我們信任你，我們信任你！」幾個工人回答說，其餘的人都點着頭。

「我們信任你，那麼，伊凡，你就接受這個委任吧……」

6

烈克哈南面的茲維里伏車站，的確已經被德國人所佔據。五月三日的那天，德國的巡邏兵開始在大草原上出現，他們並不像三天以前那樣的一開戰就退却了。在遠遠的山坡上的騎兵，突然跳下了馬，開始在偵察着，沾滿了塵埃的步兵，搖搖擺擺地跟隨在騎兵的後面，在大草原的那邊，慢慢地走着。

一輛巨大的飛厄特戰車，離開了風車，向武裝的部隊疾馳過來，它嗚嗚地發着銳厲的響聲，冒出一陣臭煙，在戰壕旁邊停住了。柯爾亞·魯特涅夫和曬得發黑的阿爾頓坐在飛厄特戰車的裏面。

阿爾頓伸出一隻結實的手，噉起了乾燥的嘴唇，向着戰壕裏的人們說：

「到培拉·卡烈托哇去的鐵路已經修理好了，第一次的列車也已通過了，今夜我們要把所有的車站都搬空。同志們，我們必須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要把二萬五千的兒童、婦女和老年人護送到察里奧去。我們的總司令和少數的英雄們，準備在卡曼斯加用刀鎗和敵人戰鬥三天三夜。干涉主義者害怕無產階級的鎗劍，當然我們決不讓我們自己在這兒受恥辱的！」

在羣衆中，阿爾頓是一個挺有經驗的工人，他知道怎樣去集中幾千人民的情緒，而成爲一個人的一個意志。死的恐怖，只有在其他一切情緒已經低落和已經紊亂的時候，才能發生威力。但是當那恥辱的情緒比死的恐怖更難忍耐的時候，那末最熱烈，最有力量而活躍的階級憎恨的情緒就湧上來了；在這樣的時候，一切個人和陳腐的要素都被這種情緒所掩蔽和

吞沒了。

飛厄特戰車沿着廣袤的陣地向前直衝過去，阿爾頓告訴人們說，他們的生力軍將要來了；盧加希的部隊已經從卡曼斯加那邊開拔過來，到了明天，他們能夠看見伏羅希洛夫和他的軍隊。人們的精神都振作起來了，騎在馬兒上的德國巡邏兵，散佈在遙遠的大草原上，他們要和這些巡邏兵開起火來了。

後面冒着煤煙尾巴的飛厄特戰車向着烈克哈車站疾馳過去了。用盡一切的力量也不能描寫出那種混亂的情形。在列車裏的乘客，都切望着立刻離開閉塞了的列車。在第一批派遣的車子裏是裝載着難民，兒童，和婦女；一定要在其他的車子退回來之後，才能把難民，兒童和婦女的列車向察里興鐵路進發。一陣粗野的呼喊，從客車和貨車的開着的門口昇了起來；有些人手裏握着手榴彈，互相地威脅着。

魯特涅夫組織了一個特別聯隊，他把體格健壯的波肯，壞脾氣的普羅克哈梯洛夫，固執的米可拉·契勃萊茲和其他的人選在裏面，這個特別聯隊是在邱加依指導之下的，他們把第一批的列車分派到各地地方去了。向那些人民去勸誘和解釋是不中用的，邱加依只憑着他

革命的決心而行動着。

他並不慌張，袒開了那緊身上衣，露出了刻在胸口上的一條割青的中國龍，他左右搖擺地走着。

『好了，好了，退回去吧，朋友！』他向駕駛人說。人們在車子的附近擾嚷着，他沿着列車走過去。『好了，好了，把門兒關起來，請鎮靜一些……朋友們，你們願意聽我講的話嗎？我要講幾句簡短的革命的話，我現在立刻發子彈給你們，好了，架起機關鎗！』

波肯用兩臂抱起機關鎗，把它架起來。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躺在機關鎗後面，年老的和年青的克烈伏諾斯把子彈裝進彈藥腔。

『好了，誰最先出發？』

貨車的門兒關了攏來，人們從車窗邊消失了。駕駛人拉了一下汽笛，一陣深長的震耳的汽笛聲，好像在慰藉着他的情緒，列車的車身震盪得非常的厲害。

『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保持鎮靜，』邱加依說：『革命需要偉大的持久性。哦，現在把小孩子送到車上吧……』

但是到了五月三日的那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列車向培拉·卡烈托哇移動。來福鎗和機關鎗的掃射聲，整夜地在斜坡上和大草原裏響起了轟轟的回聲。濕氣從泥濘的谿谷裏昇了起來，朦朧的星星在霞霧中閃爍着，烟雲顯得暗淡而可怕。在車站上和火車裏絕對地禁止着燈火，即使是一根火柴的微弱的光亮，也會遭受到鎗擊的。只有沿着路盤和軌道中間蠕動着的昏黃的燈籠，在搖擺和震盪着。列車裏的人們，誰也不敢睡覺，同時誰也不敢離開車子。在這黑夜裏，震顛着比緩衝器的鏗鏘聲更響的喊叫聲，鎗彈的爆炸聲，和沉重的腳步聲。這羣睡不着的人們，覺得在山丘那邊的戰爭的吼聲，越發清晰，越發接近了。

有三輛載滿了「突擊」部隊的防寒客車，發生了極大的事變。當列車到達了目的地，那些激烈而憤怒的安那其主義者，從車子裏移到了鐵道邊，他們接到一個命令——用深濃的鉛筆寫在一張新聞紙上，有着魯特涅夫和阿爾頓的簽字。——要立刻攜帶着武器開赴前線。

「突擊」隊立刻在客車旁邊舉行了一個集會，他們中間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年青人都願意執行這個命令，他們不管到前線去的只有部隊裏的一半人。那些老年人，曾經遇到過比現在更困難的情形，所以他們無條件地要求着每一個人都留在列車裏，不管怎樣的戰鬥，他

們也得突破了困難，向察里奧陣線進行。那個大眼睛的，患肺癆病的學生，是一個執拗的理想主義者，他帶着細小的嗓子喊叫道：

「同志們，時候已經到了，忘記你們黃金的烟盒子吧，我們不是匪徒，我們是安那其主義者！」

來福鎗的槍托，猛烈地打擊在他的頸項上，他跌倒在貨車的輪子下了。可是部隊仍舊動搖不停，直到年老的雅科夫·茲洛伊找到了一個方法之後，他們才算平靜下來了。雅科夫站在列車的踏階上，整一整扁鼻子上的夾鼻眼鏡，在他那滿佈着皺紋的手裏，高舉着一片紙兒，他提出了一個議案。

「注意……」他開始帶着唱歌般的嗓子讀着，忽然他又大笑起來了。

「哈——哈——哈！」部隊裏最不顧死活的人們發出了吼聲，他們頓一頓腳。「繼續念下去吧，雅可夫！」

「注意第某某號的訓令，突擊隊應該否認這種樣式的通牒，不論這個訓令是從那兒來的，因為這訓令和安那其主義的自由發表意志的原理是矛盾的……」

他們大家拍着掌，把帽子拋到了空中……「偉大的老人家，你真有頭腦，要是我們不是安那其主義者，我們要舉你做我們的領袖。」

經過這個決議之後，突擊隊開始將列車向察里興方面突進。爲了要回答邱加依的機關鎗，他們差不多有十二枝機關鎗，從防塞客車的窗子裏伸出來了。

「讓我去，」邱加依對波肯和其他的人說。他轉身向安那其主義者詰問着：「你們爲什麼要這樣的無禮呢？你們是不是變節者，還是反革命者？無論那一種你們都可以到第五路軍的軍事法庭上去控訴的。我們有充足的機關鎗可以解決你們這批豬羶。」他袒開了緊身上衣，用指甲把胸口的襯衫拉開，露出了中國龍。「好吧」隔了一會兒，他用水手們的刻毒的說話，表白他的意見：「對準我的胸口放吧！你們最後一點鐘的期限快要到了。」

安那其主義者躊躇起來了，邱加依保持他的威信是很重要的。但是到了夜裏，他仍舊允許那些裝着殘滓的列車通過去了。

早晨的陽光好像紅色的帶子，穿過了鑿谷上潮濕的烟霧。山丘上大砲的轟聲，戰場上的

喊叫聲，漸漸地迫近來，越發可怕了。飛機狂怒的嗡嗡聲越發高響了。人們開始從列車裏傾瀉出來，婦女們抱着她們的孩子躲在貨車的下面。在瀰漫着煙霧的黎明的陽光中，飛機的剪影好像更巨大了。從飛機翼上扔下來的一個個的小黑球，好像在敲着一面奇異的鐵鼓，車站的建築物開始冒烟了。

列車在四散的難民中間來來往往地調動。白天的光亮迅速地展開，風兒吹散了濃密的霞霧，現在，山坡上荒涼的茅舍和屋子上面的風車的剪影都可以看得清楚了。砲彈尖聲地在頭頂上掠過，大砲開始轟擊着車站；赤褐色的烟柱也昇起來了，轟聲震動着大地。一輛貨車猛烈地爆炸起來，整千的難民從火車上逃到潮濕的谿谷裏去。

一個騎士在車站的月台上出現了，他拉緊着沾着了濕氣的栗色馬，回過頭來，睜大了眼睛，看看兩邊的局勢。他的頭上沒有戴帽子，他被灰塵弄得烏黑了。阿爾頓沒有留意他跑過去，他奔向火車頭，爬進機關車。一羣人用腳底踏在枕木上，推動着一輛貨車。邱加依穩重而迅速地走過軌道，高大的波肯在他的後面，低着頭，背着一架笨重的機關鎗。人和車子都籠罩在煙霧中了。站長搖搖頭，好像被一切混亂所噙住似的，在軌道上徘徊着。他的污穢的制服，已經很

襤褸了，蓋着眼睛的頰毛，也顯得那樣的雜亂，他想從軌道邊爬上月台去，他精疲力竭地坐在月台的旁邊，握住了沙皇時代的破帽子在空中揮動着，他重複地說：「唉，我的天呀！我的天呀！」

「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從車站上的窗口傳來了一陣呼叫聲，柯爾亞·魯特涅夫爬上月台，向着騎在馬上的人跑過去，然後他把前額貼近在伏羅希洛夫的膝上。

「我在陣地上到處打電話找尋你，我還派遣了幾個騎兵去找你……」

「我們已經放棄了卡曼斯加，」伏羅希洛夫說：「所有的軍隊都從火線上撤回來了。在這兒的事情，進行得怎樣呢？」

「現在只留着十六輛火車，在今天晚上我們可以把火車全部移開。」鐵路上又響起了一陣爆炸聲。「我不明白，德國人爲什麼這樣不知羞恥……他們明明知道，這些卑鄙的傢伙，他們從容不迫地對準了和平的人民進攻……」又是一陣轟聲。「……難民呀！又加上這種恐怖的命運！你要知道，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差不多有五千人已經避到濕地裏去了。」

「不要使他們有一個人留在後面，必須把他們都趕上火車去……」

「但是我們沒有機關鎗；我要用機關鎗，把他們從濕地裏嚇走。」

「我給你兩枝好了。」

「好極了！」

魯特涅夫立刻皺起了他的高鼻子，跑了開去，爬進車站的窗子，拿起電話。

伏羅希洛夫掉轉馬頭，跳過了車站的籬笆，在園子裏的旁邊拉住了韁繩。他下了馬，伸一伸兩腿，馬兒輕輕地用牠的頭部碰着他的背心。伏羅希洛夫把轆轤吱吱地轉動着，他從井裏提起了一桶水，把水桶擱在膝蓋上，給他的馬兒渴水；馬兒狼吞虎嚥地喝了一陣，於是伏羅希洛夫跳上了馬鞍，他騎着精神飽滿的馬兒，輕快地向山丘上的風車那邊奔馳過去了。

7

彼得洛夫在護衛隊保護之下，走進了車站的特務室裏。那些紅頭髮和長頭髮的參謀部的助手，都不見了。部隊決議堅守他們的陣地，在新的司令官沒有任命之前，大家都推伊凡·

哥拉爲司令官。

「好的，同志們，」對於他們的決定——這是他們貫徹以前緊急會議的決定——伊凡這樣地回答着：「我不是一個兵士，你們是知道的。但是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知道怎樣地指揮着羣衆，在這次戰鬥中，我就担任你們的指揮吧。」

他整一整汗污的襯衣，束緊了外衣上的腰帶，用指頭抓一抓那沾着塵埃的頭髮，把它向後抹着，又把它輕輕地抹抹光，然後斜着眼睛向亞格麗頻娜望了一眼。她站在礦工的中間，兩手握來福鎗的鎗刺，她動也不動，爲了要抑制着對伊凡的渴望，她的臉色蒼白了，她目不轉睛地恨恨地望着他。

「這是我的第一個命令……在這戰場裏我是你們的頭兒，你們是我的手臂；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在這說話中間有人發出怨言來了。伊凡不給他們有解釋的機會，所以他提高了嗓子說：「同志們，現在散會吧。我想，你們一切的反對，到戰爭之後再說吧。我的命令是：第一佔據戰壕，不要站在一堆，每一個人要在互相離開五步的地方臥下來。第二不要浪費軍火，不要有無謂的慌張。第三要牢牢地記住，正在進攻着的敵人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敵人，也就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敵人，用子彈和刺刀是反抗無產階級敵人的唯一方

法。在這兒我們沒有動搖和懦怯的餘地……」

在這些日子裏，伊凡已經有了觀察軍隊規律的機會。他發出命令之後，立刻去配置着哨兵。礦工們都贊成他的演辭，他們決定照着他的話去做了。於是泥土從戰壕裏飛了出來，有些人用鋤頭掘着泥土，有些人用鎗刺啄掘泥土，把那些潮濕的新泥一把一把地拋出來。伊凡配置好了哨兵，他跑回來在離開火線三十步左右的地方，親自掘了一個司令壕。他命令亞格麗賴娜留在他那兒當一個連絡將校。

「喂，重担已經落在我的肩膀上來了，茄拍卡！」伊凡靜靜地向她說：「我怎樣去行動呢？這正像從一個絕壁的山丘上跑下來一樣，我好像做了一個冒險家……」

亞格麗賴娜不瞭解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但是她向他點一點頭。

「當然，爲了這件事，我要被提到特務室裏去的。我將怎樣回答好呢？我祇能回答說：同志們，我真是太冒險了，我是照着我的革命的自覺而行動的……」

「天氣熱呀，」亞格麗賴娜說：「人們需要水喝，但是又沒有水。」

「你真不錯，你校正着司令的第一個錯誤。」

伊凡坐在那剛由戰壕裏掘出來的新泥土堆成的小岡上，他好像在自言自笑着，擱在膝蓋上的大手在顫動着了。

『茄拍卡，你把來福鎗放下，跑到鄉村裏去一趟吧。你隨便到什麼地方去設法找尋一個水桶，或者一輛水車，一匹馬或一頭牛兒，帶一點水回來。這兒，你拿着我的手鎗去吧……』

亞格麗癩娜放下來福鎗，拿起了手鎗，向着風車飛跑過去了，她的哥薩克的褲子在風兒中鼓起了巨浪。伊凡一點也不知道一個司令還應該做些什麼事。要是敵人在困疲他們，到了夜裏才來進攻，那他應當怎樣辦呢？也許那個冷血動物彼得洛夫故意不預備糧食，那麼人們就要沒有精神，他們要飢餓得沒有力氣了。伊凡爲了要制止兩手的抖動，他用指頭在膝蓋上打着拍子。正在這時候，德國的巡邏兵在山丘上出現了，那好像一塊磨石向伊凡的胸膛滾下一樣。他跳了起來，用手掌在額角上一遮，凝視着遠遠的大草原，透明的熱浪在震顫着……他向戰壕跑去了。

『弟兄們！敵人已在眼前了。靜靜地讓他們迫近五百步的地方來吧，安靜地在你們裝好了子彈的來福鎗的旁邊臥下來吧……』

了。
德國人出現了沒有多久，阿爾頓和魯特涅夫乘着飛厄特戰車，從風車的後面馳驅出來

不久之後，盧加希的部隊從北面到達了烈克哈。這部隊的行列，在大草原的路上通過去，後面跟隨着十二輛裝有重傷者的貨車。這個部隊在堅決的哥斯梯米洛夫所指揮的聯隊援救之下，剛在前晚放棄了卡曼斯加的陣地。他們的臉龐都很憔悴，並且又滿面長着鬍鬚，在他們的臉孔上，沾上了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血塊。這些兵士沒有停留地向前走着，有許多人是赤裸着脚的，還有許多人是裸出了腰部的，因為他們已經把襯衣撕下來當作紉帶用了。這些兵士一面舐着他們烏黑的嘴唇，一面凝視着大草原上的霞霧的熱浪，凝視着那好像在地平線上的一條冷靜的河流。

他們瞭望着遠處的戰場，然後跑到車子裏去休息了，這些車輛是在六天前到達這裏的。司令官盧加希大踏步走過旗手的身邊，當他在悶熱而污濁的空氣中，開始看見了一幅幻景的時候，他就向着旗手說：

『現在，勇敢地前進吧！』然後，他轉身向那些排列得一點也不整齊的隊伍，用低而啞的

男高音，唱着愉快的烏克蘭的歌曲，於是，他們的腿兒跟着歌聲向前移動了……

從烈克哈那邊傳過來的鎗砲的轟聲，漸漸地清晰了，他們可以看見像雲一般濃的煙昇到了天空裏。敵人的炮火是那樣的猛烈，要這些人數又少，又疲憊的人們，靠着他們自己的刺刀衝破敵人的火線，那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當他們在火焰中望見了遠處烈克哈白堊山上的磨石的時候，他們又鼓足了精神，大踏步地繼續向前進行。

盧加希留下一部分的人去防衛貨車，他帶着其他的人沿着軌道走到車站。在鐵路上停留着移到烈克哈去的空車，車站上已經有幾處在焚燒着了。從山丘的右面飛來了一陣旋轉着的像雲霧般的灰塵，盧加希向他的弟兄們揮着手說：『且慢，不要開鎗。』五十多個騎兵，籠罩在塵埃，和汗流滿身的馬兒的氣味中疾馳過去了。『豬獠！』人們在他們的背後高聲地叫着。顯然地事情弄得很壞，前線的兵士都在竄逃了。

在德國人的壓迫下，紅軍失去了相互的連絡，他們只得退到廣袤的高原上去了。當伏羅希洛夫衝上高岡勒住了馬韁，視察着那狼狽的情形的時候，他們都看見了他那栗色的馬兒，混亂的秩序，就稍微的平靜了些。他向那些在機關鎗前面僵僵着逃奔的人們疾馳過去，並且

喊叫着：

「你們好不知羞！守住我們的陣地！」

他馳驅到前面，拉緊韁繩，一隻手擱在馬頸上，喊叫道：

「好！前進啊！我們一同前進！」

他騎在栗色馬上向前奔馳，忽然他從馬鞍上跳下，跑進礦工們的戰壕。

「弟兄們，你們的肚子騎得有些疼痛吧！前進！」

礦工們好像熊一樣蠢笨地爬了起來，跟在司令官後面奔跑，他氣喘得彎下了身子。

「守住你們的戰壕！誰是你們的司令？」問道。

伊凡走到他的跟前，子彈嗚嗚地掠過他們的耳邊。伏羅希洛夫向伊凡喊叫道：

「不要冒險！」伊凡跪了下來，望着他的眼睛。

「是你嗎？那麼彼得洛夫司令在那兒呢？」

「我們把他趕跑了。」

「好極了！你的部隊守住兩翼。現在你要守住整個陣線，你明白了嗎？」忽然一陣恐怖閃

過了伊凡的臉龐。「你一定要堅持到最後的一人……」

「你可以替我解決一個問題嗎？司令同志！」

「什麼問題？」

「關於剝屍體的……」

「誰的屍體？」

「德國人。」

「什麼？」

「這可以算是搶劫嗎？或怎麼樣呢？我的部下都是赤裸着身體，和赤裸着腳……」

「你的頭腦怎麼樣了？打傷了嗎？」

「是的，總司令同志……我的弟兄們已經好幾天沒有東西吃了，他們和野獸一般的瘋狂。大家都需要一種鎗刺的代價，讓他們在干涉主義者的身上得到靴子，褲子，短衣……」

伊凡坦直地對着總司令說話，他激烈得幾乎要怒號了，他的大鼻子和嘴巴痛苦得歪斜着。伏羅希洛夫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是他那時一笑——其實他正覺得要發笑了——這個奇

怪的傢伙會惱怒一輩子的。

「你還能夠再想別的事情嗎？」

「我能夠，總司令同志。」

伏羅希洛夫指着前面的小山說：「犧牲一切去佔據那些小山，並且必須要堅守到夜半的時候。」

伏羅希洛夫的馬兒突然停住在一個黑眉毛，瘦臉龐的青年人的身邊，他是懷着紊亂而狂怒的情緒的。

「我們的司令官已經暈厥了一小時，他當然不願意把那件事情告訴你的。」這位青年人帶着少女似的，唏噓的聲調說。一顆子彈嘶的一聲掠過了栗色馬的耳朵，這匹馬兒搖一搖頭。「他的臉孔被打得歪曲了。」

「真的嗎？」伏羅希洛夫不耐煩地拉緊了韁繩。

「請你派遣一些人去幫助他吧。」

伏羅希洛夫點點頭，跳上馬鞍，向着正在燃燒的風車那邊疾馳過去了。

那一天的結局是很可怕的，德國的騎兵和步兵好像要從四周迫近過來了。他們的大砲在全部的地平線上怒吼，他們的飛機低低地飛着。整個的大草原沸騰似地爆炸着，泥土好像自己在破裂着，颶風似的塵埃昇了起來，古銅色的太陽朦朧地懸在塵埃和煙霧中。

停留在車站上的貨車和客車正在燃燒着，裝着子彈的貨車正在劈拍劈拍地爆炸。在軌道上散滿着煙屑，躺着可怕的屍體，受傷的人匍匐着，嘶聲地喊叫。損壞了的火車頭旁邊在噴着水蒸氣，其他的車頭都躺倒在地上，猛烈的砲火不停地向着那些沒有受到摧殘的東西掃射着。

在這種難以想像的情形之下，列車仍舊繼續開出去，裝載着從車站和濕地召集來的人民。伏羅希洛夫，阿爾頓，柯爾亞·魯特涅夫，邱加依和他的旅團，因為幾天來的過度的緊張和疲憊，已經弄得昏迷失神了，但是他們以英勇和決心的精神戰勝了恐慌，他們還能夠幹着挺艱苦的工作。他們召集人民跳上了最後的列車，並且把列車移到察里興的軌道上去。用手榴彈炸毀了那些破爛的貨車和損壞的火車頭。

山丘上，風車依舊在那兒燃燒着，潰退的騎兵轟擁地各自奔向烈克哈的路上去，砲車沒有裝着大砲疾馳過去了。散漫的潰退的部隊，向空中放着空鎗。阿爾頓穿着一件襤褸的緊身上衣，被煤煙窒息得流着汗，樣子很是可怕，他要把他們喝住。他騎在馬上向他們恐嚇着，咆哮着，他的充血的眼睛好像比機關鎗更可怕。人們都停止了竄逃，阿爾頓終算想法把他們嚇回去了。但是整個陣線依舊在慌亂地潰退着，那些重去作戰的人又退了回來。

當盧加希的部隊到達了的時候，他們努力地担負起一小部分的工作。他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防備敵人突然衝進在潰退軍隊後面的烈克哈。他們正在等待着哥斯梯米洛夫的後衛軍的趕到，並且已經派遣一輛列車去迎接他們了。遺留在車站上的只有燃燒着的客車和貨車，堆棧也在焚燒了。那些從戰綫退却的騎步兵的部隊，沿着鐵路線向察里興進發。不管騎兵和步兵的潰竄和逃遁，預先決定的任務現在已經完成了，差不多有六十輛列車，除了少數炸毀和破壞的車子之外，其餘的都從陷阱中突圍而到達了培拉·卡烈托哇。

「茄拍卡，你還有什麼軍火剩下嗎？」

「不，我沒有了。」

「噯，我們怎麼辦呢？你瞧，他們都在那兒跑了。」

說話的人就是伏洛特卡，他是一個質樸、忠實，而鎮靜的青年。他爬進司令壕去拿軍火，那兒祇有一只沒有子彈的空盒子，伊凡·哥拉就躺在彈藥盒子的旁邊。

亞格麗蘋娜用兩手把自己支撐了起來，向四面望望。大草原淒寂而黑暗，一縷緩慢的雲煙在落日的晚霞中渦漩着。在她的後面，烈克哈的火光正在閃爍着。亞格麗蘋娜的蒼白的頭影，橫過這一叢叢的苦艾。

在漆黑的地平線上，大砲噴出了眩目的火舌，落日和白熱的火光好像都退却到天空裏去了。正在那時候，亞格麗蘋娜清晰地看見許多微小的人影。他們向小山移動着，向礦工的殘餘部隊駐紮着的小山移動過去。

「茄拍卡，司令死了嗎？」

「沒有。」她直截地回答。

「我想他是死了，他已經斷氣了。」

伏洛特卡在伊凡的衣袋和行囊裏搜尋了一下，找到幾顆子彈。

「茄拍卡，我們一共只找到七八顆子彈。我們沒有子彈，還留在這兒幹什麼呢？我們應當退却了。」

「那麼你走吧。」

伏洛特卡蹲在地上，沉重地呼吸着，把子彈裝進來福鎗的彈膛。整個的大草原又從昏暗中明晰地浮現了，漆黑而細小的人物在大草原上顯露了出來。伏洛特卡向他們放了幾鎗，他每放一鎗，身體總向後一震。

「來，茄拍卡……」

他用力地拖着她，她竭力掙扎着不肯離開躺着的伊凡。伏洛特卡彎着腰，在彈雨底下奔入黑暗中去了。只有亞格麗蘋娜獨自留在伊凡的身邊。

他的長長的身軀，好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動也不動地躺着，他是死了呢還是因打傷而失去了知覺？她不知道，她也沒有這樣地想過。不管他是死了還是活着，她不能離開他。現在只有他們兩個留在山腰上，其他的人都逃避和潰退了——他們已經完成了任務，叫他們赤手

空拳地怎麼辦呢？

亞格麗蘋娜坐了下來，蹣跚起她的膝蓋，把笨重的來福鎗斜欹在膝蓋上，兩臂擱在來福鎗上。她把頭頸支撐在兩手中間，皺着眉頭，凝視着大草原。她的來福鎗裏還留着五顆子彈；當他們都走了的時候，她沒有想到將要發生些什麼事情。因為這個緣故，她的思想完全靜止了，只有恐怖的沉寂。

她向伏洛特卡所指示過的大草原望着，地上所有的洞穴和叢林重又浮現出非常巨大的影子，亞格麗蘋娜嚇得顫抖和喘息了。在二三十步以外的地方，有許多黑色而強健的人們在跑着。她放了一鎗……立刻昇起了一陣狂喊。一陣爆炸聲……子彈的嗚嗚聲……腳步聲……人們向她奔來了，還有許多人從她的後面奔過來，奔向那些在陣地上的黑色的人物……手榴彈爆炸了……有幾個人衝向她的背上，瘋狂地咀咒着。她跌到了，手臂，胸口，臉孔都壓在伊凡的身上。

在她後面的是伏羅希洛夫派來的盧加希部隊的兵士，他們以最後的戰略，擊退了在烈克哈的敵人。德國人和沒有騎馬的哥薩克——魔鬼才知道他們在那兒——都退回去了。那

天晚上沒有再開始攻擊。

六個人沿着鐵路堤岸旁邊的大路疲憊地跋涉着。五個人拖着一架機關鎗，輪子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還有一個人是亞歷山大·雅可夫烈維契·派克霍曼科，他背着沉重的機關鎗的子彈帶，搖搖擺擺地跟在他們的後面。

這六個人是第五路軍的最後的後衛軍。派克霍曼科用鐵甲列車掩護着部隊退却，但是到了那天晚上，兵士們都潰逃了。在白天，他們用高射砲射擊着飛機，把哥薩克的騎兵消滅，用重砲沿鐵路線向卡曼斯加轟擊。

在黑暗中，他們的列車到達了烈克哈的附近。那兒的東西都籠罩在火光中，所有的軌道都被破壞了。一切列車，一切部隊已經遠遠地跑上了開向培拉·卡烈托哇鐵路的前面去了。

派克霍曼科和五個人仍舊坐在鐵甲列車裏；一個高射砲手，三個砲手，一個機關鎗手和一個駕駛人在卸除着機關鎗和大砲的外衣，把汽鍋裏的水燒到沸騰點，派遣鐵甲列車開回

卡曼斯加去，迎擊德國的列車。然後他們步行出發，他們一面走，一面收集着有價值的軍用品。跑過了烈克哈，他們轉向到察里興去。落在他們後面的烈克哈，在白熱的煙火中燃燒了，火光照耀着荒蕪的山谷。他們看見在鐵路堤岸的斜坡上坐着一個人，他們就停下來休息了。派克霍曼科從肩膀上卸下笨重的子彈帶，問道：

「你在這兒幹什麼呢？」

「我的脚受傷了。」這個人過了一會兒回答着。

「你從前線回來的嗎？」

「是的。」

「那邊情形怎麼樣？」

「每一個人都退却了……」

「你有沒有看見總司令呢？」

這個人重又沉默了一會兒，於是確信地回答說：

「他的馬兒被他們偷走了。」

「伏羅希洛夫的馬被人偷走了嗎？伏羅希洛夫自己在什麼地方呢？」

「誰知道？我想他是受傷了，有幾個騎兵正在找他呢！」

派克霍曼科旋轉身來，向烈克哈方面望着，只見那兒瀰漫着雲煙，火焰正像跳舞似地跳動着，花綵一般的火星從倒塌的屋頂下昇了起來。他提起子彈帶，繞在自己的身上。他們慢慢地向前行進。派克霍曼科像愛自己的兄弟一樣地愛着伏羅希洛夫，他們都是盧干斯克鄉村人，在兒童的時候，他們倆都渡過一個艱苦的時代，他們曾經一同做着違法的布爾塞維克的工作。真的，他的朋友還沒有死嗎？他的馬兒被偷走了，這是一個壞消息，但是找尋他也沒有什麼意思。總司令並不是一枚針。他一定是碰到了一顆迷路的子彈，沒有了主人的馬兒向別處疾馳開了。

亞歷山大·雅可夫烈維契垂頭喪氣地走着，他覺得真可咀呪，他的鬍髭有些濕了……

他是那樣地沉埋在他的思想中，所以他落在人們的後面了，好久聽不到同志們喊叫他的聲音。他們正向着那白熱的火光跑過去；在他的前面，有一個瘦長而青白的人影騎在一匹疲憊的馬上，從火光中沿着軌道慢慢地前進。

「瞧，亞歷山大·雅可夫烈維契，真的，那不是偷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的馬兒的人嗎？這真像他的馬兒呢？」

「把來福鎗給我！」派克霍曼科粗聲地說，迅速地把機關鎗的子彈帶卸下。「喂，你這個騎兵！」他發出最高的喊聲，面對着騎兵大踏步地走着。「喂，騎到這邊來。混蛋，聽見沒有？不走過來，我要打死你……」

他向騎兵奔跑過去，他一面走，一面「戛戛」地扳着鎗機。是的！在各方面看來，那是總司令的馬兒。那個人好像沒有聽見他的喊叫，垂着頭騎在馬上，他的兩手無力地拉住了馬韁。派克霍曼科很是憤怒，跑過去執住馬勒，騎馬的人向他望了一下……

「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派克霍曼科喊叫着：「克里曼，我們以為……」
認得是亞歷山大·雅可夫烈維契，總司令有些高興起來了。他在馬鞍上轉過身來，凝視着大火。

「你看見嗎？」他問道，他的臉孔又陰沈了。「你知道我們失敗了嗎？」
他丟了韁繩，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他舉起了手。他又把手放下來，再抓一抓他的頭。

「克里曼，等一會兒……」

派克霍曼科那樣笨重地靠在馬肩膀上，馬兒嚇得跳了起來，牠的蹄子更陷入到泥地裏去了。

「我理解你，這是失敗，當然……」

「這是失敗！」伏羅希洛夫確定地重複着說。

「但是等一回兒，讓我來說。整個的計劃沒有做錯；概括地說起來，已經依照着計劃做了。不過軍隊沒有完全盡了任務……」伏羅希洛夫咬一咬牙齒。「弟兄們是年青，是不堅定的，」派克霍曼科繼續地說：「這是應當要給他們打擊的……難道我們沒有粉碎德國的將軍嗎？但是，竄潰是另一件事情了，那是需要持久性的。是的，他們放棄了大砲和機關鎗，但是我們的損失是無足輕重的。在察里斯托戰爭中他們喪失了整個的軍團，可是我們的軍隊能夠從火線中衝出來。所以勝利一定不會屬於德國人，而是屬於我們的……」

伏羅希洛夫忽然恬靜地笑了起來，好像從他的心靈上除去了一付重担似的。

「你是一個非常的人物，撤沙！」

伏羅希洛夫爲了要幫助他的同志拖曳機關鎗，他就從馬上跳下來，把馬兒交給了站在路上的五個人。

第九章

反革命勢力的羽翼，在蘇維埃國家的廣大無邊的幅員上展開了。

日本人佔據了海參威，這就是他們要征服整個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的開始，他們想把這些地方變成「大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德國人派遣陸戰隊到漢哥港去幫助芬蘭的資產階級，他們要使芬蘭蘇維埃流血。

當艾鄒爾將軍在基輔被逐出中央議會以後，那些曾經想要成立起一個薩波羅徐安議會的社會革命黨員，孟塞維克，自由的律師和鄉村教師，根據德國人的意見，要那個造成奴隸的，非常優雅的斯柯羅派特斯基將軍爲全烏克蘭的大將。

在頓河，諾伏契爾卡斯基的「頓河救世軍團」集合在德國人的保護之下。在他們的會議上，哥薩克軍官和哥薩克的富農都贊成德國人的提議，選舉年青而嘮叨的克拉斯諾夫將軍爲「頓河軍」的大將。克拉斯諾夫向着「軍團」發誓說，到了秋天，他要肅清在整個頓河區域內的紅軍，正像在伏爾加的察里奧把紅軍肅清一樣。

德國軍隊不顧奧地利的權利，強佔了克里米亞半島，並且提議說爲了那些順從而完全沒有惡意的俄國「自由民」要在那兒找尋一個安身地起見，應該成立起一個克里米亞政府。

因此，德帝國政府很明顯地開始從事實現他們所懷抱着的「大德國」計劃。

在三月裏，被布爾塞維克所擊散的在耶卡托林奧特爾的志願軍，已經失去了他們的組織者和領袖科爾涅洛夫，他們退却到頓河和庫巴之間的大草原上去了。在那兒，這一支軍隊在克拉斯諾夫大將的友誼的保護下，變成了威魯紅軍的兵力。德國和英國藉着強大而狡猾的土耳其的勢力，侵入到高加索來了。團結不堅固的外高加索共和聯盟也就潰散了；所有的軍隊都仇視着布爾塞維克，他們分裂爲孟塞維克、喬治亞、阿美尼亞和阿塞爾拜然的幽靈的獨立共和國，他們都爲自己去找尋一個富裕的保護者。

在西伯利亞所受到的打擊，使新生的蘇維埃國家最感到痛苦了。一定要有極驚奇的力量，才能支持在西伯利亞的蘇維埃政權；需要西伯利亞用麵包去哺育着革命。莫斯科拍電報來詰責地方委員：「穀物，穀物！」西伯利亞的工人糧食隊和工人們從俄羅斯來了，他們鼓動

着那些依舊遵守阿維肯派風習的農村，富裕的農村佔有了幾千畝的產穀地和水利權。長着鬚鬚的西伯利亞商人，幾乎不能抑制他們的狂怒。散佈在城市裏的官吏們，一點也沒有阻礙地組織着「白色同盟」。從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驅逐出來的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立憲議會的議員，準備像在西伯利亞那樣的從蘇維埃·俄羅斯掠奪戰利品。

在五月二十五日，有一支捷克斯拉夫軍團的叛亂的軍隊，從潘沙到伊爾庫托斯克，他們沿着向維拉狄伏斯陀克去的鐵道線慢慢地前進着。

捷克斯拉夫的士兵們有着完美的裝備，他們在白熱的階級鬥爭的環境中，組成了一支有危險性的軍隊。他們的兵車綿亘了一千哩的長度，在貨車上裝飾着松枝，他們要引起那些找尋着武器而去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野心家的注意。

協約國的諸領事，四散的立憲議會的議員，各種援助聯盟的官吏，以及受中央委員會指揮的社會革命黨員，都在狂熱地進行着獲得捷克斯拉夫參加俄國事變的消息的宣傳。

受了法國參謀部的命令，捷克斯拉夫的兵車差不多同時橫過了沿着西伯利亞鐵道的城市和車站，他們鼓動着資產階級，白衛隊和富農的叛亂。

西伯利亞立刻發覺自身被截斷了。它首先捲入了可怕的饑荒的旋渦中，糧食補充的來源已經斷絕，無產階級的中心只貯藏着少許的麵包，這些糧食只能維持幾天的生活。反革命者歡欣得雀躍了，他們以為只要進一步的努力，再過兩三個星期，那麼在兩個首都裏的人民都要放棄了他們的家庭，離開了他們的工廠和製造廠的門口，站在屋子外面，在道路上徘徊着，或是死亡在溝渠中；而蘇維埃人民委員，也不得不來屈膝求憐了。

2

雙方軍隊的鬥爭，正像着棋那樣地可以看出反革命必然要獲得勝利了。孟塞維克黨依舊加入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全俄會議。在這會議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俄國只有和協約國締結同盟才能得救。』並且採取了這樣斷然的口號：『回到資本主義去。』

「左派共產主義者」瘋狂地從事反對列寧政策的叛黨的鬥爭。列寧、斯達林、斯威特洛夫不顧一切的艱難而堅定地站起來領導着所有的布爾塞維克黨員。再也不能有一點兒遲緩，無論如何要轉變雙方軍隊的相互關係。

反對反革命的流氓羣和黨派；反對日本人的厚呢外衣和德國的大砲以及協約國的黃金；反對屯積糧食，衣服，煤油，和鋼鐵；十月革命負起了明確而艱難的任務，平衡着世界歷史的重要性。

列寧的報告：『蘇維埃政權的目前的任務』包括五月二十日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和人民委員會的宣言，以及在六月十一日的貧農村委員會的規定。他的報告，好像吹着銅喇叭似的響遍了飢餓的市鎮，傳遍了騷亂而激動的無邊際的世界。人民委員會的法令規定了社會主義的重要的基礎，一個從沒有經驗過的，從沒有看見過的社會主義，在創造中生長起來了；從最下層生活的基礎上，建立起蘇維埃國家的經濟計劃——從此以後，這計劃將變成真實生活的機構。

在飢餓的莫斯科，召集了第一次蘇維埃國家經濟的會議；在這一次會議中，列寧說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基礎。

參加會議的委員，在開會的時候每個人都分到一小塊粗糙的麵包。他們一面靜聽，一面討論和決議着暫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在偉大的歷史任務中，人民以為最重要的問題。這是一

點也不是奇怪的事情；迫人的飢餓沒有像干涉者和反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樣領導着人們踏
上死亡線去。這就可以表示出十月革命的精神，他們已經創造起一個簇新的，完全沒有試驗
過的經濟生活的組織。

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力量，轉到無產階級的手裏去了；他們在人類的歷史中，第一次爲
大多數的人民擔負起重大的責任。所有的勤勞羣衆和榨取者，一個最重要而最困難的任務
已經規定了：『我們一定要重新開始組織起數百萬人民的生活的基礎。』

在會議中列寧這樣地說，代表們都靜聽着他的說話；他們瘦削的臉龐很是嚴肅，並且緊
鎖着眉頭。列寧拿起杯子啜飲了幾口，他把自己的理想織成詞句，然後帶着一點兒含糊的音
調說：

『我們並不準備後退。我們全都知道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優秀的專家，已經給了我們一
個正確的指示。那些優秀的人們曾經預測着社會的發展，他們以爲社會的變化，必然是隨着
歷史的過程而發展的。生產方法的私有權被歷史所否定了，私有權是應該破壞的，榨取者將
必然地被歷史所拋棄……』

「當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已經很懂得了。但是，我們並不是祇懂得社會變化的形式和進行實際建設的結果。我們知道祇有集體的經驗——數百萬工人的經驗，才能給我們最後的指示。

『我們一定要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完成我們自己的經濟組織。當我們開始試行一種制度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在實施中觀察它們的情形，並且用勞動者的集體經驗和工作實驗的結果來糾正它們的錯誤。經濟組織一定要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和一部分榨取者的瘋狂的抵抗及掙扎的環境中建立起來的。在這種情形中，顯然地並沒有帶進一點兒悲觀主義的影子……』

人民委員會沒有屈膝，也沒有乞憐。布爾塞維克黨使十月革命的全面對着困難，從這種困難中，布爾塞維克無論如何要拿出力量來創造鼓舞的精神。不但在防護飢荒和打破反革命的黨派中發生了困難，並且在更重大的任務中也昇起了困難，那就是和工人階級相對立的，一切建設新生活所需要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技術，知識和文化的問題。

除了立刻所需要的穀物，燃料和衣服之外，革命已獻出了世界的珍寶。革命需要着那些

負起政府重擔的無產階級，所有執政的無產階級，他們應該像超人似地努力。祇有無產階級的重大的任務，和無產階級的嚴酷精神的指導，方能拯救了革命。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裏，公布了三個口號：第一，集中儲積的力量和限制物價；第二，無產階級應該和被壓迫區域裏的最廣大而落後的勤勞大眾攜起手來；第三，把貧窮的村莊和幾百萬從事農業的勞動者以及散佈在各個田莊上的赤貧的農民組織起來。

3

爲了在這樣的時期中，一定要節省些電力，所以伊里基把寫字檯上的電燈關了，他擦一擦疲勞的眼睛。在沒有掛窗簾而開着的窗子外面，黃昏仍舊靜寂地帶着藍色的暗光。穴鳥在克里姆的城樓上鼓着翅膀，一隻一隻地打瞌睡了。

『現在，我剛巧接到報告，但是還沒有正確的消息。』斯達林說：『察里興，沙拉托夫和阿
斯屈拉克漢蘇維埃，已經禁止穀物的專賣和限制物價了……』

『傻瓜！伊里基的手伸到放鉛筆的地方，可是他並沒有把鉛筆拿起來。『爲什麼，只有魔鬼才知道！』』

「我想他們真是頭腦簡單的傻瓜。有一個無惡不作的酒徒也到伏爾加河下流去徵收穀物了。在北高加索和斯托夫羅波爾省那邊的情形是更糟了。現在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在任何時候，從克拉斯諾夫到斯托夫羅波爾的道路都有截斷的可能，我們將要失去高加索和斯托夫羅波爾這兩個地方了。像這樣下去，那是成不成的……」

不知什麼東西驚擾了在外面城樓上的穴鳥，牠們飛了起來，然後再棲息下來。

「斯達林同志，你決定怎麼做呢？」

斯達林在火柴盒上擦了一枝火柴，火柴頭驕的一聲掉落在地上了。他再擦了一枝火柴，小小的火光照耀着他那閃爍而微笑的眼睛，和他的半閉着的下眼瞼。

「我們把察里興的重要性估量得太低了。現在，察里興正是重要的前哨。」他說話的時候，好像常常沉思着的。「從梯克霍里把斯克經過察里興和普伏林諾到莫斯科的路線，是我們唯一的補充糧食的出路。要是我們失去了察里興，那末我們將讓頓河的反革命勢力和阿斯拉漢的隊伍以及烏拉爾哥薩克的軍隊聯絡起來了。察里興的陷落，會立刻造成一條從頓河到捷克斯拉夫的反革命勢力的唯一的陣線。我們將失去裏海，我們將無力地放棄了

北高加索的軍隊。」

伊里基扭亮了電燈，白色的電燈光照耀着文件和書籍，照耀着他那粗大而長滿了紅毛的兩手；他正在匆忙地找尋着文件。斯達林輕聲地說：

「現在我們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察里興。察里興是能夠保衛的，在那兒我們有三萬五千到四萬的工人，並且還貯藏着大量的穀物。我們一定要爲察里興而戰鬥。」

伊里基找到了需要的東西，他把手掌支撐着頭頸，眼睛很快地看着文件。

「我們一定要宣布調劑穀物，我們不要再像以前那樣的趕錯事了。好極了！好極了！他 suddenly 把背部靠在椅子上，他的臉龐漸漸地興奮起來，並且帶着機巧的樣子。『我們把察里興作爲我們鬥爭的中心。好極了！而且在那中心，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

在斯達林的鬍鬚下掠過了一陣微笑。他忍住了驚奇，凝視着這歷史中最偉大的樂觀者。他在最艱難的時機中，能夠預見將要產生的新能力，這種新生的能力，可以作爲獲得勝利和鬥爭的武器。

五月三十一日，在莫斯科出版的真理報上有以下的通告：

「人民委員會委任人民委員斯達林爲南俄羅斯糧食貯藏的總指揮，並以特別權力委任之。」

「地方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團區，革命委員會，部隊參謀和參謀長，鐵路協會和車站長，國內外商船協會，郵政和電報以及糧食協會，均受斯達林同志指揮的恩惠，無限感激。」

人民委員會主席

V·烏爾雅諾夫（列寧）

第十章

察里興是站在伏爾加河右岸的赤裸而焦黑的斜坡上。在察里興的城外，展開了一片交叉着小河流的乾河牀和有着粘土溝渠的褐色的大草原。約有二萬木材工人所居住的住宅和一座鋸木廠，伸展在伏爾加河的北部。那兒擾攘着男女的人羣，在夏天的時候，他們都沿着伏爾加河到處浮浪，想找尋工作做。在城南有一個巨大的兵工廠和一個法國冶金廠。

察里興是全東南的工商業的中心，裏海的穀物，牲口，石油和魚蝦都從此地轉運的。像這樣一個赤裸而污穢的慘澹的城市，誰也想不到它却是一個商業的重鎮。木材的小住宅和屋後的廁所，伸展在廣大的伏爾加河邊。那些腐朽的小街道，沿着斜坡向山谷蜿蜒地爬行過去。在市中心的幾條街道上，粗糙地鋪飾着被急流衝洗過的圓石子，這些石子已經被太陽晒得焦黑了。圓石子的街道一直伸展到散亂着塵埃的伏爾加河岸上和碼頭邊，在這些碼頭上，散佈着倉庫和貨攤，還有販賣着麥酒，脆餅，乾魚，本地煙草和乾向日葵的雜貨鋪。

在廣大而污穢的市中心的方場上，聳立着一座巨大的禮拜堂，在這座禮拜堂頂端可以

望見周圍五十哩的景色，禮拜堂四週的圍牆上，閃爍着破酒瓶的玻璃碎屑，乞丐們在那矮小而肥料不足的刺槐叢下打瞌睡；那些新發財的商人的石室，環繞在方場的四週。代替樹木的電線桿，在街道的兩旁伸展着。憔悴得好像松木電線桿似的遊樂的人們，沿着街道從市中心跑下斜坡而到郊外去的時候，他們覺得非常的困苦和抑鬱。

在那些酷熱的晚上，只有一條籠滿着塵埃的刺槐的公路和一個差不多沒有設備的花園，才可以當作陰涼的娛樂場所。市民們都穿着翻領的俄國襯衣和污穢的黑褲子，在林蔭公路上和花園裏來來往地散步；他們興奮地噴吐着向日葵殼，大家這樣互相地戲弄着。

在那座花園的中央，有一個扇形的劇場，十個從烏克蘭逃出來的猶太人的絃樂隊，開始在劇場裏演奏了。那兒高高地懸掛着幾盞石油燈，一大羣燈蛾在石油燈的四週飛撲着。微弱的燈光照耀着脫去了油漆的小桌子上的啤酒，烤羊肉以及其他可以吃的山珍海味。

在這兒有一個比較潔淨的酒館，穿着柳條布衣服的「女人」滿面生着鬍鬚的知識階級，官吏，穿着「流氓服」的矮胖的投機商人和布爾塞維克，都站在那個拿着報紙而身上發出一陣陣汗臭的新聞記者的旁邊。還有許多人是從北方來的，他們好像落葉似地從一個城

市飄流到另一個城市，他們到處找尋着麵包和比較有秩序而平靜的地方。

在這兒有多餘的白麵包，還有到了半夜裏方開門出售其他珍品的祕密的商店。當然，一切東西都是非常昂貴的，但是人們已覺得很興奮了。在察里興的布爾塞維克當局，並不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那樣地實行着寬容而帶有一點兒慈善性的統治。許多新到這兒來的人們，寧可爲了等待着革命，等待着布爾塞維克的恐怖的消失而煩惱；他們不願被自己的命運所誘惑。但是，在這時候，遠遠的南方正陷在非常危險的騷動中，勝利的鐘聲，震響着解放了的哥薩克的諾伏契爾卡斯克村；或者「遠方的」奇異的克里米亞和富裕的基輔都被德國人所掃蕩和平定了。

城郊外的情勢，很不同地發展着。在兵工廠和冶金廠裏，在集會中，人們都激動得好像慶祝的煙火。那兒有少數的共產黨員從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收羅着非黨員的工人羣衆。各種武器都在匆忙中修理好了，鐵甲列車和鐵甲船也都準備好了。

在木材碼頭上的四十六個鋸木廠和其他的木材工廠組成了水邊的「戰鬥隊」。
哥薩克的叛軍已經很順利的進展到頓河，他們差不多到達了察里興的城郊了。軍隊就

散佈在察里奧的左側，派阿梯·伊茲盤斯克是在焚燒中；在左岸的卡拉契大村莊，也在焚燒着了。

守住契爾車站的少數察里奧部隊，經過了鐵路橋，向頓河左邊的草原上撤退。在五月二十一日，白軍來破壞着橋樑，把西端的離淺沙地兩百呎高的吊橋毀壞了。到培拉亞·卡烈托哇去的道路（就是伏羅希洛夫的兵車從那兒慢慢地向察里奧進行的道路）也被截斷了。

叛亂的軍隊一直進展到頓河流域的北部。據流言的傳說，哥薩克人要來進攻普伏林諾，要截斷從莫斯科到察里奧的道路，他們要使察里奧好像在鉄蹄下似的不能再有活動。到南方去的道路和向北高加索的產穀地庫巴及梯烈克去的道路，像一條腐爛的細線似地折斷了。在那些區域裏的志願軍，自從在三月裏敗退之後，就在那兒休養和增兵；現在，他們重又開始軍事活動了。

2

「同志，你要原諒我們的祕密；這次的開會是特別的，我們的最高當局已經有命令來

了。」諾索維契將軍含着微笑，向那些走進房間來的人們說，在桌子上鋪着當樣布用的新報紙，上面放着小肉麵餅和大塊的烤肉，十幾個扣上衣領的人在揩抹着汗珠；莫斯科列夫穿了一件托爾斯泰式的粗毛襯衫，站在桌子的一邊說：

「那是對的，那是對的，你不用這樣道歉。我們不是孟塞維克，我們也不是蔬食主義者，朋友，你知道嗎？哥薩克人說我們的胃部能夠消化一隻刺猬呢！」

他高聲地笑了，把大拳頭擱在桌子上，他就是察里興的「最高當局」的領袖，也就是蘇維埃的主席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莫斯科烈夫。在前幾天，他曾經打電話給諾索維契說：「將軍，你明天爲什麼不舉行你的命名日呢？我說那是你的貪懶，我們要舉杯慶賀你，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當然，他所說的命名日並不是單單要喝麥酒的，他是藉口和諾索維契舉行秘密會議。他曾經發電邀請北高加索軍區的軍事指揮（前斯尼沙烈夫將軍）出席，並且再請總動員部的軍事專家柯瓦烈夫斯基（前陸軍上校）和砲兵監督契皮西夫及參謀委員舍里凡諾夫來參加會議。總之，這些被邀請的人，都是在複雜區域內的軍事當局的領袖。

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以爲自己很是機巧，他想在這樣一個友誼的宴會上試探着各位專家的意見。不確實的軍事失敗的謠傳，部隊司令官的莫名其妙命令，和地方軍事指揮參謀部，察里奧前線的省軍事委員會參謀部，保衛南俄羅斯參謀部和北高加索軍區參謀部的不斷的爭論，使蘇維埃和執行委員會都恐慌起來了。

從工廠裏和黨部的高級委員那兒傳來了完全沒有根據的謠言。他們都是最荒謬的人物，斯尼沙烈夫，諾索維契，契皮西夫和柯瓦烈夫斯基都是受了托洛茨基的軍事訓令才到察里奧來的。但是，這對於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的印象，並沒有什麼影響。

在這次會議中，除了他們幾位出席之外，有一位是最近從莫斯科派遣來的石油運輸專家；還有一位亞歷克舍夫工程師和他的兩個兒子。那位工程師的頭髮是灰色的，他是一個抱着堅決態度而有教養的人；那個二十歲的參謀長和一個二十二歲的陸軍中校就是他的兒子，他們是一塊兒來參加會議的。諾索維契已經把他們調入了他自己的參謀部裏辦事了。他們都緘默地並列坐着，頭上的汗珠正在流下來，可是他們並不去措抹着。

諾索維契和其他的人都瞭解莫斯科烈的意思，他們慢慢兒地談着話。在這樣熱的天

氣，誰也不要吃肉，麥酒是暖熱的。只有那個頓河的哥薩克人舍里凡諾夫委員，滑稽地陪着每一個人喝酒，格格拉地咀嚼着軟骨，他的眼睛狡猾地瞧着參謀部軍官的陰沉的臉龐。顯然地，他感到有一些不快的事情，他在準備着爭論，但是又沒有說話的機會。

諾索維契現出一副拘泥禮節的樣子，他和藹可親地，小心翼翼地重複着說：「真的，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你爲我的命名日實在太客氣了……」

「我是一個神父的兒子，朋友，」莫斯科烈夫在桌子的一邊喊道：「我是明白情理的……」他用手指把頭髮向後抹平，噘起了嘴唇，吟誦道：「賜這座屋子永生，我們信仰你，哦，主啊……」他突然發出一陣狂笑聲。他們把麥酒倒滿在酒杯裏，互相碰着杯子，可是他們終不能消除心裏的拘束。契皮西夫坐在那兒凝視着他的碟子，好像他正在和土匪宴會。軍事專家柯瓦烈夫斯基是一個頭顱很小而身材高大的人，在他那緊張而不愉快的臉龐上，長着一絡鬍子和兩隻烏黑的，轉動着的眼睛，他是那樣滑稽地裝着偽善，他忍耐着並不多說話。那個專心在注意着人家的莫斯卡烈夫沒有留心到這位軍事專家的偽善而刺耳的音調。

坐在桌子旁的，最年高的老頭子，就是北高加索軍區指揮斯尼沙烈夫，他的身材是矮短

的，並且戴着眼鏡，臉上有一個肥胖的鼻子和短而蜷曲的灰色的鬍鬚，他從眼鏡裏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前面。

他是一個從昏暗而平靜的亞歷山大第三的時代中生長起來的俄國人。他模糊地愛着自己的國家，他從來也沒有想一想國家對他到底有什麼可愛。要是有人去問他，那麼他一定要想了一會兒，才回答說：他愛自己的國家正像一個兵士應該愛他的國家一樣。

在日俄戰爭開始的時候，斯尼沙烈夫曾經做過陸軍中校。日俄戰爭的恥辱刺激着他的精神，使他變成了一個堅定穩固的國家制度的信仰者。他讀過好幾本「紅軍」的小冊子，結論是這樣：沙皇政權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這結論已很明白地佔據在他的心靈上。

當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已經做了將軍。但是他並沒有顯示出他的才能，也沒有表現出他的活潑的智慧，他不能理解世界大戰的意義。波蘭的喪失，加里西亞的災難，蘇克霍姆烈諾夫和烈能卡姆拍夫的叛變，最高指揮官的缺乏才能，和猥褻的拉斯普丁的醜聞，使他從軍人的愛國心轉變成以前所有的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心。他曾經希望過革命，雖然在十月革命的時

期中，他那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使他不能瞭解任何發生的事件，可是他仍舊站在紅軍這一方面的。他提起了革命的熱情，參加集會，擁護紅旗。在一切人類革命漩渦中，他們所喪失的地位都完全恢復了。

他以為康尼洛夫派遣少數的軍官和年青的士官們來進逼北高加索，那真是一種無意義的冒險。在志願軍開始擊敗了紅軍司令索羅金，並且把陣地集中在葉哥爾烈托斯克和米契丁斯克大草原區域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拿破崙了。當克拉斯諾夫大將很動人地說「真統派俄羅斯母親」的時候，斯尼沙烈夫的心懷被攪擾了，他的思想和感情開始在動搖着。

諾索維契專心地注視着克拉斯諾夫，請他允許「坦白地談話。」諾索維契告訴他關於斯尼沙烈夫跟他自己的懷疑和動搖。斯尼沙烈夫嚴正地聽着諾索維契說話，他並沒有開口讓諾索維契一直說下去。那一夜的談話，使他決定了以後的方針。布爾塞維克，委員，社會主義，襁褓的工人們，——這一切對於斯尼沙烈夫將軍是不相容的。

「你們是一種奇怪的傢伙，同志們！你們只要去參加一次工人的集會，」舍爾基·康斯

丹丁諾維契帶着嘲笑的神氣說：「你們在那兒將會發覺一羣人民，一羣沸騰着的人民！有一個突出臀部 and 露出腹部及光頭的脚步，爬上演講台去，而且——你以為怎樣呢？他講的正是世界革命。同志們，那是一點也沒有扯謊，確確實實的；我自己就是有了三個生命，還嫌太少呢！我每天要感謝我那已死的母親，她使我生在這個時代是夠好了。」

他又發出了一陣狂笑。斯尼沙烈夫一面把乾魚撕開，一面說：

「確確實實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可是我們軍人沒有機會去細想這些事情……我們的職務是枯燥而無味的，我們祇知道去打擊敵人。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我們一定要離開你了。」

諾索維契立刻感到這些話將引起不幸的印象，他倉猝地矯正着這些事實。

「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軍人是一種最標準的人。靶子豎立起來了，向那靶子射擊吧。但是上帝不許你去解釋你在做些什麼？那是一種非軍人的問題。我們的靶子是含有光明磊落的革命意識的，那就是我們的軍事指揮所說的話。」

莫斯科烈夫嚴正而不以為然地搖着頭。

『那是不對的，不對的。同志們……讀書並不會傷害任何人的……你們一定要把你們的靶子放得遠一點。』他再用溫和的語調繼續着說：『是的，要是我有時間，我一定要使你們都變成布爾塞維克。我們的任務到底是什麼呢？我們的國家是野蠻的，沒有開化的，農民真像一種動物。但是在這社會裏，還有幾百萬的小地主和穿皮靴的人民存在着。顯然的，像這樣的人民，你們決不能創造起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那就是我所不贊同的地方……在列寧的面前，我曾經這樣地告訴過他……我們決不能使農民和其他的人跑上同樣的水準。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我是從俄羅斯的內地來的，誰也不會比我更瞭解俄羅斯了。我們的農民是一種動物，但是契訶夫有一句很著名的句子：『要是你擊中了兔子的頭部，那末他就會點起一根火柴來幫助你的。』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你明白了麼？利用人民革命的狂熱，我們一定要去幹我們所能幹的事情。』

契皮西夫張開了細小而整齊的牙齒，好像要咬什麼東西似地問道：

『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我已經有一部分瞭解了。但是那遙遠的靶子，最後的目標是什麼呢？請你替我們解釋，你願意嗎？』

「同志，革命是一個波濤，一個巨浪，」莫斯卡烈夫裝着揮手的姿勢，他伸出手來說：「我們從革命的浪濤上昇起來。但是隔了一會兒，每一個浪濤就平靜了。我們應該立刻握住權力，奪取戰略的要害，那是最重要的。」

諾索維契站了起來，在他那狹隘的臉龐上，帶着特別意味的表情。他舉起了溫酒的杯子，忽然用軍人的語調說：

「紳士們……」他一點也沒有羞赧，顯然地在矯正着他自己的錯誤。「同志們……我來舉杯慶賀我們的領袖莫斯卡烈夫同志，他正在領導我們跑上戰略的要害。萬歲！」

他們一齊呼喊道「萬歲。」莫斯卡烈夫非常滿意了，他曾經有過一次很動聽的演說。現在他對於那些軍事專家的恐懼已經消散了，他們最後的手段是很單純的。他們並沒有什麼特殊寬大的胸懷，可是，關於光榮，忠義和身分，他們都是非常貪婪的傢伙。

又有一個賓客走進來了，他的皮膚幾乎被陽光曬成了深紫色，身材是修長而瘦弱的，黑色的眼睛是那樣的圓潤。他就是察里興的執行委員會主席，雅科夫·鏘諾威威契·易爾曼。他向着那坐在桌子旁邊的軍官們點一點頭，就走到莫斯卡烈夫的身旁，在他的耳朵邊

低聲地說話。

「誰？」莫斯卡烈夫高聲地問道。

「斯達林。」

「什麼時候？」

「大概是明天。」

「好的，我們將會遇見他。請坐，你要喝酒麼？」

「請原諒，同志們，」易爾曼一面說話，一面用不愉快的烏黑的眼睛望着桌子旁邊的軍官們。「幾分鐘之內，在格盧索利斯木材工廠裏有一個集會，那邊的情形並不十分使人滿意……」

他沒有向他們說一聲再會，就迅速地走出去了。

3

在飛舞着塵埃的格盧索利斯鋸木工廠的庭園裏，有一大羣人集合在木材堆的旁邊。這家鋸木工廠，以前是屬於馬克西莫夫兄弟的。炎熱的陽光透過了充滿着塵埃的空中，在幾千

個人的羣集裏，展開了一片憤激的情景。那天的早晨，在私人的店鋪和攤頭上，都沒有麵包出賣。『我的朋友們，』店主感歎着說：『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些什麼？現在，已經有三天沒有麥粉進城了，那好像……』就是在糧食管理處所經營的店鋪裏，那些壞得連豬糞都不吃的麵包，也不夠出賣。

各種不同的演講者，不斷地爬上那東倒西歪的桌子上去演說，無數飢餓的羣衆，圍在他們的四週靜聽着。在這兒祇有幾個共產黨員出席，他們大半已經上過前線。現在，他們留在後方爲一切而戰鬥。

但是在那天的集會裏，想不到人們都在談論着他們以前所享有的平靜的日子。有一些人說：他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像這樣混亂的情形。羣衆的心緒都陷入了不安的狀態中，就是有一些最小的事情，也會使他們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懷疑的。這羣人都在靜聽着演講者的說話，他們再加以瞭解和批評。

一個有名的『妓女生的兒子』孟塞維克馬盧新，他的身材很矮小，是一個大嘴巴和腿都很大很肥的傢伙，他皺起眉頭，含着微笑，也許是含着眼淚，站在桌子上說：

「今天共產黨同志這樣的厚待我們，現在我們要誠懇地向你們道謝。他們曾經負起了責任跑出去，鄉下人不肯把穀物供獻出來。這好像已證實了社會主義所造成的實際的結果：凡是在共產黨所接管的地方，麵包都賣空了，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

羣衆陰鬱地靜寂了，在馬盧新所站立的地方，有一個共產黨的兵士，也就是鋸木工廠的工人，他的兩頰是憔悴的，他目不轉睛地張開着眼睛，爬到桌子上。在他那沒有束腰帶的襯衫下面，露出了他的瘦弱而饑餓的身體，他的頭髮好像麻絲一樣地蓬亂。他傲慢地緊握着拳頭，眼睛並不望着那些站在他四週的同志的臉龐，他真實地較高的凝視着前面。

「唉！難道你們還不明白嗎？你們爲什麼不把馬盧新從桌子上拖下來呢？他是我們工人的敵人……他要你們向那兒去呢？他是替馬克西莫夫做書記的，那就是他爲什麼要反對共產主義的緣故。你們站着靜聽他的說話，他要使主人們加重的壓迫你們……他說些什麼呢？那兒沒有麵包，麵包是好東西。我們要有麵包，我們要有麵包，那是完全對的。我深深地記得，我曾怎樣地凝視着陳列窗裏的白麵包。我知道麵包的價錢……但是我不願爲了麵包而出賣革命，我寧可不要麵包的。」

『好極了！好極了！』昇起了一陣喊叫聲，大家點着頭表示贊同。第三個演說者向着桌子走來了，他到底是一個老年人還是中年人呢，那是很難辨別的；他的頭頂已禿，滿臉長着鬍鬚。他爬上桌子，低低地行了一個鞠躬禮，把鋼絲邊的眼鏡擱在鼻樑上，從他那污穢的黑外套衣袋裏拿出一張褶着的文件。他小心翼翼地將文件展開，眼睛看着在紙上，帶着唱歌似的音調，開始念着：

『人爲萬物之靈……哦，主呀！到底把人變成了什麼呢！在充滿了煙霧和煤塵的工廠的地下室裏，人們好像一隻駱駝似地勞苦着，他們流着血汗，肺臟慢慢地毀壞了……只有少數有錢的人在享樂着，並且吃得很肥胖了。我們不需要那少數有錢的人……我們不需要工廠製造廠和鑛坑。這一切只會毀壞我們的肺臟和精力……我們是不是要爲着這些黑暗的煙囪而再去流血呢？讓我們分配這些工廠，大家拿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我們要回到鄉村裏去，回到自然去，我們去種植穀物，飼養牲口，培植果樹園。我們將變成萬物之靈，到了一個和平所統治的時代，流血的戰爭自然會停止的。』

這個奇怪的演說者從鼻樑上拿下了眼鏡，把它和那張文件一同放入短衣的口袋裏。他

很費力地從桌子上爬下來，帶着自尊自大的神氣，從羣衆裏擁擠過去，他們給他讓開了一條路，他所說的話使聽衆們感到有些驚奇。那一天，他們因為聽了不幸的謠傳，都像出席鄉村集會似地集合在一起了。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前線已經失敗，敵人不斷地進迫着察里奧。他們所得到的都是壞麵包，最可憂慮的就是誰也不肯決心地抵抗急迫的進攻，而保衛着察里奧。在這兒有好幾個演說者激起了這種想像。現在，祇有魔鬼才知道叫你去相信誰的話才好。那時有三個人爬上桌子去，互相咀咒和推擠。

像火油一般的熱浪，在廣闊的伏爾加河邊的木材碼頭上爛動着。漸漸地悶熱得加更難堪了。有一個演說者說：我們不能用暴力去取得農民的穀物，因為農民們也是付出了代價才得收穫的穀物專賣的意思就是餓死。還有一個人揮動着拳頭，帶着粗野的聲音吼叫道：『我們等待着什麼呢？弟兄們，讓我們重新選舉蘇維埃，我們不准有一個共產黨員參加進來。那麼戰事就可以結束了，同時我們也將得到麵包。』

易爾曼的臉龐在痊癒着，他爬上了桌子。就在桌子的旁邊，站着一個穿綠褲子和緊身制服的女人。她的身材很瘦弱而額部有些廣闊，她那灰色的頭髮垂掛在紅色軍帽的下面。她就

是在格盧索利斯工人中最著名的婦女勞動者沙霞·托盧蓓卡，同時又是察里奧的蘇維埃和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男人們向她呼喊道：

「沙霞，你穿着誰的褲子呢？」

「等一會兒我告訴你們。」她低聲地回答着。

祇有少數的人們才對她表示好感。

因為他們受了剛纔的演說者的影響，羣衆好像浪潮似的湧到易爾曼所站着的桌子旁邊。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在喊叫道：

「你已經統治得很長久了……」

「你又來和我們討論什麼事情嗎？我們已經聽得厭倦了！」

「最好你能放棄了哲學觀念，給我們麵包吧！」

易爾曼用含怒而灰暗的眼睛瞧着那些紅熱而頭髮蓬亂的，以及在破襯衫下露出了強有力的胸膛的腳夫，勞動者和鋸木匠。他歡喜這些在伏爾加河畔的愛自由而胸懷磊落的，激烈而武斷的羣衆。

他們赤裸着腳，穿着襤褸的衣服。他們對於一切莊嚴的生活，總是熱情地伸出手去接受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的生活是被束縛着的。他們在集會中討論着社會勞動的方法：在伏爾加堤岸上，建造起二十哩長的工人們休養的家，和伏爾加·頓河運河的開鑿。他們很容易被熱情所感動，正像容易被猜疑和辛苦所感動一樣。

易爾曼立刻感覺到有人在這羣衆中活動了；他緊握着小小的拳頭，開始用尖銳的聲音說：

「好了，你們已經喊叫完了嗎？是不是你們再要繼續地喊叫呢？麵包是沒有了，因為那兒已經沒有什麼麵包了，所以你們也得不到它。工人部隊正在恥辱地退却着，放棄了通達察里興的道路，開放着門戶讓敵人進來。鄉村的富農們公開地起來反對糧食徵發隊。所有反革命的殘滓，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正在準備用轟動的鐘聲歡迎克拉斯諾夫將軍。你們爲什麼都靜聽着那些蘇維埃政府的話呢？爲什麼在二萬碼頭工人中間，只能編成一支八百人的工人部隊呢？有誰願意來保護你們？誰願意給你們麵包呢？誰也不願意的！要是你們自己不去爭取，那麼當然沒有誰會給你們的。」

易爾曼發怒了，他用無限的憎恨，向羣衆傾吐出在那些緊張的日子和失眠的夜裏所蘊藏着的一切忿怒。他裝出尖銳的喊叫聲，好像在他和羣衆之間，橫着一條深深的鴻溝；他站在一邊，他們是站在那一邊。

激昂的羣衆向着他直衝過來，要是他做出有一點兒防護他自己的舉動，那麼他就要被拖下來，他們一定要把他打得粉碎。

沙霞·托蘆蓓卡爬到桌子上，站在他的旁邊，她對羣衆揮着手臂。

「喂，靜一點！朋友們，靜一點，請不要推擠。」她回頭對易爾曼說：「請爬下去，讓我來和他們談話。朋友，擠過一點，讓他走一走。」

易爾曼垂着頭，嘆着氣，仍舊站在桌子的旁邊。

沙霞抹着皺起的嘴巴，她張開了小而圓的灰色的眼睛。她那飽受風霜的泛起了皺紋的臉龐，看起來是很和善而樸實的，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她很機巧，聰明，而善於說話。

「男女同胞們，我用伏爾加的語言和你們談話，你們不瞭解那教育上的語詞。你們爲什麼要排斥易爾曼同志呢？他是一個辦公處的工人。但我是一個羣衆的工人，你們向我說吧

……
「你只是一個閒蕩的傢伙。」一陣聲音在喊叫着。

「隨她去吧，不然她又要來發誓恐嚇我們了……」另一陣聲音又昇起來了。

「我要來威嚇你們；可是，你們不能來報復我，我的同志。」她皺起了眉頭回答着，爲了在這一條歪西倒的桌子上要站得牢固一點，她就用兩腿跨立着。「他們常常說：男人是一枚針，女人是一條線。但是現在女人是一枚針，男人是一條線，你們要跟着我了，快不要煩擾吧。」

羣衆中間有幾個人在笑了，又有一陣憤怒的聲音在喊叫道：

「讓線去發命令吧，她穿着男人的褲子……這個說謊話的傢伙……」

「呵哈！」沙霞插入說，她繼續地嘲弄着他們。

「我爲什麼穿着男人的褲子呢？我想這種褲子是挺好的！」

「轉一轉！」

「蹲下來！」

「太緊了！」

「裂開了！」

大家在喊叫着，甚至在哄笑中再滲入了更難聽的壞話。

「我從來也不歡喜穿裙子的……當你們爬上月台的時候，大家都說：『女人，你不要做慢地走進來。』要是我到參謀部去，他們不准我穿着裙子進去的話，那麼我便告訴他們說：我並不是一個女人。」一陣陣難以形容的批評重又散佈開來了……『我是一個戰爭的同志；我自己在鄉村裏殲滅了兩個白黨，我不歡喜穿着裙子……今天我跑到家裏去，看見我的兒子米希卡的制服正掛在牆壁上；我就把它穿起來，並且帶着他的手鎗，現在我在這兒了……』

她那兩條灰暗而和藹的眼縫，並不顯得怎樣的年老，她突然向着羣衆望了一望。

「好了，閒話少說，我們來談正經的事情吧。今天早晨，我和婦女們討論過了。在木材碼頭上，我已經組織了六千名婦女；她們的工作比你們做得更好，並且她們的工作比你們做得還要多……」

「喂，喂，沙霞！」

「那是撒謊，不要再多說吧。」

「真的比你們做得好，我告訴你，真的比你們做得好！現在婦女們已完全組織好了。她們沒有一點兒推托，她們也不喝燒酒……」

「你在撒謊，你這個老妖婦，你自己喝得那樣的爛醉。」

「那是不同的！我是政府工作的人員，我有一份特別的口糧。」

羣衆重又哄笑了，他們搖着頭說：「唉，她真是一個滑頭，她能夠應付每一件事情的。」

「六千個婦女和三千個長着鬍鬚的老人家在這兒可以繼續工作的，其他的人們都要去挽救革命……」

她的話說得那樣的簡潔和自信，羣衆突然地靜寂了。現在，他們開始同情地靜聽着她的說話，緊張地凝視着她那帶有皺紋的男性化的臉龐。要是在那時候有誰再來說笑的話，那麼他的頭上立刻會受到打擊的。

沙霞·托蘆蓓卡曾經自己學習着讀書和寫作，當她過了五十八歲的那年，她做過農場的勞動者，牛羊販子，雜役婦和木材碼頭的工人。她漫遊過全俄國，在一九〇五年，她的三個兒

弟都死亡了，她的丈夫和兒子在世界大戰中也都犧牲了，但她並沒有喪失了新鮮的精力，她能保持着自己的力量；現在，她對這幾千人的羣衆，好像對她自己的兒子那樣坦白地談話。她的說話簡潔而容易明瞭；在她激動的時候，她的嘴巴好像一個老太婆似的，皺得很厲害。

「你們太歡喜發牢騷了，你們中間誰也沒有忍耐性的。男子們爲了不能忍耐而去犧牲，難道是值得的嗎？我們決不讓哥薩克人好像殺鵝似的來扭旋我們的頸頸。有許多軍隊從烈克哈那邊來救我們了，在明天，最高委員斯達林要從莫斯科到達這兒了。但是，我們現在仍舊在躊躇着，我們要組織一個「格盧索利斯」聯隊。在那邊有幾輛運貨汽車滿載着來福鎗，你們快去把鎗拿來，明天可以出發到前線去。」

兩輛載着武器的運貨汽車，籠罩在塵埃裏，慢慢兒地開到月台邊來了。「把武器交出來！」一陣粗野的聲音喊叫着，羣衆向着坐在第一輛運貨汽車的武器堆上的水手身邊擁擠過去，志願軍從那漸漸增多的熱情的羣衆中穿過。

4

清晨，車輛在石子路上鱗鱗地滾過，擾醒了人們的甜夢。剛從東方昇起來的酷熱的陽光，

刺射在眼睛裏，真有些疼痛的，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莫斯科卡烈夫揮趕着那些爬在他濕鼻子上的蒼蠅。『在這樣惡魔似的熱天，喝這種劣等的燒酒，真是自討苦喫。』他喃喃地怨語着。他從牀上爬起來，向那腳邊的香煙頭凝視了一會兒。於是他決心站到地上穿起藍色的短褲子和緊皮靴，還有托爾斯泰式的帆布襯衫。他不愉快地從玻璃水瓶裏倒出了幾杯黃色的開水；於是點燃起一枝香煙，開始熟視那堆在牀邊桌子上的新聞紙，那些新聞紙和他的兩手以及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好像都蒙上了一層微細而乾燥的塵埃。

他找到了五月三十一號的莫斯科真理報，皺着眉頭，非常信任地重複讀着斯達林委員的訓令。然後用指甲抓着那滿臉的絡腮鬍子。他匆匆忙忙地轉動了電話機，和他的私人祕書談話。

『派奧托·派奧托羅維契，莫斯科的列車什麼時候可以到呢？大約還有四十分鐘嗎？阿哈！那麼你打電話告訴大家吧，他們應該到車站上去迎接從莫斯科來的列車。你已經打過電話了嗎？好極了，我馬上就要到車站上去等候。』

在那低矮的木料造的車站上所有的玻璃窗子都已毀壞了，塵埃散落在荒廢的月台上，

和那些生鏽的軌道間。微微的風兒把塵埃吹送到他們的臉龐上。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掃除一下，知道嗎？同志。』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向着那個正在走過來的鐵路管理員說。這位管理員凝視着一切雜亂的塵埃，他也好像初次才注意到似的。

『是的，這地方是污穢極了……我們一定要研究這個問題……』

諾索維契，契皮西夫和瘦長而光頭的柯瓦烈夫斯基都到月台上來了；那個身材像大琵琶桶一樣肥胖而臉色深紅的察里興掩護隊的司令官杜拉克，喘着氣也到了。易爾曼和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也到了……然後勞動組合的主席……大約有二十五個人聚集在一起了。諾索維契走到莫斯卡烈夫的後面，小心地問道：

『我們可要派出一個樂隊嗎？』

『那不是必要的呢？用這種進行的程序好像太俗氣了……』

『很對！』

從莫斯科來的列車到了，在火車頭的前面架着機關車，兩輛沒有頂的貨車裝着鉄甲，在列車的後面跟着運載枕木和軌條的貨車。第一個跳到月台上的，是那個穿着黑皮衣服和身邊掛着毛瑟鎗的皮膚淺黑而健壯的列車指揮官。他沒有注意任何人，帶着尖銳的聲音喊叫着車站長。

然後，那些穿着襯衫和短衣或是皮短衣和戴皮帽子的並且攜帶着武器的莫斯科工人們，以及所有身上環繞着新式子彈帶的士兵，開始從列車裏走出來了。

他們的臉龐都是那樣的可怕，瘦弱，粗糙；他們一聲不響地沿着客車排成了直線，他們的來福鎗底都擱在土瀝青的道路上。

一個穿着扣緊了鈕扣的緊身上衣，和黑色的褲腳管塞進軟皮靴裏的人，在最末一節特別客車的車台上出現了。在他那瘦弱而微黑的臉龐上，露出了鎮靜和嚴肅的表情，他的鬚髮遮掩了嘴巴。他緊握住踏級的扶手，從容地走到月台上。

莫斯科卡烈夫的眼睛跟着客車的窗子轉動，他最初就注意到這個臉龐微黑的人了。於是他微笑着揮動手臂，匆忙地去迎接那個人。易爾曼興奮地走近來了，諾索維契也小心地趕過

來，走到相距那個人三步的地方，他們就停住了。

『敬禮，同志們。』斯達林帶着清晰而愉快的聲音說；也許在他的眼角上略帶了一點諷刺的皺紋。他並沒有拒絕任何人，不太熱烈也不太冷淡地和每一個人握手。斯達林對着那些站在月台上的人迅速地望了一眼，他說：『同志們，我要請你們一同到我的客車裏去。』

他回轉身去爬上了客車的車台，並不回頭望一望，也沒有再邀請一遍。當大家都走進特別客車裏去的時候，斯達林點起了他的煙斗，在桌子的旁邊踱來踱去，開始問他們關於這區域裏的穀物的貯藏，糧食隊的工作，收穫的期望，在前線的士兵和掩護隊步兵的人數，敵人的動態和敵方的兵力——十幾個簡短而扼要的問題，需要莫斯卡烈夫，易爾曼，杜拉克和諾索維契答覆。當大家正在考慮着這問題的時候，斯達林插入說：

『我需要正確的數字，我不要解釋……』

漸漸地大家都相信，他一定已經知道一切事情了：前線的局勢，穀物剩餘的數目，一切沒有秩序和紊亂的情勢，甚至有些連察里興的領袖們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的談話進行得很久，莫斯卡烈夫很希望把話題轉到一般革命的主題上去；他要熱

情而誇大地談論着他所指揮的一切事務，可以使斯達林明白察里興的人民所知道的事情。可是他不能衝破那正在正確地分析着問題的雲圍，他不懂得斯達林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諾索維契側着兩隻耳朵，坐在那兒並沒有抽吸送給他的莫斯科香煙，他乾脆而慎重地回答着。有幾次，他好像覺得，後面有一陣敏捷而銳利的視線向他直射過來。當斯達林問他怎樣去解釋敵人目前勝利的情形的時候，他就小心地回答說：

「在一個月之前，哥薩克人是用本國製造的子彈來射擊我們的。我很歡喜給你看一顆用鐘頭做成的子彈——那已經陳列在博物館裏。但是現在，他們從國外運來了許多優良的子彈和鎗砲，勝負是由於前線砲火質量的優勢所決定的。」

「可是你爲什麼不說你們的失敗，是由於沒有適當的政治上的準備呢？」斯達林問道：「在每一個人的背上，都攜着一件武器。不論一個司令官有多少鎗砲，可是他決不能抵抗爲革命而戰鬥的士兵，縱使這些士兵的武器是及敵人的。」

諾索維契拿起一枝香煙，他在考慮着這個問題。現在他感到斯達林已經不向他瞧着了，不過還在細細地研究着他的話。

「我贊成你的意見，那就是革命的戰略。」爲了斯達林向他凝視着，他就這樣堅決地回答：「但是在敵人的砲火底下，要改造士兵們的心理是很困難的。當敵人的砲火在頭頂上飛舞的時候，人們去信仰書籍，那還是去信仰大砲比較好一些。要是在後方，編成了部隊之後，那當然教育就是一切……」

細小的皺紋重又從斯達林的眼臉處移到了額頭上。他避開了諾索維契的視線，輕輕地敲掉煙斗上的煙灰，就隨口地說：

「要是不在敵人的砲火之下，那麼到那兒去改造士兵們的心理呢……敵人的砲火底下，就是改造心理的地方。現在，同志們，我一定要請莫斯卡烈夫和易爾曼兩位同志留在這兒。」

斯達林開始向其他的人握手送別。現在，只有莫斯卡烈夫和易爾曼留在這輛特別客車裏了。莫斯卡烈夫就坐在桌子旁邊，用手掌拂拭着那美國式衣服上的灰塵。

「在這兒的軌道上，不是有一輛運載穀物的列車停留着嗎？這輛列車留在這兒有多久了呢？」

「兩三天……」

「不祇兩三天吧，」斯達林說：「十一天，爲什麼不把這糧食車趕快派出去呢？」

莫斯卡烈夫的臉色變得陰沉了，他的手指輕輕地敲着美國式的衣服。

「第一點，因爲我們已經接到報告，知道普伏林諾附近的軌道已經被哥薩克人截斷了。第二點，從軍事的局勢上說：我們的四週已陷入了被包圍的情形中，那末我們不能夠沒有穀物的貯藏，所以冒着險把這些糧食車留在這兒的。昨天工人們已有暴動了……」

他的鼻子沉重地喘着氣，等待着斯達林去責問他。但是，斯達林並沒有向他責問，不過斯達林是這樣地問道：

「在城市裏可以自由出賣麵包嗎？」

「是的……」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莫斯卡烈夫更沉重地喘息着，但是他知道最好不要互相發生爭論。

「斯達林同志，我來解釋一下吧，根據事實，你還不知道我們的特殊情形。在這城市裏有

十萬名各種不同的市民……換句話說就是小資產階級。有一些人到果樹園裏去散散步，還有一些人抱抱孩子，有的人做點零星的賣買。大約還有一萬難民……要是我把糧食分發給每一個人，那麼明天他們就要把蘇維埃趕跑了。還有比這更壞的：就是部隊要從前線撤回來了。在這兒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母親或是一個父親……」

斯達林的臉龐轉向着垂頭喪氣而靜坐着的易爾曼說：

「你是不是也這樣想呢？」

「不，我不是這樣想的。」易爾曼銳聲地回答着。

「我以爲這城市的情勢的畸形的……」

「你們看——現在有兩種不同的見解。」斯達林從褶疊的夾子中取出一張文件。「這是今天我在路上的時候收到的。」他把一張有列寧署名的電報放在莫斯科卡烈夫前面的桌子上。

「關於糧食的補充，我一定要報告給你聽，不論在彼得格勒或是莫斯科今天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分配了。情勢是非常的嚴重；關於交通方面，你無論如何要想出一個妥當的方法來，

因爲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去獲得糧食了……」

「我提議，」當莫斯科卡烈夫讀完了電報，寂靜地把桌子上的電報紙推到易爾曼面前的時候，斯達林說道：「向執行委員會提出建議，要去阻止公開的市場整批地不合法的出售麵包。在莫斯科，伊凡諾伏和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每天只領到八分之一磅的麵包。伊里基已經來電說現在甚至連八分之一磅的麵包也發不出了。那意思就是說不但這些城市是在危急中，並且革命本身也在危險中了。我們不能因爲在察里興的一萬難民的安樂，而剝奪了革命所需要的麵包……」

「要靠察里興的糧食去維持嗎？」莫斯科卡烈夫想把桌子推開去，但是桌子沒有移動。他沉重地站了起來，繞着圈子，拉起他的短褲子。「當一切反革命的殘渣正在喊叫着「布爾塞維克就是飢餓和破壞」的時候，在這種恐怖的情勢之下，我們應該驕傲，因爲我們已經把察里興變成一個繁盛的城市了。離前線不遠的工廠裏的出品差不多占有戰前生產額的百分之五十；學校的數目已經增加了；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已參加了勞動組合的組織……婦女運動也有了一個巨大的活動；目前正在開始實行社會事業了……」

「你已經忘記了在大街上的音樂，易爾曼帶着震顫的聲音突然地插入說：『在官吏的酒館中充滿着狂歌醉舞……那些投機商人把一普特食鹽的價錢抬高到一百盧布。』」

「那是流氓幹的事，流氓！」莫斯卡烈夫喊道：『我們要把他們撲滅。』他斜視着正在抽煙的斯達林。『問題比這更來得重要。從察里興無產階級的本身來說：它要用自己的手，創造起它的將來……莫斯卡烈夫，察里興的無產階級很相信我，要我領導他們踏到最後勝利的路上去。但是我現在需要靠着他們所有的不足的糧食來維持，我只給他們普通的俄羅斯的一份食糧……現在，伊凡諾伏·伏茲尼山斯克的工人們只獲得八分之一磅……他們是不瞭解那種情形的……』

當斯達林說話的時候，莫斯卡烈夫正在研究着斯達林所給予他的印象，他知道對他沒有好感的。易爾曼的嘴巴歪扭着，他扮出了一副怪樣子。斯達林鎮靜地讓他做着歪臉，他一點也沒有動搖那鎮靜的態度，他的眼睛含着微笑，很自然地坐着——但是他並沒有說起藏在衣袋裏的有着無限權力的訓令。要是誰不能跟着他跑，那麼誰就要落後了。

當然，這種思想沒有改變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的熱烈的說話；可是，他的印象愈變

愈壞了，他開始慎重地哼着一支小曲。

「斯達林同志，剛才我說了許多話，所以你在斟酌着一切和我們對立的複雜的情況：我們和你在這兒面對着特別的情勢。本地的無產階級根本就與麵包豐足的鄉村連絡的，那就是全俄羅斯的產穀地伏爾加……他們會瞭解嗎？我害怕，我承認我是害怕的……」

「要是你怕狼羣，那末你就不要到森林裏去吧……我決不能像你那樣地胆怯，舍爾基·康斯丹丁諾維契。」斯達林愉快地說，他好像確信着某一種階段已經過去了。「要是向工人們去解釋，他們自然就會明白的。工人們完全知道實行麵包專賣和糧食券的制度，或許要比前線的戰鬥更艱苦，但是在目前，他們又感到這種制度也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礙。要是把這問題清楚地向他們解釋，那麼他們自然肯爲了這一切而犧牲的。」

莫斯卡烈夫微笑着搖一搖頭，他坐在桌子的旁邊。

「斯達林同志，你已經把任務放在我們的肩膀上了……那麼你爽快地說吧，你到底要我們先幹什麼呢？」

「我提議先召集一個市黨會議。」

「什麼時候？」

「明天，沒有什麼延期的必要吧？」

「我們可來得及起草一個議案嗎？」

「明天早晨七點鐘，請你們兩位到這兒來吧。」

「早晨七點鐘嗎？」莫斯科烈夫用手指抓着頭髮。「那麼我現在立刻要去了。我一定要仔細地想一想，並且準備一些資料……」他躊躇了，疑惑地瞧着斯達林。

斯達林開始用煙斗柄在美國式的衣服上劃着線條，好像在寫道：

「強迫專賣和糧食券的制度的問題；爲運輸而奮鬥；強調軍事的指揮；抵抗反革命的勢力；鞏固黨的組織和大衆政治工作的進展；反對酒色，騷擾，混亂……那就是一個詳細的議案了。」

斯達林站了起來，伸出手去跟莫斯科烈夫和易爾曼親切地握別。當莫斯科烈夫正在走出去的時候，他在車門口躊躇了一會兒。但是他並沒有回頭，也不許有任何人跟在他的後面。他頻頻地咳嗽，緩慢地從客車上爬下去。當他跑到了他自己的車子裏，他就伸出了手足躺下

去說：「也許……是。」

那時候，斯達林的客車已經開到支綫上去，並且和城市裏的電話也接通了，他開始工作着。他的兩個沉默寡言的秘書打電話給黨部和蘇維埃組織的秘書及主席，他準備把資料速記下來，允許那些召集來見的人會面。政治警察的主席走進客車的時候，他的臉龐紅潤得好像早晨的太陽；但是當他從另一個車門出去的時候，他又變成精神恍惚而臉色慘白了。鐵路衛生處的主席沒有被召喚到客車裏來，就命令他去掃除車站的月台；爲了這個緣故，他們派出一輛運貨汽車到各處去召集資產階級的女人。於是她們和掃帚一起運載~~圖~~來了，她們在恐怖和惶惑中，用掃帚掃起了塵埃，一定要先設法消弭了這種不衛生的情景再去戰鬥。

整天有各種人物走過生鏽的軌道來，訪問斯達林的客車。城市裏地方上和前綫所發生的一切景象，在這兒都能看見的。到了晚上，工廠委員會的代表和幾個軍隊裏的工人開始來了。

一線綠色的光芒展開在顛覆的車站木柵那邊，棧橋那邊，鄙陋的屋頂那邊，黑暗而奔流着的伏爾加河那邊，晴朗的黎明開始撒出了光亮。顯然地，這時才看見了斯達林的客車，同時

所有的車窗也看得清楚了。

第二天早晨，拍急電給莫斯科克里姆宮裏的列寧：

「我們在六月十六日到達了察里奧。不論整個經濟生活的範圍是怎樣地混亂，恢復秩序是可能的。在察里奧、阿斯托拉克漢和沙拉托夫，蘇維埃已經取消了穀物專賣和物價的限制，可是酒色和投機却非常地猖獗。

「我已經完成了察里奧的糧食券制度和物價限制的初步了。同樣的，在阿斯托拉克漢和沙拉托夫也要完成糧食券制度和物價限制的初步計劃。不然，所有的穀物一定要陷入投機性而流出去了。

「爲了大多數的管理員和革命委員沒有努力工作，所以鐵道運輸完全零落了。不論管理員是怎樣地反對，已經強迫指定了特別委員，現在委員們發覺被管理員藏起來的許多火車頭。據調查知道，每天能夠派出八輛或八輛以上的列車在察里奧——普伏林諾——巴拉蕭夫——科斯洛夫——萊山到莫斯科的鐵道線上運輸。

「現在正從事把車輛集中察里奧，在七天之內，我將發表一個「穀物週」並且佈告第

一批運出的糧食約有百萬普特的穀物。

「現在已派出專員到巴庫去，大約數天之內就可以到達南方。貨物貿易全權委員因為零星賣買和投機政府的貨物，所以今天要被逮捕了……」

第十一章

「站住！誰往那邊跑？」

「一個朋友。」

「你叫甚麼名字？」

「亞格麗蘋娜·契勃萊茲。」

響起了一陣粗野的笑聲，兩個武裝士兵，從黑暗中出現了。

「你到那兒去？」其中有一個人問。

「什麼，到池塘那邊去。」

「你到那邊去幹嗎？」

「呃！洗襯衣。」

他們嚴密地查問着亞格麗蘋娜：

「你爲什麼不站在你的崗位上呢？」

「我們的部隊，已指派爲掩護隊。」

「給我們看……」

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伸出手去，碰到緊抱在她手臂中的包裹上。他微微地點着頭，望着她的來福鎗，可是在黑暗中一點也看不清楚，另一個人問了：

「你的鎗是幾號？」

亞格麗藉娜迅速地拿出來福鎗，用輕微的聲音回答着。她開始覺得這兩個人有些可怕了。她撫摸着來福鎗的鎗頭。那個查問號碼的人，用威脅的語氣說：

「跟我們走。」

那時她想，這兩個傢伙一定是從「突擊」部隊中來的，他們的列車剛好在礦工列車的前面駛行着。講到關於他們沒趣的故事，據說他們在夜裏，要把姑娘拖進他們的列車裏去的。爲了這樣，已經有幾個姑娘失踪了。

「我跟你們去有什麼事呢？」

那個人好像含着深意似地說：

「那個理由你不久就會知道的……」

他們有兩個人，而她是孤立着的。她剛纔走過了很長的路，從鐵路那邊的貨車裏跑到了廣闊的大草原去找尋池塘。在黃昏前的落日的微光中，她看見了一個池塘，紅色的光芒，透過了池塘畔的蘆葦。時候已經不早了，部隊裏的伙夫們，正在準備着他們的晚餐。空氣是沉靜着的，只有大草原上的蟋蟀，沒有停止地嘶鳴着。亞格麗菲娜找到了池塘，預備洗着伊凡的襯衣。她好像是一個戰士，覺得在白天拿着男人的襯衣是害羞的。所以她要等到晚上，沒有一個人看見的時候，她才去洗滌。她一個人散步在幽靜的峽谷裏，星光是暗淡的，她想到自己的一切，也想到伊凡。終究她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和哥薩克人交戰的那天以後，她就整日地怒吼着，咀罵着。在這樣一個溫暖的閃爍着星光的晚上，空氣裏混雜着苦艾的氣味，她覺得那些蟋蟀的鳴聲，好像是很可愛的。她獨自徘徊着，一面低低的唱着歌。突然，這兩個土匪出現了。

她想，不知他們要她怎樣呢？她非常忿怒地非難着他們，他們就站在離開她幾十步以外的地方，一個人輕輕地向另一個人說了幾句話。當她把來福鎗從肩頭拿下來的時候，他們衝

到她的身邊，用力把她的頭部壓倒。

那是一件很湊巧的事，在夜裏，她祇穿了一件束帶的襯衣，沒有穿馬褲和笨重的長靴。她好像一隻貓似地轉身跳到一邊，開始飛也似地奔逃，她在大草原上呼吸着，狂風掠過了她的鼻孔。她聽得後面有急促的脚步聲，她就停下來開了一鎗。忽然覺得後面祇剩下一個人在追她了，還有一個人到那兒去了呢？那個追趕她的人，漸漸地迫近她的後部了。她聽得自己急促的喘氣聲和裸足踏在地面上衝過去時的輕輕的拍擊聲。

她躲避在一旁，回過頭去望着，見那個人正在她的後面奔跑，繼續地追趕她。他向後面望了一下，兩肩擺動着，他又低了頭向前追，正像一個人在夢境中的異香的氣氛裏用力地奔跑着。像這樣使她左右顛簸着的恐怖，只有在睡夢中才能經驗得到的……那個人使她嘗味一次這樣的恐怖，她一會兒轉到右面，一會兒轉到左面。這時，她感到有些頭暈了……雖然笨重的來福鎗妨礙着她的奔逃，可是她還是緊緊地握住了它。她張大着嘴巴急促地呼吸着。

乾燥而苦澀的風兒變得潤濕了，並且帶來了一陣果實的香味。在遠處黑暗的蘆葦叢裏，浮現出了星兒的反射光。她跳進了黏性的污泥裏，用她裸出的膝蓋撥開了蘆葦，奔進水池去，

水花飛濺到她的腰部，胸口和頭頸邊。她把來福鎗舉起，用右手划着水面游行。

當那個人跳進水池來追趕她時，她已離開他很遠了。在她的身後，拖曳着光滑的睡蓮的葉莖，她爬上了大草原的堤岸。在水塘中央的那個人站住了向她望着，在他周圍的水色，慢慢地平靜起來了，水面上重又反射出星兒的光芒。他的頭部探出在水面上，他啞聲地叫着：

「你不必費神了！不要開鎗，我不會傷害你的……你這狐狸精，你不要開鎗！」

亞格麗蘋娜歪着眼睛向後面射擊，她好像覺得那個人沒有被她射中，她也並不向四面望一眼，就向前飛奔了。在她周圍的一切都是十分靜寂的，她感到一個人在大草原上奔跑，真有些不舒服，這樣的煩惱使她迷惘了。她謹慎地把自己的來福鎗平躺在地面上，把襯衫拉起來蓋住了頭部，一會兒，又用力地把襯衫拉開，然後再把襯衫蓋上頭去。於是，她好像一個戰士似的，踏着有節度的步伐，繼續向前進行了。

「可惜，我的包裹已經落掉了，不然，現在倒很可以去洗襯衣啦！啊！到那兒去找尋包裹呢？剛才我告訴伊凡，在我到貨車裏去睡眠以前，我拿走了他的襯衣，那些衣服在明天的早晨一定會乾的。唉，他明天將要沒有衣服穿了。」

她心裏非常地紊亂，她又把來福鎗橫倒下來，自己坐在地上，把草莖放進嘴裏去咀嚼。『正像他們攔住我那樣的迅速，我已經把他們二個人射死了……可是心裏還有些駭怕，我一定要再跑過五俄里才好呢。那怎樣辦呵！明天，部隊裏的人們都要知道這件事了，真是討厭。』

亞格麗蘋娜悲愁地坐着，她整個的身體，因奔跑而震顫了。從遠處模糊的地平線上，一顆黃色的巨星，移過了灰色的大草原的上空。亞格麗蘋娜從來也沒有做過一件使人嘲笑她的事情，在過去，她和別人一樣地服務着，在集中部隊裏，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字，她是一個服從軍紀的模範。

自從伏羅希洛夫的兵車衝過了烈克哈的道路以後，已經有二個星期過去了。列車慢慢地向東方爬行，每天走三俄里或五俄里，有時甚至要駛行十俄里的路程。伸展在列車四週的前線的軍隊，正在不停地開戰着，他們在驅逐那些來進攻的哥薩克人。平時，哥薩克人總是在黎明的時候開始進攻紅軍的，當人們熟睡着的時候，那些哥薩克的騎兵，在黑暗中可以很容易地避免機關鎗的掃射。

現在，兵車已經駛過了培拉亞·卡烈托哇。當頓尼次的橋樑正在修理的時候，他們的隊部在那兒駐紮了一個星期，然後再向莫羅索夫斯卡村挺進。當他們到了莫羅索夫斯卡村，但在黎明的時候要戰鬥，差不多他們整天的生活，都是耗費在戰爭中的。哥薩克人在大草原的峽谷裏，安置着無數的大砲。

亞格麗蘋娜負起了兩重責任：她是一個戰士，也是一個護士。那夜，她和別的同志們，在遠離烈克哈的戰壕外面，抬起了伊凡的巨大而笨重的身體。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還是活着的，當他們把他抬到列車裏的時候，他才向四週望了一眼。

他的身上，有好幾處被彈片打傷了。亞格麗蘋娜使他脫離了危險，或者更正確地說：伊凡有了一個極大的希望，可以再繼續他的生命，這兩個人已感到很滿足了。現在，他的傷處已經完全好了，但是這次的受傷，使他留下了一種強烈的痙攣；他的鼻子是歪扭了，他的臉頰時常抽動着。這種痙攣使亞格麗蘋娜的心兒疼痛着。在燃燒風車的那夜，他剛從死亡裏逃避出來。從表面上說起來，站在這樣一個閃爍着灰黃色光芒的大草原上，她也並不覺得駭怕，祇有伊凡的不能動彈的身體，好像握着光亮的白刃的德國人，向她追趕似的，使她感到戰慄了。這種

反復的恐怖，仍舊留在她的記憶裏。

她抬起了頭，凝視着在大草原上的黃色的星光。她在星光下面找尋着到火車路軌去的路。一定的，黎明快要來臨了吧？她把全身轉向東方；天空裏依舊瀰漫着夜色，遠處的地平線慢慢地清晰地呈現了。『憑着黎明的光輝，我一定要趕快去找尋那個包裹。要是我找不到它，那末一定是我潛水的時候，把它落到池塘中去了。』

全身的衣服都是潮濕的，她感到一陣寒冷，但是她又覺得很愉快。她把臉頰倚在彎轉的手臂上，呆呆地向東方凝視着。在一叢雜亂的苦艾下，有一只蟋蟀像一個爲婚禮而演奏的提琴手似地鳴奏着；那時女孩子們在興奮地唱着歌曲，每個人都去睡覺了，但是那蟋蟀仍舊繼續地鳴奏着……突然，亞格麗蘋娜驚訝地跳起來。巨大的太陽，在朦朧的大草原的邊際升起來了，星光射在她的張大的眼睛裏。在遠處，一枝機關鎗開始在掃射了。她抬起了自己的來福鎗，把襯衫的衣邊，抹去了鎗銃和板機上的露珠……『天啊，我穿着這件襯衣，怎樣可以回到貨車裏去呢？』

她匆忙地向暗綠色的蘆葦那邊跑。沿着池塘的周圍走着，她找到了一條路，那就是當她

在堤岸上飛奔時所走過的。她向前跑過去，一面找尋着包裹，這包裹應該落在這一帶地方的。大約在二俄里以外有一條鐵路，火車正在這條路軌上行進。她望見前面有燎火的烟霧，日間的生活已經開始了。伙夫們正在燒牛乳粉和馬鈴薯，把貨車前面的牲畜解下來，趕牠們去喝水，抹布懸掛在貨車後面的木板上。

人們都從貨車中爬了出來，漱過口後，再穿上他們的褲子。司令官命令他們集合了小隊，開到前面去和夜裏守防的同志們調防。

「天啊！伊凡！在那兒沒有衣服穿，也沒有早餐吃了。」亞格麗蘋娜喃喃地說：「好的，要是我找到了包裹，那末我祇能說些謊話了……」

在那些小隊中，一羣羣的兵士，向池塘的路上走過去，那就是在傍晚時，亞格麗蘋娜碰到危難的地方。機關鎗的聲音，在前面棕色的斜坡那邊傳來。哥薩克人又在緊急地進攻了。

亞格麗蘋娜歪斜着眼睛，望見在自己的列車後面，跟着三輛沒有頂的貨車，有一面鏡子，在中央的一輛貨車中射出閃爍的光芒。一大羣人聚集在貨車的周圍……她的頭顫動着，她

的思想好像被緊束在一條鐵鏈中：「我點名遲到了，現在我是一個要受處罰的人，這件事是無可原諒的了。」

她肯定地點點頭，直向火車那邊跑過去。這羣人排成了單行的隊伍，向大草原中進行。「嗶，媽媽！」亞格麗孿娜覺得安心起來了。那些鑛工部隊的士兵和他們的女人以及孩子們，像一條鐵鏈似的從火車裏伸展到池塘邊，他們順次地把水裝滿在火車頭的蒸汽鍋裏。她趁着這機會，可以奔到貨車那邊去，穿起她的褲子，拿些食物給伊凡吃，再給他喝些水，她可以向司令官報告，她起身得遲了：「因為我將有三天疲勞的工作，我想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當她向前跑的時候，她跌了一交：她的脚，被一件短衣絆住了。「這惡鬼，一定他在跑路的時候把這件短衣去掉在這裏的……」她想起了那個人怎樣地在她後面追趕着，他的頭是向後面望着的，一陣寒慄，在她的背脊上掠過。她想：「這件衣服，伊凡穿起來也許是合適的。」她就拾起了這件短衣。接着，又在離開她不多遠的地方，發現了自己的包裹。

她爬進了貨車，不知道伊凡要不要責備她。她決定立刻把拾到的衣服給他穿；在那件短衣的衣袋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叮噠地響着。伊凡赤裸着上身，躺在硬板牀上，他的膝蓋向

上彎曲着。當她走過了黃色的空貨車而跑到他那邊去的時候，他用兩臂撐起了身體，在他憔悴的臉龐上，好像泛出了太陽的光彩。

「啊，親愛的，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當他握住了她粗糙的小手，他祇說了這樣的一句話。爲了不願讓她看見他的歪扭的鼻子和癢癢的臉頰，他的頭向別處望着。亞格麗蘋娜的鼻子也開始抽動了，但是她沒有真的哭泣起來。她吞吞吐吐地說：

「呵，是什麼一回事嗎？我正像一個笨人似的，把你的襯衣包裹失落在大草原中，我整整地找尋了一夜。看，我已經找到了。」

她把土匪的短衣放在牀上。然後她從棚架下拿出二個冰冷的，煮熟的馬鈴薯。

「你先吃了這些再睡覺吧。我要去幫忙他們把水送到火車頭裏去呢……」

她在伊凡的枕頭底下，拉出了她的褲子，匆忙地穿了起來，跑去找尋司令官了。

這條人鏈伸展出去有兩公里的長度。水桶，大醃肉罐，泥盆和各種器具，以及一端用破布塞緊的留聲機的喇叭，從一個人的手中傳遞到另一個人的手裏，輪流地傳遞着。在前面的人們，從池塘裏汲起了水，沿着這條人鏈傳遞過去；這些盛滿了水的器具一直傳到站在火車頭旁

的伙夫的手裏，他把一桶桶的水，傾進那喘着氣的火車頭的蒸汽鍋中。

在別的火車邊，也是同樣的人鏈向大草原中伸展出去。遠處棕色的斜坡畔，像啄木鳥似的，機關鎗在斷續地放射。一門野戰砲，連續地轟響着，那些人們並不感到一些驚慌。火車跑上了它白天正常的行程。救護人員開始用担架牀去救護傷兵們。有一個女人，當她看見她的丈夫躺在担架牀上，她就戰慄地哭泣起來了，她的孩子也突然地大哭。在飛揚着塵埃的路旁，四輪貨車拖着枕木和路軌向東方進行。在夜裏，白哥薩克人開始把這條路線切斷。他們已經在雙軌條的一端，把螺旋釘旋鬆了，用一條大鋼索縛在路軌上，大鋼索的另一端縛住了許多牡牛，那些牡牛向前跑着，把路軌拉得彎曲了，並且枕木也被牠們拖走。在客車前面的鐵甲列車，恐怕駛行得太快了，他們沿着軌道一會兒退後，一會兒向前。在事實上，這條路線早就被白哥薩克人拆毀了。

火車頭的蒸汽鍋裏已經盛滿了水，那條人鏈也就散開了。那些褐色皮膚的頑皮的孩子們，在池子中洗着澡，整個池子裏，充滿了狂笑聲和叫喊聲，水花向四面飛濺着。女人們也在那兒洗衣服。乾燥的馬糞，在鐵路軌道旁邊開始燃燒着，升起了藍色的烟霧。正在燒中飯的時候，

人們都懶洋洋地坐在貨車下的涼爽的堤岸上。在這樣一個悶熱的中午，喧囂的大蒼蠅營地在寂靜的空氣中飛過。

突然一陣火車頭的汽笛聲，竄過了悶熱的天空，這聲音命令着大家都回到貨車中去。站在滾熱的大鍋子旁邊的女人們，搖動着她們手裏的調羹說：

「請稍等一會兒，你們這些惡鬼！我們這頓中飯怎樣呢？開車的人，等一等吧！」

那些裸體的孩子，從池子裏爬了起來，揮動着他們的襯衣，急急地奔回去了，牲畜從大草原上趕回來了。火車開始向前移動，一直爬行了二俄里多的路程。忽然又聽得一陣噼噼啪啪的鎗聲，列車立刻就停止了前進。

幾乎在每一俄里的路線上，都發生了戰事；在鐵道線的一端，紅軍打了勝仗，哥薩克人在這條路線的另一端附近的深坑裏，埋伏了一尊大砲。那時，有一個極大的謠言，傳遍了許多村子；大家謠傳着村子裏所有的財物，都給第五路軍帶走了；據說有十萬磅的糖，整車的鹽，還有無盡數的衣服被褥，鐵器以及金屬的大琵琶桶等都裝在火車中了。

像這樣貴重的財物，引起了哥薩克人的貪財慾。馬蒙托夫和費茲勞羅夫將軍告訴哥薩

克人說：『他們一定不會實行游擊戰的，我們去消耗他們的軍力，使第五路軍像狗一樣地服從我們。在決戰中，一定要把他們全部消滅，那末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地方，完全搶奪過來。』馬蒙托夫率領了軍隊，駐紮在頓河。就是在一座毀壞了的鐵路橋的地方，把第五路軍撤退的後路切斷，這樣，就可以把他們重重地包圍起來，再搶劫他們的財物。』

到了晚上，當火車還沒有開行的當兒，亞格麗頻娜跑到她的貨車裏去，拿了一些東西給伊凡吃。他又用巨大的手掌握住了她的手，攔在他自己的腹部。

『喂！你在外面遇到些甚麼？都告訴我吧！』

『我對司令官說，我起身得遲了，他就派我做一天的勞役。』

『唉！你不應該說謊，一個戰士的說話是應該大胆而坦白的。』

『但是我的謊話，連一個小孩子也不應該嘲笑我的……我告訴你，在我們的戰事結束後，我將離開軍隊生活……在軍隊中，我實在太年青了。』

『你也並不怎樣的年青，但是，你的確太美麗了。』伊凡真誠地說，她苦惱地搖搖頭。『茹拍卡，終究我們都是人類，也……我覺得有一件很愉快的事，我開始在尊敬你了。自然囉！以前

我也時常愛你的……但是現在，我更愛你了……」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戰爭，死亡，流血……這一切把人們熔合在一起。那是正確的，你以為對嗎？」

「自然對的。」她茫然地說，她又想起了在烈克哈郊外的那夜。她歎息着說：

「嗯，我要去趕我的工作了……」

他泰然地笑着，放開了她的手。

「你去吧……呵，是的，茄拍卡……你拿給我的那件短衣是誰的？」她故意不向他看，也沒有回答他。「看呀，衣袋裏什麼東西。」他從頭底下抽出一只金的香烟盒子，一只錶和一根金鏈條。「你真的從那兒找來的呢？」

「你以為我是偷來的嗎？」

「我在衣袋裏再尋到幾樣更重要的東西。你快去報告司令官，然後立刻回到我這裏來，不要遲延。」

2

五千多輛卸去了貨物的四輪車，停留在莫羅索夫斯卡村裏。馬羣在牧場上散步，所有的

小茅屋裏，都有人在談話。一堆堆的農民和哥薩克人都站在門前抽煙和講話，他們強推着小茅屋的側門。那個兩肩繫着肩帶的倔強的女孩子，跑過小茅屋時，她用兩眼斜視着這羣陌生人。她立刻被那些滿面生着鬍鬚的人們包圍住了，她笑着跑回去，二只空的水桶格格地響着。井上的起重機送出了輾軋的聲浪。那個有着闊胸膛而顯得強健有力的司令官，在一面的肩膀上，披了一件生皮的短衣，他穿着一雙軟皮底的毛氈長靴，騎在一只栗毛闊馬上，迅速地疾馳過去。憑着他那剛毅的說話，和一對閃爍着果斷的光芒的眼睛，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典型的司令官。一小羣疲乏的戰士，在塵埃中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跌一滑地在軍械上走過去。頓河地方的一個部隊裏的農民——他們都是外江老，已經到達了莫羅索夫斯卡村。當他們從卡曼斯加撤退的時候，雅克姆·西查丹科把他們集合在一起，毀壞了後面的道路，一直向東竄過了叛亂的村莊。在路上，雅克姆收留着那些可憐的農民和祇帶有一匹馬的「外江老」及哥薩克人，他們都是在馬蒙托夫的動員令中，拋棄了馬匹和車輛逃亡出來投奔他的。在莫羅索夫斯卡村，他們已經和伏羅希洛夫的軍隊連絡起來了，並且接到了軍需品。當黎明到來的時候，鐵甲列車和參謀部的客車接近了，絡繹不斷的喧嚷着的兵車和滿裝了貨物的

貨車，開始到達了目的地。

在伏羅希洛夫的客車中，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他們所聽到的消息，都是很壞的。在五月將要消逝的時候，伏羅希洛夫一方面派遣阿爾頓和別的同志去連絡察里興的軍隊，他同時把自己的軍隊撤退。在路上，機關鎗仍舊不斷地掃射着，阿爾頓的三列客車安然地渡過了頓河的橋樑。第二天，白軍來襲擊契爾車站了，他們迫着察里興的工人部隊，回到河流的左岸，並且把頓河的橋樑破壞。伏羅希洛夫不知道阿爾頓在察里興的遭遇怎樣了，但是想起來，一切的事情，在那邊進行得並不會怎樣順利的。莫羅索夫斯卡的人來報告，馬蒙托夫廣大的軍隊已經集中在尼次尼·契爾村和卡拉契以及派阿梯·伊茲盤斯克。據火車站長的報告，察里興的部隊已經退出了頓河，他們放棄了耶爾莫克亨村和尼姆科夫斯基，伊爾曼斯基；顯然地，他們已經離開了克里瓦霞，慕茲加車站，現在，白軍已經接近察里興了。

第五路軍部隊裏的司令官和頓尼次·克里伏羅格共和國的前任人民委員，在伏羅希洛夫的客車中召集了一個會議。他們都懷着沮喪的心情說：戰士們爲了連日的戰鬥，都非常疲乏了，可是在他們的前面，仍舊遺留着非常困苦的時期。德國人竭力地幫助着哥薩克人

來破壞強有力的敵人，他們的部隊已經到達了斷橋的地方。現在，我們只有依靠着察里興的製造廠的幫助了。但是，也許察里興已經……這樣空着手去修理橋樑是不可能的事。要是我們開始修理工作，那末須要六個月的時間才可以完工。在這六個月中，這一羣難民，一定都要在大草原中進餐了，可是白哥薩克人要阻止他們跑上大草原去的。這是一個不能實現的計劃。

幾乎每個人都贊成把莫羅索夫斯卡的兵車，軍需官和難民撤退。並且要各部隊都負起它自己的責任，從迂迴的小徑，走向頓河的左岸。要是察里興仍舊能夠保守得住，那末他們一定在察里興集合了，如果情形變得很惡劣，他們祇有向北高加索進行，在那邊有無數紅軍的部隊，他們可以和敵人戰鬥。

大家熱烈地明顯地談論着。伏羅希洛夫靜靜地坐在那兒，眼睛向下瞧着，在他的臉龐上，泛起了一片紅色。那個矮胖的雅克姆·西查丹利就坐在他的旁邊，他的大手擱在劍柄上，他的外貌上看起來，正像蒼鷹一樣的強健，他那飽受風霜的臉兒，剃得很潔淨。

除了在打呵欠的派克霍曼科，正在看幾種翻譯不出的密碼信的柯爾亞·魯特涅夫和

衣衫襤褸而污穢的盧加希——他曾經做過十天的後方工作，大家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盧加希把臉頰枕在自己的手臂上，他蜷縮在一個角落裏打瞌睡了。

「同志們，伏羅希洛夫抬起了頭說：『現在，我們和莫羅索夫斯卡人在一起舉行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中，要提出幾個根本的問題來討論。在那兒我將回答你們……但是有一件事，不能再忍耐和遲延了。』魯特涅夫帶着稱氣的微笑，拿出一封信來給伏羅希洛夫。『這樣久，我們還沒有一個集合軍需品的倉庫，我們的紀律，將受到影響了。我們必需立刻把兵車裏所有的原料存貨帶出來；我們應該就在莫羅索夫斯卡設立一個簡單的軍需品的貯藏所，並且還要組織一個特別存貨委員會，由魯特涅夫和米厄新二位同志負責管理。你們都信任這二位同志嗎？』立刻昇起了一片叫喊聲『信任的，』『信任的。』『這封黨徒的信，已經交給參謀部了。』在魯特涅夫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張用深鉛筆寫的垢污的薄紙，他拿起了信說：『這封信是在一個「突擊」部隊裏的安那其主義者的短衣口袋裏找到的。上面簽着……』

魯特涅夫彎下了背，細細的看下去，他說：

「這上面沒有克里曼的名字，只寫着盧富斯。」

「那沒有什麼兩樣這封信是寄給敖得薩地方的茜妮亞。」

「讓我來讀信，我已經完全把它翻譯出來了。」伏羅希洛夫拿着信，魯特涅夫皺起了鼻子，開始讀信了：

「親愛的茜妮亞，

現在，我們在防塞車裏不知有多久了，車兒慢慢地向前爬行。我加入了安那其也不能說是快樂；在那些黨員中，有一半人是多年的土匪，並且他們都有梅毒的。我在資產階級區域的哈爾科夫地方，給你買了一件鼬皮的外衣。此外還有一些事在等待着你……我非常地熱戀你，甚至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可惜我們不能盡量地多拿些財物。我們已經得到了十二大桶的金條和金幣，還有各種挺好的毛皮和八百碼的布疋，這些東西，我們是在耶烈沙培托格勒的猶太人那兒得到的。當我可以回到敖得薩的時候，我們是多麼的高興呢？你這狐狸精，你不要跟另外一個人在一塊兒快樂；當我想到了這一點，我的血在沸騰了。我們部隊裏的隊員，都像傀儡戲中的丑角和滑稽人物那樣的養得肥胖了。在昨天的聯盟會裏，我們一致決定去行刺伏羅希洛夫和參謀部的全體人員。

他們的軍隊可以立刻崩潰和消滅，那末我們的防塞車，也可以隨意的開到任何地方去了。

「信就講了這些事情，」魯特涅夫一面說，一面斜視着伏羅希洛夫。總司令用一隻手遮住了眼睛，靜靜地聽着。從他緊閉着的嘴唇，可以很顯明地看出他幾乎不能抑制他自己了；好像這封信在簸弄着他。他很快的環顧着別人說：

「一份很動人的公文，同志們……我提議，委員會的工作，可以立刻開始了……」

幾千個「外鄉的農民」——從前的前線戰士和哥薩克人，把村蘇維埃包圍起來了。在蘇維埃區域中的十八個部隊的司令官，都接受了雅克姆·西查丹科的意見，跟第五路軍的司令官互相聯絡。

窗子推開了，這羣人在飛揚着塵埃的酷熱的太陽下，搖動着來福鎗、斧頭、鐮刀、刺刀，他們的代表在陽光下發表着他的談話。在羣衆的面前，立刻昇起了各種不同的意見。莫羅索夫斯卡的人民，不肯聽從他的提議而跟着伏羅希洛夫的兵車一起到察里興去。

「我們到那邊去幹什麼呢？」有一個司令官說：「我們在這裏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田莊。我們不願離開了自己的家園而到哥薩克人的勢力圈裏去，我們要爲着保衛自己的鄉土而跟敵人作戰。」

「發軍械給我們！」這羣人在窗子的外邊怒吼了。

坐在桌子旁邊的那個緊蹙着眉頭的憂鬱的西查丹科，輕敲着放在地板上的刀尖。

「弟兄們！我可以向上帝發誓，我的話是非常忠實的，正像聖母降臨着你們一樣，你們這般絕望地叫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讓我們鎮靜地講吧，要是我們的部隊合併在第五路軍中，那末就可以發軍械了……」

那個在一邊肩膀上披着柔皮短衣的司令官瘋狂地叫喊着：

「第五路軍是什麼東西，可以發命令給我們？」

粗暴的老人們，把頭頸擠到窗子邊來。

「弟兄們，你們不要聽從紅軍司令！」

西查丹科輕敲着指揮刀，他的臉龐突然變成了紅色，高聲地回答着：

「我告訴你們，第五路軍是這樣的：他們有八千步兵，我們祇有三千；他們有機關鎗，我們只有叉耙和鐮刀。」

「雅克姆，我們信任你，」比較懂事的人回答他：「你有豐富的智識和技能，但是我們都比你愚蠢。好的，把我們分派到一個師團裏去吧。但是每一個部隊要有二個司令官，一個由伏羅希洛夫委任，另一個由我們自己指定……」

「哥薩克人提議跟我們講和了，」老年人向窗子邊擠過來：「他們要和我們平分土地，只要給我們軍械！」

他們議論了很久，一種更頑強的忿怒，在莫羅索夫斯卡的人民間生長起來了。後來，有一個用綑帶紮住一只手臂的人，跑到桌子旁邊，在他瘦小的臉龐上，很明顯地鑲着一對呆鈍的眼珠。他靠在桌子邊上，用鎮靜的聲音，講着一口生硬的俄國話：

「我是一個塞爾維亞的共產黨員……在烏克蘭工作。我是從那邊逃出來的，我離開烏克蘭已經有二個月左右了。現在，我要講一些在烏克蘭見到的腐敗的情形給你們聽：那些德國人對地主們說：你們回來吧，於是地主們就搬回來了。他們收回了所有的土地和農產物，但

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老百姓們要受他們的刑罰，我看見過他們所執行的那種慘酷的刑罰。有一個地主和德國的陸軍中尉，一起到冰糖的製鍊廠裏去，那兒放着許多大桶。陸軍中尉命令那些受罰的老百姓，去拖那些大桶。白軍把他們縛在大桶上，剝脫了他們的袴子，用槳杖抽打他們。白軍又把老百姓的頭髮，纏在刺刀上，用力地向外拖。他們的叫喊和呻吟聲，是非常的淒慘。還有一個老百姓從女地主的家裏拿了一面鏡子。因為這面鏡子放在他的茅屋裏太大了，所以他把它放在牛棚裏，牛在鏡子裏看見了自己的像，就用牠的角把鏡子撞碎了。當地主回來了，她就下令把這個老百姓綁在他自己的茅屋外面絞死，把破鏡子的框架，縛在他的頭頸上。另外還有一個老百姓牽走了一只牡馬，隔了一會，他就把牡馬送回給地主，請求寬恕他。這地主命令把那老百姓縛在馬尾巴上，用他的自動車，把牡馬趕到大草原上去。我親眼看見這個老百姓，怎樣地拖在牡馬的後面跑，後來他跌倒了……在一個村莊裏，我看見他們正在埋葬一個死亡的白軍。地主命令村子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們都跟在靈柩後面高聲地哭泣，白軍用鞭子抽打他們，使他們真的大哭起來。我可以把我所看到的情形再多講些，但是我想，我講的已經足夠了……爲了這樣，所以德國人很容易地奪得了烏克蘭。要是你們不肯團結

起來，那末你們的鄉土也就危險了。列寧說：「我們鬥爭的方法是組織更嚴密的組織……」

在靜寂的房間裏和屋子外面的人們，都很清楚地聽得了那個寒爾維亞人的微弱的聲音。他微笑了，突如，在他那生着黑鬍鬚的瘦臉上，露出二排像糖一樣白的牙齒，他離開了桌子，走到自己的坐位邊去。

伏羅希洛夫立刻站起來，把束得很緊的腰帶整理了一下。他的臉轉向着窗子，這樣，可以使窗子外面的人們，比較容易聽到他的聲音：

「在烏克蘭，德國人把沙皇軍隊的軍用品都強奪去了。他們把來福鎗，大砲和子彈都裝在列車裏，送給諾伏契爾、卡斯克地方的克拉斯諾夫大將。德國人用這些軍械去接濟叛逆的哥薩克人，一年以前，克拉斯諾夫將軍就用這種鎗去掃射着德國人。現在，他們也就用那些鎗來掃射你們老百姓了。他們正在滿足德國人……干涉者的願望……我們把所有在哈爾科夫和盧干斯克的軍械都帶走了，這樣可以使他們不能利用來打你們……就是一個小孩子也應該知道的；要是我們拋棄了我們的兵車，那末這些兵車將被哥薩克人搶去了。他們將用我們的軍械和大砲轉向着烏克蘭，頓河區域和大俄羅斯的勞苦羣衆……這意思就是說，我

們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帶走我們的軍械，把這些武器獻給革命的工農的政府，這種情形明白嗎？這是很可能的事，只要我們衝到察里興，和察里興的駐屯軍聯絡起來。這裏有幾個人，在說察里興已經放棄了，我們可以相信這種無謂的謠言嗎？好了，我們到頓河的另一邊去，毀壞了那些道路，直到普伏林諾，或者再遠些到莫斯科。」他看到那些聽衆們爲了他的話，都在侷促不安了，他又提高了聲音說：『我們要服從革命的中央命令的支配，這樣，可以顯示出我們並不是任何守舊魯鈍而沒有團結的團體，我們並不怕離開自己的家庭……我們是屬於由自己建立起來的紅軍的一部分，我們要爲了國土和平以及勞苦大衆而戰鬥。現在，我們還不能知道，在二月或三月裏有些什麼事情。赤衛隊和游擊部隊，都要編成聯隊，步兵大隊，和步兵中隊；並且要組織軍團和師團。這就是我們的工作，你們應該充分地明瞭這種情形，大家好好地負起一部分的工作。可是我們還在這兒爭論着，爭論些什麼呢？你們堅持着要有一個獨立的指揮，或者到了最後的地步，你們會贊成有兩個指揮的。我知道你們是維護社會革命黨的指揮。你們要保衛莫羅索夫斯卡的區域，保衛你們自己的家鄉。在這十八個區域裏面，你們正像做夢一樣的去應付十薩爾·威廉的整個軍隊和克拉斯諾夫將軍。我是一個革命者，我是

一個布爾塞維克。我直截地告訴你們：在你們中間，已經有人在做煽動工作了。社會革命黨和富農們正在誘惑你們，他們要迅速地把你們引到滅亡的路上去。負着共產黨員和總司令的使命的我，是不能那樣允許你們的。要是你們不贊成我們的一切計劃，那麼我非但拒絕把軍械給你們，並且我要完全解除你們的武裝……」

他的話停住了。在這寂靜的空氣裏，窗子外面有人在說：

「呵，那是急迫而有力的。」

「現在，我還得向捏造恐怖和投降的人講幾句話：是的，我們的隊部是非常的空虛；是的，一切挺艱難的任務，依舊橫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向頓河突破而去修理橋樑。我看，我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把雜亂而沒有規律的隊部，編成剛強的軍隊；以防禦戰變為主動戰——進攻。」

彷彿一陣夏天的雷雨，拍掌聲像粗大的雨點般的傳遍了這羣人。接着，贊成的吼聲，像騷動而激烈的陣雨那樣散佈開來了。

第二個演講的人，潤清着他的喉嚨，他把下領遮在衣領裏，在準備開始說話以前的一剎

那，他們突然聽見從車站那邊傳來了一陣急迫的槍聲。西查丹科把頭部伸到窗子外面：

『跑一個人去看看，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一陣嘈雜的聲音，竄過了這羣人，後面傳報過來說：

『有幾個青年人，正在車站上襲擊幾個委員。』

集會停止了，伏羅希洛夫，派克霍曼科，西查丹科，盧加希和巴克哈瓦洛夫騎上了馬，向車站疾馳。當他們跑了一段路，他們又聽到羣衆的吼聲和清晰的鎗聲。人們都向有聲音的地方跑去，有些人都爬上了車頂。

在月台前後的貨車上的人，像螞蟻般的雲集着，那幾百個人在一起叫喊，並且揮動着他們的手臂。一個非常擁擠的人圈，圍住了一小羣激起擾動的人物。三個鐵甲車裏的兵士和十個「突擊」部隊裏的安那其黨員，粗暴地拖着米厄新和魯特涅夫，要把他們鎗決了。在米厄新的蒼白色的臉龐上，配上了一對紅色的眼珠；他的亞述亞西利亞的鬍鬚是散亂着的。在柯爾亞·魯特涅夫的前額上有三條被指甲抓傷的瘡口，血液從那瘡口裏斜淌下來了。他的緊身上衣的領圈已經被撕破，他的臉部變得歪斜了。他暴怒地掙扎着，叫喊着。

伏羅希洛夫，派克霍曼科，盧加希，西查丹科，和跟隨着他們的司令官，用肩膀擠開了一條路，走到人圈的中間去。

「到底什麼一回事？」伏羅希洛夫高聲地說，他把手鎗對着兵士和安那其黨員的胸膛。

「到底什麼一回事？」盧加希叫喊着，他的眼睛在人羣中找尋着他自己隊部裏的人。他們的干涉，是果斷而意外的有力。兵士們把魯特涅夫和米厄新釋放了。一個身材矮小而強健的，手上染着紅色血跡的安那其黨員，逃進人羣裏去了；高大的波肯抓住了他的頭頸和頭髮，把他搖曳着，拖回圈子中來了。

米厄新嚙下了苦味的唾沫，告訴伏羅希洛夫說：

「我們決定先到鐵甲列車上去調查貯藏間中的軍隊的財物，那時我們覺得有幾個人是不贊成我們的。剛纔這三個人拿着連發手鎗來恐嚇我們，不准我們開貯藏間的門，這就是發生事變的主要原因。」他指着安那其黨員說：「圍集在鐵甲列車四周和車輛中的人們，都明顯地宣佈他們的不滿意……這件事就變得嚴重了……我們一定要去開貯藏間的門。他

們把我們拖出了車輛，用鎗決來威脅我們……」

「你是扯謊，你這豬羅，」三個兵士中的一個，用手臂擦着鼻子和點綴着雀斑的玫瑰色的臉龐，他用力把旁邊拉住他的人推開，他那綠色的暴怒的眼睛，緊緊地注視着米厄新：「你這癩蝦蟆，當我們在海軍中爲革命而浴血的時候，你在那裏？」

另外二個兵士拔出手鎗來幫助他：

「不必用這種玩意兒來威脅我們，我們是懂得革命法律的……」

這時，騷動又散佈開來了。巴克哈瓦洛夫莊重的臉頰在顫動着，他大聲地喊叫這羣人讓出一條路來，允許他把這些犯人帶出去。情緒緊張的伏羅希洛夫，外表顯得很鎮靜，他用手掌拍拍波肯，迅速地說：『到步兵大隊去吹緊急喇叭，讓他們帶着武器到這兒來。』在人羣中，昇起了一片吼聲，那人圈擠得更緊密了，大家開始咆哮地叫喊着：

「他們在恢復羅曼諾夫的制度。」

「他們欺惑我們……」

「是誰發的命令總司令伏羅希洛夫在這裏？」

「讓他回答……跑過來，伏羅希洛夫……」

有幾個人在狂呼：

「安那其主義萬歲！」

又昇起了一陣騷動，在雜亂的呼聲中，辨別不清他們的說話。那個生着雀斑的士兵的叫喊聲，非常的響亮。要是有誰開一鎗，那麼一場戰鬥就會立刻開始了。邱加依從人圈中擠過來，一叢蜷曲的頭髮掛在緞邊皮帽的下面；在他廣闊的臉上，有着尖銳的鬚鬚和圓潤而沒有表情的眼睛，臉色像瓷器一樣的灰白。他大踏步地走近那個有雀斑的兵士，他在這人圈中默然無言地用拳頭向那個士兵的身上打下去，這雀斑的士兵立刻就逃奔開了。人羣中揚出了一陣叫喊聲：「打得正好！」他的三個同志，也立刻鎮靜下來，離開了邱加依。盧加希伸出了強硬的頭頸說：

「同志們！你們都知道，在我們的大隊中，有一千柄刺刀和我們所有的大砲……我不能用軟心腸來對付那些豬獾們……」

共產黨員和盧加希大隊裏的士兵，都已經沿着貨車跑來了。他們身上的來福鎗的子彈，

冥冥地響着。他們每個人都感到很興奮，沒有什麼東西能叫他們害怕。約有五十個人，從人羣中跑出來，彎着背，躲避在貨車的下面。盧加希的士兵，把貨車和月台密密的圍住，這人羣就安靜下來了。

「同志們，同志們，回到你們的兵車裏去，安靜些！」伏羅希洛夫說，他又朝着盧加希道：「派一隊特務兵，帶着機關鎗，到安那其黨員那邊去……包圍他們，把他們解散。」

邱加伊的瓷器色的臉龐朝着伏羅希洛夫和盧加希說：

「我去想法解散他們，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把那個老東西抓來。然後我們再對付那些土匪……」

邱加伊踏着大步，搖搖擺擺地走到他自己部隊裏的士兵那邊去，並且叫着他們的名字：「伊凡，米可拉，沙洛克，伊凡·普羅克哈梯洛夫……」

裝載着各種存貨原料的貨車，要一輛輛的連接起來了。並沒有耗費一點兒的時間，可以担保這些雜亂的貨物是不會遺失的。三個士兵和兩個安那其黨員（他們的軍籍已經取消了）都被拘留起來了。月台上和貨車裏都變得那樣的空曠，米厄新撫摸着蓬亂的鬍鬚，向

四周望了一圈，「柯爾亞·魯特涅夫，委員會的委員在什麼地方？」

柯爾亞坐在車站時鐘的下面，他的兩手掩住了臉龐，肩膀在顫動着。一半嗚咽，一半有些窘迫，他抬起頭來，像伏羅希洛夫似的向着米厄新說：

「你知道，我再也不會相信……像這樣無恥的人，也會加入到我們的軍隊裏來。這種無賴……完全沒有一點革命的意識，在我們的軍隊裏……想到這件事……」

邱加依獨自向防寒車走去，在這輛列車上，用鉛丹寫着「走向資產階級世界的死路。」他把廣闊的手掌，舉到胸部，在月台後面向前跨了三步，他已經跑到車輛邊了。

「把你們的大砲移開，」他鎮靜地說。他用臂膊把旁邊握着手鎗的青年大學生推動，這大學生在沉鬱的恐懼中，向他注視了一下，就從放置着長桌子的車輛中走出去了。由於偶然發生的事變，使大家驚慌起來了。那些安那其黨員會集在客車的對邊，兩枝十二發的手鎗向邱加依瞄準着。

邱加依伸出了手，把手掌搖動着，走到桌子旁邊，用腳把一只凳子拖過來，坐了下去。

「現在，跑過來，坐下吧，」他說：「讓你們的克魯泡特金也到此地來。」

他那沒有表情的瓷器般的眼睛在轉動着；那些安那其黨員們已經覺得邱加依和在烈克哈工作時不同了。很明顯的，他好像暗藏着什麼計謀。他覺得他們的敵對行為和干涉行動是不對的，他們已經感到興趣，要明白他的計謀到底是什麼。在他們之間散開了一片粗暴的喘息聲，青年們開始在桌子旁邊坐下來了。在每個人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枝連發手鎗或是手溜彈，等邱加依有一些行動的時候，他們可以立刻抓起武器來對付他。

雅科夫·茲洛伊衝過來坐在邱加依的對面，在他平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垢污的夾鼻眼鏡。在一陣挪揄的微笑中，他那鮮紅的嘴巴張開了：『邱加依，你有什麼話要說呢？』

『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邱加依說：『你，你自己是一個極端的資產階級，別的再也沒有什麼了。你爲什麼要來干涉我們的雜糧？你爲什麼把我們的青年人都引誘去？』雅科夫·茲洛伊的夾鼻眼鏡從鼻梁上滑下來，停住在鼻尖上。邱加依不等他回答，又接着說：『被你誘惑去的那些青年人，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孩子。我們要掀起這世界的革命，可是你却把他們拖到土匪羣裏去……』

邱加依的說話，引起了他們感迫的喧鬧聲，他用手掌在桌子上拍擊着。

『靜些！弟兄們，你們知道我並不時常說話的……但是這次我不得不說了，隱瞞這件事是不對的；你們都帶有土匪的色彩了。今天，我們要解決二個人。那一個也……』他指着矮胖而強健的「盧富斯」：『你們立刻把這個人交給我，我們也要稍稍的責罰他……』

「盧富斯」恐嚇得跳起來，預備離開桌子；他在坐位裏猛烈地一推，桌子發出了咯吱的聲音。幾枝連發手鎗，跳到了邱加依的面前。但是邱加依仍舊像中國的偶像那樣地坐着，連眼睛也不向上望一望，他知道怎樣地去對付這些人。這些聽衆被好奇心克服了，他們稍微的安靜了些。

然後邱加依在衣袋裏抽出「盧富斯」的信。這封信是放在派克霍曼科的信夾裏，他是在走向客車去的路上拾到的。他拿着信看了很久，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着。他正期待着發生這樣的反響：這團體可以立刻解散了。那些安那其黨員喊叫着說：稱他們爲奸細，那是一種侮辱……土匪黨人代替着盧富斯說話，他們都是沒有成年的孩子，盧富斯又在桌子後面站起來了。邱加依允許他們叫喊幾秒鐘。

「弟兄們，我並不把你們消滅的。我問你們：當一個司令官，發現了這樣的證據，他應該怎

樣辦在戰爭期內，他應該把你們全部趕進客車裏，用砲火把你們消滅乾淨，你們明白嗎？但是我們細細的考慮了一下，你們是一個革命的集體，司令官也不願意毀滅這樣有用的人才。依照革命的信條，你們自己站出來承認自己出來承認，把土匪交給我，那是你們可以免罪的唯一希望。讓你們自己出來承認是比較容易的，我去把你們的克魯泡特金捉來。我們並不譴責這老頭兒的，我們不過把他逐出大草原去。現在，我宣佈散會了。同志們，我不准你們再有任何的討論了。但是依照戰時的法律，我給你們十五分鐘的考慮。」

他站起來，回轉了身體，向門口走去。有幾個人，在憤怒的咆哮聲中，衝到他的身邊，他慢慢地回過頭來說：

『保持你們原有的態度，』他說：『你們還是不要接近我的好。這客車已經被共產黨的旅團，密密地包圍住了。』

這粗魯的「突擊」部隊，看到他們所有的車輛，都已在機關槍的包圍中。他們祇得接受邱加依的條件，不然就得死了。

『老頭兒，跑過來，跑過來。』邱加依說，他把雅科夫·茲洛伊推向門口。『我們不過要你

離開這裏，並不損傷你的。那末你可以永久地去跟着克魯泡特金了。」

3

留在莫羅索夫斯卡的軍隊改革了，他們收集着軍需品，貯藏得很有條理。把莫羅索夫斯卡的隊部，形成了一個師團，以莫羅索夫斯卡人爲司令官。在他們的軍事會議中，現在，具有了擴大的更堅定的組織，並且定了一個作戰的計劃。所有的步兵和庫列克的礮兵都向鐵道線右側的村莊進行，去守衛尼次尼·契爾村。莫羅索夫斯卡的騎兵向鐵路的左面進行，嚴守着北部的路線。兵車和鐵甲車在他們的前面，向契爾站前進。

莫羅索夫斯卡的步兵聯隊，都留在他們自己的村子裏，保衛着後方——那是莫羅索夫斯卡人所堅持着的，他們竭力主張，不能無端耗費軍隊。部隊出發了，那時正是六月的開始。

頭幾天，軍隊連續地向鐵道綫進行。午飯就在列車中煮的；火車頭的汽笛鳴叫了，當客車上在揮動着裝在桿子上的皮帽子時，所有的部隊就停下來吃午飯。

在後面的工人部隊的兵車，有時和步兵在一起，有時落在軍隊的後面。有一天，是進午餐的時候，人們都分散在客車上，伙夫們和女人們在搬送着大鍋子和杯盤，列車停住在幾條小

鐵道上。盧加希和柯爾亞·魯特涅夫爬進了後面的客車中，他們兩人都很疲乏，全身沾滿了灰色的塵埃，並且他們感到飢餓了。但是他們很高興，他們在前方，也是趁着這樣寬大的客車，或者騎着馬兒趕路的。在一個村莊裏，他們去了馬兒，步行着追及了兵車。

他們在伊凡·哥拉對面的亞格麗蘋娜的牀上坐了下來。盧加希問柯爾亞·魯特涅夫準備怎樣？他回答說：在一星期中他想加入到作戰的隊伍裏去，或者是要這樣做的。

「在一星期中，我們開始去消滅馬蒙托夫的軍隊了，完全殲滅乾淨的。」盧加希說，他的唾沫落在自己的腳上。

柯爾亞·魯特涅夫像平常那樣地想了一想，他沒有誇張地敦厚地說：

「無論在任何的情形中，我們要到達頓河的。」

亞格麗蘋娜想像這樣充滿了愉快的有名的同志，應該照優待伊凡那樣的招待着他們。她送來了一盤蒸熟的馬鈴薯，在她的衣袋裏抽出一條潔白的毛巾，把一只角上的結解了開來，她噉起嘴唇，再送一撮鹽給他們。他們開始剝去了馬鈴薯的皮，蘸着鹽吃了。

「我記得那天你向我要枝來福鎗，」盧加希說：「我在清除垃圾，記得那時戰事正在進

行，我很忙碌。後來這位美麗的姑娘跑來向我說：「給我一枝來福鎗。」她正像在收穫期中要求得到一柄鉄耙似的。」

他的嘴巴張開了，露出二排像狗樣強健的牙齒，在炎熱的喉頭裏的紅色小舌頭也能看得清了，然後爆發出一陣瘋狂的大笑。

「不要煩擾，她對我們一律都很好的。」伊凡說，他不安的注意到盧加希已經向亞格麗蘋娜送過幾次眼波；無疑的，他依舊向亞格麗蘋娜很專一地凝視着。「是的，這類事她還沒有十分懂得，到底她還是一個孩子。」他緊蹙着眉頭，重複地說：「她還是一個孩子。」他開始專心地顫動着雪茄煙。「我要監視着她和青年們，我以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革命的學校。你知道農村的制度，他們在穀倉裏用繩索掛起一只巨大的篩箕，把小麥或是裸麥倒進篩箕裏去。然後農民們把篩箕搖震和轉動，再傾出穀粒，使糠和粉末與穀粒分離。那就是和我們部隊裏篩分人物一樣的，在別的部隊中也是用這個方法來甄別隊員。純粹的穀粒篩了出來，糠已經吹去了。」

「伊里基的說明比較對些。」柯爾亞·魯特涅夫說，他也在顫動着雪茄煙。

「他的理論很好。他說：勞動社會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同時存在着，無疑的要傳染上資產社會的缺陷了……」

「現在，那是無意識的，」盧加希說：「兄弟，勞動社會是不會傳染上任何東西的……」

「請稍等一會兒！」伊凡用手拍拍他：「那是完全正確的。我曾經見過他們在普梯洛夫工作時，到了星期日，常常跑進酒館裏去喝強烈的白蘭地酒，那不是一種資產社會的惡習嗎？」

「孟塞維克曲解了馬克斯，」魯特涅夫繼續說：「他是說平靜地和緩地，不必革命，社會主義的社會自然會生長起來的。伊里基說，惟有在革命的進展中——注意「惟有」——勞動階級可以從舊的缺陷裏解放他們自己，並且發展出巨大的力量，來建設起一個新的社會。」

「那是對的，那是正確的。」盧加希說；伊凡想了一會答道：「是的，那是正確的。他的理論更充分，他是對的……」

當他們坐着談話的時候，工人伏洛特卡跳進了客車，他的來福鎗塞住在狹門中。他的馬

袴和襯衫全都破了，可是沒有補綴過。

「哥薩克人！」他驚懼而又歡欣地叫喊着：「他們有三百多人集中在一起向這邊進行了。」

盧加希像在彈簧上似地跳起來。

「停住！爲什麼你這樣高興？每個人都留在他自己的位子上！柯爾亞，你帶着機關槍到後面月台上去，我……我馬上……」

盧加希跑到伏洛特卡的前面，他沿着客車跑過去傳令：「準備好武器！不要離開你們的客車，不要把頭部伸到窗子外面去，沒有得到命令不可以開鎗，讓哥薩克人以爲這是一列參謀部或是紅十字會的列車。不要向四周探望，讓他們一些也沒有警戒地跑近我們……」

隔了一會兒，盧加希跑回來，跳上了後面的月台。正在喘息的伊凡和亞格麗蘋娜還有柯爾亞·魯特涅夫都在那兒裝架着機關鎗。第二架機關鎗橫在地上還沒有架起來。

「拿起子彈帶，」盧加希向亞格麗蘋娜說：「慢慢地裝在輪子下面。」

盧加希帶着第二枝機關鎗跳下了月台，把它裝在二個後輪中。他蹲伏下去，慢慢地

車下面爬行亞格麗蘋娜就橫在他的旁邊，盧加希輕聲地說：

「現在，要是有那個豬獯不服從我的命令，當敵人來到二百步以內的時候還不開鎗……」

「像這樣一個開鎗的機會，我們已經等得很久了，」亞格麗蘋娜低聲地回答他：「同志們一定會讓他們跑過來的。」

「亞格麗蘋娜，你看見嗎？他們在那邊來了！」

當伏洛特卡在峭崗上第一個發現哥薩克人從苦艾的斜坡上衝下來的時候，堤岸右邊的地面在震動了。現在，那三四百個哥薩克人帶着閃耀着光芒的佩刀，騎在馬上，從低窪的方向列車這邊猛烈地衝過來。亞格麗蘋娜可以聽得他們馬蹄的沉重的踐踏聲。

「柯爾亞，柯爾亞。等一等！老先生。等一等！」盧加希在客車下面喃喃地說。

現在，那些有鬍鬚的，緊張而蒼白色面容的哥薩克人，可以很清晰地看見了。他們穿着純黑色的制服，沒有穿馬袴，在他們的頭上，都戴着沒有邊的圓帽子。馬兒張大了嘴，擴張着鼻孔

……

「烏啦！」他們的呼聲，傳進了防衛者的耳朵。「烏啦！」

「向他們掃射！」盧加希狂暴地叫喊。月台上和月台下的兩枝機關鎗，同時開始急促地搖動了。馬兒立刻在飛馳中狂嘶，踉蹌地橫倒在地上，四腳向上面舉起。

哥薩克人在這樣瘋狂的疾馳的猛進中，他們的後部，沒有法子可以管束着馬兒，使牠們向後倒退。馬兒衝進了人和馬的屍堆中，蹣跚着，迴旋着。哥薩克人仍舊騎着馬兒向列車飛奔過來，工人們從月台上跳下來，衝過去迎戰，他們任意地舞動着刺刀。有幾個哥薩克人伏在馬背上，想衝下堤岸去奔逃；可是堤岸那邊也有機關鎗在向他們掃射。工人們狂暴地衝向那些擊落的哥薩克人，空着手把他們捉住了。闊肩膀的伏洛特卡和費奧特卡握住了來福鎗柄，像旋風似的在最前線掃蕩着。在他們前面的哥薩克人，一個個地跌倒了。

一切混亂的情形，都在這幾分鐘以內發生的。在傷兵的呼叫聲裏，滲雜了垂死者的呻吟聲，馬兒在地上猛力地扭振。盧加希慢慢地從客車下面爬出來，用手背揩擦着灼熱而佈滿了血經的眼睛，他向旁邊的人問道：

「柯爾亞呢？你們都好嗎？」

「我們兩人都好，」當魯特涅夫把前額上的潮濕的頭髮掠開時，他的嘴唇和污穢的手都在顫動。伊凡·哥拉遲鈍地坐在階沿上喘息。

「好！現在同志們可以有衣服和靴子穿了，」盧加希說：「他們的綁腿布已經都穿破了。茄拍卡」他叫喊着：「亞格麗蘋娜……」

隔了一會兒，亞格麗蘋娜在客車下面鎮靜地回答：

「我來了……我已經收集了許多子彈帶。」

4

從里契卡夫村到頓河的橋樑，有三俄里的路程。靠近頓河的地方，鐵道沿着高堤蜿蜒地伸展過去，池子裏浮現着柳樹和榛樹的倒影，彎曲的白楊，在兩邊遠遠地躺着。黃昏來了，一列火車沿着堤岸慢慢地前進。有幾個人在車台上向北方凝視着，那邊有一座頑強的分水嶺——拉科夫岡伸展在河面上。

從山岡那邊，升起了一陣連續的轟聲，煙霧遮蔽了落日的雲霞。在幾秒鐘後，彈片落在一個暗紅色池水的池子裏，立刻掀起了一捲水浪的柱子，直衝到天空。

火車頭慢慢地沿着彎曲的堤岸前進。在南面，頓河的高地上有一座巨大的製革廠，從清晨起就很勤勞地工作着。到了晚上，那所廠房被炸毀了，於是把木板和樑木都搬到河岸上，造成木筏，使所有可利用的人手都盡量地獻給勞動。

現在，六十輛列車停留在契爾車站和里契科夫村之間。從莫羅索夫斯卡遷移到頓河去的計劃，比他們預定的日期更快地實現了。那些驚慌的西查丹科的騎兵向鐵路線的左面移動，步兵隊從右面撤退，哥薩克人再也沒有勇氣向列車衝過去了。在蘇羅維啓諾車站，只有一些流着血的哥薩克人，在那兒，正停留着一列裝載着傷兵和病人的紅十字車。當幾百個橫暴的哥薩克人被擊敗的時候，鐵甲列車就駛過來救護他們，醫治着那些熱烈地跑近鐵道來的受傷的哥薩克人。

在頓河前面的第五路軍，掩護着兵車，沿了鐵路線伸展成一個半圓形，那圓陣的半徑有十五俄里的長度。在西邊的黎塞斯基高岡上，有一條戰壕，他們的左翼沿着契爾河通到尼次尼·契爾村前面的起伏的原野，右翼就駐紮在頓河畔的里契科夫山脚下。

想去包圍尼次尼·契爾村的計劃沒有成功，在幾次激烈的戰鬥中，哥薩克人威迫着第

五路軍的側翼仍舊退到原來的位置。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每天在進行着戰鬥，敵人集中了他們的軍隊，猛烈地掃射着，兵車就在斷橋的前面停留下來了。

現在，火車頭很艱難地移動着。落日的餘輝，照遍了整個頓河，河水依舊是那樣的深沉而漲溢着。在前面，短短的鐵路橋可以清晰地看見了。火車停止了前進，手臂上繫着綑帶布的派克霍曼科（他在進攻蘇羅維諾車站時受了傷）和伏羅希洛夫以及巴克哈瓦洛夫從客車裏跳下來。他們沿着鐵路線，走到五十步以外的地方。空氣是潮濕而寒冷的，蚊蟲嗡嗡地飛着。在堤岸的一端，突然爆炸了，彎曲的枕木倒豎在天空裏。

伏羅希洛夫蹲伏下去。黃昏在一個可怖的深坑邊擴大了，那些屍體都躺在黃色的沙灘上。

「那水面上的山崗，就在離開這兒五十四公尺的地方，」巴克哈瓦洛夫說，「我們真幸

註 ● 那地方現在名爲「伏羅希洛夫的戰壕」。本地的人民保存着這戰壕，並不把它耕耘，他們覺得應

該在那兒樹立起一塊紀念碑，可以紀念要些在偉大的伏羅希洛夫戰役中死亡的紅色戰士。

運在一瞬間，那邊被炸毀了。要是他們把河面上的橋樑炸斷，那就糟了。」

「真是廢物！」伏羅希洛夫咆哮地說：「我們將在這兒做一些工作。」

「除去了木料，我們並沒有得到別的材料。我們要在短時期內架起一排高大的橋腳，用木料造成一座五十四公尺高的橋腳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真是一個工程師，我用這個動聽的名字來稱呼你了，用木料做吧！是不可能的！」

「問題是這樣，例如用木料來做橋樑的材料，它的壓力是有限的……」

「材料是屬於革命的，正像人們一樣……你不要用這種理由來說服我。」

巴克哈瓦洛夫改變了平常憂鬱的態度，他高興地笑了。伏羅希洛夫凝視着遠處的河岸，在黃昏迅速的降臨中，那邊白楊的輪廓和麥桿蓋頂的小屋，依舊可以模糊地看見。靠近河邊的地方，爛燦着燎火的光芒，散出了紅色的火花。

「那邊是洛哥夫斯基村，」派克霍曼科說：「那村落由我們的同志鎮守着，那些村落一直伸展到耶爾莫克亨河。尼姆科夫斯基村和伊爾門斯基村已經被馬蒙托夫的人們奪去了。可是洛哥夫斯基村依舊堅強地沒有被他們攻陷。」

「鎮守在那邊的，不是察里興的工人們？」伏羅希洛夫問。

「不，那是某個游擊部隊的士兵。有一天，他們的司令跑到橋上來大聲地喊叫着，但是那天正刮着大風，我聽得他在向你致敬，並且向你耍子彈和香煙。」

「他們是戰鬥的青年，我們從這兒可以跑到橋上去的嗎？」

巴克哈瓦洛夫領導他們跑到斜坡邊，攀住了乾燥的樹根，爬到河邊的沙灘上。那兒有成羣的蚊蟲向他們圍攻，在柳樹的那邊，有一條魚兒騷然地跳躍着。他們驅趕着蚊蟲，並且把那些躺在沙灘上的屈曲的屍體，半埋在沙礫中。有一部分屍體被潮水淹沒了。他們開始從沒有毀壞的橋穹處走到石頭的橋脚下，河水已經淹到了他們的腰部。他們從鐵夾板上爬到那五十四公尺的橋腳的頂上。

因為派克霍曼科的手臂用綳帶布綁着，所以爬上橋腳去時，他感到困難了。他們都到達了頂上，從橋板的縫隙中望下去，那是很可怕的，可以看見深邃的頓河在他們的下面流動着。

「你以為架起一座橋樑要多少日子？」伏羅希洛夫問。

「要是你在革命以前問我，那末我一定要堅決地說六個月。」巴克哈瓦洛夫回答着。「那是自然囉，現在我們不能有這樣長的日子去架橋。我想，或者我們可以在四個星期中完成這工程。」

「你不是誇張嗎？」

「不！」

「要是用布爾塞維克的速度去工作，那末是不是只要兩個星期就可以完工了嗎？」

「不談這些了，現在你一點兒也沒有誠意。」

「那末你需要甚麼呢？」

「我先要三千輛貨車運載石塊和磚頭，我想我們必須要把所有的磚頭在這兒一塊塊地建造起來。這樣對不對呢？」

「我們一時找不到三千輛貨車。」

「他們一定要三千輛貨車的。」

「不要煩惱，我們可以得到那些貨車的。」伏羅希洛夫說。他們沿着橋樑走到河岸的那

邊，討論着怎樣才是組織勞力的最好的方法。好像他們覺得，要是希望用以前建築橋樑的「勞動力量」去架橋，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但是鬥爭的無產階級，以爲這種工程可以救出所有列車裏的原料，救出幾千條生命，拯救了察里興，在這些可怖的日子裏，拯救了無產階級的革命。

他們不能跑過橋去，大約在他們三步以外的溝渠處，有一種威迫的聲音高叫道：「站住，誰往那邊跑？」在薄暮中，一個高大的人在他們的面前出現了，那個人的頭上遮了一條頭巾，防禦着蚊蟲的襲擊。當他們回答說是來拜訪他們的時候，那個人欣然地握着來福鎗，他看見了他們帽子上的紅星。

「喂！他先向伏羅希洛夫伸出手去，然後再伸手給另一個人。」我注意着你們跑過橋來，我將要向你們開鎗了。」

「好，現在領導我們到你們的參謀部去吧！」伏羅希洛夫說。

「那邊就是參謀部，」那個人向前面的燈火堆指着。「不要掉進壕溝去，我們在壕溝的

底部裝着樁子。所以一定要從木板上跑過去，你們可以跑到費列泊·格里哥里維契的打麥房裏去。」

不管馬蒙托夫的哥薩克人怎樣的狡猾，哥薩克紅軍的參謀部依舊駐紮在打麥房裏，已經有二個月了，他們在這村子中抵抗着馬蒙托夫的哥薩克人的進攻。大約有三十個人坐在煙霧中，他們躲避着蚊蟲的追擊。火光照在他們的臉龐上——他們大半是沒有鬍鬚的，或者是沒有頰鬚的人——又照耀着油布的帳篷，去年積存着的穀物的禾堆，和蓋着草蓆屋頂的小倉庫裏的棟木的稜角。

當伏羅希洛夫和其餘的人跑過壕溝去的時候，那些坐在火邊的人們都回轉頭來望着他們。伏羅希洛夫欣然地招呼着：

「喂，同志們！」

「啊，我們真歡喜看見你。」幾個清晰的聲音回答着。

「你們的領袖在這兒嗎？」

有一個人正在三腳鍋中煮着食物，他放下了長柄的調羹，用手指撫摸着他的頭巾。那是

一個身材肥矮的人，他的鬍鬚幾乎生到了耳朵邊。在他的兩肩上披着一件棉絮的短衣，戴着一頂破舊的小帽子。

「我就是領袖。」他說。

「敬禮，司令！」

「敬禮，司令同志！」

「你怎樣認識我的？」

「誰不知道你是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呢？」

「但是我不認識你。」

「我是從尼次尼·契爾村來的哥薩克人巴雷夢·賽沙諾維契·庫特羅夫，白哥薩克人都稱我爲巴雷夢修靴匠。」

「在那邊還有別種哥薩克人嗎？」

「有的，還有「外江老」並不是所有的哥薩克人都加入到馬蒙托夫的隊伍裏去，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那邊有許多像我們一樣窮困的青年。」

「你在這兒做些甚麼呢？」

「我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而爲革命工作。到火堆邊來吧，來吃一些我們哥薩克人的食物。」

他們跑到燎火的旁邊，庫特羅夫叫兩個坐在樑木上的青年人讓開一些，他們在煙霧中給伏羅希洛夫留出一個坐位。兩位賓客坐下來了，他們把潮濕的腿部伸到火堆邊。伏羅希洛夫望着那些年輕而強健的哥薩克人的臉龐，他問：

「喂！你們怎麼辦呢？」

庫特羅夫大膽地回答說：

「一點都不壞，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我們虔誠地生活，互相地欺騙。」

大家都笑了，但是笑得很輕，他們恐怕得罪了新來的人。庫特羅夫撓起了一隻膝頭，在火堆旁邊蹲伏着。他那滿生着鬍鬚的，被太陽曬成深褐色的臉龐及長長的鼻子，和小巧而靈活的眼睛，好像在燃燒着要說話的慾望。

「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你來和我們會敘，這真是一件好事情。我們從早晨一直等着

你不知你到底來呢還是不來，在一星期前，我爲了請求子彈而到過察里奧，諾索維契參謀長走出來看我。他向我叫喊着：「我不相信你，」他說：「你們到底是什麼哥薩克紅軍呢？你們都是一樣地等候着襲擊的。」我向他解釋說：「守住洛哥夫斯基的村落是可以保衛整個陣地的。要是我們放棄了這村落，那末派阿梯·伊茲盤斯克和卡拉契的哥薩克人早就和尼次尼·契爾的哥薩克人連接起來了。」可是他聽我的話，結果我沒有得到一顆子彈。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哥薩克人的記憶力是很強的，你可曾注意到我的鼻子有點兒彎曲嗎？在一九一六年的時候，本地的大將把我的鼻子弄成了這個樣子。我深深地記得……不，並不是所有的哥薩克人都應該被攻擊的。在頓河區域，我們這些貧苦的哥薩克人，也同樣地很難找到工作做。昨天，我的弟兄在田野上遇見一個哥薩克，他說：「你們爲什麼不來投降我們呢？我們的司令官是一個大將，可是你們的司令官是一個巴雷蒙修鞋匠。」他們的大將是巴西卡·波留克亨，就是在夜裏連續兩次來襲擊我們和焚燒木橋的那個傢伙，後來，他把橋樑毀壞了。你知道這是巴西卡所幹的好事，當馬卡羅夫上校佔據卡拉契的時候，巴西卡來攻擊耶爾莫克亨村，並且逮捕了三十六個哥薩克人，因爲那些哥薩克人是不贊成動員令的。他把他們放

進一輛貨車裏，運送到伊爾曼斯基去，在村落外面的一個小峽谷裏把他們鎗決了，這些可憐的傢伙都赤裸地靜靜躺在那兒。駐紮在這裏的就是他們的弟兄和親戚，我們深深地記得：『你知道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嗎？』

『我聽見過他的。』伏羅希洛夫一面回答，一面留心地瞧着坐在四周的人們。

『在派阿梯·伊茲盤斯克市場中，舊俄的村人們毆打着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後來雅克姆把他救了出來，送到察里興的醫院裏去醫治，他的傷處就慢慢地好了。他是一個體格健全的哥薩克人……』

『告訴他們吧，他怎樣在一個村莊裏買乾草，』士兵中有一個人說，他笑得回後咳嗽了。『少說話……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回到卡拉契去，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兒子范霞，那個孩子的年紀大約有十五歲了，他的身體正像他爸爸那樣的健康。那正是耕耘的時期，有一夜，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和他的兒子騎着馬兒到田野上去。就在那天的晚上，馬卡羅夫來攻擊卡拉契了，並且斬殺着睡在庭園裏和果樹園裏的哥薩克赤衛隊——一共斬殺了一千個士兵。當然，他們一直跑到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的茅屋那邊來了。但是昂伊基·波爾伊

索維契和他的孩子都不在家，他們就把那個老女人拖了出來，問她說：「你的丈夫在那兒？他的兒子在那兒？」她告訴他們……」

「不，這位老女人沒有告訴他們什麼話，」那個士兵又用同樣的聲音插入說。

「少說話……他們拷問她，並且把她肚子上的衣服也撕掉。他們把馬兒搶了去，又把小牛殺死。從那一夜起，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就跟着游擊隊一同去打游擊了。爲了要完成這次的耕耘，他叫他的兒子范霞躲藏在村子裏。現在，范霞只有一匹馬了，就是那天晚上他騎到田野上去的那匹馬依舊是屬於他自己的。范霞正在靜靜地耕耘着，有三個哥薩克人從卡拉契那邊疾馳來了。我們在頓河已經獲得了要塞，所以我們能知道一切要發生的事情。范霞看見那就是殺死他母親的三個哥薩克人，他就放棄了耕耘，去追趕着他們，向他們討煙……」

「他並不是討煙……」

「少說話……他把一隻手擱在馬背上，立刻把哥薩克人掀下馬來，用力抽出他的刀。當其他兩個哥薩克人正在驚奇的時候，他也把那兩個人斬殺了。你要知道，他是那樣強健地把一個人斬成了兩段，那三個屍體就擱在路上。他卸去了馬具，跑到父親那兒去。他的父親，已經

組織了一個五十名游擊戰士的部隊……」

「沒有……」

「少說話……他們在白軍的後方閒蕩着。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是那樣的強健……我要告訴你，有一次，他帶領着部隊到一個村莊裏去，他早就知道在這村莊裏是拿不到乾草的。他們走到一個哥薩克人的庭園裏說道：「請你們賣些乾草給我們吧……」那個哥薩克人沒有理睬他，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又說：「我口袋裏有的是錢，只要你的手裏能夠拿得下多少克倫斯基的盧布，那末這些都是屬於你的；在我的兩臂間能夠夾的乾草，那就屬於我的了！」那個哥薩克人是貪婪的，他贊成了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的話。他們一同跑進一座小屋子裏去，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就把兩足分開了站立着……」

大家都笑起來了，但是，一會兒又都靜靜地聽着。庫特羅夫的臉龐向着他們說：

「他彎着腰，開始把乾草夾在兩臂中，他想多拿一些帶回去。他收集了半貨車的乾草，那似乎太重了，可是他依舊把這半貨車的乾草帶了走。他的士兵對他說：「昂伊基·波爾伊索維契，你看，不知是誰的腿兒從乾草裏伸出來了……」」

雖然這個故事他們已經聽過好幾百次了，可是所有的士兵依舊突然地哄笑着。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比其餘的人笑得更響亮。

「好了……於是，昂里基·波爾伊索維契把一捆乾草擲到地上，一個逃兵從乾草堆裏呻吟着爬出來了。他是誰？他是從尼次尼·契爾村來的逃運動員令的農民。他的名字叫傲斯梯潘·哥拉……一個典型的農民。他現在就坐在這兒，現在他是我們的廚子了……」

巴雷夢·賽沙諾維契向伏羅希洛夫討了一支香煙，再繼續地告訴他關於在洛哥夫斯·基附近的村子裏，進行着倔強的鬥爭的許多有趣的故事。那時，斯梯潘·哥拉走近燎火來了，他拿起了三隻脚的大鍋子，把細粥倒進一個盤子裏去，他依舊是那樣地從容不迫，慢慢兒地把麵包切開，再開始攪拌着那大鍋子裏的放入了脂肪的細粥。他邀請着坐在燎火邊的賓客和他們一起進餐，大家坐成了一個圓圈兒。伏羅希洛夫獨自對庫特羅夫說：

「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派派克霍曼科到察里興去，等他到達了那兒時，他們才會完全明白這是重要的事情。」

「那是能夠辦到的，我派遣幾個熟悉峽谷裏的路徑的弟兄和他一塊兒去，他們一定可

以通過白軍的陣地，你的同志在明天早上就能夠到達察里興了。」

「爲着革命的忠誠，謝謝你們的部隊，」伏羅希洛夫說：「我要把子彈和煙草送給你。我們一見面就能夠信任你我委任你和你的弟兄們爲參謀部的聯絡部隊……」

「好的，」庫特羅夫考慮着怎樣接受這個委任之後，他說：「這是很可靠的，你不知道這些地方的情形。在夜裏，我們的弟兄在大草原上好像貓兒一樣地能夠看見一切東西。」

5

一陣炎熱的東風，震撼着在河岸上沙沙作聲的灌木。波肯提着兩隻水桶，從斜坡邊走下契爾河，他看見兩個赤裸的孩子。那個年紀很青的孩子蹲在水裏，一面洗着身體，一面微笑着。還有一個年齡較大的孩子，他的頭髮很美麗，他搔着自己的肢體，躍身跳入水裏，水花向四面飛濺着。他們的衣服和一個裝着子彈的洋鐵罐都放在河岸上，鎗彈不時呼呼地在河面上掠過。

「小朋友，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呢？」波肯帶着恐怖的聲音喊道。

那個年紀小的孩子仍舊蹲在水裏，好像一隻受驚的小貓頭鷹似地向四面望了一周。年

紀大的孩子從水裏爬上來了，他拾起了襯衫說：

「我們太熱了，我們現在不玩了……」

「正在進行着戰事的時候，你們在這兒有什麼好玩呢？你們正在自討苦吃。」

「我們到陣地上去拾子彈，我們已經拾了好幾天的子彈了……」

年紀小的孩子把一雙污穢的小手攔在肚子上，流着眼淚哭泣了。波肯向他斜視了一眼，他開始用水桶裝水了。那個大孩子向年青的孩子低聲地說：

「對了，現在你哭叫吧！」

「我可以用一隻手臂把你們兩個人抱起來，」波肯用水桶在河裏裝水的時候，他這樣地說：「把你們送回原地方去……跑回家去吧。」

「叫我們跑到那兒去呢？」年紀大的孩子回答道：「我們住在大草原裏，我們每天從一個部隊那兒得到一些食物。」

「誰是你們的母親呢？」

「我們是卡拉茜娃的孩子。」

「好了，到你們的母親那兒去吧。」

年紀小的孩子立刻停止哭泣了，他張開了圓潤的大眼睛，好像非難似地凝視着波肯。那個大孩子的嘴唇在顫動着了。

「請不要咀咒我們……」他說。

「我的兩位小朋友，我不是來咀罵你們；可是在這鎗林彈雨之中，你們走到大草原的外面去是很危險的。」

「我們爬行着去拾子彈的……」

「那邊也是一樣的危險。當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你們應該躲藏起來……」

「好的，我們就躲藏起來好了。」

「在戰事沒有停止以前，你們坐在河邊不要動，不然我要來處罰你們。」

「好的，聽你的話。」

波肯提着水桶走開去了。到了黃昏的時候，砲火漸漸地消沉了。士兵們都吃些沒有煮過的食物，他們聚集在一個山丘上的掩護物下面抽着煙。波肯告訴別的人說，那天他在河邊怎

樣看見兩個孩子的情形，那時亞格麗、賴娜正和他們坐在一起，當她靜聽着的時候，她皺起眉頭說：

「可是，波肯，我知道這兩個孩子；他們是瑪麗亞的孩子，他們爲什麼緣故住在大草原上呢？瑪麗亞到底在那兒呢？」

「他們沒有說什麼瑪麗亞的事情。」

亞格麗、賴娜走出去了，她在河畔的灌木叢中整夜地找尋着這兩個孩子。到了黎明的時候，雙方的交戰重又開始了。在遙遠的地方出現了一小隊騎兵，他們正在疾馳着。亞格麗、賴娜像其他的人一樣地坐在擁擠的淺壕裏，她一鎗鎗地射擊着騎兵。當大草原重現着空寂的時候，她歎了一口氣，察看她自己的來福鎗機和剩餘的子彈，她就舒適地獨自坐着，半閉着眼睛，開始打瞌睡了。在半睡的時候，她很急燥地想知道那兒去才能夠找着阿列奧、希卡和米希卡。

「我們已經拿到了一些子彈，」在黃昏的時候，她在半睡中聽到一陣孩子的聲音。「我們已經拾到了一些子彈。」

她向四面望了一週，看見他們兩個正站在那兒。阿列奧希卡的臉龐很瘦弱，連他的齒齦和牙齒都突出來了。米希卡的臉龐沒有那樣的消瘦，他的臉孔是圓潤的，可是帶着微微的輕傷。亞格麗蘋娜靜悄悄地把他們拉到戰壕裏去。

米希卡靠在亞格麗蘋娜的兩膝上，好像她是他的母親一樣，阿列奧希卡痛苦地微笑了。亞格麗蘋娜歪着眼睛瞧一瞧正在微笑着的同志，他們都在平靜地打瞌睡了。

「瑪麗亞在那兒？」她問道。

「他們把她殺死了。」阿列奧希卡回答道。

亞格麗蘋娜立刻把來福鎗擱在旁邊，把米希卡更親切地抱到兩膝上來。

「誰把她殺死的？」

「當你離開我們的時候，你還記得嗎？他們把斯梯潘捉了去，恐怖地鞭撻他。他們發現我奔馳到車站那邊去了，格里姆雅契夫和其他兩個喝醉了酒的哥薩克人在後面追趕着我，於是母親把我藏在草叢裏。他們開始咒罵她；米希卡完全聽得清清楚楚的，那時他正躲藏在牀底下。你知道我們的母親怎樣對付他們呢？她一點也沒有害怕，她開始憤怒地回答他們。他們

把她拉到庭園裏去。我在那兒一切都聽得見……「把你的孩子交出來。」他們說，他們喊叫一聲，母親也喊叫了一聲。於是母親用手掌擊在格里姆雅契夫的臉頰上，「拿去吧，你這沙皇的殘渣！」她說。他拿着短木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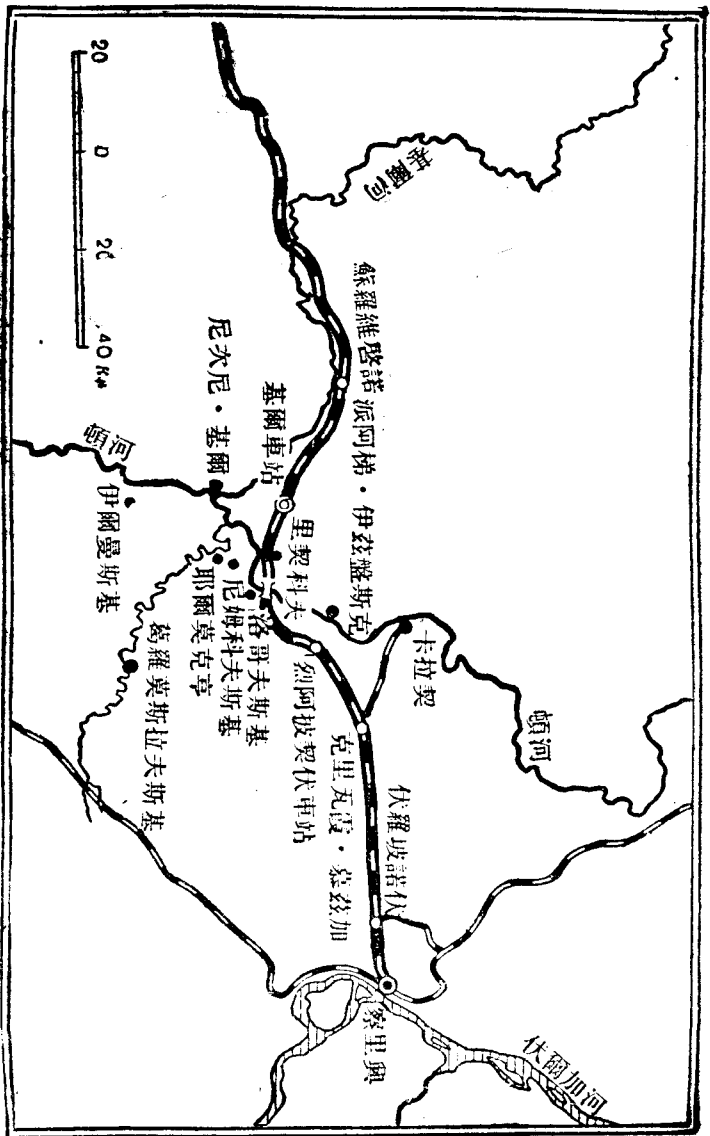
阿列奧希卡的嘴唇顫動了，他的臉龐向別處望着。騎兵重又在遙遠的高岡上出現了，亞格麗蘋娜拿起來福鎗，對他們說：

「你們靜靜地躺下吧，不要害怕。」

她細心地瞄準着騎兵，一鎗鎗地向他們射擊着。

6

從製革廠裏拿出來的材料，造成了一座浮橋。黎明的時候，共產黨部隊的狙擊兵，在頓河左岸的楊柳樹那邊把哥薩克的前哨兵驅逐走了。西查丹科的騎兵隊渡過了河，去襲擊那些村落。巴雷夢·賽沙諾維契給他們指示着偵察的活動範圍，並且引導他們那兒才是最容易接近和最好襲擊的地方。紅騎兵隊無情地掃射着街道，斬殺那些逃遁的哥薩克人。尼姆科夫斯基，耶爾莫克亨和伊爾曼斯基村都迅速地奪過來了。於是西查丹科的騎兵隊再向東方的



葛羅莫斯拉夫斯基大村莊進行。

他沒有喪失一個兵士，就佔據了這個村莊，逮捕了秘書和村莊的領袖，他一方面接受馬蒙托夫的委任，一方面又是蘇維埃的秘書和主席。因為他信服馬蒙托夫的政權，所以把他在村莊外面的牧場上鎗決了。西查丹科宣佈舉行村莊全體大會，和葛羅莫斯拉夫斯基「外鄉人」繼續舉行了六天大會。他勸導着他們為革命而戰鬥，並不是像殘酷的敗類那樣地撒謊，等着瞧吧，到底誰能獲得勝利。

莫羅索夫斯卡騎兵中隊的司令官，歪戴着羊皮帽子，站在水桶底上，向那些喃喃低語着的，好像一座森林似的人民演說了六天。他們盡力地勸誘着參加全體大會的人們贊成十七歲以上的人民的全體總動員。在第十六天上，才通過了一個決議案，組織葛羅莫斯拉夫斯基聯隊，這聯隊是隸屬於莫羅索夫斯卡師團的。

在頓河的左岸，當村莊裏的敵人完全被驅逐了，並且佔據了葛羅莫斯拉夫斯基村的時候，白軍壓迫察里興的力量也就立刻減弱了，於是敵人不得不放棄克里瓦霞·慕茲加。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從尼次尼·契爾那邊來的活動力，却一天天地增強着。

現在，伏羅希洛夫把所有的精力，都獻給修理鐵路橋樑的任務了，盧于斯克和哈爾科夫的金屬工人，都在橋腳間收拾着碎屑。鐵工們在二座橋腳邊的淺灘上挖掘地坑。架橋用的石塊，已經從里契科夫山麓裏開掘出來了。

在契爾村和附近村子裏的各種建築物都被破壞了。他們把石塊，磚頭，棟樑，枕木，軌條以及所有搜集到的鐵器都裝在貨車上，從輕便鐵道運載到頓河地方去。他們這樣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不論是伏羅希洛夫或是士兵們，大家都抵抗着馬蒙托夫軍隊的難堪的壓迫，他們渴望地等待着橋樑建築的進展。一個星期快要過去了，第二個星期又將到來，可是石頭仍舊堆積在兩座大石橋腳邊的淺灘上。在那兒缺少工人，缺少馬兒和貨車。

在一個炎熱而沒有風的中午，警報嗚嗚地響了。在西方昇起了一片巨大的煙雲。沒有聽見鎗聲，可是騎兵從那些烟霧中向着防線奔馳來了。恐怖的謠言開始流佈着說，前線已被突破。巴克瓦哈洛夫的車子向着煙塵那邊鱗鱗地開出去，伏羅希洛夫和柯爾亞·魯特涅夫從飛厄特戰車裏跳出來了。女人們匆忙地到處召集着她們的兒女，有一些人跑進貨車裏，還有

一些人跑到大草原上去了。

他們看見像流水似的車輛和成羣的牲口從萊新斯基山那邊來了。他們發覺那是莫羅索夫斯卡的人們正在向這兒退却，整個鄉村已被哥薩克人奪去了。白軍在他們的後面追趕着，在地平線上，可以聽見第五路軍迎擊敵人的大砲的轟聲。貨車，人民，牛，羊，從山丘那邊向着契爾車站奔逃。

現在，來了許多勞動者，貨車和馬兒，巴克哈瓦洛夫非常的興奮。工人部隊向着頓河前進，橋樑在他們的面前建立起來了。在粗石的坑上，樹立起棟樑和枕木的建築架，用鐵條把木架繫住，上面再鋪着石塊。像這樣高的木料的橋腳，真有一點兒危險性；要是他們在上面一不留心，那末木架就會倒塌在列車上的。伏羅希洛夫沒有自誇地說，一切的軍需品都是屬於革命的，那末橋樑就是創造革命的建築物。到了第三個星期的禮拜六，橋腳已經剷到規定的五十公尺的高度了。

那些曾經拒絕靜聽着正確理論的莫羅索夫斯卡師團的步兵，從前他們以為在他們故鄉四週的戰事，是沒有勝利希望的，現在，爲了要贖回他們的錯誤，他們來代替着打得很疲乏

的第五路軍跑上戰場去了。現在，白軍不斷地轟擊着橋樑。他們的砲台，就設在派阿梯·伊茲盤斯克村附近的都羅夫斯卡村落的山谷中。砲彈落在橋樑的四週，淺灘上，池塘裏和矮叢中。許多工人被炸死了，有的人受着傷，可是哥薩克人依舊不能奪取在橋樑一帶的地方。當哥薩克的砲隊向前迫近來的時候，立刻就就被他們趕走了。

派克霍曼科和阿爾頓從察里興回來了，他們帶着斯達林在察里興的報告，決定準備保衛橋樑。斯達林提議說：第五路軍應該趕快完成他們的計劃，把所有的兵車和軍隊轉調到頓河左岸去。

他們放棄了頓河的左岸，在右岸上取着攻擊的戰略。雖然已經陷入了危險的漩渦裏，可是他們先頭的兵力，能夠衝過白軍。哥薩克人緊跟在莫羅索夫的軍隊的後面，馬蒙托夫的士兵在騷動中說：『契爾和蘇伏羅夫的哥薩克人，你們到底幹些什麼呢？你們自己不是在陽光中取暖呢？這就是關於你們的批評，你們害怕許多「外鄉」的暴徒。我們要把莫羅索夫的紅軍趕出去，他們好像一羣土撥鼠似地奔逃着，我們不等他們過橋，就在這兒把他們粉碎了！』

在六月十八日，伏羅希洛夫，派克霍曼科和柯爾亞·魯特涅夫騎着馬，突然地跑入共產黨軍隊所守住的陣地上來了。伏羅希洛夫停住在山丘的頂上，他從那兒可以望見尼次尼·契爾村的果樹園。騎着馬的盧加希跑到總司令的身邊說：

「敵人顯示出很活躍的樣子，可不是嗎？」

「是的，那好像是……」

「你一定要準備一個巧妙的戰略。」

當他們在守衛的時候，他們看見哥薩克騎兵成隊地馳過起伏的平原，有時在村落裏的果樹園後面消失了。從山丘上，他們能夠計數着前面至少有七隊哥薩克騎兵。盧加希派出傳令兵沿着戰壕命令說，盡可能地讓哥薩克騎兵隊接近來。他自己漸漸地激動了，再三再四地說：

「他們讓哥薩克的騎兵接近來了，你看，克里曼，他們將讓哥薩克騎兵馳入四百步之內的地方來了，現在，這些青年人將要受到懲罰……」

庫列克的砲隊轟響着了，機關鎗也戛戛地掃射着，來福鎗的子彈突然掠過天空。哥薩克

的馬兒向左右顛簸着……但是誰也沒有向後退；在山丘那邊的櫻桃園後面的騎兵波動得更厲害了。

『他們醉了，他們真醉了。』伏羅希洛夫喊叫道，他沒有把望遠鏡移開眼睛。

現在，最前面的騎兵跳過了戰壕，揮動着指揮刀，他們的馬兒大半滾倒在地面上。有幾個騎兵馳向伏羅希洛夫所站立的山丘上來，在最先疾馳着的，是一個身材肥矮而歪戴皮帽子的傢伙，他佩帶着一個上校的金肩章，他的喊叫聲和哽噎聲透過了那灰色的鬃鬚。他騎在一匹華麗的栗色牡馬上，向伏羅希洛夫揮動着軍刀。盧加希開了一鎗，但是沒有打中。伏羅希洛夫騎着栗色馬向前迎擊那個騎兵上校，他加緊速度，兩臂向前，用指揮刀向上校的頭上劈下去。他奔馳過去，收住了馬韁，那個軍官伸着兩臂躺倒在地上了。

只有少數的哥薩克人突破前線，有一些人被打倒了，還有一些騎着激怒的馬兒的人們逃走了；殘餘的哥薩克騎兵隊也都掉頭奔逃。哥薩克人在這次暫時的流血的戰爭中，犧牲是很大的。意氣銷沉的景象散佈在白軍的村子裏，在最近期間中，他們再也沒有恢復攻擊的談論了。

第十二章

在特別客車裏的椅子上，桌子上，地板上，隨處散置着雜亂的衣服，鑲石的標本，鐵器，一疊疊的文件，一堆堆的穀物，新聞紙和原稿。靠近那開着的車窗，有一張矮小的桌子，旁邊坐着一個女打字員，她的瘦弱的手指擱在鍵盤上。向窗外瞭望，可以看見已經掃除乾淨的車站和遠處的雙軌鐵道線。從打字員背後震盪着的沉着的低音和打字機的黑墨油的字跡以及鋼鐵的調帶，好像給整個俄羅斯加上了一種特別而深重的意義。

女打字員記錄着斯達林的說話：

「保證立刻收集了一千萬普特的穀物，和一萬頭牲口趕送到莫斯科來……還有七千五百萬現金以及價值三千六百萬的各種貨物：乾草、叉、斧頭、角釘、兩頭釘、螺旋套、窗子上用的玻璃、茶壺、茶杯、喝食用的器皿、刈草機、絞釘、貨車上用的鐵輪箍、收割機、手推車、馬具、靴子、印花布、編織物、衣服、棉紗、橡皮帶、綾緞、羊毛織物、糧食、茶、鐮刀、播種機、牛乳桶、犁、袋、油布、橡皮套鞋、顏料、漆、鐵匠和木匠用的器械、鋸子、石炭酸、松節油、蘇打……」

他一面說給女打字員聽，一面瞧着報告。當斯達林留在察里的幾天中，每一樣事情都辦理得很有頭緒了。在黨會議，勞動組合會議，工廠委員會會議和特別的會議中，都有民衆團體的出席，公衆的集會相繼不斷地舉行着。在以前，好像保衛察里與是一部分人的任務，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保衛全蘇維埃共和國的問題了。

幾千個人民從停留在東南車站上的斯達林的客車前走過去，他們要實行着有意義的基本的理論。幾百個遏制着官僚的地方主義和無組織的羣衆的黨部及蘇維埃組織，開始合理地互相連絡起來了。在瀰漫着煙霧的辦公室裏，需要着幾百個黨員去工作，他們把沒有官僚習氣的宣傳品投進工廠和鄉村裏去。

一個危急而殘酷的新的概念，顯然地橫在面前了：在保衛察里的狂熱中，從伏羅尼茲省的北部到沙爾克大草原的整個陣地，正在被敵人襲擊着。現在，一定要嚴密地實行穀物專賣。在六月裏，必須要把二百萬普特的穀物運送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去。

工廠中和所有的城郊外，都在舉行着熱烈的集會。工人們真的擔負起整個國家命運的責任，在每一個地方都決定通過那擁護共和國的一般的任務。立刻停止自由賣買麵包，在實

行使用每份半磅麵包的糧食券的時候，工人們都回答說：「我們贊成。」

幾天後，城市改變了，好像在夜宴之後出現了一個清醒的早晨。巡邏兵在街道上巡邏着。花園中央的那座歌劇臺也變得冷落了，在歌劇臺對面的高加索酒館，也釘上了木板。私人店鋪的櫥窗裏，祇留着土製的果漿和破損的芥子瓶，蒼蠅在污穢的玻璃瓶上密密地爬行着，就是有人願意拿出最高的價錢也買不到麵包了。

那些從北部城市裏逃來的「小姐太太們」歇斯底里地探問着新發行的麵包券，這種新的麵包券是發給那些在蘇維埃組織中工作的人員，「非勞動」者是不發糧食券的。「天啊！天啊！」她們哀泣着：「在革命之前，誰會嚴重地想到關於麵包的問題呢？廚子要到麵包店裏去買麵包了，醫生也會勸告我們少吃些麵包……」這好像麵包已經到了特別嚴重的關頭了。可是她們沒有麵包到底怎麼辦呢？有一部分人想從這種壓迫的勢力下脫逃出來，還有一部分人懷着復仇的心理，等待着克拉斯諾夫的兵士的到來。

雖然在懸掛着兩盞石油燈的大街上是怎樣地慘憺，可是她們還可以聽見從花園中央的歌劇臺那邊傳來的一陣陣華爾茲的歌舞曲，這些音樂聲喚起了她們在年青時代的斷腸

的回憶，好像那些永遠過去的日子正在向她們招手；她們又想起了從前在跳舞時所穿的白色的裙子。不過，她們的小心靈並不是在渴望着復仇和自由，她們是爲着布爾塞維克把他們合法的娛樂也剝奪了，所以痛苦地哭泣着。

那些彈着曼特琳的僞裝的官吏，在酒館中和污穢的野床上期待着革命。現在，他們開始從籬笆邊跑到指定的集合地去了。他們討論着走那一條路比較最妥當；到人口繁密的諾伏契爾卡斯克去和沒有好感的「頓河軍」聯絡呢？還是穿上了污穢的制服到庫巴去參加鄧尼金的軍隊，或者就在這兒組織起一個暴動？

投機商人把「流氓」服貯藏着等待好時機的到來，寶玉和白金都藏在鞋底裏。「自由」的市民，沙皇時代的官吏和小地主，從農民的暴怒中，帶着家屬逃避到這兒來了。正像十七世紀的貴族和政府官吏，爲了逃避克里米亞可汗的襲擊而躲在舍爾普克霍夫和柯羅姆娜城裏的情形一樣。所有這些城市中的居民都在躊躇着，他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接受平靜的蘇維埃組織中暫時的職務？

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驚奇，在以前松木電線桿和籬笆的下面，本來是有許多喝醉了酒

的乞丐在那兒平靜地睡覺。可是現在，那上面已貼着佈告，那就是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法令：

「爲佈告事，凡勞動人民，立刻集中分配地點，領取掘壕器具，參加組織的集團，到大草原去，沿着城市四週開掘戰壕。做了工作回來，可以領取麵包糧食券。」

鐵道線上的客車裏的打字員，繼續在鍵盤上輕叩着。

「致電莫斯科，最高軍事委員會，」斯達林低聲地說：「急速運來幾尊十二英吋的大砲和砲彈，幾尊六英吋的大砲和砲彈，一千萬發俄羅斯的子彈，八輛鐵甲車。最要緊的趕快派出兩隊有經驗而忠實的航空員，並且要帶着機械和軍需品。」

那一夜，斯達林把諾索維契和柯瓦烈夫斯基召喚到客車裏來，向他們調查軍械的情形，根據了他們的報告，把所有十萬柄刺刀和軍刀就分配在伏羅尼亞省的南邊到裏海的北高加索軍區的前線。斯達林用鉛筆尖端指着掛在靠近桌子的壁上的地圖，柯瓦烈夫斯基憑着記憶說出部隊的名稱和每一個部隊的人數以及他們在前線的地位，諾索維契帶着愠怒的樣子報告。

斯達林在百葉窗的前面，好像散步似地走來走去。當柯瓦烈夫斯基停止說話的時候，斯達林肯定地點着頭，表示他是專心地在靜聽着。其實這些實際的情形，他在前一晚早就知道了。他覺得柯瓦烈夫斯基想拉起毛巾來遮住眼睛，因為那十萬士兵的軍隊差不多已經沒有了。柯瓦烈夫斯基明白而果斷地報告說：在庫巴·黑海區域的南部陣線上，祇留下了一支加里寧的有價值的軍隊，除了在村莊四周戰鬥着的游擊隊之外，所有的師團、旅團、聯隊都沒有了。四個察里興的參謀部，想用矛盾而不統一的命令去領導他們。

柯瓦烈夫斯基覺得他的話使沉默着的斯達林感到很不樂意，他立刻匆忙地加強語調說：

「我已經把這些情形報告給最高軍事委員會了，托洛茨基批准了我們的軍隊配置和一般防衛的計劃。」

諾索維契立刻把托洛茨基簽字的命令展開，「守住陣地，要是可能的話再進攻。」斯達林讀了一遍，微笑着，把命令擲在桌子上。

「『守住陣地，』」「『向前移動，』」「『不要被衝破，』」……「一切都是很動人

的。」

柯瓦烈夫斯基的說話最可以使人猜疑的部分就是他爲什麼會這樣鎮靜地談論着參謀部以爲察里興本身真實的災難情形。只有六千名士兵守衛在察里興的四周，城市裏有三千鎮守軍。

「馬蒙托夫所指揮的軍隊有多少呢？」

柯瓦烈夫斯基敏捷地向諾索維契望了一下，並沒有抬起眼睛，他鎮靜地回答道：

「四五千騎兵和步兵。」

斯達林拿起軍部的報告：在察里興前線，武器的總數是包括有八尊大砲，九十二枝機關鎗，九千八百枝來福鎗，六百柄騎兵的佩刀，九十六萬二千顆子彈和一千二百顆砲彈。

「這就是總數麼？」斯達林問道。

「在兵工廠裏還有相當的數量。」諾索維契愠怒地回答道。

在黎明的時候，斯達林騎着馬奔馳到兵工廠去。他走進地下室，在兩邊堆積着子彈箱和手榴彈的走廊裏小心地走着。就是那個看守兵工廠的可厭的老頭兒也不能夠說出在這兒

確實有多少軍器；因為這一些軍器是從各處去拿來的，那個老頭兒祇知道那些破碎而腐爛的，沒有用的軍器的數量。

斯達林從兵工廠再奔馳到「聞人莫入」的軍械廠和機器的製造廠去。他走過所有的工場，當聚集在庭院裏的工人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爬到運貨汽車上去說：

「同志們，蘇維埃是在危急中了……我們一定要有一次堅決的進攻，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用十倍的効力去戰勝敵人，誰也不應該以為這是無足輕重的……祇有同情是不夠的，每一個人都要高擎武器，每一個人應該在工場裏製造出一大堆的來福鎗，無產階級必須要完全動員。爲了大家都武裝起來，我們一定先要準備製造軍器。我們需要鐵甲列車，鐵甲車和野戰砲。剛才我在兵工廠裏看見有幾千枝破爛而腐朽的來福鎗；我們一定要把這些來福鎗趕快修好……」

「我們要進擊，斯達林同志。」工人們回答着。

太陽殘酷地照耀着那烏黑而空曠的鋼鐵的路軌，打字員的纖弱的手指在鍵盤上飛動

着，斯達林繼續說給她聽：

「一定要緊急而嚴密地實行改革整個軍事的指揮；參謀部的不統一（在這兒他們有四個參謀部）使前線現出了絕望和糾紛，現在前線已經陷於失望和混亂的情勢中了。軍事專家把那些拙劣的工匠派遣到我們這裏來，他們工作得非常的緩慢和疏忽。要是沒有急切而決心的政策，那麼誰也不會想去保衛鐵道線，也沒有人肯負責連綿不絕地派遣糧食車……」

正像在火堆裏烘乾似的車站長走進列車裏來了，他靜悄悄地把電報放在桌子上。這是最後派遣到莫斯科去的列車，一共有二十五輛裝穀物的貨車，和三輛裝乾魚的貨車。

「因為知道哥薩克人已經在軌道下埋藏了炸藥，所以到了夜裏二點鐘，我們的列車就停在費羅諾伏的車站上。哥薩克人立刻向着列車射擊，但是謝謝我們的機關鎗把哥薩克人逐散了。我們在這兒停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們又繼續前進。在離開車站十三俄里的地方，我們重又被哥薩克的攻擊所阻止了。在我們沒有達到普伏林諾之前，我們發現相距三俄里的軌道被毀壞了。哥薩克人衝過來包圍我們的列車，戰爭從晚上一點鐘到早晨十一點鐘才停

止爲了修理鐵路，我們在這兒停留了四天，於是再繼續我們的行程。我們有兩個人陣亡，還有七個人略受微傷。我們希望我們的列車能平安地到達莫斯科……」

斯達林打電話給車站長，那個車站長靜悄悄地從門口出現了。

「今天你派出多少列車呢？」斯達林問道。

「三輛裝載穀物的貨車。」

「你再能夠派出多少呢？」

「今夜十二點鐘以前再能夠派出三輛。」

「你在列車上必須要增加衛兵。每一輛列車的後面，再加上一輛運載枕木和軌條的貨車。」

「很好！」

車站長靜悄悄地不見了。

斯達林讓他的打字員去休息，他自己坐下來寫信。他很留心關於在高加索和中央亞細亞的形勢，他寫信到巴庫去給斯梯潘·蕭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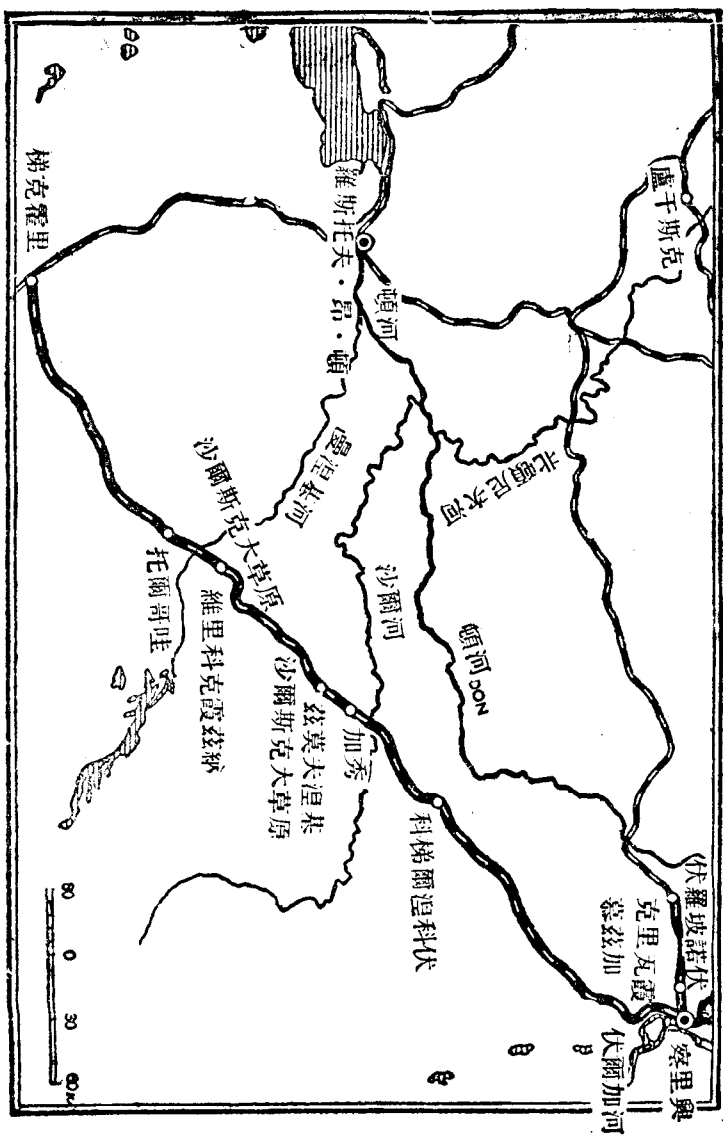
「我們在外高加索的一般的政策，是要強迫德國人公開地承認喬治亞、阿美尼亞和阿塞爾拜然的問題就是俄羅斯國內的問題，在這些領土上的一切，不許德國人去干涉。因爲這種特別的理由，我們不能答應那德國人所承認的喬治亞的獨立……」

「我們請求你要竭力地用武器和人力去支持土耳其斯坦。英國人勉強地通過了布克哈拉和阿富汗，他們正想在那兒演一幕醜劇……」

2

六月二十日，從里契科夫山丘到尼次尼·契爾的整個半圓形的陣地上在轟響着鎗砲聲，並且在冒着煙了。哥薩克的騎兵不斷地來突擊，瘋狂地想突破半圓形中心的契爾車站，列車從契爾車站向頓河爬行着，正像一條無窮盡的鐵鏈。馬蒙托夫將軍坐在新式的德國摩托車裏衝過山丘和斜坡。他站立起來，戴着雙眼望遠鏡，在他那縛住了哥薩克褲子的草莓色的帶子邊，露出了絲織的緊身上衣，他從塵埃中凝視着繼續不斷的戰爭的局面。但是這一切並沒有什麼新的進展；紅軍的陣地，在機關鎗和砲火的保衛下依舊很是穩固；他們用手溜彈和刺刀逐退了可怕的騎兵的攻擊，列車和輜重車繼續向頓河移動。

到普伏林諾去的鐵路



巴克哈瓦洛夫在火車頭的前面走着，第一輛運載了鐵器和其他軍需品的列車，慢慢地通過那重建的橋樑。十二座五十四公尺高的木料的橋腳，一直向外伸展出去，它嘆息着和動搖着，但是它光榮地担负起火車頭和列車的重量。在橋樑下面的赤裸而廣大的沙地上，站立着幾千個工人，他們就是建造這第一次蘇維埃奇跡的英雄。他們在喊叫着，有許多人揮動着枝葉。從橋樑上看下來，他們好像是一羣矮短的小人，他們的喊叫聲幾乎很難聽得見的。

從派阿梯·伊茲盤斯克那邊來的砲火，不住地瞄準着橫過橋樑上的列車和橋樑下面的沙地上的幾千個人民。但是在那一天，敵人的砲彈都沒有擊中標的。斯達林派出一支察里興的精銳部隊給伏羅希洛夫，把哥薩克的砲隊趕回他們原來的地方去。

巴克哈瓦洛夫大踏步地走過修理好的橋樑，喘着氣的火車頭，在鐵橋上面爬行着。

伏羅希洛夫和他的參謀長都站在這兒，他們雖然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可是他們都非常地愉快。

「牢固了！」伏羅希洛夫喊叫道。

「但是你聽得見破裂的響聲嗎？」魯特涅夫說。

「那破裂的響聲使人驚懼得不能呼吸了，」派克霍曼科說：「留心這聲音啊！那是很可怕的。」

巴克哈瓦洛夫脫下帽子，用袖子揩抹着額上的汗珠。

「隨它去響吧，」他鎮靜地說：「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曾經說過，一切的原料都是屬於革命的，所以現在有了這一座橋樑。這一座橋樑能夠通過六十輛以上的列車，我們將使特別快車在這座橋樑上駛過。」

當他們在談笑中到達了頓河左岸的時候，有一輛豎着低車塔的灰綠色的鐵甲車從洛哥夫斯基方面開到堤岸上來了，一個穿黑皮短衣的人兒從車子裏爬了出來。

「我要見總司令。」他說着，拉出了一個包裹。當伏羅希洛夫敏捷地從堤岸的沙坡上走近他的時候，他微微地行了一個敬禮說：

「斯達林同志派遣這輛鐵甲列車到這兒來給你個人使用的。」

3

應該沿着頓河的左岸，形成一個新的障地。列車通過了頓河，向着克里瓦霞·慕茲加前

進了。參謀部與部隊一起從右岸搬運到左岸那邊去，當軍隊向着契爾橋樑退却的時候，在右岸的舊陣線漸漸地縮短了。

哥薩克人也開始派出騎兵和步兵用渡船渡到頓河的左岸，把隊伍集中在卡拉契。他們計劃從卡拉契打擊克里瓦霞·慕茲加，在這兒，相距察里奧約有五十俄里，那是一片空曠的水草地和長滿苦艾的平坦的大平原，哥薩克騎兵隊可以很便利的自由行動，可是紅騎兵隊却更受束縛了。

第五路軍的部隊，在卡拉契前面迅速地展開了，他們佔據了散在大草原上的村落。伏羅希洛夫也奔騎去檢閱新的陣地，委任盧加希和凱塞爾為莫羅索夫斯卡連隊的司令官。當伏羅希洛夫爬進鐵甲車的時候，柯爾亞·魯特涅夫趕跑上來說：

「克里曼，我要送給你一個衛兵。」

「胡說！不必要的。」

「請注意！車子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要是汽油好的話，那是不會發生危險的，可是這種混合的汽油是不可信賴的。我派一個本地的哥薩克人做你的衛兵，他將會指示你一切的山

谷，我親自懇求你。」

伏羅希洛夫聳一聳肩膀，砰然地關了鋼門。鐵甲車發出一陣呼呼的聲音，噴吐着汽油的黑煙，和石油的臭氣，飛馳到大草原裏去了。坐在那高高的馬鞍上的十八個紅哥薩克騎兵，都是年青，強壯，勇敢的青年，他們跟在鐵甲車的後面疾馳着。

天剛好下了雨，空中瀰漫着雲霧。從車輪和馬蹄的後面，昇騰起一塊塊的泥片，在灰色的雲幕裏灑下了傾盆的大雨。盧加希從鐵甲車的砲眼處指點着部隊的配置，他們通過了莫羅索夫斯卡聯隊所守住的戰壕，沿着陣地向前馳驅。大草原上飄舞着雨珠，雲煙在頓河那邊蠕動着。在明亮的遠處，有一叢乾草堆出現了。

鐵甲車慢慢地開到那個在池子旁邊叢生着蘆葦的村落裏，那時大雨剛好停止，可是在櫻桃園那邊的枝條編織的籬笆上，仍沾附着雨珠。街道上橫着泥水潭，所有的庭園的門扉和百葉窗都緊閉着，村落顯然是荒涼的。他們經過一座小橋，再拐了一個彎，看見貨車、樑木和沙袋正堆積在街道上。凱塞爾司令說道：

「他媽的，他們在昨天晚上已經佈置好了。我們的巡邏兵發覺他們已放棄了這地方，我

們以爲這兒是沒有人的。」

伏羅希洛夫叫車子停住，「命令衛兵停留在後面。」他說道。

盧加希打開車門，向那馳驅着的哥薩克人說：

「司令命令你們停留在村莊外半俄里的地方。」

「一直向前開。」伏羅希洛夫向着司機人說。

鐵甲車駛過防寨，但是那地方是荒涼的，只有一對受驚的雞雛在他們的車輪邊飛撲着。他們的鐵甲車開始沿着籬笆旁邊的道路蜿蜒地前進，盧加希皺起眉頭，咬着指甲。凱塞爾說：

「我的弟兄不會撒謊的……」司機人是一個盧干斯克的金屬工人，他把車輪向着左右轉動，道路愈走愈狹了，他不以爲然地搖着頭。在鐵甲車所陷入的車轍裏，充滿了烏黑的泥水。

「前進，前進！」伏羅希洛夫重複地說。

在前面有一個大池子出現了，鐵甲車陷落在池子中不能前進，發動機已經閉塞住了。

「我們已投進了絕境。」司機人一面說，一面打開車門，伏羅希洛夫用力拉住他的肩膀，

叫他坐下來。

「鎮靜地坐着！」他命令着說。

「可是，伏羅希洛夫同志，在這兒是沒有什麼人的。」凱塞爾皺着眉頭說，他用力地打開門。「在白天，他們不會躲藏在花園裏。他們都跑到大草原裏去，躲藏在峽谷中了。」

「你們不要走出去！」伏羅希洛夫堅決地說。

可是凱塞爾已經開了門，向車外走去。從籬笆後面飛出了一排子彈，凱塞爾立刻被射倒在街道的前面。盧加希迅速地把門關上，第二陣子彈又射擊在鐵板上了。

「用機關鎗掃射。」伏羅希洛夫說。

「一點沒有什麼事情的。」盧加希回答道：「你不要去射擊他們。」

鎗彈軋軋地沒有一刻停止，在鐵甲車裏的人們都能夠清晰地聽見格格格的鎗機聲和人們的喘息聲。子彈不能洞穿鐵甲板，可是快要直射到鋼板上了，並且使那些鐵片飛散着。

「留心你的眼睛。」伏羅希洛夫喊叫道，他的兩頰流着血。

哥薩克人看見鐵甲車沒有回擊，並且已牢牢地陷在泥潭裏，他們開始在枝條編織的籬笆上突然伸出滿生着鬚鬚的臉龐，兇狠地咀咒着。他們慢慢地膽子大起來了，熱烈地爬過籬

笆，衝過來圍攻着這輛車子，他們瘋狂地用來福鎗托打擊鐵甲板，這兒大約有五十多個人向那鐵甲車襲擊。

「安那其布爾塞維克！你們這些渣滓，走出來！」

他們開始在車子的前後動搖着。他們想爬上車塔，可是又害怕車子裏的手鎗的射擊，於是他們迅速地放棄了襲擊，開始討論着到底怎樣辦才好呢？

「我們去拿些乾柴來，把他們活生生地烤死……」

「用乾柴來烤有什麼好處呢？還是用一個手榴彈來轟炸吧！」

「事情弄僵了！盧加希說。」

「瞎說！」伏羅希洛夫回答着：「他們那些農民的頭腦是會轉向正路上去的，他們爲什麼要把一輛鐵甲車炸毀呢？讓他們自己去辯論吧。我們的衛兵立刻會來襲擊他們，或者去向連隊報告的。」

伏羅希洛夫的話說得不錯，哥薩克人決不願把這樣良好而適用的機器炸毀了的。有幾個人跑去拖牛了，其他的人再開始咀咒和射擊，盧加希從砲眼裏喊叫道：

「喂，老鄉，停止這種蠢動吧！你們無論如何決不能動搖我們的。那邊有兩個騎兵中隊跟隨着我們；在他們沒有來攻擊你們之前，你們最好快些跑到果樹園裏去吧。」

可是，哥薩克人張開了他們的厚嘴唇和白牙齒，哄聲大笑了，他們彎着腰，拍擊着大腿。

「哈哈！哈哈！我們將指示給你們看，我們要把你們的十八個衛兵一齊殺光。」

「我們要把你們拉到卡拉契的大將那兒去，他會知道怎樣把你們從鐵甲車裏抓出來。」

他們帶來了十二頭牛，用一條粗牢的繩子縛住了前面的車軸，另一端縛在一條橫木上。他們在車後用槓桿擡起車子，「喂，扛起……再扛起……再扛起……再扛起！」他們向着牛兒喊叫，鐵甲車慢慢地從爛泥裏蠕動了。

「等待最後的一分鐘。」伏羅希洛夫說。

「好的，」盧加希說：「你已準備着子彈了嗎？」

「是的。」

哥薩克人趕着牛兒，喊叫着，歡笑着，他們把鐵甲車從池子裏拖到乾燥的路上去了。司機

人鎮靜地坐着，到了必要的時候他才開始駕駛。在池子的那邊，道路漸漸地險峻了，哥薩克人跑到車子前面，幫助牛兒前進。司機人從砲眼裏凝視着前面，鐵甲車已到達了山丘的頂端，哥薩克人喘息着，牛兒也停止前進了。司機人頭也不回地說：

「用機關鎗掃射。」

他抽動着引擎，汽缸裏在飛跳着火花，發動機開始吼叫了。受驚的牛兒突然向前奔馳，繩子也拉斷了。盧加希在車塔裏，軋軋地開着機關鎗，哥薩克人都倒在溝渠裏。鐵甲車衝過他們的身旁，用煙霧和子彈使他們窒悶。

鐵甲車駛過了這個村落，向着大草原去的大路上前進。在郊外靠近果樹園的地方，看見有一匹裝着鞍子的受驚的馬兒，豎起了一隻受傷的前足，還有兩匹馬兒在路邊徘徊着。在苦艾田野的那邊，有幾個人的身體縮成一團，還有幾個人伸直了四肢，這十八個埋伏在籬笆旁邊的年青的衛兵，永遠地躺在那兒長眠了。

誰都不准走進斯達林的客車。哨兵站在軌道的外邊，車站長在月台上踱來踱去，對那些

來見委員的人說：

「我一點不知道。」

伏羅希洛夫、柯爾亞·魯特涅夫和派克霍曼科坐在客車裏，桌子上放着一把錫壺，幾只玻璃杯子和一些麵包碎屑。他們三個人都抽着莫斯科的香煙，在他們之間展開了一個很長的談話：伏羅希洛夫告訴大家關於從哈爾科夫向盧干斯克前進的情形，同時魯特涅夫和派克霍曼科也熱情地講述着一切詳細的情景。

斯達林在懸掛着地圖的牆壁旁邊，把臂節撐在長橈上，用手指做成了一對彎腳規，他說道：

「在十月革命開始的時候，有智識的農民爲着蘇維埃政權而戰鬥。但是現在，他們回過頭來反對我們了。智識農民爲什麼要來反對我們呢？因爲他們痛恨着穀物專賣，限制物價，糧食徵發和反對行商。」

「這一些就是結果。」他用他的彎腳規指點着地圖上的靠近普伏林諾的地方：「在我們北區的米羅諾夫的軍隊裏，軍紀非常的頹敗：有幾個騎兵隊已經加入了克拉斯諾夫的軍

隊。鄉人和富農們在農民中間擴大地宣傳，在普伏林諾和費爾諾夫，米羅諾夫的軍隊已經被團攻了三次，最後，他們的部隊完全被殲滅了。

「現在，克拉斯諾夫的軍隊無論在人數方面或是軍需品方面都比我們充實；我們必須要認清這一點。克拉斯諾夫正在進行着他們的宣傳，但是我們的四個參謀部一點也沒有實行任何的宣傳，讓克拉斯諾夫從我們這兒奪取動搖的羣衆。克拉斯諾夫已經獲得了相當數量的後備軍隊，可是我們完全得不到一些援軍。

「根據最近的報告，鄧尼金的志願軍已經放棄了米契丁斯克和葉哥爾烈托斯克的村莊，他們正在頓河和庫巴之間的區域上進展着有利的軍事行動，可是關於他們的消息，我們的軍事專家一點也不知道。無疑地，鄧尼金要來襲擊托爾哥哇和梯克霍里托斯克的鐵道聯絡點了，並且想利用黑海來截斷我們的加里寧的軍隊和索羅金的軍隊。

「我們的士兵還沒有懂得小部隊的進行戰爭的方法，而且他們還故意地拒絕去學習那種戰鬥的方法。如果這是好細的有計劃的行動，那麼我們決不能讓他們在部隊中盲目地紊擾，而給他們愚鈍地進行着投降的勾當。我們要用最大的決心，在最短的時期內組成統一

的大部隊，使他們屬於統一的指揮之下專心地革命。我們一定要創設一支正規軍。

「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我們的軍隊除了你所領導的工人、礦工和農民的部隊之外，還有西查丹科的頓尼次軍團和莫羅索夫斯卡的部隊，也堅強得像鋼鐵一樣了。要是我們能夠使察里奧的工人跟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反革命宣傳絕緣，那麼他們一定願意爲了生與死而戰鬥。我們已經派遣宣傳員到米羅諾夫指揮下的軍隊裏去，應該把他們那兒的貧窮哥薩克人組成堅強的核心。在北部，還有基克維特茲的集團。不過照他們現在的情勢看來，他們是不能夠戰鬥的，因爲他們是缺少一切整齊組織的特別部隊；可是這種集團，也就是優良的實體。在察里奧方面，還有五千名俘虜，他們大多數是麥琪雅人；宣傳部已經到他們那兒去工作了。塞爾維亞部隊從烏克蘭打出了一條路，也跑到我們這兒來了。在沙爾斯克大草原上還有「外鄉人」的大部隊，貧苦的哥薩克人，鐵路工人以及其他的部隊。不論我們的工作是怎樣的困難，我們應該把這些部隊組織成一個鋼鐵般的師團。

「我們可以用這些人材組織成軍隊的骨幹，我們一定要把那些和我們對立的軍官消滅；可是他們將到莫斯科去苦訴，並且要瘋狂地咀罵我們。那麼我們必然要和最高軍事委員

會發生衝突了，但是我們也可以把他們消滅的，伊里基將會來幫助我們。

「組織這種新紅軍的任務——稱爲第十路軍，你以爲怎樣？——將由你去擔負起來，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

伏羅希洛夫的臉頰發紅了，他從桌子上移開兩臂，莊嚴地立正。派克霍曼科突然從髭鬚後發出一陣隆隆的聲音：

「一個健全的決議。」

六月二十五日，在前線的戰壕裏，兵車裏，在所有的輜重車裏，和克里瓦霞·慕茲加車站前面舉行的軍事大集會裏，都宣讀着以下的軍事命令：

「凡前第三路軍和第五路軍的殘部和前察里奧前線的軍隊以及由莫羅索夫斯卡和頓尼次區域的人民所組成的部隊，都聯合成一個集團軍，委任前第五路軍司令官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伏羅希洛夫爲司令官。上面所提及的軍隊，從今以後名爲「伏羅希洛夫同志的集團軍。」」

這個訓令是由人民委員斯達林署名的。

5

「不，不，不，紳士們……靜靜地躺著吧。快採取自由和從容的態度，我相信對岸有人在看我們了。」

「不，先生，我以為……真想不到我們能夠在這兒洗澡的。」

「是的，是的，是的……現在，他們正在觀察我們……我不歡喜昨天的那些談話。」

那個在瘦弱的胸膛前掛着金質十字架的粗魯的柯瓦烈夫斯基和長身材的諾索維契以及闊肩膀而腰部好像女人一樣窈窕的契皮西夫，都赤裸地躺在察里與對岸低濕的沙灘上。克里姆涅夫和沙特科夫斯基副官，洛克哈馬托夫艦長及蘇克霍丁上校的背部朝着太陽，他們坐在離開契皮西夫等兩步以外的地方。在這區域裏的參謀部全體人員都在這兒了。

諾索維契感到遠遠的對岸有人在觀察他們的這種恐怖，也許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在察里對岸的所有的沙地上，都擠滿了人羣。有許多船兒好像懸掛在天空裏似的浮泛在那蔚藍色的伏爾加中流的河面上。

這是一個悶熱而沒有風的星期日。

參謀部選定了這個清靜的可以洗澡的地方，他們在等待着管理重要交通的亞歷克舍夫工程師。

「特派委員要看你有什麼事呢？」柯瓦烈夫斯基問諾索維契說。

「他對於各種細小的事情都非常感到有興趣，他請我到他的客車裏去討論詳細的軍事行動。他很懇懇地請我喝茶，不過，他不相信我所說的一句話。」

諾索維契兩手交叉在頸後，開始告訴他們關於前天他和斯達林所談的話。參謀部發出去的每一種小文件，斯達林都感到很感興趣的。他曾經查看過諾索維契的命令和察里興參謀部的命令，查問，抗議及辯護的草稿。他也曾說過這種官僚派的方法在戰爭進行的時期中是不適用的。他曾經從文件夾裏拿出給部隊司令官的命令，他也查問過文件在辦公室裏所經過的繁雜的手續。有時文件到達得太遲了，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或者使部隊狂怒地來查問，斯達林就拿起文件，譯解着它的意義，這無非在參謀部裏增加了爭論。

他曾經要求着諾索維契對於這種不適當的活動，給他一個合理的說明。

「當然，我以為上帝要建立一個參謀部，那麼就有一個參謀部成立起來了。老實說，我是在托洛茨基的私人委任之下，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工作的。可是在斯達林看起來，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並沒有什麼重要。他向我詢問着那些討厭的問題，也許魔鬼已經看穿了我的詭計。要是和莫斯科烈夫在一起的話，那就比較容易應付得多了。」

契皮西夫用兩手玩弄着乾燥的沙泥，他帶着生硬的語調說：

「我以為你應付布爾塞維克的詭計，一點兒也不巧妙的。可是我能夠更勇敢而粗暴地行動着……」

諾索維契在沙地上慢慢地伸直了兩腿，他把那患風濕症的腫脹的膝蓋舉起。去年春天，在莫斯科列車裏的時候，他已覺得這位傲慢的侍衛官有些可厭了。現在，他感到對他有一陣痛切的敵意。「要是你在射擊的時候，在你的前面阻礙着一座高牆，那麼我倒很歡喜看看你的臉色，變得怎樣的蒼白。」他心裏想着。

諾索維契並不高聲地回答，因為在這樣熱的天氣，他不願意談論到關於他曾經參加過的在參謀部以及前線的各種紛爭和官僚傳統的複雜制度。要是隨便地提出一些文件裏的

問題來討論，有時真會引起一個參謀部去反對另一個參謀部的悲劇，掀起了憤怒的風波，於是一切的活動都麻痺了。諾索維契時常想到：「一句不幸的話，比十二時的榴彈砲的火力更

容易傷人。」所以他依舊沒有回答，他覺得契皮西夫的話也有幾分對的。諾索維契曾經收到過沙文科夫從莫斯科發出的訓令，在最近，有一個大使館裏的參謀官也給了他一個命令：「不論是什麼樣的困難，應該熱心地爲俄羅斯人民鬥爭。」可是他沒有完全實行這些訓令。也許他厭倦鬥爭，或者他感到害怕吧。

一隻雙槳的舊式小船向着他們的沙灘划着，兩個沒有鬚鬚的青年人和亞歷克舍夫工程師從容不迫地從小船裏走出來了。雖然天氣這樣的悶熱，他還穿了一件短衣和背心。他的兩個兒子迅速地脫下了衣服，跑進水裏去了。亞歷克舍夫走到躺在沙地上的參謀官那兒，就坐在他們的旁邊，在他的臉龐上帶着誠懇而莊嚴的表情。

「紳士們，」他低聲地說：「紳士們，志願軍已經把所有的軍團擊潰，並且還佔據了梯克霍里托斯克。鄧尼金開始在勝利中向着整個俄羅斯前進。」

參謀部官員沉寂地聽着，他們好像黏住在沙灘上似的動也不動，顯然地，這些消息已經

深深地使他們感動了。諾索維契粗聲地問道：

「你怎麼知道的呢？參謀部直到現在還沒有接到報告。」

「我從巴庫那兒接到一個密碼電報。」亞歷克舍夫說：「巴庫現在快要陷落了。事實上巴庫將要落在英國人的手裏，這樣會使布爾塞維克的物質上和精神上更感到虛弱……」

「是的，他媽的，事情好極了！」柯瓦烈夫斯基說，他的肚皮伏在沙地上滾了一轉。

「紳士們，我們一定要開始活動了，紳士們，我們一定要活動了。」亞歷克舍夫幾乎歇斯底里地重複着說：「在我們的指揮之下，到底有多少實力呢？」

「由軍官組織起來的「前線軍人同盟」大約有二百五十人。」諾索維契回答說：「塞爾維亞聯隊有一千名士兵，可是塞爾維亞人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地方社會革命黨正在他們那邊活動，可是祇有魔鬼才知道他們在那兒活動些什麼；他們並沒有來報告我。「勞工和商業雇員同盟」……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也參加到我們的集團裏來了。我們到底能夠招募到多少兵士，那是很難說的。現在，我們祇有這一些實力。在「格盧索里斯」的木材工場裏，我們還能夠招募到一些人數，不過斯達林曾經說過，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就是人民的敵

人，他們在那邊把工作放棄了。無論如何我們能夠有一千五百名的人數。」

「錢呢？」契皮西夫問道。

亞歷克舍夫激昂地插入說：

「當輸送委員會派我護送石油到巴庫去的時候，他們給我準備了四枝機關鎗，四十枝來福鎗，三百個手榴彈，一千萬盧布。這一切都在我們的指揮之下……」

「好的，」諾索維契宣道：「好極了，贊美上帝！我們不必再等待了。我們的陣地——」

「你所指的是誰的陣地？」契皮西夫簡短地問道。

「紅軍上校，請不要突然打斷我的說話。紅軍的陣地是非常的紊亂了，誰也不能提起士兵們戰鬥的精神。克拉斯諾夫將在七月中開始總攻擊，在那時候，志願軍將挺進到察里興的四周來了……」

「所以你要決定一個武裝暴動的日期——」

「七月底。」

其中有一個副官轉過身來清晰地說：

「參謀長同志，有許多人民正向着這邊來了。」

他們在沙地上立刻散漫地伸展着肢體，當船兒浮盪過去的時候，有人在船裏說：

「嗨，市民們，請不要出醜了。」

6

斯達林在委員的客車裏對伏羅希洛夫所說的話，完全被事實所證明了：在六月底，鄧尼金的軍隊沿着從察里興到梯克霍里托斯克的鐵道線連續不斷地攻擊，並且截斷了加里寧的五萬軍的進路；南部陣地對於這種事變是非常注意的。

斯達林寫信給伊里基說：

「……要是我們的軍事「專家」——修靴匠——不貪懶的話，那麼鐵道線是不會被衝破的；不過他們去修理鐵道線並不是爲了我們的軍人，他們無論如何……」

「北高加索軍區的參謀部已經明白地說，在這樣的環境裏是不適合去抵抗反革命勢力的，從這一點看起來，情勢是很複雜了。不但我們的「專家」沒有決心去抵抗反革命，就是「參謀部」的工作人員，也祇知道「支配策略」和改革計劃，他們對於實際的軍事作戰是

完全不關心的……並且他們以爲這種事情和他們一點也沒有關係……

「當加里寧的前線糧食根據地和北部產穀區被截斷的時候，我真不能相信自己還能平心靜氣地擔負着國家的重任。」

「我要去矯正那些錯誤。我正在考慮着許多策略，預備把那些策略實行起來。我還想去肅清那些來破壞我們工作的官吏和司令，要是必須的話，我們不顧任何的困難，一定把他們都消滅。當然，在最高組織之前，我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我要趕到前線去了。現在，我祇寫了一些關於緊急的事實……」

鐵甲列車停留在一條拆斷的軌道上，顯然地，這鐵路線在最近又被炸毀了，那邊有一條枕木仍舊在冒着煙。巡邏兵走到堤岸上去了，被太陽晒焦了的大草原是那樣的荒涼。大約在相距兩俄里的地方，聳立着一座水塔，車站建築物的屋頂在陽光中烟燦着。

巡邏兵走向車站去了，那車站已經被遺棄，窗子是破爛的，爲了戰事的關係，電報和電話機都被阻斷了。在車站庭院裏的地下室門口，躲着一個穿長統襪的人，他的頭顱已被利刀割

開了。

這車站是狹小而交通不便的，在這兒一點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搜羅的了，他們來攻擊這車站真是沒意思。那輛祕密地離開察里奧的鐵甲列車，已經通過了三個同樣被炸毀的車站。真奇怪，好像這輛鐵甲列車所到達的地方，都已經被敵人所毀壞了。

『這是很顯然的，消息沿着這條路線傳出去了。』伏羅希洛夫一面說，一面和斯達林走上機關車。鐵路工人已經在動手接軌條，搬掉破損的枕木，把沒有頂的貨車拖開。他們在這兒工作了兩小時，巡邏兵回來了，伏羅希洛夫向他們查問過後，他就和斯達林一起步行到車站去；在塹壕處的景象是很慘澹的。

伏羅希洛夫把來福鎗擱在肩膀上，斯達林拿了一條榛木的手杖，他們一同沿着軌道走過去。他們蜿蜒地向那右邊的塹壕走着，停留在那兒的一輛鐵甲列車已經沒有了。一陣微熱而愉快的風兒吹過了空曠的大草原。地平線在波動着，在遠遠的灰土的小丘上聳立着一座風車。伏羅希洛夫指着前面的風車說：『我們就是從那邊衝過來進攻的……』蒼在蔚藍的天空裏翱翔着。

斯達林看見有一隻鴛落在他們附近的地面上了，他們都能聽到它那伸展着翅翼的堅強的嘯聲。同時他們又看見有一隻土撥鼠，坐在一個古代匈奴侵略者的坟墓的洞窟外面。土撥鼠搖動着它的毛刷似的小尾巴，匆忙地潛進洞窟裏去了。那只鴛嚴肅地掠過了酷熱的天空，好像它不需要什麼食料似的。

斯達林突然大笑了，他用手杖敲一敲自己的靴統。

「在將來，我們要製造出像鴛那樣的飛機，」他說：「它們有一種完全的飛行力，有一種完全可以勝利的力量。要是人們的力量是自由的話，那麼人們一定能夠比它們飛行得更好。」

斯達林的眼臉半閉着，現在他並不去注意鴛，也沒有留心着在苦艾叢裏的土撥鼠。他大踏步地前進着，伏羅希洛夫開始和他討論着攻擊的計劃：爲了要使運送糧食到莫斯科去的列車免除任何阻礙起見，不必再等待軍隊的改革，應當立刻展開一次攻擊了。

他以爲在梯克霍里托斯克鐵道線上的志願軍已獲得了重要的勝利，不過他們決不向察里興挺進的，他們祇可以向南部前進。因爲在志願軍的後方，仍舊受着耶卡托林奧特爾的

駐屯軍（在三月裏曾經撲滅了柯爾尼洛夫的志願軍）和諾伏羅西斯克的黑海水手的威脅；志願軍的側翼，又受着阿佐夫海上的索羅金軍隊的威脅。

鄧尼金的軍隊也許會去應付索羅金的，他們從這條鐵路線退却，祇留着少數的後衛隊在這兒防衛鐵路線。要是鄧尼金的軍隊依舊留在南部的扇形戰區的話，那末紅軍會修理和掃蕩着到梯克霍里托斯克去的鐵路線，所以糧食運輸車依舊可以從那邊開來的。

「即使我們的軍隊已改革，」斯達林說：「並且提出了七年期的招募部隊的計劃，可是我們的人數依舊不會比敵人多的。我們一定要創造一種新的戰術，應該使我們的師團富於伸縮性和運動性，最重要的是用機關鎗和大砲來充實我們軍隊的實力。在步兵的師團裏，再配上了大量的騎兵隊，那末才能夠發展獨立的作戰。我們要有優秀的技術去製造鐵甲列車和鐵甲車；我們需要空軍，我們一定要創設空軍……」

他們走到了破敗的車站，非常幸運，那水塔還沒有損毀。他們旋開了水塔下面的龍頭，裸着身體，爽快地洗了一個澡，並且還痛快地喝着水。伏羅希洛夫找到一架梯子，把它靠在低矮的車站的牆壁上，戴着望遠鏡爬上屋頂去瞭望地方的情形。斯達林依舊留在水塔下面。

當鐵皮的屋頂好像被豌豆格格地打擊的時候，伏羅希洛夫幾乎不能再向上爬了，他的手裏緊握着望遠鏡。

「請走下來，快一點！」斯達林喊道。

他們都聽到了鎗彈的響聲，子彈嵌入那車站的木料的牆壁裏。伏羅希洛夫從屋頂上跳下來，不過他還竭力地設法觀察從一俄里外飛來子彈的那個山丘。當他們躲避在掩護物下面的時候，伏羅希洛夫說：

「你一定要原諒我，約瑟夫，真的……」他的臉龐完全露出了困惑的表情，斯達林微笑着回答說：「那就是他們詭計的一部。」「我們在這兒等待着鐵甲列車吧，伏羅希洛夫繼續地說：『可是我怕哥薩克人要用騎兵隊來攻擊我們，我們最好就回去。』」

「好的……」

伏羅希洛夫從肩膀上拿下來福鎗，他們繞過車站，沿着軌道出發了。他們在鎗林彈雨中是很難走到機關車那邊去的，連續不斷的子彈在他們的頭上呼呼地掠過。斯達林鎮靜地在前面走着，他用手杖敲擊着地面。伏羅希洛夫先熱切地瞧一瞧斯達林，再望着那遙遠的山丘。

他突然看見那山嶺上升起了一個小小的螺旋形的煙團，他們聽見砲火的隆隆的響聲了。

『傻子！』伏羅希洛夫喊叫道：『哥薩克的砲火只集中在一點，真是傻子。』

他們依舊從容不迫地繼續前進，一會兒，砲彈在他們後面掀起了高高的泥柱。他們離開鐵甲列車所停留的塹壕的地方，還有相當的路程。第二顆砲彈突然又在他們的面前爆炸了。

『哥薩克人的瞄準力真不差。』伏羅希洛夫說。

最後，鐵甲列車的重砲從戰壕的地方回擊了，砲火的吼聲威脅着在山丘那邊的哥薩克人，於是山丘上的小野砲再轟擊了幾次，就慢慢地靜寂了。巡邏兵在戰壕的地方排成了一個縱隊形，向着山丘那邊疾馳過去。

斯達林站住了，在微風中用手掌遮住那火柴的火焰，點燃着他的煙斗。

斯達林在路上打電報給伊里基說：

『照我的意思，軍事指揮斯尼沙烈夫對於掃蕩柯梯爾涅科伏到梯克霍里斯克鐵路線的任務，很機巧地延宕了。因為這種緣故，我決心親自到前線去，我要親自去觀察陣地的形勢。我帶着伏羅希洛夫總司令和一輛鐵甲列車以及一支技術部隊一起出發了。』

「我們和哥薩克人交戰了半天，現在，已經有十五俄里的鐵路線被我們肅清和修理好了。不論斯尼沙烈夫是怎樣地反對，我們一定要努力達到目的。斯尼沙烈夫也騎着馬兒到前線來的，不過他總和我們的列車相距兩個車站。他竭力地來破壞我們的工作，因此我們要趕快從加秀車站向茲莫夫涅基和柯梯爾涅科伏挺進。

「在這兩個星期中，關於我在前線訪問的結果，無疑地，我確信在最近期間內可以把鐵道線肅清的。要是聽從了斯尼沙烈夫的命令，軍隊跟在鐵甲列車後面移動，那麼配置在加秀的一萬二千名士兵，都要被束縛住了。

「爲了這種緣故，我和伏羅希洛夫已經決定反對斯尼沙烈夫所發的命令。在最短時間中，我們可以把鐵路線肅清了，因爲我們有砲彈和鎗彈，並且士兵們正需要着戰鬥。

「列寧同志，現在有兩件事要懇求你：第一，罷免那個沒有能力的斯尼沙烈夫，他是不顧意和他自己的哥薩克血統的反革命勢力作戰的。他和德國人戰爭也許比較適當一些，但是在反對反革命的戰爭中，他就不能真的盡職了。在事實上，斯尼沙烈夫所防衛的鐵道線非但沒有把敵人肅清，並且敵人的勢力反而增大起來了。

「我的第二個懇求：請趕快派遣八輛鐵甲車給我們，它們可以在前線更換和補充的：再有，請派步兵隊來彌補我們人數的缺乏和組織的不健全。」

7

馬車向着白色的營幕推進，趕馬車的青年人穿了一件兩肩破爛的襯衫，頭上戴着一頂新的庫巴羊皮帽子。當他抽動着韁繩，盡力趕着四匹瘦弱的馬兒的時候，他幾乎要從座位上掉下來了。馬兒正在疾驅過像海面一樣平靜的，鋪滿了飄動的灰色茅草的沙爾斯克大草原。馬車鱗鱗地駛過那簇新的橋樑；橋的下面是一灣生長着蘆葦的清水。在那邊的河堤上，聳立着整個大草原聞名的紅騎兵隊的營幕。從這兒到營幕那邊去的道路的兩旁，種植着給人們乘涼的矮樹，但是，最近所種植的樹木都枯萎了。

營幕的四周圍着壁壘，在前面綠草的方場上架起了兩尊大砲，有一個哨兵帶着來福鎗在防守道路。

「總司令！」派克霍曼科一面說，一面向着伏羅希洛夫點頭。馬車迅速地駛過營幕，跑過了繫住馬兒的地方，又經過了燃燒着乾馬糞的泥土小屋的前面。人們都從各處跑來看新到

的客人了，派克霍曼科站在馬車上盡力地高喊着：

「同志們！現在總司令已經來了，我們要舉行一個大會。」

羣衆贊成地吼叫着，他們都跑到那爲着操練和集會而掃除乾淨的方場上。伏羅希洛夫請他們的司令來出席大會，大家愉快地回答道：

「他在營幕裏……」

「他的身體有些不舒服……」

「他在發熱，或者別的……」

「他在大草原上操練馬隊的時候，不知是誰騎着馬兒來追趕着馬隊。」

伏羅希洛夫和派克霍曼科走到司令的營幕裏去，那個司令官伸展着四肢，睡在馬披肩上。他的身邊橫着挽具，馬鞍和馬勒；在一架織機的制輪機上懸掛着一把銀白色的指揮刀。同時，在他對面的木板上，排列着幾百個蓋着軟木塞的玻璃瓶，顯然地，這些瓶子都是從藥房裏拿來的。這營幕是多麼的窒塞。

「杜曼科同志！伏羅希洛夫向着那個睡在馬披肩上的人喊叫道。杜曼科呼呼地發着

鼾聲，他把那修得光光的臉龐抬起來，一雙充血的眼睛迷糊地凝視着新到的來客。

「杜曼科，前線的司令官要和你說話，請起來！」

「我不能夠起來，」杜曼科帶着強壯而粗野的聲音，慢慢地說，在他的外衣下伸出了一雙裸腿。他盡力地歪着那修得光滑的興奮的臉兒說：「請原諒我，司令同志，可是我的身體不舒適……喂，弟兄們，去拿幾個座墊來請司令官和副官們坐……」

他再說幾句話，可是他的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他仍舊躺在馬披肩上，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

「這是很顯然的，」伏羅希洛夫說：「他已喝過那些玻璃瓶裏的燒酒了……」

在瀰漫着大草原的煙霧的方場上，聚集着幾百個青年人，那些站在前面的人們都坐在地上，後面的人羣就圍成了一個圈子。他們大多數是哥薩克人，其餘都是從哥薩克區域和鄉村裏來的農民。在二月裏，紅軍奪回羅斯托夫的時候，波波夫將軍就從這些區域裏逃出來了，他曾經用血和鞭子在大草原上恢復起原有的大將的權力。

這些人雖然穿着破爛的衣服，可是掩蓋不住他們那種年青而游手好閒的驕橫的態度，

他們能夠拿着短鎗跳上馬鞍，並且他們的左右兩手都能自由地揮動軍刀。誰也不會相信這種技藝是從野營裏學習來的。

當伏羅希洛夫和派克霍曼科走進這人圈的時候，有一陣聲音向着他們喊叫道：

「請等一會兒！還沒有開始！」

大家都聽到一陣疾馳的馬蹄聲，一個騎士從馬鞍上跳下來了，這擁擠的人羣立刻讓開了一條路，他愉快地搖曳着走向前去。他的身上穿了一件緊縛着皮帶的上衣，在短褲的膝蓋上鑲了一條皮邊。當他立停的時候，軍刀叮叮噹噹地碰在皮靴上，一個揉皺的帽子緊緊地蓋住了耳朵。這個衝進來的騎士是瘦弱而微黑的，他的臉上生着濃密而秀美的鬚鬚。

他大踏步地向着伏羅希洛夫走過去，輕快地把手舉到臉頰的前面，立刻又放下來了。

「我是部隊的副司令舍米翁·布荻恩納。」他一面說，一面用冷淡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伏羅希洛夫和他握一握手，請他宣佈開會。布荻恩納略略向後退了一步，他喊叫道：

「弟兄們！前線司令官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伏羅希洛夫同志要和你們談話。他就是以鋼鐵似的血肉去領導着第五路軍衝過了德國和哥薩克的軍隊而到察里興去的司令

官，他要和你們談話……」

「讓我們靜聽他的說話！」在羣衆裏發出了一陣吼聲。

④ 伏羅希洛夫開始說話了。在沙爾斯克大草原和頓河高地以及全俄羅斯的勞動羣衆，都在進行着反抗資本家和地主的同樣的戰鬥。各地的勞動者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工作 and 生存而鬥爭的，並不是爲了去飼養寄生蟲。

資本家和地主所形成的戰線，從彼得格勒移到巴庫來了。要是人們只沿着他們自己的村莊和敵人孤立地作戰，那並不是一種健全的防衛法。他們應該立刻團結起來，去襲擊敵人的要害。所以應該把所有的勞動者組織成獨一無二的紅軍，使他們隸屬於統一的革命指揮之下。

「從你們的光榮的赤衛隊中，組織成一個鋼鐵的師團，那就是我到這兒來的理由。」他計算着部隊的人數，並且詳細地談論着他們戰鬥的策略：「我們怎樣開始呢？弟兄們，我們要開始做一個英勇的創造者。馬爾泰諾夫卡村莊被克拉錫爾涅科夫將軍的獸性的白軍圍攻到現在，已經有三十五天了。那兒有三千個馬爾泰諾夫卡的人民，他們都不願意投降；他們寧

願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要是我們不去救助他們，那麼他們都要滅亡了。如果我們去援救他們的話，那麼這個鋼鐵的馬爾泰諾夫卡部隊將會加入到我們的師團裏來……」

他明確而清晰地說着。弟兄們都坐在地上，圍成了一個圓圈形，他們蹣跚了腿部。從他們那皺着的眉頭和熱烈的眼睛看起來，司令官的說話顯然地使他們感動了。

「領導我們前進吧！他們說：『我們贊成，領導我們到馬爾泰諾夫卡去吧！』」

布荻恩納舉起了手，使大家鎮靜下來，他對他們說：應該先檢查檢查馬兒，在那不堅固的馬蹄下一定要裝上蹄鐵，讓馬兒去飲水，再給牠放上馬鞍。在我們出發前進的時候，應該準備好一切的東西。

弟兄們跑到繫馬的地方，跑到大草原，跑到野外的廚房和塹壕相通的地下室去。半小時還沒有過去，布荻恩納命令喇叭手說：

「吹「準備騎馬的喇叭。」」

留下一個哨兵看守着野營和輜重車，部隊出發了。騎兵沿着大草原的路線，一對對地伸展出去。舍米翁·布荻恩納騎着一匹頓河的栗色馬，在旗手的旁邊前進，他是一個鷹嘴鼻的

健壯的人，他皺着眉頭，靜靜地坐在馬鞍子上。在他的身邊，是騎着馬兒的伏羅希洛夫和派克霍曼科，他們放棄了馬車，也騎在馬鞍子上出發。在他們的後面，就是在雙行隊伍的前頭，有着一隊喇叭手和鼓手以及生長在大草原上的歌唱手。

當部隊慢慢兒地走着，讓馬兒喘息的時候，歌唱手突然放開了歌喉，尖聲地唱着哥薩克的歌曲，整個部隊也高聲地跟着歌唱。那些歌唱手聽見了他們和着的歌聲，不禁神往了。他們合唱得很長久，好像整個大草原都在靜聽着，就是在天上的鳶和洞窟裏的土撥鼠，也在靜聽着了。伏羅希洛夫疾馳到歌唱手的旁邊，也熱情地跟着歌唱。

布荻恩納用皮靴的鐵跟踢着馬兒，這匹頓河的戰馬憤怒地搖着長尾巴，突然向前疾馳。歌聲消沉了，在排成雙行的士兵的上面，騰起了濃密的塵霧。

他們沒有點着燈火，在馬鞍子上度過了一個黑夜。當部隊排成了戰鬥的陣形，向着馬爾泰諾夫卡挺進的時候，天還沒有黎明。在黑夜裏派出去的巡邏兵，已經回來報告關於敵人的情勢了，他們包圍在村莊的四周。伏羅希洛夫、布荻恩納和騎兵隊的司令官都騎在一起會商。他們會商的決議是先突破村莊，去襲擊白軍的總司令部，然後和馬爾泰諾夫卡的士兵合在

一起，疾馳到村莊外面去包圍白軍。

現在，黎明將要到來，天上的星星也漸漸地稀疏了。部隊分成四路，飛快地疾馳着。布荻恩納叫伏羅希洛夫留在第二道防綫，不要衝到最前綫去。他們現在還沒有看見村莊，但是風兒已經帶來了親切的馬糞燃料和麵包的煙氣味。在東方，現出了綠色的彩霞，澄清的黎明的光芒展開了，那是多麼的明亮。布荻恩納渴望地凝視着前方。

「快！」

微小的燎火的紅點在他們前面出現了，巡邏兵疾馳到布荻恩納的身邊，在黎明中指着有兩棵樹影子的那邊說：「那就是克拉錫爾涅科夫騎兵聯隊的參謀部和營房。當然，哥薩克人好像豬獾似的正在睡覺，他們再也想不到從大草原那兒會有人來襲擊的。」但是巡邏兵的猜想是錯誤了。布荻恩納指揮着士兵們的進退；騎兵已經集中在樹的一邊。顯然地，在那時候，白軍也在猜想着馬爾泰諾夫卡的士兵們正在戰壕裏睡得很濃。

布荻恩納很艱苦地拉緊了那匹顛躑着的馬兒，他拔出軍刀。「跟着我來！」他一面喊叫，一面用靴跟踢着馬兒。在布荻恩納的背後，紅騎兵揮動着軍刀，他們吶喊着，喘息着，照着哥薩

克的習俗發出尖銳的口笛聲，他們飛馳到最前線去了。紅騎兵隊用重砲向前面的黑樹影和右邊的小地方轟擊着。在池水裏反射出了黎明的曙光。

一架機關鎗從樹叢裏軋軋地響了，子彈的呼嘯聲震響着大草原。敵人飛馳出來迎擊，他們的士兵是那樣的紊亂。

派克霍曼科想拉住克里曼·耶弗里莫維契的馬勒，但是伏羅希洛夫從他的手裏搶過韁繩，用靴跟踢着馬兒前進。黑牆似的敵人向他們衝過來了，伏羅希洛夫知道再過幾分鐘，就可以決定騎兵戰爭的命運。到底那一邊能夠勝利呢？他看見布荻恩納在戰線上舉起了他的軍刀，準備抵抗。現在，可以明晰地看得見敵人一行行的來了，整個的連隊向他們飛撲過來。布荻恩納騎在飛馳着的頓河的軍馬上，猛烈地攻擊，他的軍刀橫過了那騎在前面的哥薩克人的鬚鬚，那個哥薩克人慌亂地抓一抓頭。布荻恩納立刻再向他們掠襲了好幾次，他用軍刀從一個哥薩克人的肩膀上劈下去，那個哥薩克人就從馬背上掉下來了。在另一個哥薩克人的裂開的項頸裏，迸出了黑色的血流。敵人向後退却，只有少數的騎兵出來抵抗，可是他們就在大羣的騎兵的踐踏下消滅了。

哥薩克人向後奔逃，年青的紅哥薩克揮動着軍刀，在他們的後面追擊着。騎兵吼叫的急流和噴着涎沫而混身滴汗的馬兒，使伏羅希洛夫激動了。他看見一個矮小而勇壯的人物，騎在那匹露着牙齒而佩着白星標的頓河戰馬上，他那淋濕的軍刀，閃爍着銳利的光芒。好像一陣暴風雨似的，一切的事物都掠過去了。

伏羅希洛夫勒住馬韁，忽然在四野昇起了一片受傷的哭叫聲。池子對岸的右邊，有一陣陣流動的來福鎗射擊聲。伏羅希洛夫停住在一株柳樹的下面，他的馬兒向着淡黃色的池水伸出了馬頸，派克霍曼科疾馳過來了。

「整個聯隊都在勇往直前地猛擊。這是勝利！」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士兵決不會失敗的！」

「他們決不會的，布荻恩納知道他自己的任務。」

「你有沒有差人到馬爾泰諾夫卡人那兒去呢？」

「我已經派兩個青年人去了。」

「立刻命令總攻擊！」

現在，開始保衛察里興了。

斯達林的客車停留在東南車站的軌道上，這兒好像是一個心臟，把組織的意志，蜿蜒地通過那些在城市動脈裏的工廠和碼頭。在整個戰線上，軍隊已經編織成連隊，旅團和師團了。軍事委員向着大會解釋革命的任務；宣傳員和糧食部隊經過了許多龐大的區域，在鄉村，小村落和小城市裏舉行着集會，把那些沒有土地的貧農組織起來，去反抗富農。幾千輛運載穀物的貨車向着察里興伸展成一條漫長的行列；一羣羣的牛兒，在沿着伏爾加碼頭的路上徘徊着。

每天都有運載糧食的列車派遣到莫斯科去。焯爾納·雅爾，卡米新和巴拉蕭夫的穀物，魚兒和牲口都從察里興的碼頭上搬運到駁船裏，由水路運輸到尼次尼·諾夫哥羅特去。現在，北部城市中的工人們都能夠連續不斷地領到糧食券。性命關鍵的飢餓的恐怖已經過去了。

但是，仍舊有極大的危險橫在他們的前面，反革命的勢力依舊一刻不停地增長着。在七

月底，克拉斯諾夫將軍開始來總攻擊察里興了。德國的鳩型單葉飛機在城市的上空，像驟雨似的散布着馬蒙托夫宣言的傳單。

「察里興城的市民們，你們是俄羅斯的迷途的兒子。爲着偉大的俄羅斯，希臘正教派的俄羅斯，信仰上帝的俄羅斯的和平及平安的生活，我向你們進一個最後的忠告：你們的末日到了，神聖地給你們一切罪惡的懲罰就在眼前了。」

「告訴我，你們爲什麼願意滅亡？爲什麼願意讓你們的妻子和兒女都滅亡？你們願意使一個富裕的城市變成滿目荒涼的廢墟嗎？你們到底渴望些什麼呢？要是爲了三百個克倫斯基的假盧布，那又值得什麼呢？可是，你們到底吃些什麼？你們連麵包也不能充足……」

「爲着永生的上帝的名聲，我懇求你們：記住你們都是俄國人，快不要使你們的同胞流血吧！我限你們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把城市放棄，並且來歸降我們的頓河軍。要是你們把城市放棄了，那麼就不必再流血，交出你們的武器和軍需庫，我允許容赦你們的生命。我等待到八月十五日爲止。以後，那就不再容赦了。」

沙霞·托盧蒂卡在「格盧索利斯」工廠裏召集了一個大會，她宣讀着這張傳單。

「你們誰願意回答馬蒙托夫將軍呢？」當她讀完了傳單時，她就問着，她又把手掌拍一拍手鎗皮袋，繼續地說：「我想我們不必有回答，這是很明白的，我們的手鎗，就是對將軍最好的回答……我想你們應該通過一個決議：你們大家沒有例外地都跑上前線去。」格盧索利斯」的全體工人……」

木材工廠裏的工人們都決定了，他們每個人都願意到前線去的。法國機器廠的工人們也決定每個人到前線去。兵工廠的工人們決定全部上前綫，並且他們要日夜地工作着，加緊地製造武器和鐵甲列車。

他們的妻子，姊妹和女兒都帶着包裹，糧食籃子和酸牛乳的小提桶，好像流水似地跟在工人部隊的後面，向着陣地前進。爲了不允許他們一直走到陣地上去，所以女人們和兒童都站在小山丘上，瞭望着他們的丈夫和兄弟攜着來福鎗，排成了雙行，重複地喊着：「一二，一二，」他們依照着命令前進和轉變，像模範軍隊似的臥下去射擊。經過了相當的操練之後，再向大草原上前進，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衛工人的自由。

在山丘上，給幾個官員留下了一些麵包，鹽醃的胡瓜和玉葱，那些動搖着的以及靜寂的

婦女和兒童，回到城市裏去代替男子們建築防禦工程了。

許多年青的女人都到前線去做看護和戰士，曾經受過教育的人就擔任宣傳部的委員。她們在戰壕裏高聲地朗誦着米厄新主編的革命的兵士，在察里興出版的一種報紙。

有一晚，亞格麗蘋娜走到一個年青的女宣傳員的身邊去，她正坐在山谷裏的燎火旁邊，那兒就是瓦爾瓦拉波爾礦工連隊的參謀部所駐紮的地方。亞格麗蘋娜穿得很整齊，在她那黃褐色的襯衫上緊束着一條皮帶，有一顆紅星嵌在她的新皮帽上。她的臉龐是那樣的陰沉，她好像要用牙齒去咬斷那個女孩子的喉嚨似的，那個女孩子在燎火旁邊的草地上，攤開了他的報紙和小冊子，還有一個墨水瓶和幾張白紙。亞格麗蘋娜皺着眉頭，她的鼻竇在震顫着，她的睫毛掩住了眼睛。

「同志，我要和你談一談，」她向那個女孩子說：「在兩個禮拜裏，你能不能夠教我字母呢？真的，我不是開玩笑的。」她的頭轉向着別處，依舊靜靜地繼續說：「也許我會喪失了一切的幸福。在這兩個星期裏沒有什麼嚴肅的戰鬥，所以有充分的時間……你要瞭解我，我已負着兩個孩子的重担，他們慢慢地長大起來了，他們要學習，但是我不識字。除了兩個孩子之外，

還有一個男人，他是一個黨員同志，他認識列寧，也知道伏羅希洛夫……我想我們的重担立刻就要壓在他的項頸上了。他是步兵中隊的司令官，你一定會明白……我敢擔保兩個星期，同志……」

亞格麗蘋望着那個城市裏的姑娘，她立刻贊成了，爲着寶貴時間起見。就在燎火旁邊開始教授第一課。

在七月裏，運送着軍需品的伏羅希洛夫的兵車伸展到前線去了，他們奪取着卡拉契的左岸和尼次尼·契爾的右岸以及大量的貯藏着的穀物。

大家都覺得這樣地前進是不可靠的，祇有擊潰了馬蒙托夫的主力的時候，蘇維埃的政權才能鞏固起來。所有的軍隊和後方的人民都在準備着收穫時間的到來。

列寧堅決地要求最高軍事委員會免斯尼沙烈夫的職務，但是托洛茨基却忿然地祖護着他，最後，畢竟把軍事指揮斯尼沙烈夫召回莫斯科去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當斯達林接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就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第一步先進行改革軍隊：取消四個察里與的參謀部，建立起一個單獨的軍事委員會去代替參謀部的職務。斯達林致電莫斯科報告

他們的議決案已指定他自己，莫斯卡烈夫，伏羅希洛夫，參謀部政治委員和軍事專家托里陀夫，斯基（曾經受過軍事訓練而具有智慧的樸實人）爲五個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最高軍事委員會反對他們的決議，隔了幾天之後，才回電說贊成在察里興組織軍事委員會，不過祇允許斯達林，莫斯卡烈夫和軍事專家柯瓦烈夫斯基三個人爲委員。

當馬蒙托夫的砲兵中隊像暴風雨似的用炮火圍攻前線，穿着從柏林運來的黑制服的哥薩克連隊來攻擊紅軍戰壕的時候，察里興的軍事委員會在討論着托洛茨基派的公開的變節。斯達林在會場中不參加討論，也沒有辯論，他命令特別委員會的主席去檢查和逮捕諾索維契，柯瓦烈夫斯基和契皮西夫以及他們所有的參謀官。

柯瓦烈夫斯基，契皮西夫，蘇克霍丁，洛克哈馬托夫和克里姆涅夫都被逮捕了；隔了幾小時，亞歷克舍夫和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捉來。當他們要懺悔的時候，他們已經都要被鎗決。諾索維契被托洛茨基救了出來，把他送到巴拉蕭夫去繼續進行他們的破壞活動。不久，他到志願軍那兒去連絡鄧尼金，可是他又恐怖地被逮捕了。

最高軍事委員會委任伏羅希洛夫代替柯瓦烈夫斯基爲軍事委員會第三委員。

馬蒙托夫集中了他的主力，沿着在一月前被伏羅希洛夫突破過的鐵路線，暗暗地向察里奧襲擊。

當戰爭進行到第二個星期的時候，共產黨和莫羅索夫斯卡·頓尼次師團的士兵差不多快消耗盡了，因為他們沒有充足的後援隊；由伏羅希洛夫的兵車所運載來的砲彈和鎗彈也差不多用完了。發出了請求武器和軍需品的最緊急的電報之後，最高軍事委員回電說：從莫斯科只能夠發出在請求規則內所規定的確實人數所需要的武器；貯藏在察里奧的軍需品和盧布的總數都已消耗盡了。

斯達林派遣派克霍曼科到莫斯科去，一定要向最高軍事委員會請求武器和子彈，並且要把它們立刻帶回察里奧來。

紅軍放棄了尼次尼·契爾，他們退却到頓河的左岸。敵人來圍攻着橋樑，卡拉契也放棄了。他們整日整夜地運載着傷兵到察里奧去，克里瓦霞·慕茲加最優秀的共產黨師團的聯隊，已經損失了一半以上的人數。盧加希受了重傷，流着鮮血。精疲力竭的紅軍，現在只可以靠着一輛鐵甲列車，用暴風雨似的鎗彈去擊退馬蒙托夫の後援隊，但是他們缺少砲彈。敵人的

騎兵隊正在瘋狂地向着城市進逼。

察里興城裏的玻璃窗被大砲聲震得戛戛地作響，所有的人民都在城郊外挖掘着最後的防禦線。斯達林差不多整天地留在戰壕裏，有一天他在戰壕裏接到從莫斯科拍來的電報，那電報上說要立刻組織南戰場革命委員會，並且禁止委員去干涉軍事行動，同時總司令部移到在察里興北部四百俄里以外的柯茲洛夫市鎮上去。

一小時之內，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都聚集在城郊外的一座小屋子裏，他們致電列寧和中央委員會：

「最高軍事委員會有沒有知道剛纔托洛茨基所發出來的命令呢？托洛茨基的訓令會使整個陣地受到威脅，而在南部的革命將要失敗，使我們不此貫澈南戰場的軍事委員會的計劃。」

斯達林整日整夜地在戰壕裏指揮着後援隊的前進，軍需品的補充，以及最近在察里興工場裏製造出來的裝着重砲的鐵甲列車的調遣。有一天，伏羅希洛夫從車子上跳下來走進戰壕，他剛好從前線乘着鐵甲車回來的，他幾乎被爛泥和機械油窒息了。他靜寂地凝視着斯

達林，顫動着嘴唇說：

「柯爾亞·魯特涅夫已經陣亡了，」他一面說，一面靜寂地站了一會兒。「我們再也得不到更多的子彈……我們祇能用刺刀去打擊他們。兵士的損傷是可怕的……好，我要回去了……」

他爬出了戰壕，走進那輛運載着機關鎗子彈的鐵甲列車，很迅速地疾馳過去了。

正在那時候，馬蒙托夫的軍隊用他們最後的努力來突破這個城市，城郊外的工人所組織成的諾伏尼科爾斯克聯隊，衝出去抵抗他們。在這聯隊挺進之前，斯達林向他們簡短地演說，於是他們沒有消耗一顆子彈而前進着。鐵甲車在他們的前面移動，連續不斷地掃蕩着敵人的陣地。諾伏尼科爾斯克到達敵人的戰壕邊了，他們用鎗刺向前猛烈地攻擊。馬蒙托夫的步兵再也想不到會有生力軍來襲擊的，他們動搖而潰退了。那時候恰好遇見他們自己的騎兵中隊，那些騎兵疾馳着用軍刀去刺殺逃兵。但是，這些騎兵中隊也被鐵甲車和剛好裝在城外的砲台所掃蕩了。白軍要突破城市的企圖已經粉碎，想不到那時常有新的軍隊去迎擊他們，白軍好像在燃燒着他們的指頭似地從察里奧奔逃了。馬蒙托夫派出了後援隊，但是葛羅

莫斯拉夫斯基連隊開始向他猛烈地側擊，白軍祇得在克里瓦霞·慕茲加那邊潰退了。於是被解散了的莫羅索夫斯卡人也來攻擊他們，馬蒙托夫軍隊所有的主力被趕到頓河那邊去了。

丁。在早晨，馬蒙托夫的軍隊好像還很佔優勢，但是就在那天的晚上，他們被擊退了。

「察里奧軍區的蘇維埃軍隊已經勝利了。敵人完全被擊退，他們奔逃到頓河那邊去了。察里奧的情勢非常安全。現在仍繼續向前追擊。」

人民委員斯達林。」